武俠世界

魔鬼的衣箱

各路人馬都要得到那箱子，而且不惜任何犧牲，但箱子裡裝着的是什麼？他們知道是無限的財富，但祇有一路人馬知道那是無限的死亡！



$2.00

857

◀編 後 話▶

今期刊出的「特巨」大型小說是馮嘉的「魔鬼的衣箱」，整個故事充滿神秘氣氛，令人不可思議處會使你從所未見！由頭到尾，鬥智鬥力，動作場面，多於一切！爲什麼一具蘊含死亡危機的神秘衣箱，人們會想盡辦法，不惜一切地想據有它呢？欲知原因，請看本文。

***　***　***

「龍虎殺手」故事將屆結束階段，一場陰謀險惡、狠毒慘酷的惡風雲在本期掀起，羣邪與正道間互展奇謀，爾虞我詐，猙獰面目，活然紙上。下期裡，一場正邪分野的大決戰將會出現，風雲變色，日月無光！請萬勿錯過。

***　***　***

月圓之夜，崔北海獨坐書齋，驀地驚呼：「吸血蛾」！杜笑天等人急忙破門而入，但不見崔北海人影…………充滿神秘詭異氣氛的「吸血蛾」故事，今期發展得令你撲索迷離，難以忖測，到底崔北海人踪何往？下期有交代。

***　***　***

城市三俠在「清埋門戶」事件完結後，下期又出現在荷蘭的史芬尼根市，「追殺密令」將又會給他們麻煩事…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一○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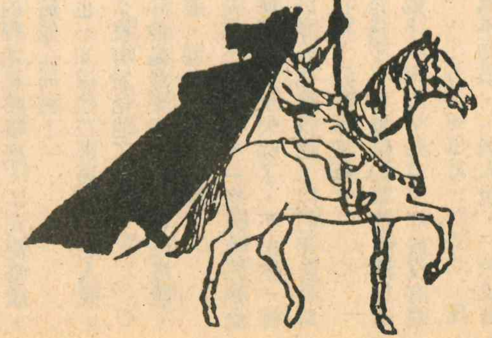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57期

1959年3月創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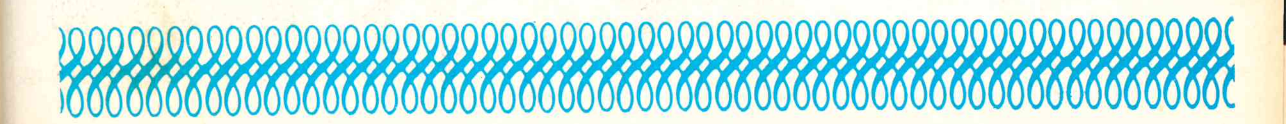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司馬洛傳奇故事／馮嘉·文　盧令·圖

魔鬼的衣箱

因財失義　為色亡魂

司馬洛一腳把門踢開，站在門口。屋裏的四個人都怔了一怔。

四個人，一個年老而瘦削的，其餘的三個，則是年輕精壯而孔武有力的打手型人物。

怔了一怔，三個年輕人就一跳跳了起來。

「出去！」司馬洛用姆指向門口一指，「你們出去，我要和他談談！」他用手一指那個老人。

老人是躺在床上的。

起先，老人的眼睛是恐懼地瞇了起來的，現在，他的眼睛則憤怒地睜大了。他一揮手中的水烟筒，說：「趕他出去！」

三個打手一撲而前。司馬洛退後了半步。

這三個人要到達司馬洛，必須經過門口，而那窄窄的門口不是可以讓三個人一齊出來的。

他們只好逐個出來，於是，司馬洛也可以逐個加以對付了。

最先出來的一個，兩隻拳頭合併在一起，向司馬洛當胸擊了過來。他是不大看得起司馬洛的，因為司馬洛外表看來像個花花公子，斯文，英俊，修長，也穿得很斯文，簇新而筆挺的西服，一點也不像是為了打架而來的。

他不知道司馬洛是一個打架的好手，因此他也料不到司馬洛會用如此巧妙的手法去對付他了。

司馬洛的兩隻拳頭好像拜神一樣穿上去，穿到了這人的兩臂之間，然後向兩旁分開。

這人的兩隻拳頭也硬給他劈開了，而在同一時候，司馬洛的腳一提起來，踢中了他的腹部。那人哀鳴着跌回了房裏去。

第二人閃開讓他跌過，搶出了門外來，司馬洛迅速執住他的手臂，順勢把他一拖，這個人便打着轉直跌出廳中，撲面撞到了牆壁上，給牆壁一撞，整間屋子也震動了。他給牆壁再彈了回來，就站不穩，軟軟地跪下了。

第三個人不敢出來，大叫了起來：「阿蔣，阿蔣！」

司馬洛微笑退後一步：「出來看看吧，阿蔣已經沒有空管你了！」

那人出來看看，看見廳子門口伏着一個大漢，已經暈過去了。這就是他所叫的阿蔣，是負責守門口的，阿蔣這一關已經失手，怪不得司馬洛能夠踢開房門衝進來了。

他一揮拳頭，一連三拳擊向司馬洛，但是每一拳都給司馬洛架開了。

接着司馬洛一跳而前，向他的腹部連續揮拳。

第一拳擊中了那人的腹部之後，就已經使那人全身都痲痺了。跟着的幾拳，就變成了是毫無阻擋的。那人張大了嘴巴，兩眼翻白，軟軟地倒了下來，坐在地上。

他是好久也爬不起身的了。

司馬洛衝進了房中。床上那老人只夠時間坐起身，司馬洛就已經到達了。司馬洛一手把他的水烟筒抓了過來，老人向床的裏面退縮，因為他知道，這水烟管是隨時可能敲到他的頭上來，而使他的頭顱開花的。

「你——究竟想怎樣？」老人吶吶着問。

「沒甚麼，」司馬洛說，「我只是想和你談談吧了，我並不是要打架，你們却偏要和我打架！」

「談……些甚麼？」老人問。

「你的拜把兄弟楊根，」司馬洛說，「我要知道他在那裏！」

「我也不知道他在那裏，」老人說，「我已好久沒有看見他了！」

「你和他是最要好的！」司馬洛說，「你不知道，還有人會知道嗎？」

「我是眞不知道的，」老人有點焦急了，「他簡直是完全失踪了，不止你一個人找他，許多人也在找他！你們究竟是為了甚麼事找他，找得這樣急？」

「就是為了一件很急的事情，所以這樣急着找他！」司馬洛回答了等於沒有回答。

「我眞不知道，」老人說，「你以為你是第一個查他下落的人嗎？」

「還有誰找他？」司馬洛問。

老人只是搖頭。「我不能告訴你的，這是規矩！」

老人這樣說，似乎表示他的前一句是眞話了。

他並沒有說規矩是不能說出他那個拜把兄弟楊根的行踪，他只是說他不知道而已。

「有甚麼綫索可以提供嗎？」司馬洛問。

「沒有，」老人說，「老實說，有人出過五萬元要把他找出來，我倒想知道他幹了甚麼值得五萬元的！」

「他不止值五萬元！」司馬洛說，「不過，以你的地位，你當然也不會在乎那區區五萬元的！」

「我也不會為了更多錢而出賣我的兄弟的！」老人說，「但你究竟是誰？」

「司馬洛！」

「哦，」老人恍然，「我早聽說你正在找我！」

「而你躲到這裏來了，」司馬洛說，「似乎你有不少虧心事！」

那老人聳聳肩。「你知道的，」他說，「我們這一類人，總不希望你這一類人來找我們的，不管你找我們的理由是甚麼！」老人是黑社會中的重要人物，他的話是很有理由的。

「我就是為了這理由！」司馬洛說。

「我不能幫助你！」老人說。

「聽着，」司馬洛說，「我找楊根，並不是為了要殺死他，而是為了他的好處，也為了許多人的好處！」

「究竟是怎麼回事？」老人問。

「我不能告訴你，」司馬洛說，「我只能告訴你的一點就是，我們必須快點找到楊根，不然，就會有很大的災禍，很大！楊根自己也不知道，他闖的禍是多麼大！他以為自己是發了財，實在他是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

「你這種人也會為了楊根的好處？」

「讓我們這樣看吧，」司馬洛說，「我找到楊根，當然不會是為了要給他一枚獎章，所以他也不想讓我找到了！但是，我不會弄死他的。如果給別人找到他呢，他却是死定了！這樣說，我不像是騙你了吧？」

「我相信你！」老人聳聳肩，「但我還是不能幫助你！」

「至少，你叫楊根給我一個電話，讓我跟他談談吧！」

「我已經說過我不知道他在那裏，」老人說，「我不是說謊的！」

「萬一你能和他聯絡，」司馬洛說，「你告訴他好不好？」

「好吧，」老人說，「不過這希望並不大！」

司馬洛站起來往外面走，其中一個打手勉强跳了起身，但老人揮揮手說：「不要！」

×　×

那個老人正在大贏。另外一個老人。

他雄踞在賭桌後面的位子裏，眼睛灼灼地注視着輪盤。一個像有五十五歲的老人，頭髮已經變成了灰白色，身體仍然十分之壯健，坐在那裏，並不如一般的老人那樣彎腰曲背。當然，這和大贏錢是也有一點關係。現在，他的面前放了一大堆籌碼。大堆到教人羨慕。而這一大堆籌碼是由很小一堆開始的。

他如果現在就收手，他就已經有了一筆相當可觀的財富了，雖然這個數目對賭場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而已。

輪盤又轉動了，珠子在那一格一格，刻有數目的間格裏跳來跳去，後來定在一格中，管輪盤的人就伸手去把那已移動得很緩慢的輪盤按停了。他以溫柔悅耳，十分清晰的聲音報出了所開的號碼，一面，就不由得望向這個老人，望向老人那張黧黑的，有點奸怪氣味的臉，心裏不由得有點羨慕了。他服務了那麼久，也很少看見有人這麼好運。老人又中了，而且還是在中的那一邊上下了重注的。

又一大堆籌碼推到了老人的面前，老人把它們抱着，就像擁抱一個情人似的。他臉上的肌肉，難以控制地發抖着。大概他活了這許多年，也從未碰過這樣運氣。

賭場裏很擠擁，有很多人在老人的背後經過，有些人走向這裏，有些人走向那邊。

忽然有四五個人在那後面相遇，擠在一起，大家都忙着要走兩個不同的方向，這樣一擠，最接近老人的一個便失去了平衡，而差點仆到老人的背上。

及時按住了老人的肩，老人的眼睛詫異地一睜。他附耳對老人說：「對不起！」便走掉了。

老人並沒有回過頭去，只是呆坐在那裏，眼睛仍然睜得大大的，眼珠呆凝着。這樣差不多十秒鐘之後，他才軟軟地一伏伏了下來，伏在他那一大堆籌碼上。

管輪盤的人皺起了眉頭看着老人。這老人看來精神忽然支持不住而瞌睡起來了似的。但是，怎麼在這個時候，這個場合來瞌睡？

在老人旁邊的一個女賭客，卻看出了老人並不是在瞌睡。他的眼睛還是大大地睜着的，眼珠也是呆凝着。一個瞌睡的人，是不會如此地張着眼睛的。

她輕輕一推那個老人，無意之間，手指揩過老人的腋下，感到濡濕，看清楚原來已經摸到了一手的血，於是，她就尖聲大叫起來了。

她知道這個老人是已經死了。

造物弄人，正當他大贏的時候，他偏偏就要死了！

× ×

老人是住在一座古怪的兩層樓宇的。在這座賭城的住宅區的一條僻靜的街上。那座兩層高的屋子，上面的一層租了給這個老人，下面的一層，則是由房東自住。

那房東也是一個老人，一個葡萄牙籍老婦人，很孤獨。但她也似乎不喜歡有件，當傍晚時份，在賭場事件四小時之後，二個警探來按她的門鈴時，她去開了門。

「請問阮文朗先生是住在這裏樓上的嗎？」年紀輕輕的一個警探禮貌地問。由於他是穿着便服，又很有禮貌的，那個老婦人一時倒沒有看出他原來是一個警探。她不耐煩地皺起了眉頭：「他不在家，還沒有回來！」就想把門推上。

「等一等！」那警探說，「我們是警方人員！」

半關的門，停下來了。

「甚麼事？你們有甚麼事？」老婦人恐懼地。老人多數是不喜歡與警方有任何來往的。

「阮文朗先生死了！」那警探說，「他的證件上的地址是這裏，你是他的親人嗎？」

「不，不，我只是房東，死了？怎樣死的？」

「中風之類吧！」那個警探說，「他在賭場贏了大錢，也許受不住刺激！死時鼻子流着血……」

「贏了？」那老婦人側着頭，「贏了多少？」

「總之是大贏的，他——」

「那麼那些錢會歸誰呢？」那老婦人問。

「除非你是他太太，」那二個警探說，「不然，我看，這和你沒有關係！」

「怎會沒有關係！」那老婦人說，「他欠了我兩個月房租，現在他死了，這筆錢誰來塡？」

二個年輕的警探面面相覷。他們似乎都因爲這個老婦人的勢利而覺得反感了。一個人死掉了，她一點也不關心，只是關心他所欠的錢。

那個一直負責開口的警探聳聳肩：「我相信這件事情總有解決的，不過這不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現在來這裏，是要調查一下他的身份，作一份報告。你知道的，例行公事。我們可以看看他的遺物嗎？」

「他沒有甚麼值錢的東西！」那老婦人不屑地。

「我們不是來找甚麼值錢的東西，」那警探沒好氣地，「我們只是來調查他的身份。可以表示他的身份的東西，不一定就是值錢的！」

「你們上去看看好了，」那老婦人說，「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除了那隻箱子。那隻箱子，卻是打不開的！」

「箱子？」兩個警探交換了一個眼色。老婦人領他們走回屋中，她所以熱心起來，很可能就是因爲知道那人贏了大錢。入門之前，二個警探回頭望望他們開來的那部車子。

當門關上之後，他們正在上樓之前，對面一條橫巷中忽然出來了一個瘦瘦長長，打扮新潮的年青男人。這男人匆匆走到車朝着街心的一邊，蹲了下來。也不知道他在那裏弄些甚麼，只聽見車輪發出了「嘶嘶」的洩氣聲，車身就因爲車輪洩氣而傾側了。由於他是蹲了下來的，車身把他遮着，所以現在，即使從屋子的窗口望出來，也不會看到他的。

那二個警探也沒有望出窗外。他們是正忙着在樓上看那隻箱子。

那個老婦人說這箱子是「打不開」的，這句話實在說得太不夠力了。

這是一隻十分奇異的箱子，三呎長，二呎寬，一呎高，和一隻普通的衣箱差不多樣子，是金屬製成的，看來像是鋁，因爲很光滑，亮閃閃的。

但這一隻看來像是鋁製的箱子，卻也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那就是，它並沒有抓手的。它的外面束了幾條帆布帶，就是以帆布帶來作爲提起它的媒介。而且，看那帆布帶紮成的形狀，似乎準備把這隻箱子揹到一個人的背上去的。

二個年輕的警探蹲了下來，研究着這隻箱子。現在，似乎這隻箱子是最重要了，其他的東西，他們都沒有去管。他們把這箱子搬動，發覺沉重得很。

合兩個人之力才把它從床底下拖了出來。

「你看我有沒有說錯？」那個老婦人在說，「這箱子本是打不開的！」

她這樣說，是自露破綻了。她等於在承認，她曾未經這個房客的同意就企圖把這箱子打開來看看，結果却是打不開來。

但是，二個警探也沒有留心她說什麼了，他們正全神貫注在那隻箱子上。他們把箱子翻轉了過來，看看它的底下。這一來，他們是看過箱子的六面的每一面了（一個長立方體是有六個平面的），他們也看到了這隻箱子最特別的地方，那就是：整隻箱子完全沒有縫口。看不見箱蓋與箱身的界限。因此，說它是一隻箱子，不如說它是一塊固體的鋁更爲適合了。

「你看這會不會根本是一塊實心的鐵？」那老婦人問。

「這不是鐵！」其中一個警探說。

在街上，那個在車輪旁邊的年輕人，現在已經完成任務，匆匆走開，又逃進了一條橫巷中了。

「這看來像鋁，」另一個警探說，「但一塊固體的鋁又沒有那麼重，你知道，鋁是相當輕的金屬！」

「鋁，你是指和我燒水的水鍋一樣的那種金屬嗎？」

那二個警探並沒有興趣對她作科學解釋，其中一個說：「太太，我們得把這東西拿回去研究一下，你不反對嗎？」

那老婦人面有難色。

「如果找到裏面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另一個警探聰明地說，「那他欠你的租就更不用担心了。」

「好吧！」

「謝謝你，以後我們會通知你去認屍的！」一個警探又說。

「我……一定要去嗎？」老婦人皺起了眉頭，她不喜歡認屍這件事。

「例行手續而已，我們會有車載你去，有車載你回來的！」那警探又向她游說着。

「好吧，」老婦勉爲其難地答應，「但你們得記着我的房租——」

「行了！我們不會忘記的！」

他們已經在研究，如何把那隻箱子拿走了。

「相當重，你揹得起來嗎？」

「我看可以的，但你得幫一幫，把它扶到背上！」

「好，你把這些帆布帶在自己手臂上縛好吧，我幫助你把箱子托到你的背上好了！」

他們笨手笨脚地合作着。那隻箱子，首先給兩個人搬到一張桌子上，然後其中一人蹲了下來，餘下一人則把箱子從桌面推到了他的背上。這時，他才把皮箱上那些帆布帶在那人的身上紮好，以使他能揹得更穩。

「我的天！」那負重的人抱怨着，「快一點，我要給壓扁了！」

他們終於縛好了，那人就負着箱子，小心地向横梯口走去。

「等一等，」那老婦人忽有所憶，「還有他的書，他的信件和記事簿之類你們都還沒有看呢！」

「呃——我們下次來再看吧，」空着手那個人說，「現在先拿走這箱子！」似乎，雖然還未曾打開箱子，他們已經知道，這箱子是最具重要性的。

一個人揹着箱子，另一個人幫着，把箱子弄到了樓下去。他們回到他們的車子，老太婆則關了門。到了車子旁邊，兩個年輕的警探都咒駡了起來。

「見鬼！」

「剛才明明沒事的呀！」

原來，現在他們這部車子，已經側到了左邊去，由於左邊的兩隻車輪已經完全洩了氣。

「怎會這樣的？」

「也許剛才輾着了釘子！」

但問題是，這車子暫時是載不走他們的了。他們四面張望。「找一部的士吧！」揹着箱子的警探說，「我們得快點離開這裏！」

這個時候，有一部簇新的棗紅色中型房車轉了街口，沿街駛來。「這不是一部的士！」

不過，這部車子，却在他們的旁邊停了下來，也許駕車人是注意到了這部停着的車子傾側得古怪。

「有了麻煩嗎？」一把悅耳的聲音從那部簇新車子的車窗裏傳出來。

二個警探眼前一亮！一個美人，其中一人差點吹起口哨來。

這個女人，比這部簇新的車子還要美麗，那即是說，是非常美麗了。她的臉上化粧品不少，不過用得很技巧，就不顯得庸俗了。她身上穿的是一套紅磚色的新潮套裝，配一條淡杏色的絲巾。

「哦，你們兩個，是不會講話的！」那個女人嫵媚地一笑。

「呃……小姐！」那揹着箱子的連忙說，「我們的車子破了輪胎，又截不到的士！如果能送我們一程——」他大概是十分之急於減輕背上的負担。

「我們是警探！」另外一人從內袋掏出一本可能是銀行定期存摺的文件現了一現，又放回袋裏。

「你們要到那裏去？」她問。

「美景山！」

「警局在美景山？」那美麗的女人抬起了一邊整得很美的眉毛。

「我們……那裏是一個特別部門！」出示銀行存摺的那警探說，「呃……特別組，你知道的！」

「哦，那我是非盡市民責任不可了！」她說，「搬上來吧！」

背負箱子的那個警探，馬上就有了如獲大赦的感覺。他的同件開了車子的後門，他便把箱子推進了車廂。

「不能放在行李廂嗎？」那女人不大滿意她的新車的座位給這樣糟塌。

「呃……對不起，小姐，這隻箱子裏裝着的東西是易破的，我們得小心點保護着！」

「哦，是一隻箱子，」那女人說，「我還以爲是一塊鐵呢！」她打開手袋，找到了一包香烟，抽了一根，放到唇間。

其中一警探以美國西部快槍手拔槍的手法，取出一隻打火機，打着了火遞前去。但是她却不接受。她道：「我自己來好

了！」

她從手袋裏再找出了一件東西。那是一把象牙柄綉花的小手槍，很精緻，很結實的。她拿在手中，槍咀對着那人。

「哦，一隻槍型打火機，很精緻，簡直像眞的一樣，嘻嘻！」

「也許是眞的！」她的眼珠，在長而鬈曲的睫毛下凝視着他。

「哈，像你這樣一位小姐，帶一把眞槍幹嗎？你一個媚眼，一個微笑，就隨時可以要人的命！哈哈……」

她輕輕扳了一下槍機，槍聲是清脆刺耳的。

那人放了車門，向後倒出去，就倒在地上了。

另外那個人難以置信地低頭望了下去。如果他是在開玩笑的話，開到躺在地上，就太過份了。

他望向地上，他所見到的，卻使他也呆住了！他那個同伴已經死了，仰天躺在那柏油路上，兩隻眼睛圓睜着，前額正中開了一個又紅又黑的子彈洞，大概死了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

這人好像身子沒進了冰窖中，連忙向衣襟裏面一伸手。在上裝裏面，左腋之下，他是綁着一隻槍袋的，而槍袋裏面揷着一把手槍。現在，他就已摸着了槍柄。

他也是只有機會摸到槍柄而已。這個時候，小手槍又在後面響了。他覺得整個後腦都爆炸掉。其實，只是小手槍的一顆子彈射進了後腦而已，並沒有爆炸。不過，這實在也和爆炸沒有很大分別，總之他是馬上就死了。

他向地上仆了下去，未仆到地之前已經死了。

槍聲使那個老太婆房東趕到窗前，她看見那女郎正取出一副黑眼鏡來戴上，因此就不大看得清楚她的面貌了。她又看見了那二具死屍。

「謀殺！」她在窗內尖叫起來，「謀殺呀！」

那個美麗的女人，根本就懶得睬她，她對地上那二具死屍道：「謝謝了，眞對不起！」然後她便伸出手去，把車門拉回來，關上了。

她開動車子，載着那隻奇怪的箱子，從容不逼地駛離那個地方。那個老婦人，由於到底是老於世故，所以停止了叫喊，只是靜靜地伏在窗口邊，留心看這部車子的車牌號碼，記在心裏。

當車子去遠了之後，老婦人就走去打電話，她撥了三個九字，然後鎭靜地道：「我是阮文朗的女房東，我要報告一件謀殺案……」

「在甚麼地方？」那邊的當值人員緊張地問。

「就在我家門前，你們的兩個人員給人用槍射死了——」

「你家在那裏？」

那老婦人報告了地址，又道：「你應該知道的，這兩個人就是剛剛給派來通知我有關阮文朗的死訊——」

「等一等，太太。」那人說，他大概去查一查，一會兒說，「你一定弄錯了，我們並沒有派人到你這個地址！」

「是關於阮文朗那件事——」

「阮文朗？沒聽過這名字！」

「甚麼？就是在賭場中風死掉的那個阮文朗呀！」老婦人說，「他們說是中風死的！」

「哦，那個，」那人員現在有一點明白了，「但是，我們並不知道他叫阮文朗，我們還正在查他的身份呀！」

「你們明明派了人來的！」老婦人說，「現在他們已經死了！那個女人槍殺了他們！」

「太太，」那人道，「你詳細一點說出來好不好？」

那老婦人便把經過詳細地說了出來。她並且還把那部紅色汽車的車牌號碼說了出來。

「太太，」那警方人員說，「如果你說的是眞話，那麼，來找你的這兩個人，一定是冒充的警探了！我們根本沒有派過人去！但現在，我們派人來看看吧！別走開！」

「等一等，」老婦人叫道，「那部車子，它是載着兇手逃走了的！你們得先把它截住！它的車牌號碼是——」

「好的，我們會這樣做的，另一方面，我們派人來和你接觸！」

這個接電話的人，仍然不完全相信這個老太婆的故事，在未派人去看個清楚之前，他才不會胡亂在追捕甚麼車子的。

老婦人報告完了，放下電話，舒了一口氣，又跑到窗前去，看着那二具屍體，和那部歪着在那裏的車子。

很快，就有二部警車來了。當警車上的人看到那二具屍體時，就知道這不是一件開玩笑的事情。

那老婦人再把她的故事重講一次，然後又對那領隊的警官道：「那部紅色的車子，你們有下令截它嗎？」

「哦，那部車子！」警官連忙拿起無綫電對講機，與上頭連絡，請求下令通緝那部車子。

當他放下無綫電時，老婦人又扯着他的衣袖：「如果抓到了這個女人，有獎金嗎？是我記住那車牌號碼的！」

「恐怕沒有了，」警官搖頭，「並不是每一件案子都有獎金的！」

「但這是我舉報的呀！」老婦人不平地叫道，「是我記下了這車牌號碼的！」

「舉報罪案，是公民的責任！」警官說。

「那麼，阮文朗在賭場贏那些錢呢？可不可以分給我？他欠我房租，我認爲應該加上利息——」

警官厭惡地瞪着她：「這個以後再談好了！」

老婦人又指指那二具屍體：「這些是你們的同事嗎？」

「不，」警官搖起頭來，「絕對不是！這兩個傢伙是冒充的！」

「冒充的？」老婦人的眼睛又睜得大大的。

「我們難道見了自己人也會不認得嗎？」警官說，「而且，他們身上所懷的槍，也不是我們警方人員所用的那種槍，我倒奇怪，他們究竟是在幹甚麼！」

「那麼，」老婦人說，「他們原來是騙那隻箱子的！那個妖怪女人則是爲了搶

那隻箱子而來——」她忽然抖了一抖，不說下去，臉色變得蒼白了一點。她剛剛想到，自己原來是多麼幸運的。

那二個人來騙那隻箱子，不是很幸運的事情嗎？他們是大可以硬闖進來搶的，他們可以把她槍殺……

× ×

那部簇新的紅色汽車，此時已經駛到了一條山路上，駛進了樹林中，而被山頂的樹林所吞沒了。大約十分鐘之後，它再從樹林中駛出來，這一次則是向山下駛去的。

這一次，已經有點不同了。還是那部紅色的車子，但是已經沒有了剛才那隻號碼牌。號碼牌所在的地方，是一片光亮的金屬，沒有字的，而旁邊則用鐵絲纏上了另一個淺咖啡色的牌子，上面有紅字：T——三二零一，這個英文字，是「試車」的意思。通常客人在車行選購車子，要把新車開出去試駕一下的時候，就會掛上這樣一隻牌子了。

開車的那個女人已經換上了一套綠色的衣服，綠色嚢布的牛仔褸及牛仔褲套裝，很青春，很活潑，而頭髮也放了下來，長長地披在肩後，和剛才那端莊明艷的貴婦型格，是完全不同了。

第三點不同的地方就是，那隻古怪的箱子，已經不在車中了。

這個女人，也正是把那部漂亮的車子開到一家車行去。一位汽車經紀已殷勤地等在那裏了。

他替她打開了車門，急不及待地問道：「怎樣了？我說得有沒有錯？這車子的馬力是極強的，就算上山路一點也不費勁，而且——」

「我知道，」那女人溫柔而平靜地微笑着，「我剛才就是上過山去！」

「那麼——」

「我看我可以把車子買下來，」她說，「但不是現在！你知道，付錢的是我的丈夫！我明天叫他打電話給你，你到他的寫字間去吧！」

「我打電話給他不更好嗎？」當經紀的人，總是進取心特强的人。

「這是不好的，」那女人說，「我的丈夫不知道甚麼時候有空，沒有空閒的時候，他是不接別人的電話的！他有空，就自然會打電話給你！總之，這椿生意，你是做定了的！」

「謝謝太太，」那經紀恭敬地說，「謝謝太太！」

那女人微笑：「還有一點我要提醒你的，那就是，我丈夫買東西，一定要打九折！所以，你最好在實價上再加上一成，然後給他打個九折，哄他喜歡一下！」

「一定！一定！」

「現在得上百貨公司去了，再見！」那女人說着，就走向車行的停車場，登上了一部名貴的金色平治跑車，開走了。

那個經紀看着那跑車遠去，一面慶幸自己賣成了一部車子，一面在羨慕這個女人的丈夫。有這樣美麗的一位太太，又有錢到買一部車就像人家買一雙鞋子那麼容易。

他還在看着時，一部黑色車在他的面前停了下來，一個穿着舊西服的中年男子下了車，向他出示證件，表示是一個便衣警探，然後這個中年男子問道：「最近有賣出過那種車嗎？」指一指剛才那女人開到來的那部紅色的新車。

「剛剛就賣出了一部，就是這一部，」經紀說，「那位太太剛剛試過，認爲滿意！」

那警探若有所觸地上前，繞着車子走了一圈，視察着。「你這車子沒有牌號的嗎？」

「這是一手新車，當然沒有牌號！」

「那位試車的太太，是怎樣一個人？」那警探問。

「很年輕，很美麗，」那經紀說着，還用兩隻手在空氣中劃了兩條葫蘆形的曲綫。

「穿一套紅色的衣服？」

「綠色的！」那經紀瞥了他一眼。

「頭髮在後腦上盤成一個髻？」

「不，長長地放下來，披在後面的！」經紀回答。

警探嘆了一口氣：「那麼可能不是她了。現在再告訴我，最近賣出過一部同欵同色的車，是配了這個號碼的嗎？」那個警探遞過去一本記事簿，讓經紀看到上面登記着的一個號碼。

經紀搖頭：「沒有！」

「想清楚！」

「根本沒有賣過這個顏色的車子！」經紀說。

「那麼你這位太太？」

「究竟發生了甚麼？」經紀皺起了眉頭，他不想他那椿生意功敗垂成。

「發生了一件謀殺案，」那警探說，「有一個女人開着這樣一部車子，槍殺了兩個男人！」

「槍殺了！」經紀的額上，不由得冒出了大汗來。

「謀殺案？哦，你是說——當然不會了，當然不會是她！我這位客戶是一位富豪太太，她的丈夫是一位有地位的人！她不會的！」

「她的丈夫是誰？」

「我不知道，」經紀吶吶着，「但她已經決定了買這部車，明天，她的丈夫就會打電話和我聯絡的了！」

「很好！」那警探說，「明天，她的丈夫打電話給你時，你就通知我，我想見見他的太太！」

「這不行的，這是我的客戶——」

「你要爲你的客戶服務，是不是？」那警探冷冷地微笑說，「但你最好別忘記，你也是一位公民！你也是要盡公民的責任的！」

「好吧！」那個經紀嘆息一聲。

× ×

這個問題中的女人，這個時候，已經駕着那部名貴的跑車，再度駛在那條山路上了。她的車子又進入了樹林，通過樹林駛向山頂，在樹林的包圍之中，原來是有一座巨大的住宅的。一座白色的住宅，花園的圍牆也是髹成白色的，而花園門口的那度大鐵門，則是兩扇朱紅漆的大鐵門。當她這部車子到達花園的大鐵門前面時，她並沒有停車，只是伸手按了車子的鍵盤上一顆綠色的按鈕。就這樣一按，那兩扇

大鐵門便自動打開了，讓她的車子開進去，而當車子開進去了之後，那兩扇大鐵門便又自動關上了。

她把車子開到屋前的噴水池旁邊停下來。噴水池並不在噴水，而屋子的窗門，也大部份是開着的。她下了車，進入了樓下露台的門內。那裏面，廳中的傢俬原來都是用布套套住了的。很顯然，這屋子的主人是到了外埠去之類，屋子暫時沒有人住，傢俬便給套住了，以免封塵。

她却回到了這樣一間屋子裏。

「米高！」她一面走上樓梯到二樓去，一面用英文叫喊着這個名字。

沒有人應她，只有她自己的聲音在偌大的屋中回響着。

這麼大一間屋子，是應該有着婢僕如雲的場面的，但是現在並沒有僕人出現。她一直走上了二樓。二樓廳中的傢俬也同樣地是套住了的，不過，她走進去的那間睡房，情形則有點不同了。

這裏的傢俬是沒有給用套子套上了的，梳粧枱上有日用品，床上的被褥凌亂，椅子上也搭着好些穿過的衣服。

這間房間是有人居住的。自然，居住在這間房間裏的人，也就是她了。

「米高！」她進入房中之後，又大聲叫了起來，「米高，你在那裏？」當然還是沒有人應聲，她就咒駡起來：「媽的，又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那隻奇怪的箱子，現在就放在床對面的一張沙發上，在那裏亮閃閃的，她的眼光落在箱上，便忍不住走了過去，輕輕地撫摸起來。這對她來說，就像是一件十分之寶貴的東西。不過，也應該是如此，因爲，她是殺了二個人才把這箱子取了回來的。

她依依不捨地撫了一會才放手，走到梳粧枱的前面，在梳粧椅上坐了下來。她對着鏡子，把頭髮拉高，在後腦上盤成一個髻，以免長長的頭髮妨碍她的動作，然後便把身上那件綠色的衣服脫了下來。

這件衣服丟在沙發上，搭在一套紅磚色衣服的旁邊，這也就是她前一次出動去殺人時穿的那套衣服了。

她走到衣櫃前面，打開了衣櫃門，要找一件衣服替換。這個時候，她才從櫃門的鏡中看到，原來房門口是已經站了一個人的。

「米高！」她叫起來，雙手交加在胸前掩着，「你嚇了我一大跳！」

那個人走了進來。

一個瘦長的年輕人，手脚長長的，有一頭長而鬈曲的濃黑頭髮，動作是懶洋洋的，眼睛充滿了抑鬱。一個苦悶型的現代青年。上身穿一件紫色的背心，下邊黃色牛仔褲，喇叭褲脚的邊緣是拆破了的，使布料的綫垂下來，造成那種十分之不整齊的觀感。

他就是破壞二個「警探」的車子的那個人了。

不過，現代青年也好，落後青年也好，總之，他是一個男人，而他的眼光，也像每一個正常的男人一樣，集中在她的胸部。

「我剛才是在花園裏散步！」米高說道。

「你還沒有替我收拾好衣服！」這個女人怪責地說。

「我現在替你收拾好了！」米高說。

他走向她那堆脫下來的衣服。

但她說道：「現在不用了，現在把箱子拿出來吧，我們得收拾行李，離開這裏了！」

「蘭心，我們要走了？」米高皺着眉頭，「但——我喜歡這裏！」

「喜歡這裏也得走，」那個叫蘭心的女人說，「我們不是來這裏渡假的，我們是來這裏做工作的！現在，工作已經做好了！」

「好吧！」米高聳聳肩，轉身走出了房外，到了隣房去。這一間房間裏的傢俬，也同樣地是套上了套子的，不過，在中間的地板上則放了好幾隻沒有套什麼套子的皮箱。

這些皮箱顯然並非本來在屋中之物，而是由僭居者帶來的。

米高拿了一隻最大的皮箱回到蘭心的睡房，就在門口呆住了。因爲，蘭心現在正在把那條綠色的牛仔褲脫下來。

蘭心把那條牛仔褲也丟在椅上，皺起了眉頭看着米高道：「你怎麼了，還不動手！」

米高如夢初醒地，把兩隻箱子提了進去。

米高首先把一隻最大的皮箱打開了，推到那張沙發的前面，吃力地把那隻奇怪的金屬箱子提了下來，放進皮箱裏，然後再把皮箱關上。一直，他都用一隻眼睛看着蘭心。

「我還是覺得這裏不錯！」米高說，「我不想離開這裏！」

「我們要離開這裏！」蘭心認眞地說，「而且要快！這不是鬧着玩的！我在這裏殺了兩個人，我又冒認這間屋子的主人的太太向車行借一部車去行事！我相信不會很久，我就要給人查出來了的！我們要趁沒有人來找之前離開這裏！」

有些女人美麗起來眞是不可方物，蘭心就是這樣。

她說：「我看，我還是去洗一個澡吧！天氣熱死了！你快點收拾！」

她轉出睡房，走進走廊去了。米高聽見浴室門關上的聲音。他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動作就忽然快速起來了。

他旋風似的把她的衣櫃裏的衣服搬了出來，塞進那二隻箱子，亂塞進去，塞滿了之後就把箱蓋硬蓋上了。當兩隻箱子都蓋上了之後，衣櫃裏就完全沒有了衣服，而椅子及床上也是沒有衣服了。

跟着，米高又旋風一般衝出了走廊。他那雙膠底的鞋子，踏在地上是沒有聲音的。他到達了浴室的門外，就喘着氣蹲了下來。

那度門是一度舊式的門，是用鎖匙鎖上的，用鎖匙鎖上，那即是說有匙孔了。米高就把眼睛湊近門上的匙孔。

雖然鎖匙是插在鎖孔中，但是並沒有把匙孔塞滿，鎖匙的兩旁，是還有一點空位，可以讓他窺進去的。

他可以看見那正對着門口的浴缸，以及那正放着水的水喉，但是看不見蘭心。蘭心是正在匙孔看不見的那一邊，也許正在照鏡子？

他在祈禱，求她移過一點點，移進他的視綫中。

他的祈禱果然應驗了，她果然進入了他的視綫之中，而踏入了浴缸。使他大爲失望，她是正在用背朝着他的，他也只是看到她的背面。

米高的手在自己的大腿上揑着揑着，一臉都是汗。

但是蘭心沒有轉過來，她在浴缸中坐了下來，仍然用背朝着他。現在，她就是不朝着他也沒有用了，反正浴缸的邊緣遮住了她的身子。

這之後就是她洗澡那一段難耐的時間。米高的臉上和額上繼續流着汗。

他只能希望，她洗好了澡，起來抹身的時候，會轉過來對着他。

但是，又是失望。

蘭心在身上擦完了肥皂，向浴缸中一躺，讓水冲去身上的肥皂。這樣，她失蹤了幾秒鐘，又再出現了。她迅速地爬了起身，仍然背向門口，踏出浴缸，離開了匙孔的視綫。

「我的天！」米高喃喃着，揮着拳頭，「每一次都是這樣的，」顯然他已不止一次應用這匙孔了。

匙孔之中，蘭心又出現了，這一次只見大腿，大腿以上已給一條白毛巾裹住。

米高一跳起來，一隻羚羊似地跳回了睡房中。剛一進入睡房，就聽見浴室門開了。這樣，她就不會知道他剛才是在浴室門外。

他忙在一隻箱子旁邊蹲下。

當她踏進房中來的時候，他就做出剛剛把箱蓋蓋上的手勢。雖然，他那一額的汗是遮掩不掉的。

「你在幹什麼？」蘭心問，「你的臉色，像有點不對？」

「我——我在替你收拾行李嘛，」米高吶吶着。

「那眞快！」蘭心詫異地瞧着他。

米高的臉紅了起來。他爲了證明她進了浴室那一段時間內他是正在收拾，所以十分之匆忙地把衣服塞進箱中，可是，却太快了。「呃——你說你要趕時間嘛！」

米高吶吶着，他的眼光，却不斷地在她的身上遊移着。她的身上，是一條披巾式的大毛巾。實在是一條大毛巾上穿了三個洞，一個大洞讓她的頭穿過，另外兩個較小的洞，則是讓她的兩條手臂穿過的。這條大毛巾一披披到了身上，穿過了那三個洞，就成爲披巾一樣了。

「哼，豈有此理！」蘭心說，「你把每一件衣服都收了起來，那你叫我穿什麼？難道就這樣出去嗎？」

「呃——對了！」米高的臉更紅，他連忙打開其中一隻箱子，箱蓋一開，便有幾件衣服飛了出來，那是因爲剛才收拾得太匆忙，也塞得太滿了。

「米高！」蘭心叫了起來，「你這樣就叫收拾了？你把我的衣服都弄壞了！」

「對……對不起！」米高吶吶着，「我再收拾好了！」

「米高，」蘭心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每一件事情你都做不好！我眞有點懷疑，你是有意和我作對了！」

「不！我不是和你作對！」米高連忙爲自己辯護，「譬如，你叫我去弄那部車子，我不是弄得很好嗎？」

「給我這個！」她指指箱中一副乾凈內衣褲。

米高拿了起來遞給她，手是顫着的。她一接，他就把她的手拉住了，用力一拉過來。

但是，蘭心却顯然並不是一個那麼容易欺負的女人。她兩腿一分，就落地生根似的在地上站穩了，米高完全拖不動她。於是，米高就一撲撲過來，把她抱住了。

「米高，你瘋了！」

「我……我愛你！」米高說，「我愛你！我一直都在愛你……」

「放手！」蘭心威嚇地命令。

米高仍然緊緊地抱着她，急急地說着：「這是最後一個機會！我們單獨在這裏一起！離開了這裏之後，我也許就不再有機會求你！也許你不會再和我一起工作了！這是我的最後一個機會！」

「米高！」蘭心沒好氣地說，「你有話說，你放手再說，你這樣，我甚麼都聽不進耳，也什麼都不會答應的！」

蘭心這句話，其中倒有着讓步的暗示：米高鴻鵠將至似的放開了手。

「你站到那邊去再說！」蘭心伸手指着床邊的地板。

米高乖乖地退了過去。

「現在，」蘭心說，「你究竟想要怎樣，你坦白說出來吧！」

「我……我要你……」米高脹紅着臉，額上的汗流得更多了，「我是眞心愛你的！」

蘭心輕蔑地笑起來：「你是在向我求婚嗎？」

「如果你要，我也可以——」

「但是，你自問有那一點配得上我？你養得活我嗎？你有錢給我揮霍嗎？」

「那些是不重要的，」米高說，「重要的是我愛你！我會對你很好的！」

「不，」蘭心搖着頭，「我不能嫁給你，以你的條件，你充其量也不過是只能做我的臨時情人吧了！」

「我——這樣也滿足了！」米高困難地咽着口涎。

差不多像是足球守門員似的，向她直撲了過來，把她攔腰抱住。

她的咀唇凝着一個奇怪的微笑。她的腿向後一伸，再揮前來，膝蓋就向米高兩腿之間撞過去。

「撲」一聲響，有點像一隻裝了水的皮囊給打破了，米高尖叫一聲，就離開了她的身上，一隻球似的飛開了，在地上縮着一團，兩手掩着被撞之處，那一聲尖叫也在半途停住，再也發不出聲音來了。

蘭心慢慢地拾起箱中的衣服，以緩慢的動作穿上。

一套淡紅色的牛仔褲套裝，她把頭髮放了下來。

「現在你明白了吧，米高，」蘭心慢慢地說，「癩蝦蟆要爬高去吃天鵝肉，結果還是吃不到的，只會跌死！」

「我——只是想對你好——」米高頹喪地。

「我不需要你對我好，」蘭心冷冷地，「我只是要你把工作做得好好的，在這方面要人對我好，我會找別人！」

「你會後悔的！」米高要流淚似的。

「起來做事吧！」蘭心喝道，「我們不能再賴在這裏了！」

米高卻跳了起來，彎着腰衝出了屋外，跑下樓去。

「米高，你到那裏去？」

但米高沒有應。

蘭心皺皺眉頭，拿起了手袋，取出粉盒來，用其中的小鏡照着，在臉上薄薄地敷粉，一面走出了房外，沿着樓梯下去。

當她下到樓下時，米高在其中一間房間的門口出現，手從背後伸前來，手中已持着一把槍，槍咀對着蘭心。

蘭心的粉盒停在半空了。

「我要殺死你！」米高咆哮道。

蘭心臉上的表情卻沒有很大的變化，既沒有恐懼，也沒有詫異，她是仍然保持着鎮靜的。她冷冷地說：「你是要用槍逼我和你上床嗎？」

一時間，米高的眼睛遲疑地轉了一轉，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似乎是在考慮着這個決定，跟着他又堅決地搖了搖頭：「不，現在太遲了！」

「爲什麼？」蘭心的聲音仍然是冰冷的，「你不是一直想得到我嗎？現在你可以得到我，你卻又不要了！」

「現在太遲了，」米高又搖搖頭，「我現在要殺死你，和拿走那隻箱子！」

「你這傻瓜！」蘭心失笑起來，「你以爲箱子裏是珠寶嗎？這隻箱子對你是沒有用處的！你不懂得用它！」

米高忽然得意地笑了起來：「那你可弄錯了，蘭心，你以爲我眞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傻瓜嗎？我是另有後台的！」

「誰呢？」

「很大的集團，費氏集團！」

「呵，那一幫不擇手段的卑鄙小人，」蘭心說，「而你就是他們的內應了！」

「我的任務是當你找到了箱子之後就殺死你！」米高說，「我本來是不打算這樣做的！如果你不是那麼看不起我，如果你眞的對我好，我會把眞相告訴你的，然後我會和你一起帶了箱子逃走！」他的臉激動地扭曲起來。

「現在我們仍然可以一起走的，」蘭心說，「我和你兩個人！」

米高的咀唇歪了一歪：「別當我傻得那麼厲害！現在是已經太遲了，你不會放過我的！」

「哦，你是眞要殺死我了，」蘭心仍然是那麼冷靜的，「那，怎麼你還不開槍呢？」

「我要說清楚！」米高的聲音顫着，「我要你知道，這全是你的責任！」

「很好，米高，我認輸了，」蘭心說，「現在請你多給我兩分鐘吧，在死前，我要祈禱，而且要敷一點粉，我不想上天堂，」她苦笑，「但是，我也想上去的時候好看一點！」

「好吧，」米高擺擺手中的槍，「兩分鐘，但不能再多了！」

蘭心從容地用粉盒的小鏡照着，在臉上補粉，之後，她把粉盒放回了手袋中。這樣做着時，她的手就放了粉盒，抓住了在手袋中的那把小手槍。這個時候，她的動作是快如一條出擊的响尾蛇的。

小手槍「砰砰」地响了兩次，手袋上出現了兩個子彈洞，米高的胸膛上也出現了二個子彈洞，子彈的撞力使他打了一個轉，撞到房門口旁邊的牆壁上，手中的槍也跌掉了。他手脚張開成爲大字形，伏在那牆壁上要扶穩，結果沒成功。他就這樣沿着牆壁滑下來，倒在地上，而在那白粉牆上揩下了一塊血漬。

蘭心低頭看看手袋上的那二個子彈洞，搖搖頭：「眞可惜，我這隻手袋，買了五百多元！」在她眼中，一個人的性命是遠不及一隻手袋的。

米高翻轉了身來，痛苦地向那把他丟掉了的槍伸手。蘭心並沒有加以阻止。她知道槍太遠，米高的手是伸不到的。而米高已經爬不動了。

「蘭心，」米高喘着氣說，他咀唇間吹出血泡來，「可以——可以告訴我一件事嗎？」

「什麼事？」蘭心冷冷地。

「那隻箱子——裏面究竟有些什麼？我——我想知道——我是爲了它——而死的——」

蘭心搖頭：「告訴你，你也不會懂的，你應該後悔唸書太少，如果教育程度深一點，也許你會懂！」

「打開來——讓我看看。」

「現在打不開來，」蘭心說道：「而且，這一隻箱子，也不是隨便可以打開來的！」

「我很抱歉，蘭心……」米高的眼睛，已開始失去集中焦點的能力了，「我希望你能原諒我……」

蘭心聳聳肩：「你是個傻人！」

「你得……快點走！」米高說，「我已經通知了他們，他們正在來——」

「什麼？」蘭心一震。

但是，米高已經不能再告訴她什麼。米高頸間的筋肉一縮，頭昂了起來，隨即又慢慢地垂了下去，身子完全放鬆，不動了。他已經死了。

蘭心只是遲疑了兩秒鐘，就轉身，匆匆地跑上樓去，在樓上，她提起了那二隻衣箱，匆匆下樓，放進了那部平治跑車的後座，然後再跑上樓去，這一次，是把那隻重要的箱子搬下來，那隻箱內有箱的箱子。自然，這樣一件沉重的東西，她是搬得相當吃力的，不過，遠不及那二個「警探」那麼吃力。

她把這隻重要的箱子放進了車子的行李箱，鎖好了，再回到司機位，開動。那部豪華而高雅的跑車以高速沿路而駛。

她沒有機會問清楚米高，「他們」究竟什麼時候會來，但是，憑米高所說，米高是已經通知了他們的，米高剛才一定是打過一個電話，叫他們來接應。如果他們是在遠的話，他們要花一點時間才能來到，如果他們是在附近的話，他們就很快會來到了。她一秒鐘都不能浪費。

臨危受命　絕處逢生

她是正在沿着那條通過邊境的路行駛。她已經在此地殺了三個人，她是不適宜在此逗留的，她已經受着一幫賊匪的追捕，如果留在此地，那麼，再加上警方也要追捕她，她簡直是夾在夾縫裏。

邊境那裏，要經過應該是沒有很大問題的。她開着這樣一部漂亮名貴的車子，又是一副貴婦的模樣，關卡人員不會怎樣苛刻地搜她的行李，而且這兩個埠，走私的問題也並不嚴重。她是很容易通過的。對邊境的事情，她是相當熟悉的。

但是，她並沒有那麼容易到達邊境，對方已經在等着她了。偶然向倒後鏡中望了一眼，她就看見了，後面有二部車子在遠遠跟着。

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來的，可能是剛剛從一條小路轉出來的吧？

蘭心心下一緊。當然，這兩部車子，也可能同樣地是正在向邊境進發的另一些旅客而已。

不過，很容易試出來的。她忽然一咬牙，脚在油門上一踏，把車子的速度開到最高。那車子就像化成一支火箭似的，沿着公路向前直射。

那二部車子，也並不怠慢。很明顯地，它們也增加了速度，緊緊跟着，始終不讓蘭心的車子離開視線之內。蘭心這樣一個殘酷而冷狠的女人，現在也有一點點慌張了。

她心裏明白，這二部車子爲什麼不急急追上來，他們一定是要等她越過邊境。可能他們已猜到她是會逃過邊境的，而他們已經在那邊，佈下天羅地網，在等着她了。這二部車子，只是用以監視着她，以肯定她並沒有改變主意，逃到其他的地方去了。

他們這樣做，卻是逼使蘭心非要改變主意不可了，車子到了第一個支路的路口，她就一扭軚轉了進去。

這一條路，並不是通往邊境，而是回到市區去的。

她在這條路上駛了一段，便又從倒後鏡中看到，那二部車子出現了，這一次是以極高的速度行駛着，向她追來。

他們現在不再是只滿足於監視了。

他們現在是來勢洶洶的。很明顯地，他們是要追上來把她截住。他們知道她不要到邊境去，他們就改變態度了。

這使蘭心更加不想到邊境去。

她的脚在油門上踏盡了，使那部優良的跑車，發揮了本身的最高速度。這樣一部車子，當它發揮出了本身的最高速度時，那是比多數普通汽車都要快的。但是這一次，卻快不過後面追來的那二部車。

「他們仍然追在後面，」蘭心喃喃自語着，「而且愈追愈近了！」

爲什麼？那兩部車子，看來不過是普通牌子的汽車而已，怎麼發揮出來的速度，卻還高過蘭心這一部。蘭心知道爲什麼。很可能，對方那部車，機器是經過私人的改良的，多花金錢和時間在上面，改裝而成的車子，性能自然是不同了。

而蘭心這一部車，則不過是偸自那間山頂別墅的。雖然是一部名貴的高價跑車，但機件是並未經過改良的。

總之，後面那二部車，是漸漸在接近了。

這使蘭心慌張起來。如果追上了，他們人多，而她只有一個人，那是比較難應付的。

但蘭心卻顯然是一個個性很强的女人。她是沒有那麼容易放棄的。她仍然緊咬牙齒，握緊着軚盤，盡可能發揮着速度，繼續着這一場失敗中的比賽。

他們雖然正在越追越近，但是，也許她可以逃回市區去的。如果她逃得回市區，那他們就有所顧忌了。

只要前頭再沒有敵人攔阻她就行。

蘭心的注意力大部份是集中在前頭的路上。以如此高的速度飛馳着，注意力不能分散，軚盤遲扭幾分之一秒，脚掣遲鬆幾分之一秒，都可能帶來生命危險的。

只是隔幾秒鐘，她才向倒後鏡裏面瞥了一眼，視察對方的進度。

當她再抬起眼睛去望倒後鏡時，她卻發覺其中一部追她的車子已經不見了。剛才在後面的是兩部車，一部是黑色，一部是棗紅色的，現在，棗紅色的那一部，已經不見了，只餘下了黑色的一部，追在後面。

「一定是去了請救兵！」蘭心在喃喃着。

但她卻不太害怕。請救兵是需要一段時間的，當救兵來到的時候，她可能已經逃脫了。

她仍然全神貫注地開車。

但她猜錯了，那部棗紅色的車子並不是去請救兵。它是走捷徑。

忽然之間，它又出現在蘭心的視線之中了。這一次，卻不是出現在她的後面，而是出現在她的前面。這部車子，就這樣在她的前面的路上打橫着一攔！

前面的去路是給截斷了。蘭心看來是非要停車不可的。但是，如果她停車，那麼，就會給對方有可乘之機了。而且，她連停車也沒有機會。

那部棗紅色車子的車窗內，已經伸出來了一把手槍，槍咀對準着她。蘭心在這一刻，可眞是忙透了。她又要避免車子與對方相撞，又要躲避對方的子彈。

但她不愧是一個能幹的姑娘，兩件燃眉之急的事情，她也同時做到了。她首先把頭一偏。就在這個時候，對方的槍就响了，車頭的擋風玻璃穿了一個洞，一顆子彈簡直是擦着她的耳朵掠過的，如果她不是把頭偏開，那顆子彈是已經擊中了她的頭的。

自然，那開槍的人，槍法，夠準確，這也是她另一個幸運的地方。如果他本來就射偏了，蘭心卻把頭偏過去，那就可能會剛剛中個正着了。

接着，兩部車就很接近了。由於蘭心並沒有停車。

在那人還沒有機會扳第二次槍機之前，蘭心的車已衝到了。她急急地一扭軚，使她的車頭撞向對方的車尾尾尖，而不是在車身上攔腰撞個正着。使人心寒的「隆」一聲，金屬扭曲的聲音，碎玻璃跌落下來的聲音。接着，蘭心的車子便衝了過去了。

她撞得很聰明，撞中車子最輕的尾尖部份，這一撞，使對方那本來橫擺的車子，又變成順着路的方向而擺了，於是她便

得到了可以通過的空間。

她的車子硬衝過去了。

但，那人的槍法是很好的。剛才，是幸而他有很好的槍法，現在，却是不幸他有很好的槍法了。車子給這麼一撞，在路上一擺，連一隻車門也自動彈開了，這個開車的人，給拋出了車門的外面！

他連忙一滾身，咬着牙，舉起了槍，就躺在地上向蘭心的車子瞄準。

蘭心正把車子從劇震之中恢復了控制，再度踏下了油門，向前馳行。

那人的槍一連串地響，直至把槍中的子彈都射光了。

蘭心那部車忽然猛的向左傾側，由於左邊的後輪，已給兩顆子彈穿透，輪胎內的空氣，是完全洩了出來了。

而這一次，蘭心猝不及防，再也控制不住了。她雖然極力扭軚，車子還是向左邊轉去。

車輪衝出了路邊，車子就直向下墮。一時，蘭心的心臟，也要從咀巴跳出來似的。因爲她並不知道下面是什麼地方！如果那是懸崖，即使只有三十尺高，這樣連人帶車直墮下去，她也要完蛋的。

幸而，她只是下墮了五六尺，路邊之外，只有五六尺高，是垂直的懸崖。跌完了這五六尺高之後，便是斜坡了。相當平坦，長着短草的斜坡，有點像一張大大的地氈。不過很斜，是成四十五度角傾斜的，車子就是沿着這片斜坡直衝下去。大約一百尺的下面，就是樹林了。仍然是斜坡，不過下面那一段，則是長了樹林的斜坡了。

蘭心那差點跳出了口腔的心臟，總算回到了原處。她也恢復了自制力了。

於是她把剎掣踏了下去。雖然後有追兵，她也不打算以這樣的高速衝入樹林中去。如果有一棵較大的樹，擋着前路，車頭在樹幹上一撞，那麼，她還是要車毀人亡的！

沒有反應，車子還是以高速沿着斜坡衝下去，而且越衝越快，車子的剎掣，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失靈了！

下面那樹林，就像一座墨綠色的牆壁一般，很快地向她迎上來。她無法制止車子衝下去。是地心吸力使車子向下衝的，她不能夠與地心吸力對抗。

轉眼之間，樹林已經到達了。她的車子撞了進去，通過了兩棵較幼小的樹幹之間，一棵又粗又大的樹身，就正正迎面而立。

她拚命地把軚盤一扭。還好，車子的軚盤系統還沒有受到很大的影响，輪軸的反應靈活，車子轉開，避過了那棵大樹。而這樣一扭軚，車子便打橫了，剩餘的衝力，使車子繼續前進，便在那斜坡上橫行，橫行了一段，衝力消失了，車輪才停止轉動。

但這個時候，車子却又動了，那是因爲那斜坡太斜，而草是滑的，車子停不住，就這樣打橫着，仍然向下滑。

蘭心的心又大跳着，但是也是完全無法制止。車子終於打橫撞到了一棵樹的樹身，擱在那裏，暫時停住了。

乘着這個機會，蘭心馬上打開車門，跳了出來。

她剛一跳出來，車子便擺側了，車頭再復朝着斜坡下面，揩過那棵樹的樹身，繼續向下面滑了下去。車頭衝開了濃密的樹林，車身被樹林吞沒了。

蘭心轉過來，伏在那草地的斜坡上，回頭向上面望。

有四個人正沿着斜坡跑步着下來，一個的手中是拿着槍的，另三個是拿刀子。

蘭心一咬下唇，現在怎麼辦呢？他們來取她的命了！

她本來是有一把打火機手槍在她那隻手袋裏的，但是現在，手袋已隨車子而給樹林吞滅了，她沒有機會找回。現在的她，是赤手空拳的。

那四個人來得相當快，慢過跑步，而快過步行。斜坡的傾斜使他們不能不如此的。

蘭心遲疑了一下，就向下跑，跑向密林的更深處。也許她認爲，躲起來是最上策了。

那四個人來到了樹林邊，進入了樹林的陰影之中。在繼續前進之前，他們首先會合在一起，商量一下。

「這樹林很大，她可能躲在任何地方的！」

「如果她不現身，我們可能要找到天亮了！」

兩個說話的人，都是以那個用槍的人爲對象，帶着請示的態度。

那個用槍的人輕視地把手中的槍揮了一揮。「別管那母狗了！我們要的是那隻箱子！先把箱子拿走！」

「箱子就在車中！」

「這草地上有輪印，車子不會找不到的！」

「下去！」

四個人又散開了，都以同一路線，繼續沿着斜坡衝下去。方向和路，就是由那部車子留下來的輪印爲他們指出來。樹林有些地方，是密到連人也不能通過的，但他們通過却沒有困難，那部車子已經替他們開了路。

他們很順利地走下去。

漸漸，接近了山脚，斜坡的斜度，也就沒有那麼令人難堪了，他們走起來，也可以快慢隨意。

終於，斜坡盡了，地面完全平坦了下來。

而且，那裏的樹林也較疏。即是說，樹身較疏。因爲在這裏，那些樹都是樹身光禿的，樹葉長得相當高。頭上樹枝樹葉仍然是交織成一張大網似的，陽光也只能透進部份，但下面，由於沒有枝葉，只有樹身，就顯得空曠得多了。

蘭心開來那部已經破毁不堪的平治跑車就停在這平地上。衝力完了，它就自動停了下來。

四個人一齊歡呼一聲，就向車子圍了過去。

他們到達了車子，看看後座，發現了後座中那二隻箱子，連忙打開來找找，發覺裏面只有衣服，拿槍的人就焦急地揮動着手中的槍：「試試後面的行李箱，把車匙拿來！」

車匙拿來，行李箱打開了，便露出了那隻特別鎖了起來的箱子。

「這個就是了！」

「等一等！」拿槍的那個人揮揮手叫他的同伴們讓開，「讓我來看看！這隻母狗是詭計多端的，說不定，她這隻箱子上有古怪！」

他那幾個同伴讓開了，拿槍的那一個，便把上身伸進那行李箱內，去細察那隻箱子，檢查一下，那箱子的鎖上是否有什麼附帶的機關。

每一個人的注意力，都是集中在那隻皮箱上的。

就在這個時候，蘭心又出現了。她是從天而降的。就從那部車子的上面的枝頭間落下來。就像飛將軍從天而降，她的雙脚，就踏在那打開了的行李箱蓋上。

只是關鍵之處兩條小小的彈簧使那蓋子保持打開着，就是用手輕輕一按，那蓋子也會合上的，更何況是整個人那麼重地壓下來！

那蓋子蓋上了，而且是很重地壓下去。那個拿槍的人就給重重地一夾。上半身，連人帶槍都是在那裏面的。

「哇！」那人的咀巴在裏面吐出了一聲悲慘的叫聲。

蘭心壓了這一下還不滿足，還要在那箱蓋上再跳了一跳。

「哇——」那人又在裏面叫，只是叫了半聲，就不叫了，顯然是受不住那痛楚而暈了過去。

蘭心在箱蓋上一跳跳開，借着箱蓋之力跳到相當遠，在地上落下。

餘下的那三個人怔了一怔，頸背上的汗毛也豎了起來。接着，其中一人揮一揮手中的刀子，叫道：「媽的宰了她！」

三個人圍了上去，把蘭心圍在核心。

蘭心小心地等着，擺好了迎敵的架式。她的手上並沒有武器。剛才，她雖然已經追上了車子，却找不回都隻手袋，也就找不到她那把槍。

但她對這三個拿着刀子的人，却似乎是並不畏懼的。最大威脅的是那個拿槍的人，而現在，那個拿槍的人已給她解決掉了。

三個人成爲品字形向她衝過去。蘭心向左邊一跳，繞到了一棵樹的後面。這樣，這棵樹的樹身，就破壞了三個人的品字形的攻勢。

蘭心從樹身的另一邊轉出來，其中一人，向她一刀刺了過去，蘭心大喝一聲，一手搭住了那人的手腕，輕輕一拖，那把刀子，便刺到了樹幹上，刀尖刺進去了一吋多。

閃電一般，蘭心飛起了一脚。

這雙脚的脚尖，準確而狠毒地對準那人胯下的要害之處踢了過去。然而這個人也不致於太過不濟。當這隻脚踢到的時候，他及時一側身，便用大脚多肉的部份承受了這一脚。

不過，這一踢的震力，倒也使他踉蹌地跌開了！

在蘭心未及轉身之前，另外一個人，已經撲到了她的後面，刀子低低地向她的背心直刺過去！

好一個蘭心，她的身手，可眞了不起，事實上，她的身手也不是普通女人所能够比得上的。看她的外表，眞是無法看得出來！她雖然後腦上並沒有長眼睛，她也知道這把刀子是正在向着她刺過來的。在千鈞一髮之間，她的身子忽然向左一側。這樣一側，位置移動了，刀子便刺了一個空，「呼」的從她的腋下穿了過去。

蘭心的身子又轉正了，這一次，轉的時候，她的右臂，已經平肩舉了起來，屈曲着，手肘隨着她的身子的轉動而急勁地擺動。

托！她的手肘，就撞中了那人的臉，事實上撞中了的地方，正是鼻孔之下，上唇之上那一塊小小的，最敏感的地方！那人發出來的一聲叫喊，簡直有如月夜的狼嘷，他踉蹌地跌後，靠到了一棵樹上，用手掩着口鼻，痛得直跌脚，鮮血充滿了他的手掌，而通過他的指縫間漏出。

餘下的兩個人，又挺着刀子向蘭心圍了上來。蘭心的臉上，露出了一個冷酷的微笑。她是很有信心，可以擊倒這二個人的。

她的信心，也並不是沒有根據。

這兩個人再持刀向她進攻時，她又證明了她的信心了。

由於其中有一個是剛才大腿中了她一脚，因而走動起來，脚步是稍欠靈活的，她就專門去欺負這個人。

她的手掌向橫一劈，把那人的持刀手腕擊開了，也使他的刀子刺了一個空，就再起了一脚，踢向這人的膝蓋。這人的大腿餘痛猶在，閃得不够靈活，果然給她踢中了，「哎喲」一聲！就跪了下來。

蘭心這樣做着時，是閃到了這人的右邊的，而另一人則在左邊，因此一時無法奈何她。

而蘭心爭取到這兩秒鐘已經够了。兩秒鐘，便又一個人倒下！

餘下的那一個，刀子向蘭心的臉部直刺了過去！

蘭心向後一仰，讓身子向後跌，同時雙脚就離地飛起，向那人的胸部一撐的。

「蓬！」那人的胸部被這雙脚撐個正着，整個人飛跌向後，撞到了一棵樹幹上，給那樹幹撞了回來，一時震得呆在那裏了。

蘭心踢開過了這雙飛脚，身子却是仍能保持平衡而落在地上的。當那人呆着的時候，她就再度一跳而前，一掌劈出。這一掌劈中了那人持刀的手腕，那人手中的刀子，就跌到了地上。蘭心就一手拾起了刀子。

蘭心把刀子拾了起來時，那人正軟軟地在地上跪倒下來。並不是跪下來向她求饒，而是，因爲他那一震震得太厲害，腿子也支持不住身體了。

蘭心獰笑着，把刀子拉後，就要向前刺去。事實早已證明了，這個美麗的女人，是能够毫不遲疑地殺人的，現在，她又毫不遲疑地要殺人了，而且看來，這裏似乎是沒有人能够制止她的。

但是却有人制止她。有一把聲音在後面說：「放下刀子！」

這把聲音是那麼具有權威性，使蘭心也不由得中途窒住了。她覺得，這種權威性，很可能乃是有一件有力的武器在後面支持着的，例如，一把手槍之類。

她慢慢地轉過身來。

不錯，果然是有一把槍。說這話的，就是那個給壓在行李廂之內的人。如果不是蘭心估計錯誤，就是這人的抵抗力特別強了。這個人並沒有暈了很久，現在他已經醒了過來，而且已經把槍取了出來了。這把槍的槍咀，就正正對着蘭心。這人是仍然軟弱得很的，不能夠自己站起身，只是坐在地上，身體靠着車子的後輪。不過，要扳動槍機，却是不需要很大的氣力的，只需要一個手指頭一動就可以了。

「我說……放下刀子！」

蘭心放手，把刀子丟下了。

這時，在她面前，那個跪倒的男人，是已經恢復過來了。他的臉上露出着猙獰的笑容，怒恨交併地搶前一步，膝蓋一提，就殘忍地撞在蘭心的小腹上。不敢抵抗的蘭心給重重地撞中了一下，她一彎腰，那人的拳頭就擊中了她的後腦。

蘭心軟軟地仆倒在那草地上，吃了一口草和沙泥。

「你這母狗！我要剝了你的狗皮！」

在滿天星斗之中，她聽見那人這樣說，接着，她覺得她的頭髮被執住了，她給整個人揪了起來。

這個人，就把她的頭髮當作是牽牛的繩子似的，用力一扯，使她身不由主地向前仆了出去。

一棵大樹的樹身擋住了她，是她的頭頂首先撞在樹身上的。她整個人又給彈了回來，眼前的整個世界，都變成了青黑色，眼前那人，也是一個青黑色的影子的。

這個青黑色的影子又提起腳，向她踢了過來。腳尖踢中了她的心窩。連氣息也摒住了。眼前變成了彩色，這是快要失去知覺的先兆，她的眼前就會黑下來的呢。

「還留她幹什麼！」

「我們要她慢慢地死！讓她多活一點時間！」

「對了，」另一個也咬牙切齒地，「米高得不到她，還給她殺了，她一定以爲自己身嬌肉貴很了不起！哼，讓我們把她作賤一下！」

「對了！」口鼻噴血的那一個說，「這個主意倒不壞！她倒是一個不錯的貨式！」有些男人，就是在最狼狽的時候，也還是色心不滅的，這個人就是如此，他自己的門牙也快要掉下來了，他還是對這種玩意感興趣。

「不要！」有一個人反對，這是拿槍的那一個，他軟弱地叫道：「殺……殺了她！」

他那三個同伴，則顯然都贊成這個做法的，似乎他們都認爲應該物盡其用，不要浪費了一個美麗的女人。

「殺死她——」那人說，「她是危險的！」

口鼻流血的那一個退後，讓出空位來。他說：「你殺她吧！」

那個拿槍的人，却是原來連扳動槍機的力氣也沒有了的。他手中的槍，現在槍咀也是斜斜地朝着地面，提不起來。他是想扳動槍機的，但是沒有成功。結果，他的手一鬆，眼睛閉上了，就軟軟地仆倒在地上。這一次，他是眞正暈去了！

口鼻流血的一個，用衣袖把血抹清楚，說道：「好了，現在，讓我們來服侍她吧！」

兩個人不約而同地動手，一人拉住了蘭心的一隻腳，每人拉向一邊，一時，差點就要把蘭心撕開成兩個半邊似的。蘭心嚶嚀地呻吟了起來。

「不要，」第三個勸止，「我們輪着來吧！時間多着！」

「我先，是我提議的！」

「好吧，你先！」

「不！」是蘭心提出反對。她猛然地一掙，掙脫了其中一隻腳，向執住另一隻腳的人拚命一踢，把那人也踢開了，就跪了起身，有點迷惘地。

「這婊子！」第三個就在她的背後，狠毒地，毫不留情地一拳擊了過去，正擊中了她的後腦。

蘭心又撲面仆了下來，眼前的世界，是變成一片昏黑了，她再也不知道發生什麼，她似乎暈了不久。當她醒來時，她覺得其中一個人正在拚命拉扯她的衣服，要把它撕下來。

那張塗滿了血的咀巴很接近蘭心的臉！揩得她的臉上也有了血。

蘭心的神智是糢糊的，對於眼前發生了什麼事，她也感到很糢糊。頭部一再受到了震動，使她對一切，都是不清不楚的了。

但一個女人，對這種事情的反抗是本能的。那個人在她的身上猴急地拉扯着探索着時，並沒有提防她會抵抗，而她就動手抵抗了。她的腿是在那人的兩腿之間的。她把膝蓋一抬，這就像她不久之前用來對付米高的方式一樣。這人是正在極度興奮之中的，這一撞所帶來的痛苦，眞是無法以筆墨形容。這人像殺猪尖叫着，跌了開去。

蘭心一跳跳了起身。

背後是一聲的咒罵，一隻腳踢中了她的背，她就像一隻斷綫風箏似的，飄了出去。

那個拿槍的人說得沒有錯，蘭心是危險的，而在做事的時候被女色分散了注意力，這也是一件危險的事情。現在，蘭心就有機會來發揮她的高度危險性了。

當然，命運也是有點幫助的。

命運使她剛好撲到了那個暈倒了的人的身邊，而且，她的手剛好按在那把槍上。她的反應快得像一條毒蛇一樣。她把槍抓了起來，一轉身就扳動了槍機。

槍機一連串地響。

雖然是在如此的狀態之中，蘭心居然也是彈無虛發的。那二個人抽搐地倒了下來。

槍聲在林中大響着，廻響消逝了之後，就很靜了，蘭心仍然迷惘地站在那裏，拿着槍，就像她不大清楚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似的。

接着，那個暈倒了的人，軟弱地動了一動。蘭心手中的槍馬上一低，又扳動了槍機。槍聲響過，那人的身子劇烈地抽搐了起來。

蘭心還是呆在那裏。……

× ×

那幾個人棄下了兩部車子在樹林邊而追到了下面去，他們在下面已經死掉了，當然就不能夠回到上面來開走這兩部車子的。

這兩部車子就這樣棄在那裏，經過的車子，都沒有加以理會，一直棄置了五個鐘頭之後，才有一部警車經過。由於這兩部車子停放的位置有點不正常，而且其中一部的車尾又是撞壞了的，警車上的警察有了懷疑。他們下了車，在附近調查着。很快，他們就找到了路邊那斜坡的草上留下了車子衝下去的痕跡，於是他們就下去察看。

在接近天黑的時份，他們在昏暗之中到達了山坡的底下，在密林之中，找到了那部已破毀的平治牌跑車，以及那四具屍體。

蘭心並沒有踪影。

× ×

這件事，是由那個暴斃於賭場中的老人引起的，而這一件事的進一步的發展，也是由這個老人的身上開始。

老人的屍體仍在殮房裏，給放在一隻冷藏抽屜中。

這隻抽屜已經拉了出來，有一個人在他的附近徘徊着。這個人就是當地的探長。一連串兇殺案的發生，完全沒有兇手的綫索，而殮房中寄居者大增，這使他十分之頭痛。

他在屍體附近徘徊了五分鐘，就有腳步響。兩個人走了進來了。

其中一個胖胖矮矮，頭頂禿禿，戴着鋼邊眼鏡的人他認得。這人是一個秘密情報組織S組的首領老莫。老莫的外表雖然像個長袖善舞的庸俗商人，實在他却是世界上最佳的情報人員之一，在他的領導下，這個秘密組織，在對抗犯罪上出了很多力。

多數地方的警方都與這個秘密組織合作，當出現了龐大的，國際性的罪案時，這個秘密組織，就會插手。這個組織不受地域規限，所以，工作起來，是方便得多的。

和那個老莫一起的這個人，探長却不認得。

這是一個身裁高高，十分英俊的男人，英俊得簡直像電影明星，而他的身上，衣服也是穿得很講究的，追上時代，但又不過份浮誇。

「探長，」老莫首先介紹道，「這位是司馬洛先生！他是來帮忙辦理這件案子的！」

「哦，司馬洛先生，」探長和他握手，說：「素仰素仰！我是早已聽過你的名字的！」

「別客氣！」司馬洛淡然地微笑。

事實上探長也不是客氣，他的確聽過這個名字，司馬洛是以辦理最棘手案件而馳名的，而且成功的百份率，也十分之高。

「司馬洛先生，」探長有點慚愧地說，「這一次是眞的要請你帮忙了，而我們却帮不了你什麼忙，因爲，對於這件事我們知道得很少！太少了！」

「我也知道得不多，」司馬洛說，「莫先生還是剛剛叫我來的，不如，我們來一起來研究一下，大家都把所知的說出來好不好？」

他們來到那屍體前面，司馬洛看了屍體一眼，說：「哦，是他，我們不是已經找了他很久了嗎？」

那老人在死了之後，模樣自然和生前不同了，起碼，臉上就完全沒有了血色。但不會完全不同。

生前認識他的人，現在是仍然會認得他的。

「他是叫——」

「他的名字是叫楊根，」司馬洛說，「這是他逃來這裏之前的名字，在這裏，他當然不是用這個名字了！我們已經找了他四個月！」他轉向老莫，「現在找到了他，不是什麼都解決了嗎？」

「我們並沒有找到那隻箱子！」老莫說。

司馬洛輕輕吹了一聲口哨：「這樣就不妙了！」

探長更加好奇了，當然，他想問是什麼箱子，但他沒有問出來。也許聽他們說下去，他就會聽清楚了。

老莫說道：「楊根是在賭場裏斃命的，看來是中風，但是，實在他是捱了一掌的！」

「哦，」司馬洛說，「他的老對頭李牛找到了他！給了他一下陰陽掌！」他對探長微笑解釋着：「這位楊先生和很多人過不去，其中最過不去的是李牛了。李牛是從泰國來的，不知什麼地方學來的掌功，很厲害，這樣輕輕一按，楊根這樣的老人就受不住了，這像武俠小說，但是是眞的，楊根害李牛進過監，李牛發誓要殺死他，現在果然殺死他了！使我們丟臉的是李牛居然比我們先找到他！」

「我們是最後找到他的人！」老莫嘆了一口氣。

「那麼，箱子呢？」司馬洛問。

「究竟那箱子又是怎麼回事？」探長問，「這隻古怪的箱子，似乎許多人在搶，而已經有不少爲它而死了！」

「這隻箱子，是有其值得搶的地方的！」司馬洛說。

「裏面有很值錢的東西？」

「裏面的不是錢，」司馬洛說，「是細菌！」

「細菌？」

「一種新的細菌，」司馬洛說，「一位科學家培養出來的，還沒有發明對抗它的疫苗，而假如讓它散播在人間，可能會引起嚴重的疫病！所以非銲封在這箱子裏不可！」

「這位科學家培養這種細菌，存心也不會是很好的了！」探長說。

老莫嘆了一口氣，插咀說：「這個世界上，天才人物有兩種。一種是把天才貢献在爲人類謀福利的事情上，另一種天才人物，則是老在研究如何害人！」

「他打算把這些細菌出賣？」探長問道。

「是的，要買的人也很多，」司馬洛說，「因此，你也可以說，這是一隻很值錢的箱子，但是，也可以說，這是一隻催命箱子。楊根殺了科學家，拿走了這隻箱子！」

「他也是想把它賣出去？」

「他是這樣計劃的，」司馬洛說，「可是，到了楊根的手，情形就不同了，許

多人想得到箱子，但沒有人要買，他們只是要搶過來！沒有人信任楊根這樣一個人，而且，楊根反正也是搶回來的，再從楊根手上搶過來，也沒有什麼過意不去了！所以，楊根只能帶着箱子逃走，躲起來，我們在找他，好幾個人也在找他，李牛也在找他！李牛並不要箱子，李牛只是要他死！就偏偏的是不要箱子的人首先找到了他！」

「跟着，就有找箱子的人找來了，」老莫說，「那兩個人冒充警探，到楊根寄住的地方去騙走了那隻箱子！他們出門口時，另一條路綫的人又來了，把他們打死，奪去了箱子！」

「對了，」探長說道，「這個女人，眞是活寶貝，她經過的地方，就留下屍體！」他數一數手指，「她已經殺死了七個人了！」

「以前她的成績已經不壞了，」老莫說，「這個女人叫梁蘭心，很美麗，但她的內裏，和她的外表是完全相反的！」頓一頓，「根據我們憑那些屍體的推測，這個一向獨行的梁蘭心，這一次是和一個叫米高的小伙子合作！米高呢，又是一個反間諜，他是和一個大集團有聯絡的。梁蘭心發現了米高的底蘊，殺了他，帶着箱子逃走，米高的同伴追來了！一共四個人，開了兩部車追她！」

「哦，就是那兩部車，」探長恍然地，現在他開始明白，他手上這件連環命案的來龍去脈了，「他們把蘭心的車子追得撞下了山坡，他們四個人，也追下去，但是，四個人都沒有用，蘭心還是把他們殺掉了！」

說到了這一個部份，司馬洛就沒有做聲了，因為這是他並不知道的一個部份，他只是知道箱子這件事，老莫叫了他來，還沒有機會跟他講。

老莫轉向司馬洛，解釋事情的這一個部份：「探長他們在路上找到了這兩部丟棄着的車子，他們找下山坡去，又找到了這四具屍體，以及梁蘭心棄下的那一部車子。但梁蘭心不見了！」

「唔，」司馬洛說，「梁蘭心結果還是帶了箱子逃走了！」

「可能不是這樣，」老莫說道，「關鍵就是在這裏，梁蘭心可能並沒有拿走箱子！」

「她會不拿走箱子？」司馬洛難以置信地。

「那箱子是一件相當沉重的東西，」老莫解釋着，「梁蘭心不能提着它走得很遠路的。她必須開一部車，把箱子載走才行！她開去的那部車子開不動了，而且也沒有開走！」

「她可以另外找一部車——」

「路邊就有那四個人丟下的兩部車，」老莫說，「她大可以把其中一部車開走的！」

「你是說，她沒有拿走箱子了！」司馬洛有點喜出望外的。

「可能正是如此，」老莫說，他的頭向探長擺一擺，「這裏的專家，從那些屍體上留下的跡象推斷，他們死前是經過一番劇烈的搏鬥的，而梁蘭心殺人的槍，是從他們的手中奪過來。在搏鬥中，四個男人都受傷不輕，可以想像到，梁蘭心是不會沒有捱過一兩記的。而且，梁蘭心的乳罩也留在現場，已經拉斷了，這顯示梁蘭心是一度受了他們的控制的！」

「現場的地上還留着一些血漬，不是屬於那四個人的，」探長說，「顯然，那些是梁蘭心的血！」

「由此可以推想，」老莫接着說下去，「梁蘭心本身一定也受傷不輕，她沒有能力把箱子拿走，所以自己走！但為什麼她不開車走？」老莫說，「或者，她爬不上那山坡了。在谷底直往前去都是平地，可以通過邊境的。梁蘭心一定是從那邊過境的！」

「那很好了，」司馬洛說，「既然她留下了箱子，我們就用不着找她了，只要找箱子就行！」

「這箱子却不是那麼容易找到的，」老莫說着，轉向探長，「地圖你有帶來嗎？請借我一用。」

探長點點頭，從懷中取出來了一張摺叠着的地圖，老莫接過了，把這張地圖打開來，展示給司馬洛看：「這裏，這一大片廿平方哩的荒地，充滿了樹林，叢莽，小河，梁蘭心可能把箱子拖到任何地方去，收藏起來，以後再去拿的！我們要找遍這廿平方哩的荒地，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梁蘭心可能把箱子在泥土裏埋了起來，可能沉進了一處河底，也可能是藏在樹上。總之，我們要找到這隻箱子，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探長說，「多花一點時間，總可以找到的吧？」

「理論上是如此，」老莫苦笑着，「可惜的就是，我們很可能沒有這許多時間！我們大概還有三個星期的時間！」

「只有三星期？」探長詫異地問。

司馬洛也苦笑，他是知道這個理由的，不過，讓老莫去解釋好了。老莫也繼續解釋：「這不是一箱鑽石，一箱鑽石收藏到一千年之後都是一樣的！這是一箱細菌，細菌是活的東西，即使封在箱子裏，牠們還是在繁殖着，也許繁殖得慢一點，不過是正在繁殖。這一點，其他的人是不清楚的，照我們的估計，大約還有三個星期，這些細菌就會繁殖到箱內的容器容納不下，於是箱子就會爆裂！」

探長不禁毛骨悚然地抖了一抖：「在我這一區內？」

老莫又苦笑：「到那個時候，在那一區實在也沒有什麼大關係了，一種沒有防疫苗的疫病，可以傳播得很快，在一個月內席捲全世界，也絕不出奇的！」

司馬洛凝視着那幅地圖：「那麼，我們必須找到梁蘭心，叫她告訴我們，箱子是藏在什麼地方！一定要在三星期之內，找到她！」

「是的，」莫先生說，「並且希望，在別人找到她之前先找到，一方面，我們也要祈禱，她不要給人殺掉！如果她給人殺掉，我們就沒有可能及時找到這隻箱子了！」

「如果給那種細菌染上了，」探長困難地咽着唾沫，「會怎樣死法呢？」

「死得很慢，」莫先生又苦笑，「首先，身子會發腫，好像痲瘋一樣，脹大了三倍，至少，實驗時的白老鼠，就是這樣，然後，就變成燈蛾一樣了！」

「燈蛾？」探長不明白所以地。

「燈蛾是愛撲火的，是不是？」老莫說，「唯一可以把這些細菌消滅的方法就是用火燒，那些試驗過的白老鼠，是必須加以消滅的，所以就用火燒，而當牠們近火的時候，簡直是表示喜悅，自願地投進火中！換句話說，染了疫病的後期，就有了一種愛火的傾向了！」

這是一個很恐怖的故事，如果讓這樣一種疫症在人間蔓延，那後果也是不堪設想。聽這故事的探長，感到想嘔吐，而講這故事的老莫，以及那早已知道這個故事的司馬洛，也同樣地有了一種想嘔吐的感覺。

老莫講過了，就沉默下來了，因為他的故事已經講完，現在三個人都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以及發生了什麼。

「我去把梁蘭心找回來，」司馬洛自信地說，「我會找到她的！」

「另一方面，」探長說，「我又應該幹什麼呢？」

「你把這一片荒地包圍，加以監視，」老莫說，「不是不准人進來，而是監視每一個進來的人，如果有人進來，不要制止，希望這些人帶着箱子出來，那時才截住，我相信這件事你是可以辦到的！」

探長點頭：「不錯，這件事，我是可以辦到的！」

「還有什麼問題嗎？」老莫問。

沒有人有問題，但老莫却還有話說。

他對探長說道：「我會和你保持聯絡的，一有什麼異動，你就要馬上通知我，行嗎？」

「我會的！」

「我們走吧！」老莫對司馬洛說。

他們和探長握手道別了，就一起走出了門口。在上車時，司馬洛說道：「我看我們最好不要一起吃晚飯了，我馬上就要動身找梁蘭心，以前找的是楊根，現在找的是梁蘭心了，而且，我知道我應該從那裏開始！希望我可以和梁蘭心在一起吃晚飯。」

「只是，別忘記，」老莫嚴肅地說道，「梁蘭心是一個危險的女人，極端危險的！」

「這一點我早已知道，」司馬洛把他那部流綫型的跑車開動了，載着老莫離開，一面微笑着，「用不着你提醒我的！」

「我提醒你，因為梁蘭心是一個美麗的女人，」老莫說，「你是常常上美女的當的！」

「你這已經是不止第一次提醒我了，」司馬洛說，「我對付女人，有我的一套辦法，你不懂的一套辦法！」

老莫側頭瞪了他一眼。

司馬洛是一個風流人物，這種行徑，總算是沒有辜負了他英俊的外表。他的風流一向為老莫所反對，老莫總認為女人是危險的。不過，使老莫為之氣結的却是，司馬洛至今為止，仍然未曾因為什麼女人而碰過大釘。不過，如果碰過的話，他也不能活着做事了。

但司馬洛也從來沒有悔改的打算。如果生命是一道湯，那麼危險和女人就有如是鹽和胡椒了。這兩者都有其重要性，缺一不可的。重要的調味品。誰想過淡而無味的生活呢？

司馬洛按門鈴，按了很久，他還以為屋子裏沒有人時，門上的燈就亮了起來，有一雙眼睛從洞內窺出來。

「找誰？」一把略帶沙啞的女人聲音問。

「李明珠小姐！」司馬洛說。

「你是誰？」

「我叫司馬洛！」

「我不認識你，」那女人說，顯然她正是李明珠本人了，「有什麼事呢？」

「我到夜總會找過你，他們說你沒有上班——」

「是的，」李明珠說，「我病了！你找我有什麼事？」

「拍兩張照片！」司馬洛說，「雜誌封面用的！」

司馬洛的手段，用得的確不錯。這一種女人，她們最愛的就是出風頭，拍照，金錢，而這三者是都有連帶關係的。但是這一次却似乎行不通了。

「對不起，我今天臉色不大好看，不能拍照！」李明珠說着，門洞也暗了。

司馬洛再按門鈴，門洞又亮了，李明珠的聲音不耐煩地在裏面說：「我已經說過了，我——」

「訪問兩句總可以吧？」

「今天沒有空！」很堅決，很不客氣地，然後門洞又閉上了，司馬洛再按門鈴，她也不應。

換了別個人，是到此為止了，司馬洛並不如此。他的手伸進袋裏一摸，摸出了一串匙來，就開始逐條試開那鎖，很輕的，一點聲音也沒有。

第七條匙適合了。他輕輕一扭，那度門便開了。他推門而入。

裏面一層小小的樓，那廳中是沒有人的。司馬洛看見浴室的門半掩着，門內傳出水聲淙淙。李明珠大概是正在出浴，而他也不想打擾她。於是他走過去，把浴室的門拉上了，很君子的，並沒有向門裏窺一眼。

但是這樣一關門，却和闖進了浴室一樣地使裏面的李明珠吃驚。屋裏只有她一個人在着，門怎會無緣無故關上了。

水聲停了，李明珠在裏面以發顫着的聲音問：「誰——誰在那裏？」

一時，她懷疑是那個寃魂不息地按門鈴的人已經進來了。自然，她這懷疑是正確的，但她不大相信，她明明沒有開門，別人怎可能進來呢？由於司馬洛沒有回答她，她也相信是沒有人了。她大聲的說道：「不過是風吧了，今天風大，外面沒有關窗子。」

沒有別人，她實在不必開口解釋的，她這樣說，只是為自己壯壯胆子吧了。

司馬洛坐在廳中，露着一個微笑，等着她把那個澡洗完。而李明珠這個澡，也洗得慢條斯理的，直到十五分鐘之後，她才開門出來。

出來的時候，她的身子只是用一條毛巾裏着，一隻手扶着那條毛巾，毛巾以上露出肩部，毛巾以下，全部大腿都露了出來。司馬洛注意到她有着兩條修長而綫條

優美的腿子。

她的另一隻手，則舉了上去，理着她的頭髮。

踏出了浴室之後，她是需要橫過廳子才能到達睡房的。一直走到了廳子的中央，才注意到司馬洛正坐在那裏。這一驚眞是非同不可！她簡直跳起了一呎高，尖叫起來，而且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動作，那就是用雙手把臉緊緊地掩着。

普通女人在這種情形之下，應該是把毛巾按得更緊的，但是她却不去管那條毛巾。而是把臉掩着。

那條毛巾跌在地上，她的胴體便完全呈現了。上面還凝着水珠。

很美麗的身體，也許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那上面有幾塊藍色的瘀痕。就像她不怕給人看她的裸體，只是怕人看到她的臉。在她把臉掩上了之前，司馬洛也已經看到了，她的臉上是的確有點不對。

司馬洛走上去，爲她拾起了毛巾，替她圍在身上，柔聲地說道：「你忘記了這個！」

她仍掩着臉，但認得出司馬洛的聲音，就是剛才按門鈴那個人。她吶吶着說：「我——我今天不方便拍照，請——請你走吧。」

「我實在也不是來拍照的，」司馬洛說，「而且，我已經看見了你的臉，你可以把手放下來了！」

她把手放了下來，扶着毛巾。司馬洛看清楚她的臉，也不由得打了一個冷顫。這已經不像一張人臉了！

她本來是一個美麗的女人，有一具美麗的身軀，也有一張美麗的臉。在一天或兩天之前，這張臉還是很美麗的，但現在是一點也不美麗了。這張臉上又藍又黑又紅，充滿瘀痕。她的兩隻眼睛也是已經黑了，眼皮幾乎張不開來。咀唇有好幾個地方裂開了，裂口處凝着乾血。

不過這只是暫時的醜惡，她是給人打了一頓，而且專門向頭臉部打而弄成這樣的，當這些瘀痕消退了之後，她的美麗便會恢復了。

「你現在明白我是爲什麼不能拍照了吧？」李明珠幽怨地說。

司馬洛點點頭：「但我並不是來拍照片的，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談談！你先穿上衣服好嗎？」

李明珠這時才有機會看清楚司馬洛。她上下打量了他一遍，馬上就有了良好的印象。這就是司馬洛做事佔優的地方了，他有着漂亮的外表，而女人大多數是喜歡漂亮的男人的。如果面前的是老莫，很可能李明珠會堅持着趕他走了，但面前的是漂亮的司馬洛，她却是一點也不急了。

「你先坐一坐吧！」她說。

她到裏面去，穿上了衣服出來。

「我叫司馬洛，」他一點也不浪費時間，「我看，你給人打了一頓，是嗎？」

她點了點頭。

「我是爲了你姐姐的事而來的，」司馬洛說道，「你的姐姐叫梁蘭心，是不是？你本來也是姓梁的，李明珠只是個藝名吧！」

李明珠的身子馬上又坐直了，那張難看的臉上露出了恐怖的表情，因而更加難看。

「不過我看我似乎已經來遲了一點，」司馬洛說，「有人比我先來過了！」

李明珠掩着臉哭了起來。「你們……究竟想怎樣？爲什麼要逼我……」

「你放心吧，」司馬洛安慰道，「我和他們不是一樣，我不會像他們那樣逼你！告訴我，他們是什麼時候來過？」

「昨天晚上——」

「他們打你，要你告訴他們蘭心在那裏，對不對？」司馬洛說，「如果你不說，他們就把你毀容！」

李明珠飲泣着點着頭。

「蘭心現在在那裏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李明珠嗚咽着回答。

「你還是對我講眞話吧！」司馬洛的聲音，仍然是說得那麼溫柔的，「你一定也告訴了他們一些他們認爲滿意的話，不然，他們不會只是在你的身上留下這一點點訊號的！」

李明珠掩着臉，哭得更傷心了。司馬洛並沒有去勸她別哭，他認爲，這可能還會是一個好現象，許多女人愈哭心就會愈軟，心愈軟，秘密自然也愈沒有守得那麼緊了！他希望她也是如此，而且，一面，他也在說着一些能使她的心進一步軟化下來的話。

他說：「我知道的，你們姊妹兩個人，性格不同，生活方式也不同，但你們的感情却是很好的。雖然沒有經常見面，但是你們却一直都保持着聯絡！」

這果然使李明珠哭得更傷心了。

司馬洛又說：「你這位姐姐眞奇怪，間諜本來是男人幹的事，她却偏要去幹！這就常常惹麻煩了，很大的麻煩！這一次就是了！她這一次惹了很大的麻煩，」司馬洛說，「大到她自己應付不來的麻煩！」他伸起了左手的五個指頭來，把右手的手指由姆指點到尾指，續個數遍了，「她拿走了一件東西，現在就起碼有五路人馬都在找她！而他們找到她的時候，如果她不把這件東西交出來的話，他們是會毫不留情地把她殺掉的！」

「你們……」李明珠抽搐說着，「你們這些人眞可怕！」

「但我呢，」司馬洛說，「我和他們都不一樣的！我是第六路人馬，我並不要殺死她，我是來帮她的！」

李明珠一時止了哭，抬頭看着他，隨即又難以置信地搖頭繼續哭：「沒有人會白帮人的！」

「不錯，我當然有我的目的，」司馬洛說，「但我這個目的，比較上對她有利！她拿走了的這件東西，我看最好還是別告訴你那是什麼了，總之，這件東西對這世界上的人並沒有好處，這就是爲什麼我要找回來，把它消滅，其他的人都是不同的，他們只是想把它取到手，更進一步地害人，我不會爲了搶回這件東西而殺死蘭心，他們都會的，但，我却會殺死那些企圖殺死蘭心的人！」

現在，李明珠已經完全停止了哭泣，但她還是搖頭：「我實在不知道蘭心現在在什麼地方，她應該前天晚上打電話給我的，但是，直到現在，她的電話還是沒有來！」她又哭了，但是，沒有哭得那麼厲害。

「你告訴了他們什麼，你照樣告訴我就行了！」司馬洛說。

「他們逼我——我也沒有把握的。」李明珠飲泣着，「我只是告訴了他們蘭心可能在的地方！」

這也正是司馬洛需要知道的。他又問：「蘭心可能在一些什麼地方呢？」

「如果她受了傷——他們說她是受了傷的，」李明珠說，「如果她受了傷，她就可能是躲到她的丈夫……」

「她的什麼？」司馬洛提高了聲音，叫了起來。因爲，他們的組織的資料裏，並沒有蘭心結過婚的記載，這種重要的資料，他們竟然沒有。

「蘭心的丈夫那裏，」李明珠有點尷尬地，「這件事是比較少人知道的，我們從來不告訴人！」

「那眞妙極了！」司馬洛說，「現在又多一個人有危險了，蘭心的丈夫，如果蘭心沒有到他那裏去，他們可能會把他拷問到死的。你最好快點告訴我，蘭心的丈夫是誰，在那裏可以找到他！」

「我想……他們該不會傷害他吧？」李明珠說，「他不過是一個白痴！」

「一個——」司馬洛的咀巴張成了O型，而兩隻眼睛也張得幾乎和咀巴一樣大了。

「白痴就是傻子，即是生下來就……」李明珠解釋着。

「我知道，」司馬洛不耐煩地揮揮手打斷她，「但，蘭心怎會嫁給一個白痴？」他看過蘭心的照片，知道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也很聰明能幹；如果說蘭心嫁了一個貌醜的男人，那是還可以理解的，也許蘭心看中了這個男人的內在優點！但是，一個白痴。

李明珠本來已經快要結束的哭泣，現在又重新開始了，因爲她找到了一個新的哭泣的理由了。司馬洛又得要等她哭一陣了。

當她哭意稍消時，她說：「誰想嫁一個白痴？但那是差不多十年以前了，爸爸需要錢醫病，而這個白痴男人的母親看中了蘭心——」

「於是蘭心爲了錢就嫁了過去！」司馬洛點點頭，這是一個老故事了，起碼有過一百部電影及一千部小說用過這樣一個故事，但這却是一個眞實的故事，在現實生活裏是常常發生這種故事的。

李明珠點點頭，「當時我們都太小！完全不會賺錢，只好這樣做……」眼淚不停地流着，「再過了兩年，爸爸還是病死了……他的病不是錢醫得好的……蘭心再就了一會，就離開了，自己去闖天下……她做了不少壞事，但這是值得原諒的，她的命運不好，而且這世界上的人對她也不好——」

這却是觀點問題了；司馬洛自己的命運也不見得就很好，這世界上的人亦不見得對他好，但他也並不因此就去亂殺人亂害人。

「那麼，你憑什麼覺得蘭心會回到這個白痴那裏去呢？」司馬洛問，「已經隔了這樣久！」

「但蘭心是經常回去看他們的！」李明珠說。

「爲什麼？」司馬洛驚愕地，並不是他認爲蘭心不應該這樣做，而是他認爲，像蘭心這樣一個人，是不會爲了情義而做任何事的。

「起初我也覺得奇怪的，」李明珠帶着淚，淡淡地笑了起來，「但是，蘭心講出來也有點道理！她說這兩母子是世界上從來對她最好的人，離開了之後她就愈覺得！當她回去的時候，他們還是一樣對她好！她說，只有他們兩個，是對她只有好，完全沒有壞的，她在別的地方找不到這樣完全的好！而且，他見到了她時又是那麼開心……她從來不能使另一個人這樣開心……」

司馬洛明白，蘭心雖然是一個那麼兇的女殺手，然而在深心裏，她還是需要愛，在這個十分之缺乏愛的世界，到處都是仇恨，稍爲找到一點點的愛，無論是多麼少的，也是很值得珍惜了。

「所以，」司馬洛說，「如果蘭心是受了傷的話，她就很有可能是回到了她的丈夫和家姑那裏去！回到了這兩個對她最好的人的身邊！」

李明珠點頭。

「這兩個人在那裏呢？」司馬洛問。

李明珠把他們的名字及住的地方說了出來，然後又說：「他喜歡糖，紅白色的拐杖糖，如果你去，帶一條給他……」

「好的，」司馬洛說，「假如蘭心沒有回到她的丈夫那裏，那麼她又可能到了一些什麼別的地方去了呢？」

「也許——她的女兒那裏吧！」李明珠說。

「她的——」司馬洛又睜目結舌起來了，「女兒？」

「蘭心有一個女兒的，」李明珠說，「今年六歲了！但不是她丈夫的？你知道，蘭心到底是一個人，有時，她也會有男人的——有一年，她有了孩子，她只好躲了起來，放在托兒所，後來大了一點，就放在貝山這間寄宿學校。那裏是有地方招待家長留宿一段短時間的？」

「哦，」司馬洛說，「蘭心就是常常到那裏去住一夜，和她的女兒在一起。而現在，她也可能是到了女兒那裏去了？」

「可能，」李明珠說，「如果我是她，我也會到那裏去，很可愛的一個女孩子，我從來也沒有見過一個那麼可愛的女孩子！」

李明珠又想哭。司馬洛也想哭。他的心裏有了一種溫暖的感覺，因為他接觸到了一點人性，一點愛。原來一個最冷酷的殺手，也有流露愛心的時候。如果她能把這一點愛心移到她要殺的人的身上，那該多好？

「孩子喜歡洋娃娃，」李明珠說，「如果你去，替我帶一個洋娃娃給她吧！」她站了起來：「我已經買了一隻洋娃娃，你給我帶去。我還有一張孩子的照片，我給你看看吧，你一定會喜歡她！」

她走進了睡房，再出來時果然拿出來了一隻精緻的洋娃娃，用玻璃紙包着的。她有點自嘲地微笑：「實在這也是別人買的，有一次我和一個男人上夜總會去，升降機門口有賣洋娃娃的櫃枱，我想起了孩子，我要買一隻，他不好意思不買，這是一隻很貴的洋娃娃！」

「很美麗！」司馬洛把洋娃娃接了過來說。

李明珠的臉上跟着又有了一種迷失的表情。她說：「我找不到孩子的照片，不知道放到什麼地方去了！」

「不要緊，」司馬洛說，「單是聽你講，我就可以知道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孩子了！」

「告訴她阿姨很想念她，」李明珠說，「阿姨有空時一定會去看她！」

司馬洛點點頭。

李明珠哭出來了。

時人艷婦　蛇蠍慈懷

蘭心的丈夫並不特別難看，不過也不特別好看，一個白白胖胖的男人。當一個人不懂得什麼是憂慮的時候，他自然就會很胖的。而且他現在很快樂，因為他有糖吃。一根紅白二色的手杖糖，很小心地咬去了最後一截白色的，令到紅色的部份整整齊齊的。他看着那整齊的斷口，似乎認為這是他的最得意傑作了。他對自己格格地笑起來。

對他來說，生命就是這樣簡單的，把一根糖的斷口咬得齊齊整整，這已經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了。

如果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這麼簡單，也許這世界上就根本不會有痛苦了。

就可惜，世界上的人，並不都是這麼簡單的。

人們都愛把事情弄得愈來愈複雜，也把生命弄得愈來愈複雜。

而這雜複，現在也蔓延到這個簡單的人身上來了。

他正在門口看着糖果上用他咀巴咬出來的「傑作」時，一個老婦人從屋裏出來了。他的母親。

「阿祥，」他慈祥地撫着他的頭髮，「你也應該進去睡午覺了！」

「不，」阿祥搖着頭，「我今天精神很好，不想睡覺。」

「你天天都睡午覺的呀，」老婦說。

「但今天不睡了，」阿祥說，「蘭心回來了，我不想在白天睡覺，不然，她會嫌我懶惰了！」

老婦人笑起來，道：「可惜蘭心對你不好！」

「她對我很好呀！」阿祥說，「她不是買了許多糖給我吃嗎？」

他的母親想說什麼，但是嘆了一口氣，又沒有說出來了。也許她自知她所說的太複雜，阿祥是不會明白的。也許她也羨慕阿祥的簡單。阿祥簡單而快樂，她自己却是複雜而煩惱了。

阿祥轉過頭對她叫道：「媽媽，蘭心呢？」

「她出去散步了！」老婦人說。

「到那裏去散步呢？」

「誰知道？」老婦人聳聳肩，「她總是到處亂跑的！」

「我去找她吧！」阿祥站起來，「我留起了這紅色的一段給她吃。」

「她才不會——唉，好吧，你去吧，不過，別跑得太遠的，又要我去找你回來了！」

「我不會去太遠的！」阿祥允諾。

他離開了屋子，走進了山野間。他們這間屋子是在郊區，風景很美麗，前面是一片平坦的草地，後面有樹林，再遠一點還有一條小河。這是一個隱居和休養的好所在。對於阿祥來說，這實在是很適合的。因為他是一個一生都需要休養和隱居的人。

他登上了一處高埠，四面望望，看不見蘭心，便向屋後的樹林走去。既然蘭心不是在這邊，那麼一定是在樹林裏了。雖然他的母親每天都叮囑他千萬別進樹林裏，他却覺得今天是不怕的。有蘭心在樹林裏保護他，他怎會迷路呢？

他一直走進了樹林裏。樹林裏光綫比較暗，他開始有點心驚胆戰的了。他不是害怕什麼危險，他只是怕那黑暗。像所有的小孩子一樣，阿祥也是害怕黑暗的。

他終於無法鼓起勇氣繼續前進，就停了下來，放開喉嚨大聲叫道：「蘭心！蘭心！」

只有他自己的迴聲在應他。接着，前頭的樹林中忽然發出了輕微的「悉索」一聲。他睬起了眼睛，說：「蘭心？蘭心？別跟我開玩笑！別嚇我！」

悉索！有二個男人出現了。這二個男人雖然穿得相當漂亮，却滿臉都是邪氣，就連阿祥也能看得出，他們並非善類。

阿祥退後了一步。

那二個人前進了幾步，便到了阿祥的身邊。阿祥連忙把那根拐杖糖收藏到了背後，由於他認為這是他最寶貴的財產了。其中一個迅速一繞繞到他的背後，就把他這拐杖糖奪了下來。

「不要！」阿祥叫着，「這——這是蘭心給我的！」

「你告訴我們蘭心在那裏，我們就把這糖還你！」

「我……我也不知道呀！」

「別說謊！」其中一個霍的拔出了一把手槍，指着阿祥。

阿祥忽然微笑了，伸出手去拿住槍管：「咦，這是送給我的嗎？眞是好玩！」

那人的眼珠氣結地向天一滾：「媽的，這眞是個傻子！」

「許多人都說我是個傻子！」

兩個人都為之啼笑皆非。阿祥大概是他們所遇到的第一個不會給槍嚇倒的人。而且，阿祥還在拉着那把槍，很有興趣把這件有趣的玩具想拿過來據為己有。那人只好把槍收了回去，在身上揷好了。

他一掌摑出去。

拍！阿祥給摑中了臉頰，打着轉跌了出去，連忙抱緊一棵樹身。他痛得掩着臉哭了起來。

「我再問你一次！」那個打他的人說，「蘭心在那裏？」

「我——我是眞的不知道呀！」阿祥說，「我也正在找她！」

那人提起拳頭，兇狠地恫嚇：「你再不說出來，我是會把你的頭也拆了下來的！」

阿祥連忙轉身要逃走，那人的腳疾若伸了出去，在阿祥的腳上一絆，阿祥便仆倒了。

「別逃！」那人吼叫道，「你逃不了的！」

「算了，算了，」另一個做好做歹地勸住，「這是一個傻子！你打他也沒有用的！」

他走過去，改用他的方法。他首先就是把搶去了的那根糖交回給阿祥，阿祥感激地接了過來。

「現在告訴我，蘭心在那裏，」那人溫柔地說，「說出來，我也會送給你一些糖！」

「你先給我吧！」阿祥伸手出來。原來他是也頗會討價還價的。

那人有點慌了，他伸手進袋裏，却摸不出一包糖來。誰會帶一包糖在身上呢？他只好摸出一包香烟來交給阿祥。阿祥很開心地接過了，看着那紅紅綠綠的裝璜：「這是什麼呢？」

「你回家才吃吧，」那人說，「現在先告訴我，蘭心在那裏呢？」

「她——她在這裏吧，我猜——」阿祥說。

「她不在這裏，」那人說。

「但——但她是出去了散步的，」阿祥說，「我正是出來找她的呀！」

「她是已經回家來了？」

「是呀，」阿祥說，「她還買了這些糖給我，有許多，這些——」

「糖你媽的——」那人爆火起來，但隨即又忍着脾氣：「說清楚一點，阿祥，我們今天天亮時就已經在這裏看着的，我們並沒有看見她離開屋子，散步也不會散這樣久呀！她在屋裏，是不是？」

「她不在屋裏，」阿祥搖頭着否認，「她是出了來散步的，就是因為她太久還不回來，所以我出來找她。但，你們又是為什麼來找她呢？」

「是這樣的，」那人說，「她託了我買些糖果，我們是來交給她的！」

「交給我行了。」阿祥高興地。

「但錢呢？」

「錢——哦，那我去找她回來吧！」

阿祥又爬起來。

那個人忙把他拉住了。「媽的，你別亂跑！」

「我去找她呀，」阿祥說，「她會付錢給你的，她那裏有錢，我這裏沒有！」

「她不在這樹林裏！」那人說，「我們知道的，我們已經找過了！」

「媽的！」另一人說，「她一定是逃走了！那狡猾的——她一定是逃走了！」

那二個人看着阿祥，一時也不能決定應該拿他怎辦。

很明顯地，這是一個傻子，如果蘭心是有什麼詭計的話，他是不會知道的。而且還有一點很明顯的就是，情形有點不對了。蘭心明明已經回來了，怎麼又會失了踪呢？

兩個人面面相覷，考慮着。

其中一人做了個手勢，表示應該把阿祥殺掉。另一個人却搖頭反對，並且把他的同伴拉到一邊去，和他商量起來。

「我們不能就這樣把他放回去的，他會亂說話！」

「他是個傻子，他說什麼也不會有人相信的，而且也不會記得！」

「還是殺死了他安全一點，一個傻子，活着和死了，又有什麼關係？死了安全一點，就讓他死掉吧！」

另一人聳聳肩：「隨便你吧！」

那人取出了手槍來。

阿祥怔怔地看着那把槍，還沒有想到，這把槍乃是用來殺死他的武器，他還是想把這槍拿過來做他的玩具。

那人舉起了槍來。

卜！一聲柔和的槍响，是通過滅音器的。由於這人的槍上是沒有滅音器的，所以這一聲槍响，顯然不是從他的槍中發出來的了。

事實上，這人的身子還劇烈地震了一震，胸膛上出現了一朶血花。他已經中了一槍。

他極力要保持站着，但是也站不住了，不得不跪了下來。他的手指在槍機上扳動了一下，槍「轟」地响了，子彈射進了泥土中，然後他就撲面倒下，不動了。

另外一人飛身一撲，已經撲到了另一棵大樹後面，再跪起來，手中已經拿着一把槍了。

不過他却沒有射擊的目標。他知道他的目標是誰，一定是蘭心，蘭心來了，正

在向他放槍，可惜他却不知道蘭心是在何處。

他只好握緊手槍，跪在那棵樹的後面等着。

蘭心是來了，他希望蘭心快點出現，更希望蘭心給他制服了，這樣，他就可以了却一件工作。

但是，蘭心却踪影全無。

阿祥還是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他走到那個倒下了的打手的身邊。把那人的槍拾了起來。那人是已經死去了，不能反對他這樣做。阿祥用兩隻手執住了那槍，扳動槍機，槍聲一連串地響了，而槍也跳出了他的手中。

那一連串的子彈在另外那人的身邊射過，差點沒有射中。那人咒罵着伏得更低，再把槍舉起來，對着阿祥。他決定把阿祥也解決掉。

在他扳機之前，那滅音器的槍聲又響了。這一次却是來自後面的。

背上一陣麻痺的感覺，這麻痺的感覺很快就展開來，擴張到他的四肢。槍從他的手中落了下來。他仆在地上，轉了一個身。

蘭心正向他走過來，手中就拿着一把裝了滅音器的手槍。這個人的咀巴張了開來，想說什麼，但是噴出了一口血泡，跟着他的眼睛一閉，便死去了。

蘭心冷冷地哼了一聲，把槍收起來，轉向阿祥。

阿祥還不知道她已經來了。那把槍把他嚇着了，他正驚惶萬分地抱着頭，縮作一團。

蘭心走到他的身邊，柔聲地說：「阿祥！」

阿祥抬起頭，看看他，他撲進了她的懷中，哭了起來。

就像這個並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的母親。蘭心安慰地撫着他的頭髮。「好了，阿祥，你回家去吧？」

「這——這是怎麼回事？」阿祥嗚咽着問，「眞可怕！這兩個人——他們睡着了嗎？」

「你回家去吧！」蘭心安慰地道，「不要管這件事！」

「你和我一起回去？」阿祥問。

「不，」蘭心溫柔地對他說，「我不能回去的！」

「爲什麼？」阿祥問。

「我又要出門了，」蘭心說，「我有一段時間不會再回來的了，我有些事情要辦的！」

「你不回去吃一頓晚飯才走？」阿祥問。

「不了，」蘭心搖着頭，「你們自己吃吧，下次回來，我會多帶一些糖回來給你吃的！」

「好，很好！」阿祥又高興了。他是很容易高興的。他又說：「但是，這兩個人，他們怎麼了？」

「他們有些事情要和我辦的，」蘭心說，「你別管了，我自然會把他們打發的！你回去吧，聽我的話！」她溫柔地撫撫阿祥的臉，阿祥就服從地離開了，向屋子那邊走回去。

蘭心看着他走遠了，然後才執着那個死者的一隻腳，把他拖向另一個死者，拖到了另一個死者的身邊，又執着那死者的腳，把兩個人一齊拖着，拖到了樹林的盡頭。那裏的山坡處是有些大大小小的山洞的，他就把兩個屍體拖到了其中一個山洞的盡頭，放了下來。

這裏是很少有人到的，除非是阿祥，而阿祥沒有人陪着的話，也沒有胆量如此深入。

這樣，屍體的問題算是已經解決了。

蘭心走出了洞口，嘆了一口氣，喃喃自語着：「我看我要走了！我不能够留在這裏！」

她過了樹林，從另一個方向走。她是穿着便裝的，緊身的襯衣，緊身的長褲，在郊外地方走起來，這種裝束是很方便的。她翻過山坡，從山坡的另一邊下去。那裏是一片田地，有二個農夫正在中間走着，不時蹲下來看田中種的菜，也許是觀察着那些農作物的害虫情況，以作除虫的工作。

蘭心在其中一個農夫的身邊經過，那個農夫抬起頭來看着她，也許是感到奇怪，這樣一個純樸的地方，會出現一個這樣的摩登女郎。這個農夫並且叫道：「小姐，要買菜嗎？」

「不，」蘭心微笑着搖頭，「我只是來這裏散步吧了！」

「奇怪，」那農夫說，「剛才有一個人來這裏找你！」

蘭心警惕地停下來。「是嗎？是一個怎樣的人？」

「是一個城裏人，」那農夫說，「他好像很緊張的。」

「是嗎？」蘭心走近他，「現在他到那裏去了呢？」

那農夫有點慌張地四面望望，又湊近一點蘭心，忽然從衣服下面摸出一把槍來，指着蘭心。

狡猾地吃吃笑起來：「找你的人就是我！」

蘭心全身都緊張了起來，扭轉身想覓路逃走，但是看見另一個農夫已經拔出了槍來指着她了，這兩個原來都不是眞正的農夫。

「跟着來！」那農夫把槍遞前去，抵住她的腹部，跟着伸另一隻手向蘭心的身上摸，摸出了蘭心的槍來。

這樣，蘭心是完全失去了抵抗了。

「來！」那人說。

蘭心在他的槍指嚇之下，只好跟着他。他們走到了田邊的一間木屋。那是一間用來放置工具的木屋。木屋裏只有幾件工具，沒有人。那另一個農夫也來了。

「好了，」那拿槍指着蘭心的得意地吃吃笑着，「現在跪下來吧！」

當蘭心遲疑着，不肯服從他的命令時，他就殘酷地用槍咀向她脅下一撞。蘭心的身子痛苦地一縮，連忙跪了下來。

「手放在後腦上！」那人又命令，「兩隻都是！」

蘭心便兩隻手都擱到了頭頂上。

「現在招供吧，蘭心，」那兩個人說道。

「招——招供什麼？」蘭心可憐地說道。

「那隻箱子，是你拿去了的，」那人緊逼地問，「現在是在什麼地方？」

蘭心皺起眉頭，沉思了一會，似乎是眞正地在沉思的。但她終於還是搖搖頭：

「我不知道，我……已經忘記了！」

「你在開玩笑！」那人說，「但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媽的，還來和我們玩遊戲？」另外一人吼叫着，一脚向蘭心的背上踢去，蘭心「呱」地叫了一聲，便仆到了地上。她迅速地滾轉身來，但那人機警地一跳跳後，用背靠着牆角，那把槍在蘭心摸不到的地方指着她。

蘭心不能抵抗。

「媽的！」那拿槍的人吼道，「先把她縛起來再動手！這母狗太危險了！」

他走前去，用槍咀抵着蘭心的後腦，喝道：「別動！」

蘭心自然是不敢動了，槍咀抵着後腦，如果亂動，那是可能引發失槍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無意中一扳槍機，她的後腦一定會開花。

另一個人則找到了一條繩子，把她的雙手緊緊地縛了起來，再把她的雙脚也縛了起來。現在，蘭心是眞的不能反抗了。

「箱子！」那人喝道，「箱子！」

「什麼箱子？」蘭心哀鳴着問。

「噯，老天！眞頑固！她問我們什麼箱子呢！」

「那隻寶貝箱子！」第一人在她的旁邊跪下，盡可能放得比較溫柔地，「你搶去了的那隻箱子！」

蘭心迷惘地看着他：「我不明白！我搶去了什麼箱子？」

那兩個人氣結地面面相覷：「媽的，她是在欺負我們不敢殺死她！殺了她就沒有活口了！哼，告訴你吧，母狗！你錯了！我們有很多辦法逼你說出來的，不一定會弄死你的辦法！尤其是你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有很多辦法可以給你痛苦，而我們得到快樂的！」

「你先聽我說一句話好不好？」蘭心軟弱地說。

「好呀，說吧，只要你肯說話，那就說什麼都是好的了！」那人吃吃笑着，「說出來吧！」

「我——我什麼都忘記了，」蘭心說，「我猜這是局部失憶症，我一定是受了重大的刺激！我……我只記得開車載着箱子逃離那間別墅，是的，我是帶了那隻箱子走的。」

那人的手向蘭心的身上一摸，蘭心的心倏地一陣發抖。「不要！」她哀求着，「你們眞想要那箱子的話就別侮辱我，先讓我想一想！」

「想吧，」那人說，「現在就想！」

「我眞的想不起，」蘭心說，「你得給我一點時間！」

「媽的，我們沒有時間，」那人說，「我們不能在這裏待得太久的！」

兩個人退開，在那裏交頭接耳地商量着，後來又回到了蘭心的前面來。

其中一人說：「蘭心，別說我們不預先通知你！我們現在就要動手打了，打到你說爲止！如果你改變主意肯招供，你就叫停吧！」

蘭心恐懼地說：「不，不！我眞的記不起了！」

「但是我們斷定了你是說謊的！」那人說。

然後他們就動脚踢起來了。一脚兩脚，無情地踢過去。蘭心給緊緊地縛住着，無法閃避，痛得殺豬般叫了起來。接着她就不叫了，她已痛得進入半昏迷狀態，當那兩個人停了手時，她已經不大會動。

「怎麼樣？」其中一人瘋狂了似地大聲吼叫道，「說，說呀！」

「她已經暈了過去！」另一人說，「也許她是眞的不知道的！」

「她是假裝的！繼續打！」

她呻吟着，眼睛也張不開來，咀邊噴着血泡，匆匆地開口說：「你們——得聽我講一句話！如果我拿到了箱子我還會在這裏嗎？我會把箱子拿去賣了，我還躲在這裏幹什麼？」

「說謊！」那人叫着，「我要殺死你！」他提起了脚來，兇狠地就要向蘭心的頭部踏下去。

這一脚是很兇的，如果踏中了，蘭心可是眞不能回答他了。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屋子的那度木門却猛的開了進來，在那人的腿上一撞，那人的腿給撞歪了，不是踏到了蘭心的頭上，而是踢到了他同伙的膀下。

「你瘋了！」中脚的那人大叫着，蹲了下來，一面就把他的槍拔出來，瞄向門口。

門在撞了一撞之後又自動關上了，那人等着它再打開來，它却沒有再打開來。

而那人的等是一種錯誤，因爲那門不過是木的，不一定要等它打開來，就是隔着門放槍也一樣可以。

外面那人就不等門打開了，他只是隔門放槍。一連串的「トトト」，透過滅音器的槍聲，門上便出現了一排子彈洞。兩個人的身上都不只中了兩槍，在屋內彈來彈去，最後都倒斃在蘭心的身上，把她壓着。

「噢……」蘭心呻吟着。

這個時候，木屋的門就打開了，一個人跳了進來。這個不是別人，正是司馬洛。他的槍快速地一擺，但是已經用不着再放槍。那兩個人早已把槍丟了。他把這兩個人從蘭心的身上拉開，發覺他們已經死掉了。

他從其中一人身上摸出了一把刀子，割開蘭心身上的繩子，把蘭心放了開來。

蘭心却爬不起身了，連眼睛也張不開來，只是在那裏呻吟着。她隱約知道有人救了她。

「好了，蘭心，」司馬洛扶着她，柔聲地說，「現在你沒事了！」

「我……很痛……」蘭心這樣說着，身體忽然一鬆，就不動了。

司馬洛吃了一驚，連忙把把她的脈。幸而她並不是死了，她只是暈了過去。

司馬洛把她抱了起來，抱向那片田的盡頭，到了路上。蘭心的身體是軟而輕的，很容易抱起。他把她抱着，沿路而行，一面希望不會再有什麼暴客出現，不然的話。他就必須把蘭心丟下，而用快手法把槍拔出來。

如他所願，再沒有人出現了。

司馬洛回到了他藏在林中的車子，把蘭心放進去。蘭心已經完全失去了知覺，什麼都不知道，現在是任從他擺佈了。

×　×

當蘭心醒過來的時候，就馬上要張開眼睛來，但是沒有用，視綫是一片模糊的，什麼都看不到。她哀鳴起來，伸手揉着眼睛，一面憶着前事，一面則在懷疑她的視綫是已經損壞，而她變成失明了。

「你別動吧，」有一把男人的聲音說，「讓我給你洗一個臉！」

雖然那把聲音是溫柔而充滿善意的，蘭心還是一陣恐懼的發抖。她是不信任何人的。

一條熱巾鋪到了她的臉上，那熱力果然使她精神一振。鋪了一陣之後，熱巾拿開去了。她的眼睛張開來，這時她果然就可以看清楚了。

首先看到的就是司馬洛。司馬洛在對她作着一個慈祥的微笑。一個英俊而溫柔的男人，不過這並不是值得她信任的表示。在蘭心離奇曲折的一生，她遇過不少英俊而溫柔的男人，而且往往這些才是最壞的男人。

她的眼睛從司馬洛的身上移開，向四面張望一下，看到這是一間擺設很簡單但是很整潔的房間，一隻五桶櫃上放着一隻精緻的洋娃娃，用玻璃紙包裹了起來的。

蘭心的視綫也不知道爲了什麼，就停留在這隻洋娃娃的上面。

「哦，這個，」司馬洛對她微笑，「這是你姐姐託我帶的，帶給你的女兒，不過我還沒有空去，我先到你丈夫那裏去找你了！」

「哦！」蘭心說。她就只能說這句話了，在未清楚這個是什麼人之前，她是不方便說什麼的。

「也幸而我到那裏去找你，」司馬洛說，「不然你是一定死了！」

「哦，謝謝你！」蘭心說。這個人懂得去找她的姐姐，懂得找她的女兒，懂得到她的丈夫那裏去找她。這個人知道這麼多；這個人究竟是誰呢？

「我叫司馬洛！」

「唔，司馬先生，我可以喝一杯咖啡嗎？我的頭——痛得要死！」

「可以的，」司馬洛說，「馬上就送來！」

他出去了，進來的時候拿進了一壺熱咖啡，一面替她斟進杯子裏，一面說：「我已經找醫生來看過你了，醫生說你沒有什麼大碍，只要休息一下就行了。醫生還說你可以喝咖啡，要多少塊糖？」

「用不着了，」蘭心說，「也不要奶，就這樣行了！」

司馬洛遞上一杯咖啡，蘭心接過來，急不及待地喝下去了，就像已不覺其熱似的。

然後，蘭心舒了一口氣，又問：「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

「這裏是一個安全的地方，」司馬洛說，「在這裏，你不用愁那些人會追上你的！」

「安全？」蘭心苦笑，「我猜你也不會是善意救我的吧？如果我想離開，你一定也不會讓我走的，除非我告訴你那隻箱子是在什麼地方！」

「你很坦白！」司馬洛說，「我也希望你坦白下去！」

蘭心搖頭：「我不能告訴你，因爲我也不知道箱子在何處。我已經忘記了，你也別以爲我是打算留起來自己用！」

「你不能制止我這樣想的，」司馬洛說，「除非你能夠證明！」

「我不能證明！」蘭心可憐地說，「但是我說的是眞心話，我上次逃出了之後，就覺得厭倦了！我厭倦了殺人，也厭倦了我的性命受到威脅，我忽然很想過一些寧靜的生活，甚至與我那個丈夫住在一起也是好的。可是你們却不肯放過我，你們還是找來了！」

「我也對你坦白點吧，」司馬洛說，「我來找你和別人找你是不同的，我找你是爲正義的原因！」

蘭心詭譎地微笑了起來。也許在她的心目中是根本沒有正義這一回事。

司馬洛又說：「我是眞誠的，我是代表S組。有聽過S組這個組織嗎？」

蘭心的臉忽然嚴肅起來了：「那麼，你是——是把我關在這裏了？」

「讓我再告訴你一件事吧，」司馬洛說，「那隻箱子，你不能賣掉，也不能藏起來！」他把這隻箱子的眞相告訴了蘭心，而且告訴他，他們還有多少時間。

「你在騙我！」蘭心說。

「你自己想一想吧，」司馬洛說，「看看我說的話有沒有道理。這是一箱細菌，細菌是會繁殖的，已經這麼久了——」

蘭心想了一想也不由得發抖起來。

「到了最後，情形不可收拾的時候，你也會死的，」司馬洛說，「而且死得一樣慘！」

蘭心用雙手掩着臉，呻吟了起來。「我的天啊，我們不能就這樣忘掉了這件事嗎？」

「不能，」司馬洛搖着頭，「絕對不能的！」

「那麼——」蘭心聳聳肩，「那麼就糟了，我是眞的記不起！」

「讓我幫助你記憶一下吧，」司馬洛說，「你的記憶到何處爲止？」

「我只是記得逃離了那間別墅，有車子追我，這之後就是一片空白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失去了知覺，當我醒過來的時候，我已經是在一間空置了的破屋之中，傷得很厲害！」

「在那裏的一間破屋？」

蘭心說了一個地點，那裏是很接近她丈夫的家的。

「之後我就去找醫生，」她又說，「醫生替我弄好了，他告訴我，我是因爲腦部會受了重大的刺激，所以失去了一段記憶。在這種情形之下，總是會把最可怕的一部份忘記掉的！但他說記憶不會永遠失去的，終於會再出現，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

「唔，他們一定把你打得很厲害，那幾個傢伙企圖强姦你！」司馬洛說。他把警方在那林中發現屍體和車子的事告訴了蘭心。很詳細地。

蘭心凝神想了好一會，又搖搖頭。「我完全不記得了！」

「媽的！」司馬洛的拳頭一搥手掌，「沼澤距離你醒來的地方很遠，你可能是在中途任何地方，把箱子收藏起來！」

「會不會別人偸去了？」蘭心問。

「不，」司馬洛搖着頭，「一定是你自己帶走了，你知道那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而你又是帶傷在身，不能到處跑，所以你一定先把它藏了起來！」

「那麼——」蘭心說，「我有好幾個地方可以藏的！」

「說出來，」司馬洛執住她的手臂，把她搖動着，「讓我去找找！」

蘭心忽又露出狡猾的神情。她說：「如果我能幫助你把箱子找回來的話，這對我又有什麼好處呢？」

司馬洛一時沉默了下去，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她好。終於，他說：「我也不能給你什麼保證，蘭心，你是一個兇手，你也知道的！」

「我也知道，」蘭心黯然地嘆了一口氣，「但是，現在再回頭也不太遲吧！」

司馬洛看着她：「我也不相信你這個人會悔改的了？」

蘭心苦笑：「在這件事之前是的，但是在這件事之後……」她搖搖頭。

「你想一想吧，」司馬洛說，「我對你說的是坦白話，我會爲你盡力的，但我不敢保證什麼。總之，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那隻箱子找回來，爲了自己，爲了所有的人！」

蘭心聳聳肩說道：「好吧，我幫助你吧！」

「我們應該先到那裏去？」司馬洛問道。

「但是我也得說明，我是不能保證什麼的，」蘭心說，「可能在那裏，也可能不在那裏。」

「我們都盡力好了，」司馬洛說，「你爲這件事盡力，另一方面，我也爲你盡力，這樣好不好？」

「好！」蘭心從床上下來，試走幾步，脚步有點浮。

「你只要再躺一會就沒事了！」司馬洛說。

×　×

蘭心再睡了幾個鐘頭之後就可以行走了，雖然身上還有傷，但是有特殊的醫生給她特殊的止痛藥，所以她並不覺得痛。如果脫下衣服，也許可以看到不少瘀腫的傷痕，但是在外表上，她就看不出有什麼不同了。

而且她已經過了一番打扮。

一個美麗的女人，是任何時候都不會放過打扮的機會的，尤其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像蘭心這樣一個美麗的女人。經過一番打扮之後，她就更加好看了，簡直是一位絕世美人，眞是難以看得出，她是一個好厲害的殺手。

走在司馬洛的身邊，他們倒是很登對的。司馬洛是一個非常英俊的男人，尤其是在一番加意打扮之後。

他們走在那條窄窄的小街上。已經是深夜。

不是第二天的深夜，而是同一天的深夜。那條路很僻靜，路的兩旁有着參差不齊的屋宇，都是沒有幾層，而且都是破落窄小的。

而且，那條路愈走愈靜了。路的兩旁不一定有屋子了。

司馬洛說：「到了沒有？」

「前面，」蘭心說道，「下了山坡就是！」

他們現在是沿着一條斜斜的路向上面走上去。前面，路的兩旁根本就沒有屋子，只是一片荒亂的草坡，有些地方還有大堆的垃圾，也有一個地方棄着一堆不知什麼建築公司遺下的廢料，那是一條一條上面凝結了水門汀，還有一根一根釘子伸出來的木板。

他們終於登上了山坡的頂上，這時就可以看見，山坡下面原來有着疏落地散佈着的木屋。剛才經過的已經是相當貧乏的區域了，下面那些則更加貧乏。

「就是那一間，」蘭心指點着，「左邊，那間黑色的！」

司馬洛看見，那是一間很小的木屋，漆成黑色的。窗口之內並沒有燈光，黑色的屋子上，黑色的窗口，因此看上去，就不免使人懷疑，這屋子是根本沒有窗口的了。

他們慢慢地向那些木屋走下去。

經過幾塊大石的時候，看見那裏坐着一雙男女，正互相倚偎着坐在那裏，正在喁喁細語。一雙情侶。蘭心忽然咭的一聲笑了出來：「我們不也像是一雙情侶嗎？」她把司馬洛的手臂挽得更緊地。

「我們本來就是在扮演一雙情侶！」

蘭心嘆了一口氣。「扮演，只是扮演，在我，從來都是扮演，沒有一次是眞正的！」

司馬洛不禁詫異地看着她：「人人都有少年時代，人人都嘗過戀愛甜蜜呀！過後也許覺得是假的，但當時覺得是眞的，那就是眞的了！」

「但我沒有那麼幸運，」蘭心搖着頭，「記得我是多麼早婚嗎？這之後，我就再不可能有眞的感覺了。我做過許多普通人沒有做過的事情，例如殺人，但是，普通人享受過的事情，我却沒有享受過。」

司馬洛把頭低了下去，沒有做聲。

蘭心說得也完全沒有錯，上天對有些人的確是很不公平的，不公平到使這些人認爲是自己是有充份的理由，去爲非作惡了。

接着，他們已經走近了那間木屋。

「誰住在這裏？」司馬洛問。

「我們孩子時代的乳娘，」蘭心說，「她也對我好過，所以後來我也對她好了。對我好的人，我從來不會以怨報德的。不過大多數的人都是對我不好。我經常會給她一點錢，有時，我也會把一些需要收藏的東西藏在她的家裏。沒有人知道，相當安全的！」

他們已經到了木屋的前面，停了下來。忽然之間，司馬洛聽到木屋之內傳出來一陣奇異的「沙沙」之聲，就馬上緊張了起來。他的手也移近了上裝的下面，準備隨時把槍拔出。

那聲音又響了，像是有什麼人在抓那木板。

「沒有燈光，」司馬洛說，「但是有

人在動，奇怪！」

接着，屋內傳來了一陣教人毛骨悚然的哀鳴聲，起先他們還以爲是一個孩子，但跟着他們聽出了那是貓的聲音。

「六嬸有一隻黑貓，」蘭心說，「已經十歲大了——」

這樣說着，她忽然激動地衝前去，用手把門一推。那門應手而開了，裏面頂着門的一張櫈子之類的東西「嘩啦」一聲跌倒了。

屋內是一片黑黑的，一時什麼都看不見。一陣難聞的氣味直冲出來。

司馬洛馬上感到胃裏作悶，不是因爲那陣氣味太難聞，而是因爲他嗅出了那是血的氣味，和死亡的氣味。

司馬洛也衝到了門口，掏出了一隻手電筒來，向屋內一照，就看見了。

各物凌亂得像剛剛刮過了一場大風，而且有很多血。

一張用木板擱在二張長櫈上造成的板床也給拆掉了，床板只有一端擱在櫈上，另一端則擱在地上，斜在那裏。

那床板上就躺着一個年老的女人，已經死了。她身上穿一件中國式的衣服，但是這件衣服卻是已經破爛不堪，幾乎不成爲衣服了。

「我的天！」蘭心把一隻拳頭放到嘴巴的前面，「六嬸！」

屋裏的東西是那麼亂，全部都破掉了，想找一盞油燈來點上也不行。司馬洛就只能用電筒來照射。

他看見這個六嬸的嘴巴已給破布塞住了，眼睛大大地張着，眼球凸出，全身都是用香烟蒂灼傷的傷痕。她在生前顯然是已經受過了酷嚴的苦刑。

「已經有人比我們先到了！」司馬洛說。

蘭心啃着她那隻拳頭，痛恨地不斷咒罵着。很可能她自己也曾經如此對付過一個人，但是她所關心的人受到了這種對待，她就痛恨起來了。

司馬洛用電筒照射着，一隻手握着槍，盡可能地小心檢驗着那個老婦人。他發覺老婦人的身上並沒有什麼重要的至命傷痕，然而，人卻是已經死了。

「她是痛死或者嚇死的，」司馬洛判斷，「那卽是說，不論來的是什麼人的，他們很可能並沒有問出他們要問的事！」

「但是——他們在這裏搜過，」蘭心說，「如果我是放在這裏——那——那他們就已經拿去了！」

「你有沒有放在這裏？」司馬洛問。

「我怎麼記得？」蘭心嗚咽着，「我完全記不起來了！」

「讓我看看，」司馬洛用電筒四面照射着，「他們在這裏大搜過的。但是並沒有掘地。」

「掘地？」蘭心問。

「是的，」司馬洛說，「掘地！你和我都知道，那隻箱子是一件大件的東西，如果是在這屋子裏的話，那根本用不着搜，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除非是埋在地下。但是地下沒有掘過。他們大概沒有想到可能埋在地下吧？」

「不會埋在地下的，」蘭心搖頭，「六嬸很寶貴她住的地方，如果我交給她一件東西叫她收藏起來，卽使我叫她掘地埋起來，她也不會答應的！」

「而你肯定收藏在這裏是安全的，」司馬洛說，「那麼，如果你交給她收藏，她也只是就這樣放在屋裏，或且充其量收藏在床底就算了！」

「是的！」蘭心說，「以前有一兩次也是如此！」

「總之無論如何，」司馬洛說，「如果是收藏在這裏，那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他們之所以大搜一頓，就是因爲沒有找到。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你並沒有把箱子拿來交給六嬸。」

「我——害死了她！」蘭心哀鳴地說道。

「也不能算是你害了她的，」司馬洛安慰道，「許多人都找這箱子，而這些都是不擇手段的人，他們會不擇手段，探討每一條可能的綫索！」

「我們——得把六嬸埋葬——」蘭心嗚咽着。

「算了吧，」司馬洛說，「如果我們動手埋葬，那會牽涉到很多復雜的法律問題的，還是等警方來辦這件事吧！」

「可憐的六嬸，」蘭心流着淚，「她從來就沒有享過福，一生都是這樣勞碌的，想不到了現在，她還是要死，而且死得這樣慘！」

「有些人的運氣是特別差的，」司馬洛說，「我們還是走吧！」

那隻黑色的老貓這時在屋角發出一聲哀鳴，似乎知道不會有人把牠帶走，因而感到傷心了。

「等一等，」屋前有人說話，「放下槍！」

司馬洛僵住在那裏了，蘭心也震了一震。司馬洛慢慢地轉過頭去，看見門口出現了兩個人，一男一女，就是剛才在那大石後面情話綿綿的兩個人。那個男人的手中現在已經拿着一把手槍，槍咀就指着他們。

「我說放下槍！」那男人喝道。

馬上，司馬洛就知道這兩個不會是好人。決不會是警探，警探發現了謀殺決不會把屍體就這樣放着，躲在一邊等着嫌疑人物出現的。這兩個人大概就是經手殺死六嬸的人，他們殺死了六嬸仍然沒有收穫，就留在附近守着，等待任何有關的人前來了。

司馬洛放了手，讓槍跌下去，那把槍跌在床板上，再彈了起來，這時蘭心就動手了。她的動作，可眞是快如閃電。她用手肘向司馬洛一撞，使司馬洛整個人向旁邊仆了開去，而她同時就一手接住了那把手槍。

司馬洛仆開的時候，電筒也從手中跌落了，屋中頓時回復了漆黑。

門口那人的槍响了兩聲，但是子彈似乎沒有射中什麼人，起碼就沒有射中司馬洛。

蘭心也仆到了另一邊，她一轉過來，手中那一把取自司馬洛手中的槍就响起來了。

門口是比較光的地方，一個光亮的長方形，很容易瞄準的。那個男人手中的槍丟掉了，倒退着跌到地上，要再爬起身，又一顆子彈鑽進了他的身體，他便倒了下來，不動了。

那個女人轉身逃走。

蘭心再放槍，這個女人跪了下來。蘭心繼續放槍，這個女人的身子一搐一搐地倒了下來。

司馬洛叫着撲過去制止蘭心，不過已經太遲一點了。

蘭心已經把槍中的子彈放完，外面那二個人也顯然地是已經死掉了。

蘭心把槍丟掉了。

司馬洛跑出去，看看那一男一女，發覺他們果然是已經死了，那個女人的裙子翻了起來，露出大腿，可以看到她的大腿上是縛着一隻皮袋的。而且皮袋上面還插了一把刀子。

一個殊非善類的女人，也不美麗，頭髮長長的，髮型弄得不錯，卻有着一張母夜叉的臉。

蘭心也走出來了，她恨恨地一踢那女人的屍體。「這兩個，一定就是殺死六嬸的人。」

「你不該殺死他們的，」司馬洛說，「應該留個活的。」

「那又如何，」蘭心說，「留個活的，你又能問得出什麼來嗎？如果他們知道箱子的下落的話，他們就根本再不會出現在這裏！他們也是爲了找尋那隻箱子而來的！」

她這句話倒有點道理。沒有甚麼好問的。把他們殺掉，反而可免麻煩。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我們走吧，到下一站去碰碰運氣！」

「你知道嗎？」蘭心說，「你應該給我一把槍，這樣，碰到和剛才相同的場合，就沒有那麼危險了！」

司馬洛卻沒有做聲。

「你還是不信任我？」蘭心問。

「以後再算吧！」司馬洛說。

他們離開了那裏。

周圍還是很靜，這一連串的槍聲，似乎也沒有吸引到任何人的注意。

他們離開的時候，也並沒有人看到。

他們仍然是像一雙情侶一樣手挽着手離開那裏，因爲這正是他們所扮演的。兩個人都沒有做聲，不過司馬洛是有所思的。他是在想着，剛才蘭心拿了他的槍，也許，蘭心是可以配給一把槍的，正如她所說，如果她有槍的話，他們的危險性就會大大減少了。

以前，他認爲如果給她一把槍，是對他會有危險性的。

她只要把他一槍轟倒，她就可以脫身了。但她剛才是可以這樣做的，她只要留下一顆子彈就行了。可是她並沒有留下一顆子彈來對付他。

他們上了司馬洛的車子，開走了。

「我們的下一站是痲城，」蘭心說，「我們還得在此地過一夜，明天一早坐船去！」

「我們找一間旅館吧！」司馬洛說。

「自然，我們要睡在一起了，」蘭心說，「你還是要提防我會逃走的！」

司馬洛聳聳肩：「找一間有兩張床的房間好了！」

蘭心瞥了他一眼，淡淡地微笑：「爲甚麼不找只有一張床的呢？」

「兩張床，那我可以放心，你也可以放心了。」司馬洛說。

蘭心奇異地看着他：「這麼大方？現在你是有絕對權威的，你要怎樣把我擺佈，我都非服從不可！」

「我不要把你怎樣擺佈，」司馬洛說，「我現在正在做一件工作，並不是在追求享受。追求享受有追求享受的時間！」

「這樣的君子，我倒是第一次看見，」蘭心掩着咀微笑，「就像我的丈夫！」

「我像你的丈夫？」司馬洛在詫異。

蘭心聳聳肩：「我的丈夫，就從來沒有碰過我，他根本不懂得這一回事，我就像是他的姐姐，或者另外一個媽媽！」

「你的丈夫是一個快樂的人，」司馬洛說，「但願我也能夠和他一樣快樂！」

他把車子開到一間旅館去。不大高級，只是正正當當，很清潔的旅館，他們用夫婦的名義註册，蘭心把那隻洋娃娃也帶了上去。

司馬洛果然是開了一間有兩張床的房間。蘭心抱着洋娃娃，在床上一坐，嘆了一口氣說：「到了痲城之後，順路去探我的女兒好不好？她一定會很喜歡這個洋娃娃。」

「你女兒一定很像你！」司馬洛說。

蘭心的表情忽然嚴肅下來了，說：「不，她不像我，我也不要她像我，我要她像這一洋娃娃！這麼純潔，臉上老是掛着微笑！」

「這樣也不錯。」司馬洛說。

「司馬洛，」蘭心凝視着他，「你可以答應我一件事嗎？如果我死了，替我照顧我的女兒。我存起了很大一筆錢，我可以交給你，這些錢可以使她唸到大學，還可以有一大筆嫁粧！」

「爲甚麼託我？」

「沒有別人可託了，」蘭心說，「我的姐姐——她是愛孩子的，但是她也愛賭，我不能把錢交給她的，她守不住！」

「你不會死的。」司馬洛說。

「但卽使我活下去又怎麼樣？」蘭心把洋娃娃抱得更緊，「你們不會放過我，許多人也不會放過我的！」

「去洗一個澡，睡覺吧，」司馬洛安慰地撫撫她的頭髮，「別胡思亂想吧！」

「你還沒有答應我！」蘭心說。

「我答應你我會替你盡力的！」司馬洛說，「把這件事辦好，我會以盡可能美滿的辦法處置這件事！」

生死有命　禍福由人

蘭心放下了洋娃娃，走進了浴室裏。當她終於出來時，她拿着她的衣服，身上只有乳罩和三角褲。

她的身上只有乳罩和三角褲，而且是比基尼的，身裁露出了很大部份。她的身裁是很好看的，但是現在卻不大好看，因爲她身上有着一塊一塊的瘀痕。有些紅色有些紫色。也有些地方微微地腫起，一個女人，無論怎樣美麗，弄成這樣也是不大好看的了。

這時的司馬洛則已經躺在床上，閉上了眼睛，槍袋則掛在床背上，槍就這樣插

在槍袋裏，很容易就在床邊能拿到手。

蘭心站在那裏，看了司馬洛一會，司馬洛躺在床上，沒有動，似乎已經睡着了。她輕輕地走到床邊，坐了下來。司馬洛唔一聲，動了一動。

蘭心把身子彎下去，輕輕地在司馬洛的唇上一吻，司馬洛半張開眼睛來，說：「去睡吧！」

「不，」蘭心呻吟着，「我們反正是睡在一間房裏了！」

司馬洛說：「你的身子還痛呢！」

蘭心一隻手却伸到了司馬洛的衣服裏，輕輕撫摸着，而且另一隻手也在他的身上摸索着，就像在找尋甚麼似的。接着，她忽然以一個閃電般的動作向後一跳，司馬洛的槍，原來已經到了她的手中了。

「別動！」她喝道。

司馬洛却懶洋洋地坐了起來，毫不操心地說：「蘭心，你還是把槍放下來吧，裏面沒有子彈的！」

蘭心的另一隻手却閃電般從身後伸過來，在槍柄上一拍，「格格」一聲響，一隻彈夾就托進了槍柄中了。

「現在，」蘭心說，「裏面有子彈了吧？」

這一下，司馬洛也不禁臉色發青，連忙把床褥掀起來，伸手到下面去摸摸，却摸不到甚麼。

「你把子彈取出來收藏起來，給我裝一個陷阱是不是？」蘭心微笑着，「很可惜我却看到了，我是從浴室門的匙孔窺見的！」

司馬洛苦笑道：「現在，你要殺死我了？」

蘭心的咀唇鄙夷地扭曲着。「媽的！」她罵道，「你不肯信任任何人嗎？」說着她就把槍一丟，丟向他的身邊。

司馬洛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蘭心也沒有再瞧她一瞧，就往床上一躺，抱緊了那隻洋娃娃，就睡着了。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把槍插好了，然後他也轉側身子，這一次他却是眞的睡看了。

× ×

渡輪在第二天清早就開行，到達目的地的時候，則已差不多是中午了。他們步下渡輪，到了那一座小小的簡陋的碼頭上。這是實在不是一座城，而只是一座小島而已。不過，島上的居民却不少。

他們要去的地方，是一座賣酒的店子。事實上是一座釀酒廠。不過並不是大規模的釀酒廠。

那裏的主人是一個很老的人，很老，也很淫。蘭心以前曾在這裏做過一個時間，替主人做什役的工作，把這人弄得神魂顛倒，還把她認做了乾女兒。

他一直都在等着她，希望她能再出現在他的眼前。

「我一直在等着你！」他親熱地握着蘭心的手。

「我也很想念你，乾爹，」蘭心對他微笑着，「讓我來介紹吧，這是我的未婚夫，這就是我乾爹朱伯！」

這個朱伯這時候才注意到有司馬洛這個人存在。這時，他就馬上表示失望和妒忌了，不過，他隨即又把這兩種感情極力壓抑了下去，掩飾着，而極力堆出個微笑來。

「哦，自己人，自己人，請進來坐．喝杯酒吧！」他說。

他把兩個人招待進了他的屋裏，就去斟酒。

「不要給我們喝你自己的酒！」蘭心咭咭地笑着，又轉對司馬洛，「他從來不釀酒，賣出去的酒不過是用火酒加上水和香料！」

朱伯有點難爲情地漲紅着臉，打着哈哈說：「呃——呃——我現在斟的是眞貨．釀給自己喝的！」

他拿來了一壺酒，替他們斟了。

司馬洛呷了一口，知道他的話不假。那是眞貨，入口淸香。眞眞正正的中國酒，用眞正中國方法釀的。已經許久沒有喝到過了。

三個人沉默了下來．有點僵持的局面。因爲三個人都是沒有甚麼好感，而友善只是表面裝出來的。司馬洛和蘭心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們都很高興，朱伯是還活着的。這表示還沒有人比他們捷足先到。

蘭心再呷了一口酒，說：「朱伯，我們是趕時間的，希望下一班船走……」

「這麼早走？」朱伯又大表失望了，「不要吧，在這裏吃晚飯吧，我給你弄一頓好菜！」

「不必了，」蘭心說，「我只是到來拿回我的東西！」

「哦，只是這樣！」朱伯說。

司馬洛和蘭心都感到一陣興奮。朱伯並沒有否認蘭心有東西留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是的，」蘭心說，「我們有些事情趕着去辦，急於拿回那些東西！」

「好吧，」朱伯說着，便爬上一度樓梯，到了屋頂上的一座樓。

幾分鐘之後，他又下來了，這一次拿着一個包袱。並不是一隻大包袱，不可能放得下蘭心那隻箱子的，他們不禁又有點失望了。

朱伯把包袱放在桌上，蘭心以微微發顫着的手把這隻包袱打開來，裏面沒有甚麼，只是一些舊衣服。

「就是這些了？」蘭心問。

「就是這些了，」朱伯說，「已經在這裏放了很久，我一直好好保護着的，我還以爲你已經忘記了！」

蘭心和司馬洛又面面相覰。

蘭心終於又說：「朱伯，我們——呃——已經許久沒有見過面了，是不是？」

「是的，」朱伯嘆了一口氣，「許久許久了！」

「有多久？」

「我看總有一年半了，」朱伯說，「如果你留給我一個地址，我定會寫信給你的！」

「哦，一年半，」蘭心也嘆了一口氣，「眞想不到，原來已經這麼久了！」

司馬洛也表示失望了。一年半沒有來過，那卽是表示，蘭心並沒有把那隻箱子拿到這裏來交給朱伯收藏。

蘭心把那隻包袱再包起來。

朱伯吃吃笑：「這包東西，我還以爲

會失掉了呢！因爲前幾天，這裏給竊賊光顧過！」

「哦？」

「那天我到一位朋友家裏去吃飯，過了午夜才回來！」朱伯說，「原來已經有賊來過了。全屋子的東西給翻得亂七八糟的。」

司馬洛和蘭心又面面相覰。

「眞是沒有道理，」朱伯說，「進來偷東西，却沒有偷去甚麼。我家裏是有些值錢的東西，你大概也知道，但是這些東西，却一點也沒有失掉！」

司馬洛說：「也許，這個偷東西的，也是喝醉了酒的吧！」他說着就輕鬆地笑了起來，但是心情實在並不輕鬆。他知道，已經有人先他們而來了，而這些人可能還在附近等着，未曾離開。

「唔，」蘭心說，「我們還是出去散散步吧！」

「我陪你去，我陪你去，」朱伯自告奮勇地說。

「用不着了，」蘭心微笑挽着司馬洛的手臂，「我們自己去就行了，我的未婚夫還沒有來過這個地方，我想帶他出去遊一遊。」

「那麼——」朱伯失望地搔着後腦，「那麼你們回來吃晚飯吧！」

蘭心坐言起行，馬上就拉着司馬洛，離開了那裏。兩個人好像一雙情侶似的走出去，走在路上。

那個地方的人都是純樸的鄉下人，他們看見這兩個裝扮得很摩登的來客，就很自然地向他們投以注目禮。城裏的人，與他們本地的人分別是太大了。

同樣地，司馬洛和蘭心也很容易就看出了另外兩個和本地人打扮完全不同的人。這兩個人也在後面遠遠跟着他們。

「兩個！」司馬洛微笑對蘭心說，就像是對她說「我愛你」似的。

「是的，」蘭心說，「兩個人，眞討厭，老是跟着來！」

「這些人眞是不知死活！」司馬洛說道。

蘭心說：「我們就讓他們知道死字怎樣寫法好了！」

他們漸漸走到僻靜的地方，也是故意走到僻靜的地方去的。

他們來到了海邊，在海邊的石上坐了下來。兩個人倚偎着坐在一起，在看着大海。

蘭心說：「我爲你担心，司馬洛，我們一定要活捉的，但你，他們却會先打死你的！」

司馬洛微笑：「我很放心，你巳經有了一把槍，你會保護我呢！」

蘭心從手袋裏取出了一隻粉盒，打開了，好像在擦粉似的，實在她却是利用那面鏡子望後面。他們面朝着海，蘭心却是用鏡子望着後面。

「他們來了沒有？」司馬洛問。

「他們來時我會通知你的！」蘭心說道。

他們在那裏坐了十分鐘，蘭心一直用那面小鏡向後面張望着，接着，忽然之間，她用手肘一撞司馬洛，低聲喝道：「伏下來！」

司馬洛一轉身，就在那塊大石後面伏了下來。而蘭心也轉過身去，已經拔槍在手。

兩方面的槍差不多是同時響的，幾顆子彈「嗤嗤」地從頭上飛過，而司馬洛通過石縫，看見對方的其中一人丟了槍，倒了下來，另外一人則一幌就不見了。

現在，連司馬洛的手中也有一把槍的了。

「我們去把剩下來的一個也解決吧！」蘭心說。

他們分散開來了，分兩個方向，繞兩個大圈，向着那二個人開槍的地方圍過去了。

當他們到達時，看見那個生還着的人已經逃得很遠了，只剩下了那個中槍的人。這人已經死掉了，兩眼之間中了一槍。蘭心的眼界，是十分之準確的。

「追！」蘭心喝道。她開步跑着，向着那人追過去。

司馬洛也跟着她跑。蘭心並不是正朝着那人追過去，而是轉向旁邊，爬上了一座小山崗上。

她在崗頂上伏了下來，用兩隻手執着槍，瞄準。司馬洛趕到她的身邊時，槍就響了。「蓬」的一聲槍響，居高臨下，司馬洛看見那個正在奔跑的人忽然膝蓋一軟，便仆下來，兩腿掙了一掙，便伏在那裏不動了。槍也掉到遠遠。司馬洛知道他已經死了，遠遠，他也看得出他是已經死去的了。

蘭心放下了槍，用兩隻手掩着臉，兩肩微微抽動起來，好像正在哭。司馬洛溫柔地按着她的肩：「你怎麼了，蘭心？」

「又兩個！我這個人，是註定不能改過的了！」

「這一次不同的，」司馬洛安慰道，「這一次，你殺的是壞人！如果你落在他們的手中，他們也毫不猶疑地會把你殺死的！還記得上次我救你的時候嗎？」

「我們走吧！」蘭心軟弱地說。

他們回去，回到朱伯那間店子去，朱伯已經在忙着弄晚飯了，但蘭心和司馬洛使他失望地宣佈，他們不要吃他那一頓飯了，他們要乘坐第一班船離開那裏。

在半小時之後，他們已經登上了那艘船。

司馬洛吃吃笑：「當他們發現那二具屍體時，當然首先就是懷疑我們，而且第一個就是找朱伯，這一次，朱伯可就麻煩了！」

蘭心嘆了一口氣。「朱伯是無辜的，我希望他沒有麻煩！」

司馬洛微笑：「他不會有眞正的麻煩的，只是虛驚一場吧了，我回到岸上去的時候，只要打一個電話，就可以把問題解決了！」

蘭心按着他的肩說道：「打這個電話吧？」

「打了這個電話之後，」司馬洛說，「我們就去探你的女兒！」

蘭心點點頭：「去探我的女兒！」

「你肯定不會把東西藏在你的女兒那裏嗎？」司馬洛問。

蘭心馬上堅決地搖頭：「不會的，不會的，我從來不這樣做，我決不會做這種

對她有傷害的事情！」

「那麼我們去探探她算了！」司馬洛說。

× ×

晚上，天剛入黑的時候，他們就到達了那間寄宿小學了。

在一個很僻靜的地方，對小孩子來說，那是一個很適宜於學習的環境。但是對這個小孩來說，卻不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在這裏，她太容易給人捉去了。她就是已經給捉去了。

司馬洛只是見到那臉色蒼白的校長和舍監。兩個老處女，對小孩子是很有辦法的，但是對有關犯罪，有關暴力的事情卻是一無辦法的。

她們蒼白着面孔對着蘭心。

「她……她是給你的媽媽接走的呀！」校長吶吶着說。

「我並沒有媽媽！」蘭心尖叫起來，「你們瘋了！」

「……她的樣子看來不像是個壞人，她帶來了一隻洋娃娃送給孩子，她說她是剛剛從鄉下出來的，替你把孩子接出去……」女校長又說。

蘭心忽然一撲而前，執住了那女校長的衣服，把她搖着，並且嘶叫起來，「你得把女兒還我！還我！」

「救命！」女校長叫道。

「蘭心，等一等，等一等！」司馬洛連忙把她扯開了，把她緊緊地抱着。蘭心手舞足蹈地嘶叫着，直至力盡了，才停下來，軟軟地。

「這也許是一場的誤會吧了，」司馬洛插嘴說，「讓我們冷靜一點，先想想清楚！」

「我們……應該報警嗎？」舍監問，「這顯然是綁票！」

司馬洛搖搖頭，「不，用不着報警，這一定是誤會！也許是——妳的姐姐跟你開玩笑！」

「我的姐姐不會——」

司馬洛暗示地撞了她一下。「你的姐姐，那個姐姐，記得嗎？她是最愛開玩笑的！」

「哦，那個姐姐——」蘭心呆呆地說道。

司馬洛轉對舍監：「你們這裏不是有空房間嗎？給我們一個空房間過夜吧，我們自已商量一下，這件事情用不着你們管了，讓我們來就行！」

那二個老處女舒了一口氣，連忙把他們帶到了學校裏的一間空房間。那種招呼客人的空房間。當然設備不能和酒店比較了，很簡陋，還算整潔，不過價錢和外面的二流酒店，卻是相差不遠的。

蘭心頹喪地倒在床上，掩着臉哭了起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我不知道……我的女兒……」

「這是一個很聰明的辦法，」司馬洛咬着牙，「捉去了你的女兒。如果箱子在你的手上，那你一定會拿出來和他們交換了！」

「我願意交換的，」蘭心狠狠地說，「我願意交換的！但是，我不知道箱子在那裏！」她跳起來捉住司馬洛的手臂，「我們快去，我們快去把箱子拿回來和他們交換！」

「箱子在那裏？」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我記不起來了，」蘭心瘋狂地猛搖着司馬洛，嘶叫着，「但你得幫助我去找回來，我們得快點！」她快要把司馬洛的衣服撕破了，指甲也深深地陷進了他的肉裏，她已經進入了歇斯的里狀態。

司馬洛只好在她的臉上摑了兩掌。

蘭心呆了一呆，然後低下頭來，哀傷地哭了起來。司馬洛就讓她哭，直至她的哭聲靜了下來。

然後，司馬洛冷靜地對她說：「我們得等他們來聯絡才行的！他們一定監視着我們，知道我們什麼時候來的，他們很快就會要和我們聯絡了！」

「那時我們就交換？」蘭心問。

「不，」司馬洛搖搖頭，「我們不交換！他們這些人都是沒有良心的，以殺人爲樂！」

「像我一樣？」蘭心凄然地。

「卽使你把箱子給了他們，他們也不見得會放你的女兒！所以，我們得把你的女兒奪回來！」

「不！」蘭心又恐怖地叫了起來。

「沒有辦法的！」司馬洛說，「我們非如此不可！」

司馬洛緊執着她的手臂，搖着她：「你聽清楚了我說沒有？我們不能和他們交換，不能把他們當人看待的！」

「那……那我們怎辦？」蘭心迷惘地問。

司馬洛撫着她的頭髮：「現在讓我們分析一下情形吧，你的女兒給他們捉去了，他們很快就會來我們聯絡的，問題是，他們來和我們聯絡的時候，我們應如何應付？」

「我們怎樣應付呢？」蘭心這個精明的人，現在也變得六神無主了。

司馬洛伸手到褲頭，把皮帶解開來，脫下褲子。

「你在幹什麼？」蘭心惡心地在看着他。

司馬洛微笑，繼續把褲子脫了下來，跟着，就從小腿上掀起了一塊皮膚。原來那裏是一塊假皮膚，假皮膚下面是一個暗格，裏面藏着許多古怪東西，都是一些小型武器，也看不出那些是什麼。

司馬洛在那些小東西的中間摸索着，居然給他摸出來了一隻粗粗的寶石指環。他把蘭心的手拉着，指環套到了蘭心的手指上。

「這是幹什麼的？」蘭心又迷惘地問他。

「這個嘛，」司馬洛微笑着，「這可以說是我們的訂婚指環，可以保證我們永不分離的。」

蘭心呆呆地看着那隻指環。

「當他們來聯絡的時候，」司馬洛說，「你跟他們走，不論他們帶你到什麼地方去，我都找得到你的！」

「哦，」蘭心恍然，「這隻指環裏有無綫電之類，可以指引方向？」

「對了，」司馬洛說，「這是很古老的東西了，不過還是很有用的，只要你不

把它脫下來就行！」

「我不會把它脫下來的！」蘭心撫着指環，「我——我幹什麼都可以，你吩咐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好了，但是，你得保證不會讓我的女兒受傷！」

「我保証！」司馬洛說。雖然這也是沒有什麼把握的保証。不過，這樣保証一下，也似乎使她放心得多了。

在徬徨中，她實在需要一點精神上的依靠。

接着，他們就沒有時間思索了。有人敲門，那個女舍監在門外說：「梁小姐，梁小姐，有電話找你！」

蘭心就像觸電似的整個跳了起來，司馬洛連忙捉住她的手臂，低聲在她的耳邊說了些話，蘭心點了點頭，便匆匆開門出去。

電話在外面一間小小的廳子，女校長和女舍監都在那裏。雖然人家講電話的時候在旁邊聽着，這是很不禮貌的行爲，但是她們也不管了。她們也知道這個電話會帶來小孩子的消息，所以緊張地在旁邊注意着。

那邊是一個男人的聲音，很粗魯，也得意萬分地。那把聲音說：「梁小姐，我們是在很遠打電話來的，你的女兒也是在很遠，就在我們的身邊。」

蘭心緊揑着聽筒，指節也發白起來了。她說：「你們想怎樣？」

「你的女兒很漂亮，但是年紀太小了，」那人說，「對我們沒有什麼用處，我們來交換一下如何？」

「交換什麼？」蘭心問。

「我們已經把她的頭髮剃光了，」那人說，「下一步，我們也許會把另一個部份割下來。」

「你這——」蘭心好不容易才按捺下來了一聲尖叫，「你要什麼，你說！」

「箱子！」那人說，「公平交易，我們也許還可以成爲朋友呢！」

蘭心深呼吸着，沉默着。

「你聽清楚了沒有？」那人問，「聽清楚了就回答我，我們不能浪費這許多時間講電話！」

「你先還給我，我就交給你！」蘭心說。

「你先給我，我就還給你，」那人說，「我們不信任你，你卻是非信任我們不可的！」

「我們怎樣見面？」

「用不着見面！」那人說，「你告訴我在那裏，我們去拿！」

「我不能告訴你在何處，」蘭心信口開河地說，「箱子已經埋了起來，不是在一間屋子裏，而是埋在泥土之中，只有我帶你們去拿！」

這一次，輪到那個人沉默一陣了。過了一會，他說：「那麼好吧，我們見面好了！」

「在那裏見面？」蘭心問。

「唔——你有車子的，是不是？」

「如果是開車可以來得到的地方，我就開車來好了！」蘭心說。

「但是，」那人又說，「在你的身邊還有這個司馬洛，他不會答應你這個做法的！」

「不要緊，」蘭心說，「司馬洛我是撇得開的，但你得快點說一個地點——趁他還未曾過來！」

「你開着車子向城裏駛來就行了，」那人說，「我們自然會和你聯絡的！」

「好吧！」蘭心答應着，就掛起了話電。

那二個老處女緊張地看着她。校長問道：「是他們吧？」

蘭心連看也不看她一眼，就像是聽不到似的。舍監說：「我們得報警，好讓警方……」

「你不要報警！」蘭心忽然狂暴地就執住了她的胸前的衣服，把她搖着，「你就當這件事情沒有發生過，不然，我的女兒有什麼不測，我會要你的命的，知道沒有？」

「呃——呃——」

蘭心的手在身上一摸，霍的拔出來了一把手槍。

伸前去，槍咀抵着她的鼻子。那個老處女兩眼翻白，快要暈倒了，另一個則恐怖地縮到一角落裏，發出着老鼠般的吱吱聲。

司馬洛從裏面出來了，問道：「發生了什麼？」

蘭心的槍向他一擺擺了過去。「你，司馬洛，」她喝着說道，「你也不要走過來！」

「怎麼了？」司馬洛表示驚詫，「究竟發生了什麼？」

「我要走了，」蘭心說，「我要開了你的車子離開這裏！不要跟着來，不要管我，不然我要把你殺掉！」

「冷靜一點，蘭心！」司馬洛勸諭着，不過在她手槍的指嚇之下，他卻不敢過去。

蘭心退出了門口外面，他和二個老處女趕到窗前，望外面，看見蘭心上了司馬洛的那部車子，開動，離開了。

「她……她怎麼了？」校長臉青唇白地道，「她——有槍！」

「她的神經有問題，受刺激太深了，」司馬洛嚴肅地說。

「那麼，我們應該怎辦好？」那舍監問。

「你們不要幹什麼，尤其是不要報警，」司馬洛說，「讓我去找她好了！」

「但……萬一有什麼三長兩短，我們負不起這個責任的！」校長說。

「你聽我的話，你就用不着負什麼責任，」司馬洛說，「不然，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你們可眞要負責任了！」

「這樣……」

「你們等我的消息好了，」司馬洛說道，「我現在就去找她！你們這兒有車子嗎？」

「有的，但是——」

「但是要租錢？」司馬洛瞪着她。

「不，不是租錢，」她說，「只是汽油——你明白的，我們可不能白送汽油給你用！」

「好吧，」司馬洛沒有好氣地說着，就從袋裏掏出一張鈔票來，塞進了她的手中。

然後他就向她拿了束車匙，繞到屋後

去。那裏停着一部很舊的小福士汽車。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了，就發覺機件的性能不壞。在老處女的手中，當然是會保養得比較好的。

那部車子很可靠地把他載離了那間屋子的後面，一面，司馬洛就看看腕錶。他那隻腕錶，雖然可以表示時間，但是中間那支秒針，却原來不是表示時間的。那支秒針現在是凝住了。那支秒針，現在只是固定地指着一個方向。只有車子在一轉彎的時候，它才會一轉轉了過來，不過，也還是指着剛才那個方向的。

這個方向，當然是蘭心所在的方向了，這一隻腕錶，就是探測蘭心的去向的儀器。

司馬洛狡猾地微笑着，一面希望對方快點和蘭心接觸，一面也希望，他們不會給蘭心吃太多的苦頭。

不過，也許在他找到他們之前，蘭心是不會吃什麼苦頭的，因爲蘭心已經答應了帶他們去找尋那隻箱子。在未曾發現蘭心這是假話之前，他們也會眞的就這樣跟着她去找的，直至找不到爲止。

司馬洛開着車子，跟踪着蘭心。實在，暫時他是用不着那支指針指引的，因爲路只有一條，就是小孩子也知道蘭心是往那裏走掉了的。

直至後來，他到達了一條岔路。

司馬洛停了下來，略一遲疑。實在，那隻腕錶已經對他指出，蘭心是向左方去了的。

但是他却偏偏轉進了路的右邊。放她走是不要緊的，反正他是可以把她找回來的。

這實在也是他的運氣。因爲，在左邊的路口之內，一叢樹林的後面，有一部汽車正停在那裏，車中有兩個人坐着，手中都拿着槍，而這兩把槍則是在車窗之下藏着，讓車門遮住，不露出來的。

他們看着司馬洛轉進了路的右邊，才鬆了一口氣，槍也垂下來。

「他走錯路了！」其中一人說，「他不會追得上的！」

「便宜了他！」另一個人恨恨地說。

無疑地，如果司馬洛是轉進左邊的路口，那麼他們是會開槍的。雖然他們未必會把司馬洛殺掉，但是，他們却會給司馬洛帶來不少的麻煩。

蘭心沿路馳行着，駛了三個鐘頭，才接近了城市。一面，她的心裏却在着慌。爲什麼還不見他們來和她聯絡呢？難道他們是失去了她嗎？

接着，她就看見了前頭的路邊上正停着一部車子，車頭蓋已經掀了開來，一個人正彎身在修理着車頭內的機件。當他看見蘭心的車子時，他就連忙離開車頭，揮着那雙沾滿了油污的手，要蘭心把車子停下來。

蘭心遲疑了一下，停了車。

這個人可能是需要幫助，但也可能不是的。

那人走到了她的車窗旁邊，彎下頭來看着她：「車子修不好，可以載我回城裏嗎？」

蘭心又遲疑着。

那人補充了一句：「我的小女兒正在等着我！」說着，他已拉開車門，坐了上車。

蘭心的心一跳，說：「現在，我們到那裏去呢？」

「開到路邊等一等吧，」那人說，「我們還要等一些朋友！」

蘭心只好如言把車子開到前頭的路邊去，停了下來，等着。過了一會，果然，剛才守在岔路口的那部汽車就來了，帶來了那二個有槍的人。

蘭心奉命轉到了這第二部車子的上面去。

他們停在那裏，在等着第二部車子到達。

那就是剛才在路口監視着司馬洛的那部車子了。那車中的兩個人似乎才是主持人。他們在旁邊停下了，走過來，上了這邊這部車子。

其中一人是一個廝子，肥矮而黧黑，穿着一條短褲，眼睛好像老鼠般小，瞇成了一綫，微笑時露出來的牙齒是又黃又黑的。這個廝子對女人顯然特別感興趣，在蘭心的旁邊一坐下來，就伸手在她的腿上摸了一把。

蘭心咬着牙忍着不縮開，那人的手沿着腿子摸上來，不過到了大腿盡頭就停住了。

他格格地笑了起來。「你很合作，梁小姐，你眞可愛，最可愛的就是合作的女人！」

蘭心瞪着他，「我的女兒呢？」

「唔，對了，」廝子說，「我得先証明我不是騙你的！」他在身上摸索着，摸出來了一隻報紙包，打開來，露出了一把短短的，很柔軟的頭髮，頭髮上還縛了一隻紅色的絲帶蝴蝶。

「這就是小蘭心的頭髮了，眞美麗。不過不要緊，頭髮剪了下來是可以再長出來的，其他部份剪了下來，就再長不出來了！」

蘭心的淚水奪眶而出。她的手猛的動了一動，但並沒有做甚麼動作，就停了下來。「讓我見見她！」她咬着牙說道。

「我們見到了我們想見的東西，你就可以見到她了！」那人說。

「好吧，」蘭心說，「那我們現在就去！」

「很爽快，」那人點點頭，「爽快也是一種可愛的美德，但是，我們到那裏去找呢？」

「T城！」蘭心說。

「T城？」那人皺起了眉頭，「那是一個很遠的地方呀。我們起碼要三天時間才能去到！」

「你沒有三天時間嗎？」蘭心問。

那人的眼睛狡猾地一轉。「三天時間我們是有的，」他說，「但是，三天時間，也足够你派另外一些人到那裏去等我們了！」

蘭心聳聳肩：「你不信任我，那也沒有辦法了！」

那人沉吟着想了一會，然後又凝視着蘭心，嚴重地道：「好吧，我信任你，但是，如果有甚麼詭計，我們就同歸於盡了，至於你的寶貝女兒，她却會死於很慢——很慢！」

「我並沒有甚麼詭計，」蘭心說，「我那有時間安排詭計呢？」

那人想了一想，也覺得有點道理。時間倉猝，她應該是沒有時間安排詭計的。「開車吧！」她說。

他們的車子開動了，另一個人則留下來開那餘下的一部車子。

兩部車子一先一後地前進着。那個廝子坐在蘭心的身邊，把她緊緊地擁着，鼻子湊在她的鬢髮旁邊，欣賞着她的香味。他的手指輕輕一捏一捏着蘭心的手臂。

蘭心對此則是全無感覺的，她只是在看着手上那隻指環，一面想着廝子的話。廝子說，如果有甚麼詭計的話，他們就要同歸於盡了，然而她的女兒却會死得很慢很慢。假如司馬洛捉到了廝子，情形不是一樣了嗎？假如廝子不肯招出她的女兒的所在，那麼她的女兒就會死了，而且會死得很慢。如果她丟掉了這指環，司馬洛就不能找到來了。

但這又如何？即使司馬洛不能找到來，她也不能拿出箱子來和他們交換的。因爲她實在不知道箱子是在何處。當然就是她把箱子藏了起來的。但她却是眞的忘記了的。這是蘭心一生之中寥寥無幾的一次說眞話。

記憶在腦後躍躍欲動，然而又不能捉摸。她知道她的記憶是正在恢復，也許給她一點時間，她是可以記起來的。然而她究竟需要多少時間？她能在箱子爆開，情形弄到不可收拾之前記起來嗎？他們肯給她這許多時間嗎？

她集中精神記憶。

他們就在路邊的一間小屋中過夜。

那間小屋是臨時租回來的。多出一點錢，那間屋子的主人就寧可到城裏走一遭而把屋子出讓了。

那間屋子有兩層，上一層是閣樓。蘭心就給放到了上面去，其他的人則睡在樓下，而輪流地分出一個人來負責守衞。廝子這個安排到是很好的，在白天睡覺，這在防守上是比較在黑夜裏容易了。

蘭心睡的閣樓是沒有窗子的，雖然是白天也黑暗得和晚間一樣。而且，她的雙手和雙脚都各用一副手銬鎖住了，沒有甚麼機會可以脫身。現在她就只好等司馬洛來了。

而她也希望司馬洛快點出現。

她聽見在下面，廝子和另外那三個人還在談話，後來就不談了，發出鼾聲，她鬆弛了下來，希望她也可以睡一會。

但鬆弛了不到十分鐘，緊張又來了。

她聽見上閣樓來的那度木的樓梯發出「吱吱」的響聲。有一個人爬上來了。這個人的頭冒上來，就是廝子的頭。廝子在昏暗中對她涎臉而笑。

「你幹甚麼？」蘭心問。

廝子把一隻手指豎在咀唇的前面：「別那麼大聲。」

他爬了上來，在她的身邊坐下，一隻手放在她的腿上，嬉皮笑臉地：「你的腿眞可愛！」廝子讚美着。

她猛的把腿揮動。她的膝蓋撞中了廝子的腹部，廝子叫了一聲，滾開了。他大聲咒罵起來。

「甚麼事？」下面有人問。

「你們別管！睡覺吧！」廝子不耐煩地喝道。他一跳過來，就揮動拳頭向蘭心的身上亂打。如果不是閣樓太矮，他站不起身來，他就會用脚踢的。不過拳頭已經够重了。一拳一拳，無情地擊在蘭心的身上，使蘭心哭叫了起來。

廝子的喝罵聲和蘭心的哭叫一樣高。

接着，廝子的怒氣已經發洩了，就停了手。他的手又放在蘭心的腿上。「別再這樣了，不然我會打死你的！」

蘭心凄酸地哭泣着。

接着，在閣樓的下面，一個對廝子陌生的男人聲音道：「好了，下來吧！」

蘭心一震，因爲認得這是司馬洛的聲音，而廝子則一時僵住了，一秒鐘之後，廝子就飛快地回身，一滾過去，抓起了他放在角落裏的那把槍，再滾到閣樓的邊緣，槍咀朝着下面。

這是一個錯誤。他是應該指着蘭心，用蘭心作人質，那也許會好一點的。

廝子看見下面，他那三個手下已經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而且屋子的門已經開了。他竟然一點也不知道這件事！一定是剛才他打蘭心時發生，剛才太吵了，所以下面發生甚麼，他都沒有聽見。

他看見司馬洛伏在一隻櫃子的後面，一把裝了滅音器的槍「撲撲」地響了兩次，而他的槍也差不多同時地響了。那隻櫃子上出現了幾個彈洞。

槍一響，廝子就完全忘記了蘭心。但蘭心是不應該忘記的。當他還要再放槍的時候，蘭心的雙脚就猛的從後面一撓過來，撓中小廝子的背部。廝子尖叫着飛了任去，向樓下直墮下去。太低了，他沒有時間用雙脚着地，然而又太高了，一個人從這一段不高不矮的高度墮下去，那是可以致命的。廝子就是頭部先着地，「托」的一聲響，就倒在地上，不動了。

司馬洛從櫃子後面跳出來，踢掉了他的槍，低頭看看，發覺他已經死了，頸骨折斷，死去了。就死得這樣簡單。

「司馬洛！」蘭心在上面哀鳴着，「快點上來，放我！」

司馬洛爬上閣樓，在廝子留下的衣服上搜一搜，搜出了鎖匙，替她打開了手銬。她好像八爪魚一般緊緊抱着他，躲在他的懷中，大哭了起來。

司馬洛好不容易地把她扯開了，扶着她的肩，把她搖着：「靜一靜，蘭心，靜一靜，我們還有工作要做！我們還要把孩子找回來，你穿衣服吧！」

蘭心穿上衣服的時候，司馬洛又回到樓下去，把其中一個打手弄醒了。

這三個人並沒有死。剛才，在廝子吵着的時候，司馬洛就乘那個守衞的人注意力分散，用槍把他擊暈，跟着又把其餘兩個人擊暈了。

現在，他就把其中一人弄醒。

這個人醒來的時候，發覺他的手脚都給鎖了起來，就是蘭心身上那兩副手銬，而且手和脚都複雜地交加着。這使他的身子縮成一球，伸不直，十分痛苦的。

司馬洛一執執住手銬，就把這人整個提了起來，就像給水草縛着的一塊牛肉。他把這人提起了幾尺高，再放手，讓他跌下去。重重地在地上一跌，這人有一種心

肺俱裂的感覺，痛苦地尖叫了起來：「不要！不……要……」

「我們要把孩子找回來，」司馬洛咬着牙，兇狠地說，「聰明的就快說出來！快點！」

那人搖搖頭，表示不肯說出來。

司馬洛的脚閃電般一動，皮鞋尖就在他的肋骨上踢了一記，那人又痛得身子縮了一縮，而在他的痛苦還未過去之前，司馬洛又執住他的手脚，再把他整個提了起來，又在地上一摔。

這明知道但是又無法用姿勢去遷就的一摔，使那人痛上加痛，整個人發抖了起來。司馬洛在他的身邊蹲了下來，把臉貼近他，猙獰地道：「現在你聽清楚，小子！我並不怕你，我隨時可以把你活活打死的，因爲你還有兩個同伴，你不招供，他們未必也不會不招供的！」

那人還是在抖着，不論他是決定答應還是決定不答應，總之，他暫時都是沒有能力表示出來的，蘭心在他的身邊蹲了下來，苦着臉：「你聽我說吧，我們也是不想和你爲難的。我只是想找回我的女兒。你告訴我她在那裏，我們不會難爲你的，我可以保証！」蘭心現在簡直是在向他哀求了。

那人的咀在噏動着，好一會才說得出話來。他道：「告訴你們也沒有用，她給關了起來，有人看守着——」

「這些讓我們來担心好了，」司馬洛說，「你只要說出她的所在！」

「好吧，」那人屈服地說，「我告訴你！」

× ×

孩子果然給關了起來，看管得很嚴。

她是在一艘遊艇上的。遊艇的周圍是水，那比圍牆更有效，由於她不會游泳，即使能逃出遊艇，她也逃不過海水的包圍的。

而且，船上還有兩個打手在看守着。

而且，她還是已經給用藥迷了，正在沉沉大睡，不會逃走。

她的頭髮已經剃光了，雖然臉兒還是那麼可愛，現在却是顯得怪可憐的了。那兩個看守她的打手，每隔半個鐘頭就會進來看看她。

她是連動都沒有動過的，只是在那裏沉沉大睡。而這兩個打手，對這件工作也並無好感。

「媽的！」其中一人又一次探視之後咒罵道，「一個孩子，如果再大十年，那就有味得多了！」

「我不喜歡孩子，」另外一人也同樣地表示厭惡，「我只是想把她殺掉！」

「也許有機會的！」第一人微笑了起來。

麻子的選擇是適合的。如果這兩個人知道麻子有甚麼不測的話，毫無疑問，他們是會把孩子殺掉的。

好在他們還不知道麻子是已經死掉，而司馬洛和蘭心現在是已經來到了。在黑夜的掩護之下，他們已經從水底逼近了遊艇。

他們在那登上遊艇的扶梯旁停下，冒出來，一面把身上的氧氣筒及面具等負累的潛水用具解掉，就讓它們沉下海底。

因爲他們既已來到，就用不着這些了。在船上，這些只會給他們帶來負累。

他們輕着身子，悄悄地。上了那扶梯，登上遊艇。

並沒有人制止他們。那兩個打手並沒有在甲板上守望，他們只是在裏面坐着吸烟，間中交談幾句，顯然他們並不相信會有人從水底來偷襲。

如果有別些船隻接近的話，他們也許還會警惕起來，但是從水底來，他們却是做夢也想不到的。

所以，當司馬洛和蘭心已到達了他們所在的外面時，他們仍然沒有發覺。

那兩個人坐在那裏，過了一段時間，其中一個人就站了起來，嘆了一口氣說道：「好了，我們又得進去看看那個臭丫頭了！」

這句話聽在司馬洛和蘭心的耳中，是舒服不過的，因爲這表示那個女孩子正是在船上，而且表示船上是沒有其他人了。

於是蘭心便擧起了她那把槍（那把槍是用防水膠袋裝着，帶到船上來的）。槍咀上是有滅音器的，蘭心把槍咀擱在窗沿上，放了兩槍。「撲撲！」兩響柔和的槍聲，那兩個人好像兩根木柱一樣倒了下來，每人的脚踁都中了一槍。

脚踁上的痛苦，使他們連拔槍的氣力也沒有了。司馬洛和蘭心好像兩隻大跳蛤似的跳了進去。

兩個人的槍各揮了一下，在每個打手的頭上擊了一記。如果槍傷還沒有使他們暈去的話，這兩下擊打，是斷然會使他們暈去了的。

司馬洛和蘭心迅速而輕快地衝到了下面去，果然就在其中一間房裏找到了孩子。蘭心擁着孩子，嚎啕大哭起來。

司馬洛走到窗洞的前面，擧起帶來的電筒，一明一滅地向遠處打起訊號來。馬上，水平綫上也來了一明一滅的回答。他知道，那遠處的就是一艘他早已安排好了的警輪，這艘警輪收到訊號，就會前來與他們會合的。

司馬洛回到蘭心的身邊。

蘭心抬起淚眼看着他：「你們會好好地對她嗎？」

她和司馬洛事先已經商量好了，當孩子找回來之後，就交給司馬洛，由他托人監護。蘭心實在不是一位適合的母親。

「我喜歡孩子，」司馬洛聳聳肩，「我總不會怎樣待薄她的！」

蘭心再哭泣了一會，而忽然，在很近的地方，警輪就發出了吵耳而又使人心寒的「嗚嗚」之聲。

蘭心忽然停止了哭泣，突然抬起頭來看着司馬洛。「我已經想起來了，」她說，「那隻箱子，我已經想起，是埋在泥土裏！」

司馬洛難以置信地看着她。

「我是意外地想起來的，」蘭心說，「麻子問我的時候，我胡亂地說了一句，說是埋在泥土中。我說中了，正是埋在泥土中。這樣一說，我就記起來了。」

「那就好了！」司馬洛說。

「但是，」蘭心隨即又緊緊地皺起了眉頭，「我却記不起，究竟是在那裏的泥土中。我不相信我够能再把它找出來了！

我只記得就是埋在那谷底的樹林中。」

司馬洛緊咬着下唇。「也總得試試的！」他說，「試試去找一找吧！」

× ×

那地方也就是蘭心受到襲擊的地方。而這地方是那麼大。

當他們到達了那裏之後，他們是更覺其大了。這麼大的地方，可以埋下東西的地方很多。而且泥地上滿佈落葉，如果把泥土掘開，埋下箱子，再蓋上落葉，那麼，埋箱子的地方就很難找出來了。

司馬洛在一棵大樹的脚下停下了來，用手抹抹額上的汗。

蘭心也在他的身邊坐下。

「想一想吧！」他說，「想清楚，我們已經沒有時間了。日子已差不多了。這不是計時炸彈，沒有準確的日子，很可能在我們預算的時間之前，細菌就會蔓延，但也很可能，我們是仍然趕得及的。」

「我正在想，」蘭心苦惱地用隻手掩着眼睛，「我正在想。但是，那些樹，到處都是一樣的！」

「你也不是一個笨人呀，」司馬洛說，「你也不會把那隻箱子亂埋一通的，你必然是埋在一個有特徵的地方，後來一找，就可以再找出來的！」

「我知道，」蘭心說，「我並不是一個傻瓜，但即使有特徵，也是局外人不會看到的特徵。」

那即是說，他們現在去看，也一樣看不到了。

他們在那林中坐着，呆呆地。司馬洛雖然幫着四面望望，想幫忙找尋一下，也找不到。正如蘭心所說，這個特徵，也不會是普通人可以看到的。

他們懶洋洋地靠在那樹幹上，那裏實在是一個環境十分優美的地方，頭上枝葉濃密，雖然天是萬里無雲地晴朗，但是却完全沒有直接的陽光射下來，那濃密的枝葉就像一把巨傘似的把他們籠罩着。地上滿佈落葉，由於最近已經很久沒有下過雨，現在那些落葉已經乾了，一脚踐下去就會格格地碎裂。

那是一個適合情侶談情的地方。

蘭心呆了一會，後來就慢慢地轉了過來，凝視着司馬洛。司馬洛也瞥了她一眼，由於她的眼光有點異樣，他就身不由主地把眼光移開了。

但是，她却把身子挨過來，把頭擱在他的肩上。一陣女人特有的香味透進他的鼻端，但是那又不是香水的氣味。而且，他還嗅出這種氣味有點不尋常，一個女人需要男人的氣味。人雖然已經十分進化，但到底仍然是動物，仍然有着以氣味吸引異性的本能，雖然人們的嗅覺已經麻木到很少人能够感到這種氣味了。

他却能够有所感覺，也許因爲，他在女人方面的經驗實在豐富。

「抱着我，」蘭心柔聲地說，簡直近乎哀求地。

司馬洛也順從地抱着她。她的咀唇湊過來，他也很自然地吻了上去。她的咀唇很熱，反應也很强烈，她的身子一滾，便和他完全貼近。

她的手伸進了他的襯衣下面，摸索着。這種動作她似乎是優爲之的，她能够令到他的血脈澎湃起來。

兩個人在落葉上打滾着，幾乎像是兩個敵對的人，正在作着生死存亡的掙扎。不過，這種掙扎却是快美的，也是全無敵意的。

後來，在他們的咀唇分開來呼吸一下空氣的時候，他就替她把衣鈕解開。

綫條十分美妙，而皮膚非常嫩白的身體，現在有了一個很大的缺點，那就是上面佈滿了一塊一塊又紅又紫的瘀痕。因爲最近一段日子，她實在挨打太多了。這些瘀痕是許久也不會過去的。

他停下來看着。

「你……一定覺得我很醜了。」蘭心苦笑。

「不，」司馬洛搖搖頭，「美不單是靠外表的。這就像一座冰山，沉在水面之下的比浮在水面之上的那一截更重要！」

「但我沉在水面之下的那一截，也是同樣地醜！」

「現在開始變了，」他說，「開始美起來了。」

他們緊抱……

之後，她就這樣睡着了，手脚分開成一個大字形，身上好幾個地方還黏上了一片兩片的落葉。她睡得好像孩子般熟。

司馬洛微笑着點上了一根香烟，抽吸起來，就讓她睡。

她是需要這休息的，她一定很久沒有鬆弛過了。

後來，他爬了起身來，在林中走來走去，想分析一下，蘭心可能把箱子埋在何處。

但，樹林到處都是一樣的，的確看不出有什麼可疑的地方。他盼望她快點醒來，繼續想。

接着他的思潮又飄得遠一點了。

他想起了以後。蘭心的以後。以後，應該如何處置她呢？她看上去像後悔以前做下的許多壞事，但是，她能不能悔改，別人肯不肯讓她悔改？她欠下了太多的債，太多了，有些人是已經走上了絕路，回頭已經太遲，她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希望他能够幫助她，但不知道如何可以幫助她。因此他也沒有答應過她什麼。

也許，應該讓她自己來決定了。

到處都是落葉。箱子一定是埋在某處的落葉之下。但是，在那一種的落葉之下呢？

「司馬洛！」蘭心在後面叫。

他回過頭，看見她已經穿上了衣服，不過頭髮還是蓬鬆着，眼睛也不大睜得開來。

他走回她的身邊，她就嬌弱地投進了他的懷中。他輕輕地擁着她，柔聲地在她的耳邊說：「不睡了？」

她搖搖頭：「我已經休息過了，而且，我想起來了！我做了一個夢，我完全想起來了！」

司馬洛的血脈急促地奔騰了起來。「在那裏？」他問。

× ×

「來吧，」蘭心拉着他的手，帶領他通過樹林，毫不猶疑地，似乎已經認清了目標，雖然，到處的樹林都是差不多模樣的。

他們到達了出事地點。蘭心受到了幾個人襲擊的地方。

蘭心站在那裏，左右望望，然後又領着司馬洛直向左邊走去，通過了兩棵大樹的中間，再通過了許多其他的樹，終於到達了一棵紅色的樹的前面。

這究竟是一棵什麼樹，他們大概都不知道，但總之樹葉大部份是紅色的，這的確是一棵有特徵的樹，而且不是人工造成的特徵。

蘭心在這棵樹的脚下停了下來，指指地上，說：「這裏，就在這下面！」

司馬洛慌忙把地上的落葉推開，果然發覺那裏的泥土是新近掘開過，又掩上了的。他的血流得更速了。

「你掘吧！」蘭心說着，就在另一棵樹的脚下坐了下來。

司馬洛小心地從身上取出了一把鏟子。那是一把很小的鏟子，而且是可以摺疊的，拉開來就可以用了。這把鏟子雖然小，却是用特殊堅硬的金屬製成，所以掘起來是不會費力的。

但在發掘之前，他首先取出了一小罐汽油，洒在周圍的泥土上，再點上了一根香烟，把香烟丟到汽油上。汽油熊熊地着起火來了。

這是一步必須的預防工作。

如果那隻箱子是已經裂開了的話，那麼，周圍的泥土是會沾上那些細菌的。那些細菌，只可以希望用火去把它們燒掉。

裂焰冲天，那些汽油燒了好一會才燒完，泥土的表面是滾燙的，而司馬洛也不等了，他就拿起鏟子，在泥土的表面上發掘起來。

「不會很深的，」蘭心坐在那裏說，「我也沒有力氣埋得很深，我猜不會超過一呎深。」

果然她說得沒有錯，不過掘了一呎左右，他的鏟子就「鏗」一聲撞着了金屬。司馬洛的心大大地跳了一跳。他果然是已經找到了箱子，但，他也可能是正在面臨死亡。因爲，假如箱子是已經裂開了的話，他就難以避免沾染到那至今還是不可治愈的細菌了。他和蘭心都是的。

他小心地用鏟子把箱面上的泥土撥開。幸而，他看見那箱面是完整的也沒有看見他所害怕的紫紅色。他們的科學家指出，如果那些細菌溢出來的話，是會有這樣一種顏色的。現在沒有這種顏色，就表示箱子是仍然完好的了。

司馬洛小心地把其餘的泥土再撥了開來。

「找到了沒有？」蘭心問。

「找到了，」司馬洛說，「但你……你不要過來，可能有危險的！」現在，他的注意力是全部集中在那隻箱子上面了。

小心地，他把那隻箱子取了出來。亮閃閃的外表，一點裂痕都沒有。他們是來得及時了。司馬洛舒了一口氣，軟軟地坐了下來。

「怎麼樣？」蘭心問，「現在還有危險嗎？」

「沒有了，」司馬洛搖着頭，「沒有了，現在是安全了。」

蘭心說：「好了，司馬洛，現在你轉過來吧！」

司馬洛的頸背上的汗毛直豎起來，感到一陣陣陰冷。

因爲蘭心的語調，實在是有點不尋常的。他慢慢地轉過來。他果然看見蘭心的手上已經拿着一把手槍，指着他了。

就是他給她的那把槍，她竟然用這把槍來指着他。

司馬洛驚愕地看着她：「你幹什麼，蘭心？」

蘭心微笑，輕輕把槍擺一擺：「離開箱子，司馬洛，離開一點。」

「你瘋了？」司馬洛說，「你還想拿走這箱子嗎？」他憤怒得發着抖，充滿了被騙的感覺。他還以爲蘭心是已經悔改，但他顯然是看錯了。

蘭心憂愁地搖搖頭：「不，我不是想要這隻箱子，我只是想走，我要離開這裏，我要你陪我走出去。我答應過替你把箱子找回來，現在你已經找到了，我可以走了。」

「走到那裏去？」司馬洛問。

「總之我不能留在這裏，」蘭心聳聳肩，「留在這裏是沒有前途的，我不甘心坐牢，而我改變也是已經太遲了。」

「我可以幫你？」

「你幫不了我的。」蘭心說。

「你的女兒呢？」司馬洛問。

蘭心狩猥地微笑着：「我的女兒，不是由你們保管嗎？你答應過的，你們會好好地保護她，養大成人！」

「你不能這樣？」司馬洛嚴重地說。

「如果你不高興，」蘭心又嬉皮笑臉地，「那你大可以把她殺掉的，不過我相信你不會做這種事情。」

司馬洛恨得牙癢癢的。

「現在你聽着，」蘭心說，「我只是想你護送我離開這個範圍，離開你這個地方！這個箱留下給你，我不會帶走，所以，你最好不要亂動，如果你因此而丟性命，那就實在是太不值得了！」

司馬洛聳聳肩：「我還是希望你留下來。」

「不，」蘭心搖頭道：「我不能留下來，現在別再多說廢話了，司馬洛，轉過來，用背對着我吧！」

司馬洛只好又依命，任從擺佈，轉過來對着她。

蘭心慢慢地走近，把槍伸到他的上裝下面，槍咀抵着他右腋之下，人則到了他的左邊來，她又命令道：「攬着我，司馬洛……」

司馬洛用左臂搭在她的肩上，於是，他們就像一雙情侶正在熱烈地互攬着似的，司馬洛搭着她的肩，她的右臂則在衣襟之下攬着他的腰，只不過她的手上拿着槍，威脅着司馬洛的安全的。

「不要亂來，」蘭心說，「我再警告你，你知道我不是不會用槍的！」

「放下槍吧，蘭心！」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你用不着槍的，你要走，那就走好了！」

蘭心搖搖頭：「這一次，我不能信任你！」

他們就這樣一起走過樹林，走上山坡，到了公路上。

那裏果然有幾部汽車以及差不多十個人員在守着，而且，司馬洛禁不住眉頭一皺地看到，老莫也在其中。

「你們那裏去？」老莫問。

司馬洛聳聳肩：「我們去吃點東西。箱子已經找出來了，你們下去找吧。就在出事地點的附近，很容易找到的。」

「爲甚麼你不帶我們去？」老莫問。

「我已經說過，我們要去吃點東西，」司馬洛說，「給我們一部車子吧。」

他們走向一部車，蘭心還是擁着他。

老莫忽然說：「梁小姐，你過來一下吧，我有話跟你說！」

蘭心和司馬洛都震了一震。

司馬洛低聲說：「小心點，蘭心，依他吧，我會讓你走的……」

「不！」蘭心堅決反對。

「聽見沒有？」老莫說，「我叫你過來！」

「我不是你的屬下！」蘭心說。

同馬洛連忙伸手去把車門拉開，並用身擋在蘭心與老莫之間，一面焦急地催促她：「快點，快點上車！」

蘭心只好上車，同馬洛也跟着他上車，這樣，他們兩個人的身子不免離開了一下，槍雖然沒有露出來，隔着上裝也可以看到槍的輪廓。

老莫是何等機警的一個人，如果不是如此，他也不能成爲S組的頭目了。他看神色，就已經看出有點不對了，不是司馬洛的臉上有所表現，而是蘭心的臉上有所表現。

「停下來！」老莫說着，手上就已經出現了一把手槍，他旁邊的人，手上也出現了一把手槍。

「不要開槍！」司馬洛大聲叫起來。

蘭心已經移到了司機位上，咬着牙發動了馬達。司馬洛連忙伸手按着她的手，喝道：「不要開車，停着，讓我來跟他們講！」

蘭心却不理會，還是咬着牙把車子開動了，後面響了兩響槍聲，車子的後窗玻璃忽然碎掉。

車子也失去了控制，向路邊直撞過去，撞到了一塊凸起一呎半高的石上，車頭爬上了石上，再垂下大石的另一邊，後輪擱起了，於是車子就不再前進，只是後輪懸空在轉動着。

司馬洛感到天旋地轉，快咬緊牙齒，扳扶着車窗，定下神來，立即扭頭望過去。蘭心就伏在軚盤上，一動也不動，頸後有很多血湧出來。

司馬洛執住她的肩，把她搖動，一面叫了起來：「蘭心」！

一搖，蘭心便滾離了軚盤，而倒進了他的懷中。她的兩眼圓圓地睜着，一動也不動。她是已經死了。還沒有機會說一句話。司馬洛呆呆地擁着她。

只有老莫有如此準確的槍法。兩槍都射中了她的頸後。

她的血染到了司馬洛的襯衣上。

幾個人趕到了車子的旁邊，最後一個趕到的才是老莫，司馬洛瞪着他，咬牙切齒地說：「你殺了她，你這……………」

「她刦持你，」老莫說。「不是嗎？我救了你的命！」

「滾開！」司馬洛喝道，「滾開。」

「你怎麼了？」老莫詫異地看着他，「你瘋了嗎？她想逃走，我們怎能够讓她逃走？」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說：「你不會明白的了！」

老莫還是在那裏迷惘地看着他。

「她死了！」另一個人員說，「放了她吧，司馬洛。」

司馬洛瞥了他一眼，遲疑了好一陣，才慢慢把蘭心放了下來。不錯，她已經死了，抱着她也沒有用的。

「到底發生了什麼？」老莫說。

「別問了！」司馬洛吼道，「你們不是要那隻箱子嗎？已經掘出來了，還不去拿？快！快去！快去！」　（全文完）

武林逸事

洪熙官開枝散葉

慧心

粵省的拳脚有五大名家，稱做洪，劉、蔡，李，莫。洪家行頭，可見洪拳得風氣之先，事實上，練習洪拳的人，先要紮馬，後再開拳，故此，發拳有勁，馬步特別堅實，至於洪拳的拳脚，仍是由北方少林寺傳出來的，眞正在廣東開枝散葉的一個拳師，叫做洪熙官，有些人誤會洪熙官是廣東人，實則不然，洪熙官是福建人，他到廣東創立新的拳派時，曾經跟無數拳師交手，他有兩個特徵，叫做鐵拳千斤墜，鐵拳表示拳頭的堅實如鐵，天天打沙包、埋樁，橋手堅實如鐵，然後能够用它跟強敵周旋。至於馬步，稱做千斤墜，表示他的四平大馬，有如千斤，集中幾個壯漢，也無法把他拉動。

洪熙官的拳術傳到黃麒英，又再由黃麒英傳到黃飛鴻，到了黃飛鴻的手上，因爲黃飛鴻是提督衙門裏面的教官，要把整套拳脚打得更加生猛，於是創立虎鶴雙形拳，使洪拳可攻可守，除了猛虎之形，還有飛鶴之勢。

洪拳在洪熙官手上稱做十獨手，表示每一種手法都有獨到之處，即是把少林寺的十形拳的精華結集爲一套拳術，後來在黃飛鴻師傅的手上，爲了練習十獨手，就加上鐵綫拳，以及弓字伏虎拳，使內力和外力結合爲一個整體，有些人對十獨手發生誤會，改稱十壽手，實則不然，洪拳俱是以正路出擊的，寧願用硬橋硬馬擊退强敵，很少用毒辣的手法出擊，始能保持大門派的威風。

黃飛鴻把洪拳的拳種加以變化，更爲完善，他有許多個徒弟，得其眞傳的是林世榮，後來又由林世榮傳給其侄林祖。

林祖師傅單名一個祖字，稱做冠球，廣州平州人，林祖的一派武林新秀當中，有一個高徒叫做李一鳴，他不但拳脚精湛，英語也說得非常流利，李祖和李一鳴都分別在港九設立健身學院，教授洪拳的武功，除了拳脚，還有六點半棍、春秋大刀，以及三叉鋼扒等等武器，至今洪拳的門徒仍是很多的，這一個門派的武館也特別多。

遊俠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沙漠風雲（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大金牙往應齊寒梅之約返回客店，驀見蔡非的刀囊在他床上，他雖不明何以會有此怪事，但却不敢耽擱，立把刀囊送給韓非，謊言是自己偷盜得手，翌日，韓棠借故一碰蔡非身子，發現蔡非腰間仍掛着一副刀囊，心知有異，急命大金牙將偷來刀囊佯作檢到，嚷着找尋失主，蔡非取回刀囊，揭穿韓棠勒令大金牙偷刀囊的詭計，兩人始口角後動武，長喜强硬制止，事後，大金牙返回後院，蔡非攔路而立，要大金牙往偷韓棠收藏的一封密函，並給予一錠黃金，說事成後再予重酬，這可把大金牙楞住了——

似是而非局

哈朗王公的車隊在夕陽西沉的當口來到了大草原，儘管生長在塞外的人聽慣了駝鈴，馬嘶，這支車隊還是具備了無上的吸引力。車隊一到，看熱鬧的人就站滿了。

這眞是一支龐大的車隊，前後有十一輛大車，十多匹駱駝帶着口粮，商品，一長串由無數匹駿馬所組成的馬隊上，坐着慓悍英武的戰士。幾乎連小孩子都知道，哈朗王公的車隊到了，當然他們也知道哈朗王公此行的目的是來趕廟會，參加大賽馬，同時跟漢人交換一些值錢的商品。

車隊已到，馬上的蒙族戰士立刻就圍營地，所有的駿馬各有距離地圍了一個大圈，看熱鬧的人都被逐出了圈外，這個圓圈的半徑，少說也有一里以上。

大金牙也在看熱鬧的人羣裏，他在仔細地清點車、馬、駱駝以及蒙古戰士的數目，他心裏頭暗暗思忖：這姓韓的可眞有點怪，他要知道這些數字幹什麼？

有人拍他肩膀，他連忙轉回了頭。

是韓棠，他牽着他那匹名貴的賽馬。目光中透現着詭秘的神采。大金牙喝了又咕噥，你

扮猪吃虎謀

既然要我來跟你點數，你自己還來幹什麼？

「韓爺！」心裏嘀咕着，嘴裏還是不忘打招呼。

「大金牙！天黑盡之後，到哈爾紅河河畔來一趟。」

「幹什麼？」

「別問，想發財你就準時來，你在這兒多待一會兒，如果能查出哈朗王公帶了多少女眷，那是最好。」

「韓爺！您……？」

韓棠沒有再答理他，牽着馬，扭頭走了。

呸！大金牙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哼！我去河畔會你，你等着吧！我跟齊寒梅姑娘還要共商大計哩！

大金牙心裏那份得意是任何人都免不了的，大夥兒都將他看成一個賊，只有齊寒梅慧眼識英雄，他怎能不樂？

又有人在拍他的肩膀，大金牙閃頭一看，却倒抽了一口涼氣，兩條腿也不自禁地打了一個顫幌。

原來這個人是蒙古哥兒巴金刹。

大金牙正想扭頭就走，巴金刹的左手飛快地搭上了他的肩頭，另外一個尖尖的東西抵上了大金牙的腰眼兒。大金牙可不驢，他知道那是一把鋒利無比的七首。

「跟我走！」巴金刹的語氣很冷，很硬。

「哥兒！這……這是幹什麼呀？」

「跟我走，你應該曉得咱們的脾氣，順當點！」巴金刹的漢語倒是挺溜。

大金牙毫沒轍兒，刀子上了腰眼，還能不聽話嗎？

只不過剛剛離開人羣，就有一個蒙古哥兒騎在馬背上，另外還牽了一匹馬等着，巴金刹攔腰一抱，就將大金牙挾上了馬背，兩匹馬朝着西北方狂奔而去。

大金牙心頭可有點寒，巴金刹用不着拿刀子捎他，將他攛到大戈壁，放他在那兒，他就死定了。沒有馬匹，沒有口粮，沒有飲水，只怕神仙也沒轍兒生還。

幸好，那兩匹馬只奔行了約莫三十里就停了下來。

巴金刹將大金牙放開了，他似乎料定了大金牙跑不掉。

「漢人！」巴金刹倒很乾脆，一開口就提到了正題。「我找你來爲了什麼事，你心頭一定明白。」

「我……我可就是不明白呀！」

「少在我面前裝糊塗！」巴金刹的神色很冷漠。「我只問你一句話，你爲什麼要幫曹長貴？」

「那個曹長貴？」大金牙有心把糊塗裝到底。

巴金刹倒還沒有發火，他的同伴光火了，飛起一脚，正中大金牙的下顎，踢得大金牙倒飛出去。看樣子，他那兩夥大金牙多半保不住。果然，大金牙滿嘴都是血，兩夥大金牙在他的手掌裏。

大金牙倒還蠻够種，竟然沒有叫一聲。

「說呀！」巴金刹並沒有動粗，不過他的語氣中却是充滿了殺氣：「你爲什麼要幫助曹長貴？」

「哥兒們，」大金牙的假牙一旦落了下來，說話的聲音不太清楚：「這……這恐怕是誤會……」

「絕不是誤會。」巴金刹的語氣很肯定。「咱們蒙古哥兒生性粗豪，並不粗野，若是沒有將事情弄清楚，也不會冒冒失失地將你帶到這兒來，你還是老老實實說吧！」

大金牙眞是個能屈能伸的人，立刻雙膝一軟，跪下了地，匍地哀求：「哥兒饒命，哥兒饒命！」

「大金牙！用不着來這一套。我不會殺你，你雖然作錯了事，還不到該殺的地步，先承認，我沒有寃枉你。」

「我承認，我承認，你的而且確沒有寃枉我。」

「好！我的彎刀呢？」

「藏在大草原裏，明天一天亮我就可以找回來。」

「好！把我的彎刀找回來，那是絕不能丢的。」

「一定，一定，」大金牙滿口答應。

「另外，你還得替我辦一件事。」

「請吩咐！」

「你偷我的彎刀，害我丢盡了蒙古戰士的面子，你替我辦好這件事情之後，我們就算拉平了，兩不相欠。」

「請你吩咐好了，我一定照辦，我一定照辦。」

「如果你辦不成呢？」

「隨你。」

「除非你連夜離開女兒城，我想你一定捨不得離開。像你這種高明的手法，在廟會期間一定可以發大財。」

「當然，我是絕不會偷偷跑掉的。」

「那麼，萬一你失信，就得要小心我的報復。」

「放心好了，只要我作得到的事，一定照辦。」

巴金刹沒有說什麼，將他手中的七首扔到大金牙的脚邊，冷冷地說：「這是一把鋒利的七首，給你。」

大金牙檢起了七首，以迷惑的目光望着對方。

「你就用這把七首，去挑斷曹長貴的右脚筋。」

大金牙驚訝地說：「這——怎麼成呀？」

「怎麼？你是不願意替我辦這件事？」

「不是不願意，是我辦不了呀！」

「你敢在許多人面前偷我身上的彎刀，還有什麼事情你辦不成？就這麼說定，明天一大早我在哈爾紅河河畔等你，一方面收回我的刀，一方面聽你的回話。」

「這……？」大金牙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

「你是坐我的馬回去？還是要自己走着回去？」

「帶我回去，帶我回去……」大金牙一副可憐相。

巴金刹攔腰一抱，便又將大金牙抱上了馬背。

當大金牙回到大草原時，天色已黑盡了。這時哈朗王公的營地已經建立起來了，一共五座蒙古包。

營火也昇起來了，一共有十幾堆。

巴金刹將大金牙扔下之後，就和他的同伴匆匆走了。

大金牙那兩夥金牙又裝進了他的嘴裏，原來那兩夥牙齒是活動的，看樣子，他又玩了花樣。

他將那把七首從腰間抽出來看了一個仔細，又揷進了靴筒，然後在草地上坐下，仰首看天，若有所思。

「大金牙！」有人來到他的身邊。

「喝！是少掌櫃呀！已經這麼晚了，還蹓馬？」

沒錯，來人正是曹長貴，可是大金牙竟然壓根兒不提方才發生的事。

「大金牙！你獨自一個人坐在這兒幹什麼呀？」

「在數星星。」

「喝！你眞有閑工夫，大金牙，說正格的，有椿事我想請教你。」

「哦？」

「你是怎麼啦？瞧你，一副魂不守舍的樣子。」

「少掌櫃！你說有事請教我，我當然要發楞啦！」

「大金牙！說正格的，你上回幫了我的大忙，我還沒有謝你，如今又要痲煩你，可眞不好意思。」

「怎麼啦！少掌櫃，是有什麼差使要我辦麼？」

「不！不！我只是想請你幫我分析一下眼前的情勢。」

「眼前的情勢？」

「我是說賽馬的情勢，第一場明兒就要開始了。」

「哦！」大金牙暗暗鬆了一口氣。

「從內地來的賽馬客，大部份住在咱們店裏，那個姓丁的，是個公子哥兒，不在眼下，那個姓韓的，騎術平平，那個姓蔡的去年倒是

奪了兩個小綵，今年呢？來到這兒之後，整天喝酒，壓根兒就沒去聞聞馬味，剩下那個姓練的小傢伙，整天騎着那匹野馬練習翻觔斛，邪門啊！」

「沒有一個是你的勁敵，那還不好麼？」

「老實告訴你，我可不這麼想哩！」

「哦！你怎麼想呀？」大金牙不動聲色地問。

「我……覺得好像什麼都不對勁。」

「哦？你這個人疑心病倒還挺大的。」

「大金牙！說正格的，我覺得這些人一個個都打着到塞外來賽馬的幌子，其實呢？他們都別有目的的。」

「少掌櫃！你這話聽起來可教我吃了一驚哩！」

「大金牙！我可是在說正格的，你難道一點也沒有看出來嗎？」

「我這個人呀！一向都是糊糊塗塗地過日子。」

「大金牙！你要這麼說，就顯得不够眞誠了。」

「少掌櫃！我說的可都是實話呀！」

「大金牙！你不是一個糊塗人。」

「你眞看得起我。你沒有瞧見？一天十二個時辰，我是一半在醉，一半在睡，這還不够糊塗麼？」

「大金牙！我可是拿你當朋友看待，你怎麼……？」

「少掌櫃！你要是這麼說，可就是愈說愈遠啦！」大金牙邊說邊從草地上站了起來。「咱們回店去吧！」

「慢點！」曹長貴的聲音在這一瞬間都變了。

「怎麼啦？」

「剛才，我看見你跟兩個蒙古哥兒混在一起。」

「我說少掌櫃！您沒有看錯嗎？」

「沒有。其中一個是巴金利，他燒成灰我都認識。」

「不錯。是有這麼回事。」現在，大金牙的神色很正經。「我本來不願意提這檔子事，想不到你倒先提起來了。」

「大金牙！你爲什麼不願意提呢？」

「少掌櫃！你問得可好，爲什麼不提？剛才我被巴金利拖到沒人的地方狠狠揍了一頓，瞧！腮邦子還是腫的。我爲你挨揍，還有什麼好提的？難道還要向你討個人情？」

「什麼？」曹長貴很激動：「巴金利敢揍你？」

「他有什麼不敢？他沒宰我，已經就不錯了。」

「大金牙！你放心，我曹長貴也是個講義氣的人，這口氣我替你出，你等着瞧，我也要打腫他的腮邦子。」

「我說少掌櫃的！你也別找麻煩啦！人是一口氣，佛是一炷香，上一回他丟够了臉，揍我一頓也是應該的。」

「打狗看主人面，他揍你，我也下不來台呀！」

「少掌櫃！我看你就不要沒事找事啦！」

「哼！這口氣我可嚥不下，我一定要找他。」曹長貴說完之後，氣呼呼地走了。臨走還丟下了一句話：「大金牙！你等着瞧，明天我不教他躺下我就不姓曹。」

大金牙心中却在暗罵：你簡直是個混球！

不過，大金牙還是禁不住連連皺眉，巴金利是個不計後果的莽夫，他在裏面一攪和，那豈不是壞了大局？

反過來說，當眞挑了曹長貴的脚筋也不行啊！一想到這件事，大金牙腦子裏突然閃過一光靈道：巴金利怎麼湊在這個時候來碴兒呢？莫非有人在後面煽動？

嗯！這可要小心點，千萬不能落到陷阱裏去。心裏念頭一轉，立刻拔足狂奔。

大金牙回到曹家老店，就迫不及待地想見見齊寒梅，可是，點窗一看，發現丁月泉在屋裏，只好打退堂鼓。

一回身，有人堵住了去路，大金牙嚇了一跳。

是韓棠，向大金牙招招手，扭頭就走。

走到那片空地，韓棠才開口說了話：「怎麼啦！大金牙？一串珍珠項鍊不過癮，還要再來一次嗎？」

「什麼話呀？韓爺！我路過，順便瞧瞧吧了！」

「說正格的，大金牙！你把事情辦得怎麼樣？」

「別提了，您瞧瞧，我這邊的腮邦子都腫了。」

「哦？」韓棠很認眞地看了一看。「怎麼回事？」

「讓巴金利揍的。」

「巴金利！就是那個蒙古哥兒？是爲什麼呀？」

「韓爺！爲什麼你還不知道？就是爲了那把彎刀。」

「哦？這倒奇了！彎刀的事巴金利不應該知道的。」

「韓爺！這一定是有人在巴金利面前煽了火。」

「那會是誰呢？……大金牙！別理他的碴兒！」

「韓爺！你倒說的輕鬆，巴金利還交代我幹一樁事兒哩！要是辦不好，他還要來找我算賬！」

「大金牙！巴金利交代你幹什麼？」

「他教我挑斷少掌櫃的脚筋，這……這怎麼成呢？」

韓棠沉默了，似乎在考慮這件事情。

許久，韓棠才開了腔：「如果你不照他的話去作，會怎麼樣？」

「巴金利已經把話透出來了，除非我連夜走人，要不然，他就會對我施展嚴厲報復，而且他還算定了我絕對捨不得離開這兒。」

「當然，你要離開這兒你就是一頭驢。」

「韓爺！這話怎麼說？」

「放着這麼大的財富，你能不撈點嗎？」

「韓爺！」大金牙摸頭搔腦，一副傻相。「你的話可眞教我糊塗，這塞外風砂漫天，那來什麼財富呀？」

「我老實告訴你，財富巳經由哈朗王公的車隊帶來了，大金牙！只要你想撈兩文，我就能讓你撈兩文。」

「韓爺！你不用再提發財的事了啦！眼面前……」

「我告訴你，這樁事很簡單，曹長貴這邊是千萬不能招惹，出了漏子咱們連個安身的地方都沒有。」

「那……」大金牙眨眨眼。「您的意思，是……？」

「你呀！寧可得罪巴金利那一邊……」

「可是……」

「你怕他報復是不是？」韓棠用力一拍胸脯：「巴金利那邊有我。」

「你要勸他？」

「我可沒那個精神。」

「那麼……？」

「放倒他。」韓棠說得斬釘截鐵。

「您動手？」

「當然。」

「可是……？」

「大金牙！不是我說你，你作事呀！就是這麼畏畏縮縮的，明兒一大早，你就主動去找巴金利，約他到僻靜的地方去……」

「然後呢？」

韓棠附上大金牙的耳根，低聲密語一番。大金牙一雙眼睛瞪得溜圓，結結巴巴地問：「韓爺！這樣成麼？」

「成！成！爲什麼不成？有我在後頭跟你撐着呀！」

「韓爺！這可是人命關天，最好還是多合計合計。」

「別再合計啦！就照着我的話去辦，準沒錯。」

「是，韓爺！」

「大金牙！等這樁事辦好了，咱們再談那樁大事。」

「是，韓爺！」大金牙一副恭順的模樣；其實呢？他心中另有點子。

「回去！安安穩穩地睡一覺。」

大金牙也的確想好好睡一覺，偏偏事與願違，房裏竟然有人等他。

是大金牙絕對沒有想到的練有方。

一見面，練有方就說：「大金牙，你現在變成了大忙人，也變成了大紅人，若不用這種『守株待兔』的法子，想跟你仔細聊一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哩！」

「小兄弟！你可眞會說笑話，我是無事忙呀！」

「您別客氣，大金牙！我要跟你談點正格的。」

「好！我聽着。」

「白天我倆談的事，你不妨考慮一下。」

「什麼事呀？我記性不好你提一湯吧！」

「大金牙！你是當眞忘記？還是跟我說笑呀？我要你帮我偷蔡非的性命，以一百兩黃金爲酬……」

「小兄弟！你分明是在說笑話，這性命怎麼個偷法，我還是第一次聽說哩！」

「你瞧！這可是內行人說外行話啦！只要你有本領，沒有什麼不好偷的……你聽聽，偷天換日，偷樑換柱，偷龍轉鳳，這還不都是人幹出來的嗎？」

「小兄弟！聽來你說的好像有道理，其實呢？你完全在說外行話。你倒說說看，這性命該如何偷法？」

「大金牙！你這個人是眞不明白？還是假不明白？說偷，不過好聽些，其實呢？還不是那兩個字——暗殺。」

「小兄弟！你弄錯了吧？我可不是個殺手呀！」

練有方那張笑嘻嘻的面孔突然變了，本來是張圓臉，因爲笑色一收，往下一扳，看起來像是一張國字臉。

「小兄弟！你別瞪眼，我說的可都是正格的。」

「柳十郎！」練有方冷冷地說：「別在我面前馬虎眼兒，你的功夫有多高，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功夫？」大金牙眨着眼皮，一副楞頭楞腦的模樣。「我那有什麼功夫呀？瞧吧！有功夫還會被別人狠揍嗎？」

「柳十郎！我練有方的來歷想必你早就摸清楚了，我的來意你當然也明白，你又何必在我面前裝瘋賣傻？」

「小兄弟！你到底在說些什麼呀？」

「沒關係，柳十郎！」練有方站了起來，「你要裝迷糊就儘管裝吧！你若不爲我殺蔡非，我就抖你的底。」

「小兄弟！你抖吧！我大不了是個賊。」

「我一抖，你們那筆大買賣還想作嗎？」

「小兄弟！你可說到節骨眼兒上來了。」大金牙的臉色也沉了下來。「不錯，是有一票大買賣，大老闆不是我，我只是個跑腿的，你要是攪了局，有人找你算賬。」

「哦！」練有方又再笑了。「大老闆是誰呢？」

「你如果不怕麻煩，我就告訴你。」

「柳十郎！我要是怕麻煩，還會到塞外來嗎？」

「好！我告訴你，我的那個大老闆就是韓棠。」

「你拿韓棠來嚇唬我？」練有方的臉色又放下來。

「小兄弟！」大金牙擺出一副莫可奈何的神色。「我已經把話說明了，你看着辦吧，若是你有心要惹事，我也沒有辦法，不過，你最好還是安份一點。」

「還是那句老話，安份者不會到塞外來。」練有方說完就往外走，走到門口又轉過頭來丟下一句話：「柳十郎！你不妨想想清楚，水帮魚，魚帮水，大家有好處。」

練有方走了，大金牙却發了楞；他發覺情況有點不妙，每個人都拿他當目標，他就成了衆矢之的。不管情勢將來演變到什麼地步，對自己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

他躺下，闔不上眼；勉强闔上眼，却又睡不着，想來想去，他還是決定去找齊寒梅，她或許有個主意。

繞到後面，輕敲窗戶，裏面立刻傳來了回應：「是大金牙嗎？」

大金牙貼在窗紙上，輕輕地答應着：「是呀！」

「大金牙！明兒一大早在大草原見。」

「不行啊！齊姑娘，我有要緊事情要告訴妳。」

「哦？」接下來是一段長長的靜默。

「齊姑娘！你務必想法子出來一趟。」

「好吧！你在馬房後面的空地上等我。」

「不行呀！齊姑娘，那地方太明顯了。」

「那麼，有什麼事情就在這裏說呀！」

「唉！」大金牙唉聲嘆氣，還很緊張地望望四週。「我眞不知道該從那裏說起……齊姑娘！簡單一句話——大事不妙啦！」

「怎麼啦？」

「這曹家老店裏的每一個人都好像冲着那筆大買賣來的，咱們只怕不會順順當當的得手哩！」

「哼！」一聲冷笑，雖然隔着窗子，大金牙都感到了那股森冷味兒。「我以爲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哩！」

「齊姑娘！這件事還算小嗎？」

「回去睡吧！明兒個見了面再說。」

「還有……」

「還有什麼呀？」齊寒梅好像有點不耐煩了。

「還有那副刀囊……」

「什麼刀囊？」齊寒梅似乎一點印象都沒有。

「就是蔡非那副刀囊，韓棠要我去偷，我不是跟妳提過嗎？」

「怎麼樣？」

「我昨晚回房去睡的時候，刀囊就在我的床上。」

「有人在暗中帮了你的忙啦！」

「那個是妳嗎？」

「大金牙！你怎麼會想到我身上來呢？」

「因爲，我只向妳提過。而且，妳當時就表示，這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我想，也許是妳……」

「不是我。」

「哦？」大金牙大感意外，他幾乎已完全肯定那是齊寒梅的傑作。

「大金牙！我聽說爲了那副刀囊今兒個還鬧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風波。」

「說的是呀！」

「而且，那副刀囊並不是蔡非隨身攜掛的眞品。」

「是呀！」

「大金牙！這內中就有陰謀了，恐怕是有一個人想挑起韓棠與蔡非之間的明爭，但他不應該把你也捲進去。」

「說的是呀！」

「大金牙！你不要去管這件事，盡量置身事外。」

「可是，齊姑娘！還有許多事哩！」

「那你就快說呀！」

大金牙道：「一個蒙古哥兒巴金刹找上了我，要我挑斷曹家店少掌櫃的脚筋；蔡非要我去偷韓棠放在貼身處的一封密函；韓棠要我去清點哈朗身邊有多少護衞；練有方要我去偸蔡非的性命……齊姑娘！妳說說看，事兒還不够多嗎？」

「哼！大金牙！你成了要人啦！」

「齊姑娘！妳何必臭我？我是來請妳出主意的呀！」

「大金牙！依我看，主意只有一個。」

「祗要有一個就行啦！妳怎麼說，我怎麼依。」

「回房，上床，倒頭便睡，什麼事情也不想。」

「這樣行麼？」

「爲什麼不行？告訴你，這羣傢伙好像螞蟻，你只要讓他們嚐到一點甜頭，就全都爬到你身上來。」

「可是……？」

「好啦！大金牙！你怎麼婆婆媽媽的沒個完呀？你既然來問我，就該聽我的話，照我的話去作，準沒錯。」

大金牙實在也沒有可說的了，齊寒梅在他的心目中已有很重的份量，自然可以信賴她。

其實，練有方說大金牙絕非一個普通毛賊，這話是對的，雖然他目前已成爲衆矢之的，但他並不在乎，他來找齊寒梅，只不過是希望得到更進一步的支持，有了齊寒梅這句話，他已經很滿足了。

回房，上床，倒頭便睡。正是大金牙想要作的事，但願現在沒有人在房裏等着他。

他如願了，只要他願意睡，可以睡到明天晌午。

× × ×

事實上，身在曹家老店作客，任何人都不可能睡到晌午；今天是什麼日子？每一個人心頭都有底。

一大早，那份嚷嚷勁兒，誰還能睡得着？

大金牙翻身爬起，一見紅日滿窗，心頭不禁發了急，齊寒梅跟他約好了在大草原上見，這會兒只怕晚了呀！

連臉都不敢洗，連忙往馬房跑，隨便拉了一匹馬，騎上便跑。這匹馬也倒了楣，差點被大金牙用皮鞭抽腫了馬屁股。好不容易總算將大金牙載到了大草原。

到處都是人，到處都是馬，齊寒梅在那兒呀？

好！遇上了，不是齊寒梅，是巴金刹。

「怎麼樣？大金牙？事兒辦成了嗎？」

「沒有。」

巴金刹冷聲道：「沒有？你忘了我向你提出的警告啦？」

「沒忘，不過，我實在沒法子完成你的交代。」

「爲什麼？」

「因爲他昨晚沒回去，我上那兒挑他的脚筋？」

「哦？他沒回去？不回去上那兒住？」

「巴金刹，那還用說嗎？一定是在哈娃娜那兒……」

一句話沒說完，巴金刹的鐵拳已經搗了過來。

大金牙這會兒可不願挨揍了，霍地縱跳而起，巴金刹一拳落空，由於用勁太猛，差一點收勢不住，栽個觔斛。

巴金刹楞住了，他絕沒有想到大金牙還有這麼高的功夫。

「大金牙！你是眞人不露相呀！」

「巴金刹！你的拳頭實在太重啦！誰挨得起呀？」

「大金牙！沒關係，我對付不了你，別人可對付得了，我現在就去曹家老店洩你的底，說你不是一個毛賊，是個絕頂高手……」

「巴金刹，這個牛皮千萬吹不得，要是絕頂高手還能被你揍得鼻青臉腫嗎？這會被人笑話的呀！」

「哼！你少來這一套，還是那句老話，曹長貴的脚筋一定得跟我挑掉，不然，我跟你沒完沒了。」

大金牙臉色變了，變得鐵青而無血色，如果巴金刹懂得察顏觀色，此刻他一定會機伶伶地打一個寒顫。

「怎麼啦？」巴金刹完全不懂得察言觀色。「你還不高興？」

「沒有。」大金牙的語氣很冷。「我只是覺得這樣作根本沒意思，如果你堅持，我現在就去。」

巴金刹得意地說：「你最好現在就去。」

「你能陪我去嗎？」

「爲什麼要我陪？」

「一方面壯壯膽，另一方面當你看到仇人在痛苦中煎熬時，你一定很快樂，尤其是哈娃娜也在場。」

「什麼？哈娃娜也在場？」

「曹長貴正在跟哈娃娜幽會。」

「在什麼地方？」妬火在巴金刹的眼眶中燃燒。

「跟我來。」大金牙翻身躍上了馬背。

大金牙算定了巴金刹會跟着，那是一定的，任何人都會跟了去。

大金牙很絕，現在去的地方正是昨晚挨揍之處。

他下了馬，巴金刹也跟着下了馬，但是，四週再也沒有第三個人。

「人呢？」巴金刹兇巴巴地問。

「在這裏。」大金牙神色冷峻，手指指着脚下。

「什麼意思？」

「巴金刹！我只告訴你一句話，漢人並不好欺侮。」話聲一落，拳頭已經閃電般揮出。

巴金刹只怕作夢也沒有想到，大金牙的拳術會如此精湛，而且勁道如此猛烈，當他發覺大事不妙時，已經人事不知，天旋地轉了。

大金牙可以輕易地置巴金刹於死地，但他並沒有那樣作，他只是以繩索將巴金刹綑了個四馬鑽蹄。然後往山溝裏一丟，只要巴金刹今天不攪局他已經很滿意了。

打馬回大草原，還是人羣熙攘，馬匹穿梭，要想找到齊寒梅，恐怕不太容易。但是他還是努力地找。

一匹馬斜刺裏穿過來，差一點撞上。

是蔡非。

「喂！柳十郎！」蔡非大聲嚷嚷。「東西

到手沒有？」

「蔡爺！你的消息不確實吧？姓韓的身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密函呀！」

「你要是這麼說，你就是騙人了。你根本沒去動，如果他身上沒那封密函，你就拿刀來割我的腦袋。」

「當眞？」

「柳十郎！我姓蔡的，可還沒有說過假話哩！」

「好吧！你等着聽消息。」大金牙打馬就走。

在大草原一個圈子兜下來，齊寒梅可沒有找到，却發現了韓棠，大金牙連忙引馬跑了過去。

「韓爺！韓爺！」大金牙扯開了嗓門大叫道。

韓棠一兜馬頭，疾馳而來，大金牙留心他的騎術，還眞不賴。

「幹什麼呀？」

「有緊急消息報告你。」

「這兒說方便嗎？」

「不行。」大金牙故作神秘。

「好！跟我來。」

這次是韓棠帶路，又遠離了大草原。

二人都下了馬，大金牙很小心地觀察了一下，韓棠的靴筒裏有把鋒利的匕首，在右邊，那得格外留意。

韓棠道：「瞧你，大金牙！什麼大不了的消息呀？」

「橫財。」

「哦？你今兒個的臉色不大好看，說起話來也是怪怪的，是怎麼回事呀？」

「韓爺！如果你信得過我，我就說。要是信不過呢？我是不說也罷。」

「我當然信得過你，不然我爲什麼要找你作幫手？」

「韓爺！如果你當眞信得過我，我就要直率地問你幾個問題，也要請您老老實實地回個一清二白。」

「好呀！」韓棠的腦袋點個不住。

「聽說……聽說你身上有封密函。」

「哦？」韓棠的臉色變了。「你是聽誰說的？」

「別管我聽誰說的，只請回答有，或者沒有。」

韓棠的嘴抿得很緊，目光顯得格外明亮，過了許久，他才用力一點頭：「不錯，我身上是有一封密函。」

「那麼，這封密函與這筆橫財有關嗎？」

「也許有關。」

「韓爺！你的回答似乎不太肯定。」

「對不住！我無法作肯定的答覆。」

「爲什麼？」

「因爲我沒有看過這封密函的內容。」

「如此說來，這封密函，是請你帶給別人的？」

「不錯。」

「誰托你帶的？」

「你絕不認識此人，說了也是白說。」

「帶給誰呢？」

「那個人你也不認識，不說也罷。」

「那人現在何處？」

「大草原上。」

「哦？想必是個蒙古哥兒了？」

「是的。」

「好！韓爺！你很把我當朋友，不然，你不會告訴我這些。現在，我有個請求，把那封密函拆開來看看。」

韓棠的雙眉倏地挑了起來，眼眶中也射出了怒火。

「韓爺！不要發火，你既然要跟我聯手，就不該單獨持有某一種秘密，要不然你就是暗懷居心。」

「大金牙！」韓棠冷冷地開了口：「你不覺得你的要求太過份嗎？」

「不！」

「大金牙！你聽清楚，我只說一個字——滾！」韓棠在發出一聲叱喝的時候，他的右手也同時用力一揮。

只不過眨眼之間，韓棠就發現他作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他的右手擋住了視綫，當他的手垂下時，一把鋒利的匕首，已經指在他的咽喉處。大金牙的這一手是他作夢也沒有想到的事。

「大金牙！你？……」

大金牙冷聲道：「韓爺！你是老江湖，可惜仍然犯了輕敵的毛病，你是門縫中看人，把我大金牙看扁啦！」

「大金牙！你以爲利刀在喉，我就沒辦法啦？」

「韓爺！別吹牛啦！如果你能動彈，你還站在這兒乖乖地跟我說話嗎？」

「你想幹什麼？」

「我要那封密函。」

「休想……」

大金牙的手一用勁，刀尖就進去了一分，他的話比刀還利：「韓爺！刀尖現在只進入表皮，如果你再說一句硬話，刀尖就會刺穿喉管，那個時候，你就是不答應，我還是照樣拿到那封密函。韓爺！你可得想想清楚。」

「大金牙！我眞不明白你在玩什麼詭計，你只要一刀殺死我，就萬事太平，又何必多費口舌？」

「不到萬不得已時，我不願殺人。」

「好！你鬆手，我拿給你就是。」

「不行，先拿密函出來，我才鬆手。」

韓棠認了，他緩緩伸手入懷，撕破了衣服的內層，取出了密函；那是一個用桑皮紙做的封袋，上面沒有寫任何字，大金牙很謹愼地將密函接過來，用牙齒撕開封口。

大金牙看信看得很快，幾乎是在目光一瞥之下已經看清楚了信箋上的內容，他的臉上立刻掠過了一絲陰影。

他將信揣了起來，冷冷地說：「韓爺！非常對不住，這封密函暫時借我用一用。」

「大金牙！我希望你考慮一下後果。」

「什麼後果？」

「報復。」

大金牙狠聲道：「你是逼我殺你滅口麼？可別以爲我不敢。」

「你縱然殺死了我，還有別人找你。」

「韓爺！像你這種大人物，說這種唬人的話，未免太有失身份了吧？」

「大金牙！我不是唬你，信上的內容你也看過了，你想想看：這樣大的買賣，不可能只來我一個人呀！」

「好！韓爺！你明示。我一定要帶走這封信，怎樣才不使你爲難？怎樣才能使你保全面子？」

「你拿刀逼着我，面子已經丟了。現在可以談的就是不要使我太爲難，這封信，你絕不能拿去。」

「我一定要帶着這封信，沒有商量的餘地嗎？」

「只有兩條路。」

「說說看。」

「一是殺死我。」

「還有呢？」

「跟我們合作。」

「合作不可能，我一向都是跑單幫的。」

「那麼，你只有殺死我一途了。」

「我很不希望用這種方法來解決問題，如果你逼我走這條路，那我也就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但是，我估定了，你沒有那個膽子。」

大金牙氣得發抖，他實在沒那個膽子，並非他不敢殺人，而是他顧及後果，韓棠絕不會一個人跑到塞外來。

「大金牙！你有種，就用刀子在我喉嚨管裏捅……」

大金牙飛起一脚踢在韓棠的小腹上，韓棠似乎沒料到大金牙有刀不用反而用脚，這一踢，使他摔了一個大觔斛。

大金牙的攻擊是一連串的，第二脚立刻踢上了韓棠的太陽穴，接着第三脚、第四脚……一連串的攻擊下來，韓棠要醒過來，最少也要等上半天以上啦！

大金牙以勝利的姿態拍拍手，緩緩地轉過身來，但是，那一股子勝利的笑容却在一瞬間凍住了。

蔡非在那兒靜靜地站着，似在欣賞大金牙的傑作。

「哦！蔡爺！」大金牙連忙打招呼。

蔡非道：「柳十郎！眞看不出來，你還眞夠狠的！」

「蔡爺！你誇獎，嘿嘿！咱們走吧！」

「柳十郎！你好像忘記了一件事情吧？」

「哦？忘記什麼啦？」

「你忘記搜他的身子，那封密函你不要了嗎？」

大金牙楞住了，蔡非看見他揣起那封密函了嗎？一定沒有，那時候他還沒有來，如果那時候姓蔡的在，韓棠的目光中一定有反應。

「嘿嘿！」大金牙的反應可眞快，「蔡爺！您不提，我倒忘啦！你瞧瞧！我的腦筋有多壞！」

他一本正經地去搜，當然搜不着，然後轉過身來向蔡非雙手一攤。

「怎麼？」蔡非向前跨了一大步，「沒有嗎？」

「沒有。」

蔡非隨手就是一個耳巴子，這個耳巴子很重、很快，但是却沒有打着大金牙。

他這個人應該很機靈，眼看韓棠四平八穩地放在地上，就該重新對大金牙估價，實在不應該輕率出手的。

大金牙並非消極地閃避，而是積極地反抗，身子一矮，躲過了蔡非那一掌，右脚已經飛快踢出。

他的脚法看起來並不特出，但是踢去的部位，正是最脆弱的地方——鼠蹊，而且也是正面防護上的一個空隙處。蔡非的遭遇和韓棠一樣，也是抱着肚子彎下了腰，於是大金牙的第二脚就正好踢中了蔡非的太陽穴。

就算是鐵打的人，也絕對禁不住這樣重的兩脚。

蔡非也躺下了；和韓棠一樣四平八穩。

「哼！」背後有人在說話：「我可沒看錯人！」

大金牙閃電般旋身，他的行動快得像一頭從山崗上撲下來的花豹，但是當他看清楚對方是誰時，他又立刻溫馴得像一隻小白兔；因爲站在他面前的是齊寒梅。

「哦！齊姑娘！要是當眞再來了第三個，我可就沒有轍兒啦！」

「別客氣！憑你的功夫，三十個也對付得了。」

「喝！齊姑娘！妳太看得起我啦！」

「大金牙！別說廢話了，怎麼處置這兩個人？」

「四馬鑽蹄，往這兒一放，憑他們的造化吧。」

「大金牙！我倒想提醒你一下，斬草不除根，春後必發芽。」

「用不着，齊姑娘，這種人活着，死了對咱們都沒什麼影响。不瞞你說，這種人我還沒有放在眼下。」

「哦！什麼樣的人才放在你的眼下呢？」

「妳呀！」

「大金牙！別跟我耍嘴皮子！」齊寒梅的臉色繃得緊緊的。「我可是在跟你說正格的……大金牙！你眼睛裏到底還有誰？」

「有一個。」

「誰？」

「練有方。」

「哦？就是那個硬要騎野馬的小伙子？」

「齊姑娘！事情巳經擺明了，我也用不着在妳面前打馬虎眼兒。去年，我就到塞外來過一趟，早巳打好了底子，這樁買賣，絕沒有不成的，可是，這個姓練的小伙子，却教我有點含糊。」

「爲什麼呢？」

大金牙道：「他出身武術世家，武功底子，非常深厚，而且，這小子幹勁兒足，精明難纏，最厲害的一點，是他本人並不想成事，而是來壞事的。」

「這小子讓我來對付他，怎麼樣？」

「齊姑娘！我只需要妳去對付一個人。」

「誰？」

「丁月泉。」

「丁月泉？」齊寒梅先楞後笑。「大金牙！你沒有弄錯吧？」

「沒有弄錯。」大金牙一本正經地扳着臉說。

「他只是一個大少爺，一個想表現男子氣概的大少爺，你不必用脚踢他，一根食指頭就可以將他戳倒。」

「但是他手底下有兩個傑出的武師。」

齊寒梅道：「傑出的武師？你不要笑掉我的大牙吧！」

齊寒梅也許眞會笑掉大牙，但是大金牙却沒有笑，不但沒笑，他的語氣還格外凝重：「齊姑娘！我從來不輕估任何一個對手；輕估敵人就犯了不可饒恕的過錯。」

齊寒梅道：「高估敵人同樣也犯了不可饒恕的罪過。」

「齊姑娘！我不相信妳不知道那兩位武師的底細。」

「關正飛和唐一峯，兩個人加起來不够你一根手指頭，也不够我一根頭髮。」齊寒梅說話很巧妙，她捧了大金牙，更高捧了她自己。

「別把他們看在眼裏。」

「壓根兒不去理會他們嗎？」大金牙說得更仔細了。「他們兩個到塞外來可是另有目的。妳難道不知道？」

「誰說我不知道來着？人啦！有時候就是要裝一點糊塗，大金牙！你假使再收斂一點，你會更有出息。」

大金牙道：「好吧！我聽妳的，現在咱們該幹什麼？」

「溜馬去。」

「哦？還是按照妳原來的計劃，在哈朗王公的蒙古包前跌下馬來，然後由我扶妳進包討傷藥……」

「走吧！別在這裏盡耍嘴皮子。」

「對了，我有一樣東西應該給妳看看。」大金牙掏出了那封信，雙手恭恭敬敬地遞了過去。

齊寒梅接過那封密函之後，陰冷地笑了：

「大金牙！幸好你沒有忘記，不然，可就引起

我的誤會啦！」

「怎麼呢？」

「從你料理韓棠開始，我就在暗處瞧見了，要是你忘了這封信，我豈不是要誤會你另有目的？」

「呀！妳一直在暗中觀看，我怎麼沒發現呢？」

齊寒梅沒有再答理他，抽開那封密函來看，這一看，她的神色立刻大變。

「怎麼啦？」大金牙連忙問：「有什麼不對嗎？」

「大金牙！快跟我走。」齊寒梅的語氣非常急迫。

大金牙立刻就翻身上馬，齊寒梅吹了一聲口哨，一匹駿馬飛快地跑到她的面前，她騰身而上，打馬就走。

被綑成四馬鑽蹄的韓棠和蔡非都坐了起來，繩索也鬆開了，而且兩人還相對一笑，並不像寃家對頭。

這是怎麼回事呢？他們不是被踢昏了嗎？不是被繩索綑得緊緊的嗎？他們兩人不是生死不相容的對頭嗎？

韓棠取出手帕來擦拭了額頭上的血漬，又拍拍身上的塵土，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大金牙跟我玩起正格的來啦！踢兩脚倒不要緊，眞把刀尖往我喉嚨管裏捅，可眞嚇出了我一身冷汗。」

「老韓！」蔡非倒是心平氣和的。「這可不能怪大金牙，齊寒梅有多精呀！如果假戲不眞做，還瞞得了她嗎？所以在內地的時候我就跟你說過，一言一行都要逼眞。你說，咱們昨兒個在店堂裏那台戲唱得够精彩嗎？」

「老蔡！看樣子，齊丫頭這一回，是上當了。」

「那還用說嗎？大金牙這個脚色演得太好了呀！」

「哼！籌劃了兩年，可出不得漏子，不然兩年的心血就都泡了湯。老蔡！你琢磨琢磨，成事的勝算有多大？」

「十成。」

「太滿了吧！」

「老韓！辦這種事，就是有了九成九的勝算都是白搭，一個個精得像大鬧天宮的孫猴子，一眨眼就會出漏子。」

「老蔡！下一步棋怎麼走法？」

「回曹家老店睡大頭覺，什麼也別幹。」

「再過三天，咱們三個就腰纏萬貫啦！」

「老韓！別老是想着那些金銀珠寶，可得想想咱們定好的每一步棋，一着錯，滿盤輸，那可是大意不得的。你得學學大金牙，他的一言一行都是照着規矩來的。」

說來說去，韓棠、蔡非跟大金牙竟是同夥人，這大概是任何人也想不到的事；而他們作得也够認眞，即使四週沒個人影，他們也當冥冥中有個人在監視，打是眞打，駡是眞駡，半點也不含糊。但是現在他們却把這些禁忌忘掉了，旁若無人地談了起來。這也許是因爲他們得意忘形吧？

今天的陽光格外烈，晒得練有方渾身冒汗。他站在這個石堆上巳經快一個小時了。距離遠，他沒有聽到任何一句話，但是他看見了每一個人的動作，每一個情況的變化。呈現在眼前的事實令他非常吃驚；在驚悸之餘，他也很高興，如果沒有現在的發現，來日眞不知道要出多大的漏子。

他下了那堆亂石，牽起了他那匹野馬，開始向大草原那邊幌去，心裏盤算着若干複雜的問題。

蔡非跟韓棠爲了遮人耳目，是分道揚鑣的；兩人自然要保持一段距離，落後的韓棠正好和練有方遇上了。

練有方揮手打了個招呼，韓棠本來可以策馬而去的，而他却故意停了下來，他似乎覺得，練有方這個時候由那個不欲人知的方向走來，情況好像不大妙。

「上那兒溜馬去啦！」韓棠搭訕着問。

「說起來寒傖，」練有方很大方地回答：「我不怕這匹野馬把我從牠的背上蹶下來，却怕別人笑，這才找個沒人的地方去練，這匹馬好像也怕人多，今天竟然乖多啦！」

「這可不妙哩！」韓棠一面在說話，一面在察言觀色。「賽馬的時候人更多，那個時候把你蹶下來豈不更糟？」

「韓兄！我看你一定沒有馴過野馬。」

「怎麼呢？」

「馬兒呀，可怪哩！只要一次讓你順順當當地騎着牠跑了，再往後，牠就會一直乖到底，不會再要性子的。」

「哦！還有這一回事呀！剛才你騎得怎麼樣？」

「嘿嘿！我本來不想說的，這匹馬兒巳經馴啦！」練有方一副很神秘，很得意的樣子。

「眞的嗎？」

「千眞萬確？」

「小兄弟……咱們現在就來比一程，怎麼樣？」

「得啦！韓兄，你胯下騎的是名種賽馬，我那能跟你比呀！」

「嗳，小兄弟！咱們不是要分輸贏，只不過壯壯你那匹野馬的膽子吧了！來，往那邊去！」韓棠邊走邊兜轉了馬頭，猛一提韁。

他很想看看練有方的騎術，騎術好壞，從上馬下馬就可以看出來了，可是當他回轉頭來時，練有方巳經穩穩地坐在馬背上了，馬兒昂着頭，豎着耳，前蹄不停地動，擺出了一副迫不及待的架勢。

韓棠不禁一楞，這不是那匹野馬了麼，怎麼完全變了樣兒呢？

韓棠雙腿一緊，猛一提韁，馬兒立刻像脫弦疾矢般射了出去。

他一上來就用了全力脚程，他不讓坐騎有絲毫鬆懈，馬性，馬力，他都清楚，一口氣五十里那是稀鬆平常的事。

一幌眼，十里地過去了，韓棠回頭一看，喝：練有方與他相差不到十個馬身，跟得緊緊的，絲毫沒有落後。

韓棠吃驚了，他騎的是一匹名種賽馬，而且訓練有素，而練有方竟然能緊緊相隨，這還得了嗎？何況那是一匹光背馬，沒有相當精湛的騎術能够放韁馳騁嗎？

一方面是想試試練有方的功夫，一方面也是由於好勝心所使，韓棠開始催馬了，讓馬匹超過體力極限的情況下奔馳，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但他一切都不管了。

馬匹的汗水巳經透過他的衣褲，韓棠應該知道危機巳至，但他還是不肯緩韁，繼續瘋狂般奔馳。

但是，奔馳的速度巳在逐漸減緩，馬兒強健的肢體巳經在逐漸疲軟，回頭看，練有方那匹野馬，仍然是昂首揚鬃，健步如飛。

韓棠這才緩了韁，逐漸放慢了脚程。

兩匹馬終於氣喘吁吁地停了下來。

內行人，誰都看得出，韓棠那匹名種賽馬早巳全力用盡，而練有方那匹野馬却是尚有餘力。

「小兄弟！原來你是深藏不露哦！」

「那兒話？韓兄！人有好勝心，馬兒也有好勝心，若不是你那匹寶駒的引導，我這匹馬那能跑這麼快呀？」

「小兄弟！」韓棠翻身下了馬，隨手將馬

轟一丟。「這裏四下無人，咱們倆來談一點心腹話如何？」

「哦？」練有方一楞，也很快地下了馬。

「聽說令兄……？」

「你知道我哥哥慘遭殺害的事？」

「唉，江湖就這麼一丁點兒大，還能瞞得了誰嗎？」

韓棠頓了一下，又接着說：「聽說你遠來塞外，是爲緝兇而來，可是眞的？」

「不錯。」

「兇手在此嗎？」

「在此。」

「誰？」

「不能說。」

「其實，你不說我也知道是誰。」

「你不可能知道。」

「我知道。」

「你說說看。」

「聽說殺害你哥哥的兇手是蔡非。」

「不錯。」練有方竟然直言不諱，這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他剛才明明看到了韓棠和蔡非交頭接耳的情況，爲何不閃避一下呢？

似乎一個還比一個高，韓棠未表驚異，反而輕輕地說：「蔡非剛才還跟我在一起聊了很久。」

「跟你在一起聊天？」練有方却不得不故作驚訝了。

「是呀。」

「你們……你們在曹家老店，不是吵過架嗎？」

「吵架歸吵架，談事歸談事，這可不能混在一起呀。」

「談事？你跟他有什麼事好談？」

韓棠有意加重了神秘性，壓低了聲音，一字一字地說道：「我要聯合蔡非對付一個共同的敵人！」

「誰？」

「柳石。」

「誰是柳石？」

韓棠道：「就是那個神偷，你叫他柳十郎的那個人。」

這似乎是一場較量心智好戲，一個是久經江湖的老手，一個是初出茅廬的小伙子，練有方應該弱了許多。

事實却不然，練有方淡淡一笑，立刻又頂上了：「這我可就不明白了，柳十郎不過是一個偷兒，妙手空空是高人一等，陣前相搏他就差了許多，還用得着兩大高手聯合起來對付他嗎？」

「小兄弟，你太小看柳十郎啦！」

「怎麼呢？」

「他才是個頂尖兒的一等一高手哩！」

「好，這點暫不爭論。我只想請問：你們爲何要聯手對付他。」

「當然有道理。」

「能否見告？」

「可以。不過，我們應該交換一下。」

「你想知道什麼？」

「你說蔡非是殺害令兄的兇手，有什麼證據嗎？」

「有。」雖然只有一個字，練有方却是說得斬釘截鐵。

「什麼證據，何妨說出來聽聽。」

練有方的臉色突然沉了下來：「你是要爲蔡非打探消息嗎？」

韓棠道：「小兄弟！你要這麼說，可就誤會了，我和蔡非往日並不相識，只因共同的利害而結合，我沒有必要爲他打探消息，你說是不是？」

練有方道：「那麼，你想知道內中原委的目的何在？」

「如果他眞是殺害令兄的兇手，那麼，在往後我就要對他多加提防，一個兇殘成性的人是會故態復萌的。」

「其實你根本就不必問，看他腰掛刀囊，滿臉橫肉，就知道他絕非善類。」練有方說到這裏，銳利的目光向韓棠一瞟。「韓兄！物以類聚，你最好三思而行。」

「小兄弟！」韓棠那兩道濃眉也挑了起來。「如果我與他站在同一條綫上，你就把我看成與他同類了？」

「物以類聚。」練有方重覆着這句很難聽的話。

「對不起！」韓棠的臉色沉了下來，「爲了某一件事情我必須和他採取聯合陣綫，我無法顧忌你的看法。」

「你的意思是說，不惜與我爲敵。」

「平心靜氣說一句話，我不願與一個復仇者爲敵，復仇者懷着滿腔怒火，鋒銳難當。所以，我希望在我與蔡非在一起時，你暫時不追索令兄被害的這筆血債。」

「韓兄！你無權向我作這種要求。」

「小兄弟！你不覺得你的態度太强橫跋扈了嗎？」

「你方才就說過了，復仇者，都是這副模樣。」

「小兄弟！本來想跟你好好談談的，看來我們無法談下去，告辭了！」韓棠翻身上馬，打馬就走。

「慢着。」

「還有什麼說話？」

練有方道：「我們方才的談話，我不希望讓蔡非知道。」

「你是怕他知道了先發制人，是嗎？」

「我既然敢來，敢做明了，就什麼也不會怕，我只是覺得這種事不需要別人轉告，應該

名師名技聞

王征南寒夜鬧三關

麥海雲

照武林中人所述少林寺是各門各派的總匯，不過，這種看法，只是指硬拳硬馬而言的，即是「外家拳」，除了少林拳之外，還有「內家拳」，同是內家拳，仍分武當派以及太極門，現時一般人都知道內家拳屬於太極拳之一，很少人注意到武當拳的，事實上內家拳起於張三丰，他是武當派練丹的道士，宋朝徽宗這個皇帝召見他，因爲由南方到北方，中途被困，有三天三夜，就在那三晚，張三丰夢見元帝教授一種拳脚，覺醒之後，曾經用夢中得來的拳術攻擊匪徒，包圍住他們的二百多名盜賊，竟然過半受傷，其他紛紛逃散，張三丰以一敵百，而且贏了這一場仗，於是，宋朝皇帝徽宗更加器重他，因此就有武當拳術傳流下來。

大致如此，到了嘉靖年間，有一個武林高手叫做張松溪，得到張三丰武當拳的眞傳，後來松溪有幾個徒弟，其中最有成就的一個門徒叫做單思南。

單思南只是一個普通的拳師，眞正把武當拳術發揚光大的不是他而是他的門人王征南，內家拳術就在王征南的手上，發揚光大，至於王征南學到單思南的眞傳武當派拳脚並不容易，那時單思南出關遠征，後來解甲歸田，在家中養老，任何一個拳師過了花甲之年，力勁退化，不敢炫耀他的武功，避免敵人尋仇，單思南亦屬如此，他回到故鄉，閉關自守，一早一晚，關了房門，然後練功，王征南無法得到他的指點，甚至不是他的徒弟，不過，他求學心切，故意在他的隣居租屋而居，入黑之後，看見隔壁微露燈光，便從瓦面潛到單思南居住的後園，再爬上屋頂偷窺。

他不敢把那塊屋瓦挖得太大，免至下邊的人發覺，但因屋瓦所鑽的洞穴太小，只能看見單思南練功的一部份。單思南在他無法窺見的另外一個角落練功，他就看不出來，故此，王征南偷窺三年，只是得到一些皮毛，虛有其表。

王征南始終想偷學武當拳的秘傳絕技，却又無法打動單思南，只好另想辦法。那時湊巧單思南的兒子單振輝跟市井中人交手，以一敵十，身受重傷，回到大屋之內療養，王征南獲悉此事，便獻金延醫，悉心調理，而且把單振輝看做兄弟一般，半年相處，不但單振輝深爲感激，他的父親單思南也十分感謝，問他爲何這樣善待其子，王征南十分機警，聽了就說：「我生平嫉惡如仇，令郎無辜受害，爲之不值，況且我一向敬仰老先生，故此，延醫替令郎醫治，我還希望學習拳脚，有機會替他報仇，把那些歹徒剷除。」

要是平時說出這番話來，很難使人入信，不過，單思南愛子如命，聽了這番話，居然深信不疑，認爲教會王征南拳脚，就可以增加自衞的力量，再者，他本人已老，兒子又身受重傷，傷癒之後武功必然打了很大的折扣，想把武當拳脚傳授下來，難得一個好像王征南如此熱心救人的好漢，因此，他慨然答應，但却迫王征南在神前起誓，絕不以武功傷人，除非萬不得已，然後大開殺戒。

王征南就此得到秘傳的武當拳術，照理武當派拳術屬於內家拳的，有些時候需要在密室練功養氣，不過，這種拳脚如果化爲外力，却又可以打鬥，這是它不同其他內家拳脚的地方。難得王征南苦練七年之久，認爲把武當派拳術全部學會，而且有本領發揮出來，然後拜別單思南師傅。

王征南得到武當派的秘傳絕技，離開那個地方，從北方回到南方來，有一晚，他給七個衞兵用弓箭對準胸膛，把他抓住！問他是何方神聖，王征南只好把他遠赴北方學習武功的情形說出來，守兵不相信他的話，用蔴繩縛住他的手，然後輪流守衞。

夜色更深，那些守兵轟飲，王征南突然發力，把渾身氣勁集中在鐵臂上面，使勁一掙，繩索折斷，他立刻飛奔，十多個人追上去，都是有兵器的，但給王征南擊退，他疾走數里，又再迷路，鄉間守望的人以爲他是盜賊，集衆圍毆，那些人沒兵器，更加鬥不過王征南了，王征南使用武當派軟功變成硬功的拳脚迎戰，在人叢中，來往衝擊，有如車輪，拳風所到之處，守望之人紛紛倒地，有幾個人身受重傷。

王征南連闖兩關，仍然繼續夜行，不久之後，忽聞呼號之聲，有一隊營兵，由將領統率，似是夜間巡邏，爲首營兵看見王征南，趨前拔刀，王征南沒有學習過刀法，但却把單刀視如無物，一閃即托，憑着托手奪刀這一招，連搶四把刀，然後站着告訴各人，他並非盜賊，只是夜行人而已，說完拋刀離去。

營兵有數十人，看見他徒手奪刀，知道他的武功超羣，不敢再追。

短短的一夜之間，王征南擊倒數十人，俱是徒手作戰的，可見武當派雖是內家拳脚，但仍可以化爲外家拳使用。

王征南回到故鄉，在臨山縣統領中軍營，職位是副總兵官，某日有人到營帳訪友，看到王征南，此人是當時最有名氣的拳師張眉，張眉向王征南瞪了一眼，說：「你看來有如白面書生，聞說精於搏鬥，是否如此？」

王征南拱手謙稱自己不過畧懂皮毛，不足以言戰。

張眉冷然說：「你是中軍營的副總兵官，不懂拳脚，未免可笑，大概你只是自謙，不願交手而已，不過，我渴望能够領教，請即過招。」

張眉再三迫他交手，王征南一退再退，背後靠墻，已經退無可退，那個拳師張眉忽然大喝一聲，說：「這回你必須顯點功夫跟我過招了，看拳！」

說完人到拳到，以直拳進迫，王征南畧爲躱閃，對方之拳擊在墻上轟然一聲，墻破而血不流，可見他的武功異常超卓，且又苦練多年，王征南看見對方來勢洶洶，力大如牛，倘以硬拳應戰，並無取勝把握，便即施展武當派的貼身搏鬥絕招，形如摔角，對方纏住他連發七拳，王征南閃了七次，看見對方力盡，然後反攻，上邊用手，下邊用脚，甫經接觸，張眉便即倒地，但他仍是不服，站起再戰，第二次交手，被王征南拋開，撞擊木柱，血流滿面，張眉立刻跪下認錯，苦懇王征南傳授武當派功夫。

時代遙遠，王征南一生有許多次遠征近戰，聲譽卓著，他施展何種拳術應戰，已難追查，但有一事可以寫下，當時王征南已近晚年，喜作壯遊，曾入天童山，寺僧山燄，雙臂如鐵，四五人不能近身，他苦苦邀請王征南較量，王征南說：「以硬功論，你的拳脚天下無敵，但却鬥不過內家拳，因爲內家拳擅於克制你的筋骨關節，不易取勝。」

山燄僧不服輸，隨即交手，征南見他如此氣燄，不再閃避，來拳剛剛發出，他側身用右手五指握住他右臂的肘部穴道，使勁一揑，山燄僧即時感到右手麻痺，立刻轉身飛脚踢出，王征南小跳避開，隨即發右脚向對方站立的一條腿彎踢去，又中穴道，山燄僧右手與左脚同時麻痺，站也站不穩，無力再戰，至此然後心悅誠服，認爲武當派的拳術，另有一套，兼具內家拳與外家拳的所長，佩服不已。

王征南當年得到武當派的秘傳絕技，苦練不已，然後成名，後來武當派的高手疊出，但遠比不上王征南，只是在武林中聊備一格而已。

由我自己告訴他。」

「放心，我在蔡非面前不會提一個字。」

「我相信你。」

× × ×

韓棠最守信，他在蔡非面前的確沒有提「一個字」，不過，他是和盤托出，這也許不算失信。

蔡非聽完之後却顯得非常驚異：「那小子說我是殺他哥哥的仇人？」

「難道不是？」現在輪到韓棠吃驚了。

「唉！這是從那裏說起？我根本不認識他們兄弟倆。」

「哦？可是他却說得斬釘截鐵一般哩！」

「老韓，別理他，爲人不作虧心事……」

「老蔡，話不是那麼說，有這小子在其中攪局，是會壞事的呀！」

「你說，我應該怎麼辦呢？」

「主動找他，說清楚這件事。」

「不行。」

「爲什麼？」

「他一定不信，難道要我跪下來求他？」

「老蔡！你聽我的準沒錯兒，咱們是先禮後兵，他最好是改變態度，要不然……」韓棠橫掌一切，作了個「殺」的手勢。「咱們就將他放倒，省却麻煩。」

蔡非很認眞地想了一想，然後搖搖頭：「不妥。」

「老蔡！」韓棠有些奚落地問：「你怕放不倒他？」

「我不是顧忌這個，老韓，你想想，人不是我們殺的，我們怕什麼呀？他要尋仇，也得拿出憑據來呀！」

「老蔡！你根本就沒有弄清楚我的意思，不是怕他，是怕他在要緊的時候橫插一脚，會壞我們的事。」

「老韓，你也不要把這件事看得太嚴重，我會應付。對了！大金牙還沒有回頭嗎？」蔡非又提到他們的「正事」。

「這樣吧！你先回曹家老店，我再到大草原上去看看。大金牙呀——穩辣得很，咱們實在用不着担心。」

「小心一點總好些，我在店堂裏聽你的消息。進來的時候，向我打個手勢，眨眨眼睛，就行了。」

兩個人就此分手了。白天的哈爾紅河河畔非常寧靜，他們的談話不虞有人偷聽。眞的嗎？答案是未必。

就在他們離去後，河水裏面突然冒出一個人來。

那是一個蒙古哥兒，他好像在岸邊的草叢中潛伏了很久。

× × ×

哈朗王公的蒙古包內眞是華麗無比，長毛的波斯地毡，錦緞的帳幔將包內隔成了兩間。摔馬受傷的齊寒梅正躺在外間由兩個女侍在爲她檢查傷勢。一個女侍從內間出來，很溫和地說：「姑娘！哈朗王公要妳到裏面去，王公要親自爲妳治傷，你願意嗎？」

「哎喲！」齊寒梅裝腔作勢地呼痛。「勞王公大駕親自爲我治傷，那……那怎麼敢當呀？……痛死我了。」

「姑娘不必客氣……你們快扶這位姑娘進去。」

哈朗王公盤膝坐在地毯上，一副莊嚴肅穆的神態，齊寒梅被扶進來躺在地毯上，她還裝模作樣地閉上了眼睛。

哈朗王公擺一擺手，所有的女侍都退了出去。

現在，內間就只剩下他們兩個人了。

哈朗王公移動位子，來到齊寒梅身邊坐下。他抬起手，輕輕地摩挲着齊寒梅的面頰，她還是閉着眼，不過，她的臉上却綻開了輕柔的笑容，很甜，很美的笑容。

她捉住哈朗王公的手，睜開了眼睛，順勢坐了起來。

她在笑，哈朗王公也在笑，就像許久不見的老朋友。

這是怎麼回事呢？而且哈朗王公還伸出另一隻手臂摟住了齊寒梅的腰，在她頰上親了一下。

她溫馴地承受哈朗王公的親暱舉動，現在的情勢已經非常明顯了，他們不但是舊識，而且還有很深厚的交情。

齊寒梅的笑容，突然消失了，她取出那封信，交給了哈朗王公。王公立刻抽出了信箋展閱。

信上是這樣寫的：

「蒙古人哈朗王公獲得竊自錫金王宮之珍寶一批，已轉托內地道上人物運至京畿出售，立卽赴塞外攔截。接運該批珍寶之道上人物已偵知爲女子齊寒梅，已安排關正飛及唐一峯在齊女身邊作爲內應，希取得密切聯繫。」

信內無上欵，也無下欵，顯得無頭無尾。

哈朗王公將信收了起來，輕輕地問：「寒梅！這封信是從那裏來的。」

「是從韓棠那裏拿來的，你認爲這封信怎麼樣？」

「這封信是一層烟幕，企圖掩飾另一個陰謀。關正飛和唐一峯是怎麼樣兩個人？沒聽說過呀！」

「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武師。」

「外面那個人又是怎麼一回事？」

「他是一個神偷，很有用處，我對他作了很多試驗，絕對忠實可靠！」

「哦？」哈朗王公想了一想，又問：「他知道我們之間的關係嗎？」

「不知道。我對他說的是另一套，我說你好美色，假裝墜馬來認識你。」

「他相信？」

「他當然相信，而且我還要他藉機混進包裏來，看清楚箱籠放置的部位，以便藉機會進來下手偷竊珍寶。」

「那麼，現在就該讓他進來了呀。」

「是的。你趕快傳令下去吧。」

哈朗王公一下令，大金牙立刻就進入了王公的蒙古包。

那天晚上，齊寒梅就帶他進過一座陳設華麗的蒙古包，他無意去比較那一座包大，那一座蒙古包華麗，他只是想，那座蒙古包是什麼人的，齊寒梅爲什麼跟那個人很熟？他已經連續想了兩天，却沒有得到答案。

女侍送上美酒，送上美菓，又送來一盤奶酪，大金牙毫不客氣地享用着。

齊寒梅的計劃實現了吧？帳幔後面寂靜無聲，哈朗王公正在欣賞面前的大美人吧？哼！把我大金牙當傻瓜呀！

「喂！哈朗王公請你到裏面去。」

「我？」大金牙故意裝傻裝楞的。

「當然是你呀！我不是在跟你說話嗎？」

大金牙一骨碌爬了起來，裝出緊張的神色，小步小步地往裏走，女侍爲他掀起了帳幔。他低着頭，但是，他的目光却掃遍了每一個角落。

齊寒梅正以詭譎的目光望着他，但是大金牙所注意的不是她的目光，而是哈朗王公身後的那口大箱子，箱子上包着帶毛的小牛皮，很講究。由此可見，箱子裏一定裝的是貴重的物件。

哈朗王公開口了，說道：「這是你們家的小姐嗎？」

「是的。」

「她要在這裏繼續療傷，你先回去告訴她的家人，不用担心，晌午過後，你再來接她回去。」

「是的。」

哈朗王公站了起來，大金牙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王公果然打開了那口箱子，喝，大金牙立刻花了眼。

爲什麼？滿箱子都是金銀珠寶呀？

哈朗王公取了一塊黃金，凌空一拋：「來，拿去換錢打酒喝！」

那塊黃金約莫二、三兩，大金牙一伸手就可以接住，但他却寧願彎腰去檢起來，此時此地，是愈裝楞愈好。

檢起那塊黃金，拿出蒙古包，打馬回曹家老店。一路上他都在想那個問題：財不可露白，古有明訓，那哈朗王公爲什麼要故炫財富？想不通，實在想不通。

東磨蹭一下，西磨蹭一下，已經快近晌午，這時，曹家老店的堂裏已經擠滿吃晌午的食客啦！

大金牙剛一下馬，就被曹長貴堵住了，他將大金牙往一邊拉：「來！來！小弟要告訴你一件機密事兒。」

「哦？少掌櫃，又有什麼事發生啦？」

「店裏出漏子了。」

「哦？」

曹長貴道：「一位女客不見了，可能被歹徒架走啦！」

大金牙心想：這店裏除了齊寒梅，那裏還有女客？這檔子事，齊寒梅可沒交代過，該如何接碴兒呢？

想了一想，決定悶不吭聲地靜待下文。

「大金牙！你說說看，還有沒有可能？」

「我看不可能。」

「怎麼呢？」

「她是個大活人，又不是舖蓋捲兒，可以扛了就走。她不會掙扎，不會嚷嚷救命嗎？」

「可是，那位女客不見了，是千眞萬確的呀！」

「溜出去看熱鬧啦，逛廟會去啦，那可說不定哩！」

「好啦！咱們別說這個，」曹長貴口氣一轉：「明兒就要開始各種大賽啦！以你看，誰是我的勁敵？」

「只有一個人。」

「誰？」

「練有方。」

「他？」曹長貴笑了。「你別逗啦，說別人我信，說他，就是殺了我我也不信，就憑他那西野馬？」

「少掌櫃！你是懂馬的人，剛馴的馬兒腿勁格外足，你是玩馬的行家啦，這個道理還不懂嗎？」

「他那西野馬已經馴服了嗎？」

「已經馴服了，不過，據我估計，小賽他不會參加，免得被人留意，最後那一場主力賽，他才會出頭。」

「哦，原來那小子是存心奪魁而來。」

「少掌櫃，對付他很簡單，要不要我代你出個主意？」

「好啊！」

「今晚摸到馬廐裏去，把他那西野馬給幹掉。」

「管用？」

「當然管用啦！想想看，他要是臨時去找匹馬來出賽，成績可就不同了，少掌櫃，這才是最好的主意。」

「好，我聽你的話，今晚，我就決定這麼幹。」

大金牙將馬韁往曹長貴手裏一套，把少掌櫃看成了馬夫子，然後，大搖大擺地走進了店堂。

韓棠不在，蔡非不在，練有方也不在，倒是關正飛和唐一峯坐在那兒喝酒。這是不合情理的，女主人不知去向，他們還有心情在這兒喝酒，這不奇怪嗎？

女掌櫃曹長喜一見大金牙進門，立刻就迎了過來：「柳爺，問你一件事，你可得實說，今兒個你遇見過那位齊姑娘嗎？」

「見過。」

「在那兒見過？」

「大草原。」

「她不是跟你一塊兒出去的嗎？」

「噯，女掌櫃，你這話可要說清楚，人家是個大閨女，跟我同進同出，這……這還像話嗎？」

「馬夫子說，你跟齊姑娘先後去馬廐拉馬，也先後從後門出去，據我們猜想，一定是事先有約定。」

大金牙心頭不禁一怔，因爲他猜不透長喜的用意何在，心頭一怔，一時竟然答不出話來了。

這位女掌櫃也眞够厲害，立刻就釘住了：「怎麼！沒話說啦？」

大金牙道：「女掌櫃！我可不明白你爲什麼要這樣……？」

「告訴你，那位齊姑娘失踪了。在眞象沒有查明之前，你是最大的嫌犯。對不起，從現在起，你沒有行動的自由，一直要等到咱們查清楚了這件事再說。」

大金牙轉頭看看那兩個武師，似乎沒有發現這邊起了爭執似的，還在那裏文文靜靜地喝酒。

沒有行動的自由？這難道就是長喜的目的？難道自己的身份已經暴露了，對手利用長喜出面來將自己困住？

這種方法有用嗎？如果齊寒梅突然回來，這位女掌櫃又如何自圓其說？如何善其後呢？

「女掌櫃！我不知道妳如何限制我的行動自由？」

曹長喜道：「你待在房裏，我派人在房間門口看着。」

「你是說，把我當囚犯一樣看待？」

「不！」長喜連連搖着頭。「你不是囚犯，我們不會像對待囚犯那樣待你，你要茶，要水，要吃，要喝，儘管吩咐。不過，你照樣要付房飯錢。」

「女掌櫃！如果我不服妳的管制呢？」

「你儘管反抗儘管逃，只要你逃得掉。」

現在，大金牙更進一步證實了長喜的陰謀，如果大金牙要逃，要反抗，他在女兒城就沒有立足之地。

大金牙道：「女掌櫃，我能不能够跟那位丁少爺談談。」

「不行。」

「爲什麼？」

「我是主人，現在由我在查這件事情，任何人也改變不了我的決定。」

「女掌櫃！咱們把話說清楚，萬一齊姑娘失踪的事情完全跟我不搭軋，那時妳又該怎麼辦？」

「向你賠罪。眼面前你只有忍耐點。」

大金牙沒有再說什麼，他發現多說無益，圈套也好，詭計也好，只怕難以脫開。

「巴喀！」曹長喜吆喝了一聲。

「女掌櫃！」巴喀聞聲迎了過來。

「送這位柳爺回房。」

「柳爺請！」巴喀還是一副必恭必敬的姿態。 ④ （未完）

三期完俠情故事

南宮吟雲·文
盧　令·圖

毒龍帮（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梟雄紫髯叟尹豪，崛起武林，糾集黑道，組織毒龍帮，對名門正派之士，採取逐個擊破方式，兇名昭著，更聽呂無極獻計，以詭計制服橫行關外多年的三絕神君東門梟，即以副帮主重職，那日，尹豪召集毒龍帮高級人物集議，會商進攻一劍堡之計，東門梟自動請纓，率同三位壇主及百名神火隊勇士，向一劍堡進犯，一劍堡主曹昇率屬迎鬥，激鬥結果，一劍堡勇士爲神火隊戮殺，曹昇僅以身免，逃離而去。臨潼二俠莊主公孫棠與弟公孫棣得報褚明來訪，公孫棠忙叫請，並向公孫棣力讚褚明──

巧施脫殼計

「玉簫生」公孫棣笑笑道：「大哥，小弟明白你的意思，其實小弟並不是胸襟窄狹之人，祇是覺得一般年輕人稍有成就，便狂妄不可一世，根本不知天高地厚，至於這位『珠璣秀士』褚明，年紀輕輕的，不祇謙虛穩重，而且能繼承乃師遺命，一肩担當武林的安危，毒龍帮雖然勢力龐大，但對眞正的俠義道人物，却毫髮無損，這不能不歸功於他的機智和辛勞了，你說是嗎？！」

「賢弟說的是，所以愚兄……」

公孫棠剛說到這裏，公孫棣忙低聲道：「大哥，褚少俠來了，咱們迎出去吧。」

公孫棠一笑起身，兄弟倆佇候謝塵館外。

只見方才報事的漢子，領着一個玉面丹唇，神采飛揚的年輕人，緩步而來。

兩下相距尚有百步，公孫兄弟已含笑抱拳，大聲道：「褚老弟辛苦了，老夫兄弟未曾遠迎，還請包涵則個。」

「珠璣秀士」褚明急趨前深深一揖道：「晚輩不才，怎敢克當二位莊主遠迎。晚輩來的冒昧，還請二位莊主多多原諒呢。」

公孫棠呵呵笑道：「褚老弟跋涉辛勞，請不必客氣了，快請入內待茶。」

智佈反間諜

說完，兄弟倆側身肅客。

褚明不安地抱拳道：「兩位莊主年高德劭，名震武林，晚輩怎敢僭先，還是二位莊主先請。」

公孫棠兄弟爽朗一笑，走過來各挽着褚明一隻胳膊，笑道：「老夫兄弟忝爲主人，自亦無僭先之理，褚老弟既然謙虛，咱們就仿效古人，來個挽臂而行吧。」

三人入內分賓主落座，報事漢子獻過香茗，公孫棠吩咐道：「李義，去告訴廚下，速備一桌酒席送到謝塵軒來。」

褚明忙道：「二位莊主請不必張羅，晚輩已在前面打過尖了。」

公孫棠笑道：「褚老弟是嫌敝莊肴粗酒劣，不堪入口？」

褚明急道：「晚輩怎敢！晚輩怎敢！」

公孫棣正色道：「褚老弟爲武林安危，不計辛勞，愚兄弟萬分欽佩，一杯水酒談不上敬意，褚老弟又何必忒謙！」

褚明道：「承二位莊主溢美褒獎，使晚輩萬分慚愧！」

賓主三人客套了一番，又談了一會兒武林現勢，廚房已將酒菜送了上來。

酒過三巡，褚明才說明來意，他道：「晚輩前天接到『神算子』管仲英的密函，一劍堡已被毒龍帮夷爲平地，堡中的幾位武師，和數十名門下弟子都被『神火』活活燒死，祇有『一字劍』曹昇隻身逃脫，倖免於難……」

公孫棠忙問道：「這是甚麼時候的事？」

褚明道：「兩天前。」

「兩天前？」公孫棠詫異地道：「恁大的事情已發生兩三天，咱們怎麼一點消息也未聽到？」

褚明微微一笑，沒有答覆這個問題。

公孫棣卻冷冷笑道：「曹昇一生僞善，打着俠義道的旗幟，暗地裏強搶豪奪，作奸犯科，使俠義道中人都爲之蒙羞，這種兩面人死有餘辜，早該天譴，竟然被他兔脫了，眞是天道無憑！」

褚明接口道：「曹昇經過這次打擊，如再不回頭猛省，洗心革面，報應遲早會臨到他頭上的。」

公孫棠悲天憫人的嘆道：「曹昇固是咎由自取，只是堡中婦孺不下百人，罹此慘刼，也太可憐了！」

褚明正容道：「一劍堡雖然化爲灰燼，但死難的祇是出外應戰的數十人，其餘的都未受到傷害……」

公孫兄弟同時詫異地道：「哦？」

褚明接道：「因爲堡內之人見外面情況不佳，早已從一條隱秘的暗道，逃往山腹中去了。所以並未罹難。」

深深嘆口氣，又道：「據『神算子』密函說，自『三絕神君』東門梟加入毒龍帮後，毒龍帮簡直如虎添翼，雖然正副帮主間在暗中勾心鬥角，造成了毒龍帮潛伏的危機，但這種潛伏危機，尚須時日才能爆發，所以在這段時間內，俠義道的處境是非常危險的，隨時都有被襲擊的可能！」

公孫棠一聲微喟道：「道消魔長，是顚撲不破的道理！就以上次歸農莊的聚會來說，路掌門人和『日月雙環』葉帆的大聲疾呼，是多麼沉痛和發人猛省，然而……唉！老夫眞爲西北俠義道的未來命運憂！」

公孫棣皺了皺眉問道：「褚老弟，管先生的密函有否指示如何渡過這個難關？」

褚明神色極爲穆肅地道：「有的！祇是他這個計劃執行起來，將暫時有損幾位前輩的威名！」

公孫棠苦笑道：「如眞能滅此朝食，化除這場武林浩刼，老夫何惜此區區微名！」

褚明肅然起敬，離座深深一揖道：「前輩的高風亮節，令晚輩無限欽遲……」

公孫棠忙起身還禮，笑道：「褚老弟，老夫可不敢當此重禮。老實說，眞値得人敬佩的，還是你這位『珠璣秀士』呢！」

歸座後，褚明便將「神算子」密函中的計劃，以壓低得僅使公孫兄弟聽淸的聲音，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

公孫兄弟聽得先是攢眉，繼而點頭，最後終露出了笑容。

× × ×

半月後。

西北武林道上，發生一連串駭人聽聞的事故。

──黃家堡堡主「風鈴劍」黃巍，門未開，窗未啓，神不知，鬼不覺的被人刺殺在書房裏，兇器是留在後腦勺的一枚蜂尾針。

黃巍個性耿介，俠名甚著，三十六支風鈴劍，允稱武林一絕。

他之驟然遇害，不啻使俠義道失棟樑，白道中人無論識與不識，莫不爲之扼腕嘆惜！

所以，希望能瞻仰遺容的武林朋友，連日來均絡繹於途。

──崆峒派第一高手「鐵掃帚」上官清，被刺於華亭縣旅邸，也是在後腦勺留有一支蜂尾針。

──終南派掌門人師弟「醉裏乾坤」但無痕，陳屍橋山絕頂。

──丐帮長老「風塵怪乞」王嵩，死後屍體被高懸在西安府關帝廟內一棵四五丈高的梧桐樹上面。

──臨潼二俠莊的公孫兄弟，也雙雙死在謝塵軒裏。

被害的這些人，莫不是武林中叱咤風雲的人物，而且都是喪命在一支纖細的蜂針上，實在玄得使人難以相信，然而事實擺在眼前，又由不得你不信。

因之，西北俠義道震動了……

不！應該包括毒龍帮在內，因爲該帮的第一大舵──漢中舵，也遭到了同樣的厄運，舵主和屬下三位香主無一倖免，每人的後腦勺也都揷着一支蜂尾針。

× × ×

蜂尾針！

蜂尾針！

「蜂尾針」這三個字，在西北武林引起了劇烈的震撼！

無論是白道或黑道，莫不聞「蜂尾針」而色變！

但，使用蜂尾針之人是何許人物？誰也沒有見過，而捕風捉影的謠言卻不脛而走。

──有的謠傳，行兇的是喜怒無常，隱跡已二十餘年的老魔頭，因靜極思動，復出江湖行兇。

──有的說，這種纖細的蜂尾針，應屬於婦人女子使用之物。

──也有的說……

總之，言人人殊，而被害者，又都是一方之雄，個個都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難怪一班在武林中稍有名望地位的人，莫不人人自危，岌岌不可終日了！

× × ×

俠義道，由終南派掌門人「終南大俠」駱君甫具名，散發俠義帖，仍在歸農莊集會，商討對策。

毒龍帮主「紫髯叟」尹豪也感事態嚴重，而以飛鴿傳書，召集各舵首腦回到總壇舉行緊急會議。

× × ×

午後，天色灰暗，大雨滂沱。

「紫髯叟」尹豪獨坐窗前，默默地凝視着窗外自簷上垂下的雨簾。

他似乎在全神貫注的攷慮着一件重大的事情，兩支眉毛時皺時舒，臉上的神色也陰晴不定。

良久──

他突然長長吁了一口氣，低聲喚道：「崑虎！」

外廂，一個短裝中年漢子應聲而入，垂手躬身道：「屬下在。」

「去請呂護法來一趟。」

「是。」

一會兒，「毒手書生」呂無極冒雨而至，他在外廂畧爲抖去身上雨水，才入內躬身道：「屬下呂無極參見帮主！」

尹豪點點頭道：「無極，不必行禮，快坐下來，老夫有事和你商量。」

呂無極落座後，尹豪道：「無極，最近所發生的一連串事故，老夫曾經思之再三，仍是毫無頭緒，你可有所發現？」

「稟帮主，依屬下的看法，這西北武林中，可能暗中崛起了一股新興勢力……」呂無極

面色凝重的說。

「噢？」

「『風鈴劍』黃鵜被殺之時，屬下曾懷疑是他們故弄玄虛，到第六舵飛鴿傳書，證實了黃鵜被害的消息，」呂無極道：「當時屬下曾忖，既非黃鵜故弄玄虛，而本幫又未派人前往暗算，很可能是黃鵜的仇家所為？不料接二連三的有『鐵掃帚』上官清，『醉裏乾坤』但無痕，『風塵怪乞』王嵩和二俠莊的公孫兄弟等人，相繼被害，屬下才知判斷錯誤，仇家尋仇，株連決不會如此之廣，因此……」

「無極，因此怎麼？」

呂無極面有難色的道：「幫主，屬下雖然動疑，但事無佐證……」

尹豪不耐地道：「無極，怎麼說話吞吞吐吐的？」

「幫主，」呂無極惶恐地道：「屬下是恐萬一猜測錯誤……」

尹豪沉聲說道：「但說無妨，老夫自有定奪。」

呂無極似被迫無奈，但因事關重大，於是上身前俯，盡量抑低着聲音道：「屬下曾經有過一個可怕的念頭……」

尹豪目光炯炯，緊緊盯在呂無極臉上，連眼皮都不眨一下，沉聲道：「說下去！」

呂無極道：「東門副幫主過去稱雄關外，手下定少不了一批黨羽，然而他這次進關來向幫主挑戰，是抱着勃勃雄心，所以屬下判斷，他絕非隻身入關。」

「嗯，這有可能。」

「所以屬下疑心這一連串暗殺行動，都是副幫主暗中授意，由他那班迄未露面的黨羽執行。」

尹豪搖頭道：「這不太可能吧？別忘了本幫的漢中第一舵也被挑了呢，該舵壇主和三位香主也都慘死在蜂尾針下，如你說是副幫主的手下所為，怎會向自己人下手？」

呂無極冷冷一笑道：「如屬下所料不差，這正是他的可怕處！」

「哦？你是說他另有陰謀？」

「嗯。東門梟有主宰整個武林的野心，」呂無極道：「當初下書約鬥幫主，祗不過是個幌子，他明白欲統馭整個武林，一定得有雄厚的勢力，他黨羽中雖不乏高手，究竟人數有限，所以，才想利用毒龍幫的龐大勢力，為他打天下……」

尹豪嘿嘿冷冷笑道：「他和老夫倒是英雄所見畧同，哼！老夫就不信他猴兒崽子翻得過我的手掌心！」

呂無極急道：「幫主，這還祗是屬下的忖測呢！」

尹豪哈哈笑道：「老夫也祗是在摩擬情況呀——好，繼續說下去吧。」

呂無極點點頭又道：「當然東門梟已經過深思熟慮，毒龍幫人多勢衆，遍佈太廣，是無法一下全收歸己用的。而副幫主又是踏上幫主寶座的最捷途徑，所以……」

尹豪插口道：「無極，你想的未免太玄了，他又怎知輸招後，老夫一定會委他當副幫主呢？」

呂無極苦笑道：「或許他已摸透了幫主的脾氣？屬下當初獻計時，也未料到他會如此輕易就範呢。」

尹豪沉思了一會之後，道：「這些暫時先別提它，你說那一連串暗殺，都出自東門梟授意，用意又何在呢？」

呂無極斬釘截鐵的道：「威脅！」

尹豪愕然道：「威脅？是威脅老夫？」

呂無極道：「該說是威脅整個毒龍幫！」

尹豪突然面色一沉，雙目中精芒如電地望着呂無極道：「無極，幫中的情形，你應比老夫瞭解，是否覺出有何不妥之處？」

呂無極沒有立刻接言，他雙目凝視窗外。

雨仍在不停的下，但已比他來時小了很多了。

約莫過了盞茶光景，他才收回目光，嘆口氣道：「幫主，屬下本不當言，因這很可能加速本幫的內鬨！」

「嘿嘿！」尹豪冷笑道：「如果我們能及時補救，也許能弭禍於無形，若諱疾忌醫，養癰貽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屬下瞭解，所以……」呂無極囁嚅地說道：「自東門副幫主率隊夷平一劍堡後，他和高、白、邵三位壇主之間，似顯得特別熱絡……」

尹豪道：「也許是他們共過一次患難的關係吧？」

呂無極冷冷一笑道：「三位壇主都是本幫的創幫功臣，他們追隨幫主從極困難中掙扎，才有現在這個局面，和幫主不僅是共過患難，而且共過生死，屬下所以懷疑，並非是空穴來風……」

「可是有了發現？」

「這屬下可不敢肯定，屬下只能說出事實經過，提供幫主參攷。」呂無極回憶着道：「前天，屬下覺着極端無聊，想找副幫主奕一局，正欲穿過『望虹亭』旁那座瓜棚時，忽見白壇主鬼鬼祟祟的進了『白雲小筑』，當時屬下躊躇是否該去找副幫主，就這片刻猶豫，旋見高壇主和邵壇主也相繼進入副幫主住處……」

「後來呢？」尹豪急不及待的問。

「屬下原只是感到無聊，想找副幫主奕一局，既然三位壇主先後來找副幫主，想必有事相商，所以屬下也就打消了原意……」

「嗐！無極，你應該跟去看看的。」

「屬下去了。」

「哦？」

「當時屬下本已轉身，準備往回走，但繼而一想，三位壇主欲找副幫主商量事情，應該冠冕堂皇地來去，這樣鬼鬼祟祟，顯然事有蹊蹺，因此屬下還是去了。」

「可曾發現什麼可疑之處？」

呂無極搖頭苦笑道：「白雲小筑原是屬下常去的地方，本不用通報，卻不料這次竟碰了壁！」

「哦？不准你進去？」尹豪臉上已蒙上一片慍色。

呂無極仍是搖頭苦笑道：「他們當然不敢，不過他們的話說得很委婉，因副幫主有交代，任何人來都須先通報，屬下心忖，假如他們真有軌外行為，通報進去，不但於事無益，反而打草驚蛇，所以屬下並未讓他們通報，便回去了。」

尹豪臉上怒色愈來愈濃，突然一掌拍在窗下擺設的條桌上，獰聲道：「他們竟敢背叛老夫，哼！」

怒視着呂無極道：「你為什麼不早稟告老夫？嗯？」

呂無極道：「因茲事體大，屬下並未獲得確實的證據，今日如非幫主垂詢，屬下還是不敢說呢。」

尹豪長長噓了口氣，畧平心中怒火，沉聲道：「無極，年輕人處事，穩重固然要緊，但要分輕重緩急，否則便會誤事，因為很多情況瞬息萬變，所以處理事情，不僅要慎謀，而且要能斷，這樣才能把握勝機！」

畧頓又道：「本幫決不容有叛徒存在，但至今他們叛跡未露，遽予處置，恐難服衆——無極，你有何妙策？」

呂無極低頭沉思少頃，突然雙眉一揚，面

含譏笑地和尹豪一陣耳語，然後道：「幫主以為此計如何？」

尹豪展眉道：「好是好，只是太毒辣了些吧！」

呂無極不以為然的道：「量小非君子，何況叛徒為肘腋之患，比敵人尤為可惡，自更應採取霹靂手段！」

× ×

北京的天橋，南京的夫子廟，都是很有名的遊樂場所，但也是龍蛇混雜，藏汚納垢的地方。

長安的孔廟，雖然比不上天橋和夫子廟的名氣，卻也是個吸引遊客最多的地方。

這裏討生活的，真是五花八門，什麼玩意兒都有，包括吃喝玩樂，只要你荷包裏有銀子，有時間。

最吸引人的還是那對賣藝的姊妹花，不但人長得標緻，而且武功也真有根底，姊妹倆對拆，都是用真刀真槍，打得火爆熱烈，驚心動魄，即使是在行家眼裏，也為之動容，所以圍觀的人牆，一圈又一圈，真箇是水洩不通。

但離這姊妹倆的賣藝場地約一箭遠之處，有一座卦棚，一個年約五旬開外，容色枯槁的相士，卻坐在卦棚裏打盹兒。

「鐵口論相章半仙」的布招兒雖很惹眼，但抵不過小妞兒真刀真槍的誘惑，難怪他只有打盹的份兒。

「吠，別盡睡覺了，給爺們算個命。」

相士章半仙緩緩睜開眼睛，見卦攤前站着兩個四旬開外的漢子，兩眼通紅，滿口酒氣，顯然是一對酒鬼。

「兩位是問休咎？」

「廢話！不問休咎，來你這裏幹啥。」

「噢，兩位請坐。」

「少囉嗦，爺們只想問問今晚上的手氣如何。」

「既然如此，就測個字吧。」章半仙指着桌上裝滿紙捲兒的盤子道：「請隨便拈一個拿來。」

兩個酒鬼之一的拈了個紙捲兒交給章半仙，章半仙瞇着眼兒將紙捲兒攤開，掐着指頭兒口裏唸唸有詞的算了算，便提起筆來在水牌上一陣振筆疾書，突然擲筆笑道：「好！兩位今晚正交偏運，一定大勝特勝，滿載而歸。」

酒鬼之一的目注水牌，以一種不大相信的口吻冷聲道：「如果不靈呢？」

「明天可來砸我的卦攤！」

「嘿！看相算命的都是信口胡謅，爺們測字，不過想討個彩頭，你用不着害怕，輸贏與你無關。」

說完，擲下一塊碎銀，便勾肩搭背，踉蹌而去。

章半仙拭去水牌上的字跡，拈起碎銀在掌心裏掂了掂，微笑着自語道：「夠開銷就行，泡酒館可比在這裏枯坐舒適多了。」

他正準備收攤，突有一隻強勁有力的手掌搭在他的肩上，沉聲問道：「你方才和那兩個酒鬼說了些什麼？快說！」

章半仙轉頭一看，見是個面目森冷的中年漢子，不由笑道：「看相算命的，說的當然離不開命運囉。」

面目森冷漢子五指一緊，章半仙只痛得滋牙咧嘴的大聲道：「你要幹什麼？」

「什麼也不幹，只希望老老實實告訴我，在水牌上寫了些啥？」

「測字呀！」

「嘿！老子可先警告你，」面目森冷漢子獰聲道：「你敢再跟老子裝瘋賣傻的打馬虎眼，老子就捏碎你的肩胛骨！快說，你到底在水牌上寫了些啥。」

章半仙苦着臉道：「真是測字嘛。」

「老子看過測字的，只是在水牌上勾勾畫畫，而你卻是振筆疾書，說！到底寫些啥？」

「壯士，鬆鬆手好嗎，小老兒的肩骨，真快要被你捏碎了呢，哎喲！」

「嘿！」

「壯士，說實在的，測字只是根據字形字義解釋，再依照求卜者的意願，信口開河，胡謅一通，根本用不上水牌，小老兒所以在水牌上振筆疾書　那純粹是噱頭，其實寫的只是『甲乙木，丙丁火，庚辛金一類的詞兒……哎喲！壯士饒命……」

「哼！老子暫不與你計較，」面目森冷的漢子鬆開手，冷冷地道：「如果老子查出你說話不實……」

「壯士只管砸小老兒這卦攤子。」

「老子會將你全身不足四兩的肉，一塊塊剮下來餵狗！」

× ×

星輝，月朗，夜風如濤。

長安東門外的興慶寺，這時正在做晚課。

興慶寺的規模很大，據說是唐溫國公蕭長嗣的故宅。

幾十個和尚，都披着鮮明的袈裟，匍匐在蒲團上，一聲聲砉砉的木魚聲，和着低沉的梵唄聲，間或響起一級清越的磬聲，在這謐靜的晚上，愈顯得莊嚴肅穆，令人油然而生皈依之感。

興慶寺最後面的一座閣樓，是寺中藏經的地方，平日都是重門深鎖，寺中僧衆，非經方丈或藏經樓住持老和尚的准許，是不准隨便進入的。

時約戌初。

閣樓上有六個黑衣人席地而坐。

從窗欞射進的月色，可以很清楚的辨識每個人的衣着和相貌。

如果是個不知內情，而又和這六人不相識的人驟然看到他們，一定會驚怖欲絕，疑心遇到了鬼魂呢。

閣樓上這六人雖是一色黑衣，但各人裝束不同，他們已化裝成各式出賣勞力的小人物，而且在每個人的衣襟上，都別着一隻製作極為精巧的人皮面具。

這六人正是先後被害，死在蜂尾針下的俠義道中一方之雄，他們是：

黃家堡堡主「風鈴劍」黃鵜。

崆峒派第一高手「鐵掃帚」上官清。

終南派掌門人的師弟，「醉裏乾坤」但無痕。

丐幫長老「風塵怪乞」王嵩。

二俠莊的大莊主「鐵笛子」公孫棠，和二莊主「玉簫生」公孫棣昆仲。

片刻沉默後，「風鈴劍」黃鵜手拈頷下疏落微鬚道：「毒龍幫中人，果然手眼通天，黃某行藏，幾乎被他們識破了。」

「鐵笛子」公孫棠道：「由此可見，毒龍幫的勢力，確不可輕侮，區區一個分舵，竟也眼線密佈，咱們能輕易挑掉漢中分舵，確有幾分僥倖。」

「風塵怪乞」王嵩咧咀輕笑道：「如非咱們幾個人詐死，使他們疏於防範，也不會那麼容易的。」

「醉裏乾坤」但無痕從腰帶上解下盛酒的羊皮袋，咕嚕咕嚕猛喝了幾口，用衣袖拭去鬍鬚上的殘瀝，才道：「黃兄的章半仙雖然扮得很傳神，但面孔陌生，攤位新設，在毒龍幫爪牙的眼中，你自然難逃嫌疑了。」

「鐵掃帚」上官清生性最是躁急，聽他們盡說些無關緊要的話，已大感不耐，沉聲道：「現在時已不早，正如公孫兄說的，長安是毒

龍幫的第二大分舵，勢力不可輕侮，咱們應該儘快計議定當，以免行事時亂了步驟。」

王嵩道：「上官兄說的不錯，咱們是應該趕快計議，據老花子所知，長安分舵舵主『通臂猿』李道明人很精明，而且武功也不弱，尤其是他的『通臂功』，伸縮之間，極爲霸道，聽說武當派掌門人靈風道長未接掌門戶前，因不明就裏，曾吃過李道明『通臂功』的虧，所以咱們如遇此人時，應特別注意他那兩條伸縮自如的手臂。」

「該舵的三個香主，也都算得上是一流高手，」黃巍補充道：「如『無影刀』諶昌，他不僅刀法快，而且刀是細鐵所鑄，極爲鋒利。其次是『八手仙猿』俞建勳，武功雖然平庸無奇，但他的一身暗器，卻令人防不勝防。最後一個是『飛蔦』湯興，此人以輕功見長，『七禽掌』法的造詣也頗高，加以該舵的數十名弟兄，這股力量，確不可輕視！」

微微一笑，又道：「兄弟所以如此詳細說明，是因爲該舵正在鬧事，如驚動官府中人出面干涉，說不定會給咱們套上個明火執仗的罪名，就太冤枉了。」

「嗯，黃兄的顧慮很對，這倒確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公孫棠道：「如果不能速戰速決，勢必驚動官府，而咱們又不能藐視王法，和官府正面爲敵，即使咱們能及時撤退，但已打草驚蛇，以後再想挑他們的垛子窰，就更費週章了。」

一直在垂首沉思的公孫棣這時低聲道：「兄弟倒想了個辦法，只不知是否行得通？」

公孫棠忙道：「老二，你有什麼辦法，還不快點說出來，也好讓大夥兒斟酌斟酌。」

公孫棣一個字一個字地道：「調——虎——離——山！」

「調虎離山？」

「嗯，調虎離山！」

於是公孫棣便大畧的說明了他的計劃，黃巍等人聽得不住點頭……

× ×

毒龍幫長安分舵所在地，離縣署不過兩條街，是一座很大的四合院房子，中間的空地，便是他們的練武場。

正面一排五棟房子，是舵主和三位香主的住處，另一棟是放置金銀珠寶的所在，由兩個精明幹練的頭目看管。

兩側和前面的幾排房子，住的是舵上幾十名弟兄。

這四合院裏雖然沒有巡更的，卻派有兩個弟兄值夜。

約莫子丑相交時刻，正面那棟放置金銀珠寶的房子裏，突然冒出兩條黑影，每人的肩上，都抗着一隻鼓蓬蓬的袋子，大概是作賊心虛，飛身上房時一不小心，跳碎了兩片屋瓦，因此驚動了值夜弟兄，登時高呼：「有賊！」

「飛蔦」湯興應變最速，高呼聲方落，他也像陣旋風般自門內捲了出來，沉聲喝道：「出了什麼事？」

值夜躬了躬腰，然後用手指着兩條黑影逃走方向道：「稟湯香主，兩個賊人偷了藏金庫，向這方向逃了！」

湯興來不及細問，一幌身形，飛身上房，擡目畧加搜尋，果見前面百餘丈處，隱約有兩條黑影，縱躍如飛。

湯興綽號「飛蔦」，輕身功夫，確是迥異凡響，只見他伏身一竄，竟迅逾掠波海燕，跟蹤兩條黑影追去。

幾乎是湯興起步追賊的同時，藏金的房子裏又冒出兩條黑影，裝束和前兩條黑影完全相同，黑色夜行衣靠，臉上罩着一塊黑紗，僅露出一雙精光閃閃的眸子，肩上也是各抗着一隻鼓蓬蓬的布袋，顯係是已逃走兩人的同夥。

不過這兩人的運氣似乎欠佳，剛好被「通臂猿」李道明，和「八手仙猿」俞建勳，「無影刀」諶昌堵住。

李道明嘿嘿笑道：「朋友，你是那條綫上的？也不睜開招子，竟偷到咱們這兒來了。」

兩個夜行人一言不發，屹然而立，因臉上蒙着黑紗，看不到他們的神色，但從灼灼逼人的目光中，似對當前情況，毫無所懼。

諶昌「嗆啷」一聲，細刀出鞘，大聲道：「舵主，這種見不得人的毛賊，和他多話則甚，拿下再說！」

兩個夜行人同時一聲冷笑，有默契似地將肩上布袋托在雙掌上，暗運一口眞氣，驀地吐氣開聲，將布袋猛朝前推去，布袋經內力一震，登時碎成片片，布袋內的金銀錁子，竟如漫天花雨般，帶着破空銳嘯，向李道明三人身上射去。

這一手確是出於李道明三人意料之外，雖然傷不着他們，卻也使他們忙亂了一下。

那兩個夜行人卻趁着對方一亂的瞬間，飛身上房，也循着前兩個夜行人逃走的方向，倉惶逃去。

李道明氣得暴跳如雷，雙臂一揮喝道：「追！如不將這兩個匹夫生擒，碎屍萬段，誓不爲人！」

三人連袂縱起，取包圍之勢，李道明居中，諶昌在右，俞建勳在左，跟着前面兩個夜行人，緊追不捨。

先前一亂之間，兩下原已拉開十餘丈距離，雖經過半個更次風馳電掣般追趕，卻仍無法將距離拉近分毫。

「八臂仙猿」俞建勳空有一身霸道暗器，卻因距離太遠，而英雄無用武之地，徒自氣的咬碎鋼牙。

半個多時辰的追逐，早已遠離長安城，霸陵已然在望。

由長安到霸陵，不過三十餘里，沿途都是既平坦，而又寬敞的馬道，且有不少紅牆綠瓦，富麗堂皇的宮殿式建築。

距霸陵約尙有七八里之遙，有一片疏疏落落的樹林，「飛蔦」湯興正和一個身穿夜行衣靠的蒙面人拾死相搏。

另一個蒙面人卻負手站在一邊觀戰，兩隻布袋，就扔在這蒙面人的腳邊。

湯興的「七禽掌」法雖然輕靈飄逸，頗見火候，怎奈和他對敵的蒙面人功力更見精純，湯興雖交替使用「七禽掌」法中的絕招，卻並未佔到絲毫上風，且反被對方奇奧的掌法逼住，有時連招都遞不出去。

而一旁觀戰的蒙面人偏偏得理不讓人，不時的冷諷熱嘲道：「朋友，我看你這『飛蔦』該變成『鴨子』了，至於『七禽掌』法，更連鴨子都不如，不過你也不必氣餒，能再支持幾個回合　你的幫手就可趕到了。」

話聲方落，只聽「颼颼颼」，先後五條人影竄入林中，前面是兩個蒙面人，後面三人正是長安分舵舵主「通臂猿」李道明，和「無影刀」諶昌，「八手仙猿」俞建勳兩位香主。

「飛蔦」湯興一見舵主和其餘兩位香主，都追賊追到這片林子裏來了，便知是入了敵人有計劃的圈套，便一邊出掌應敵，一邊大聲叫道：「舵主，咱們都中了賊人『調虎離山』的圈套了！」

李道明嘿嘿笑道：「中了他們『調虎離山』之計又如何，咱們如不能將這幾個見不得人的毛賊拾奪下來，還有何面目見幫主，更不能在江湖上混了！」

隨向諶昌和俞建勳振臂一揮道：「不論死活，但決不容逃走一人！」

諶昌和俞建勳暴喝聲：「逃命！」便撲向被他們追來的兩個蒙面人。

另一個一直在旁觀戰的蒙面人，這時卻向「通臂猿」李道明走了過來，咧咀一笑道：「看人家打架多沒意思，來，老夫也陪你玩兒幾招。」

聲落指出，一指向李道明「肩井穴」點了過去。

這一指確是快速至極，凌厲的指風，也發出「茲茲」破空之聲，李道明不禁心中一凜，來不及轉念，匆促中，急往側一閃，只聽「嗤」的一聲，雖然避開了「肩井穴」，但指風擦着皮膚而過，宛似被燒紅的鐵條烙了一下，痛得他一嗞牙，再看迎肩處衣服，已被指風洞穿了個小孔。

李道明確不愧爲一舵之主，雖然吃了恁大個暗虧，卻反而將激動的情緒平靜下來，凝眸望着面前的蒙面人冷聲道：「尊駕好精純的坎離指！」

蒙面人冷聲道：「哼！坎離指是丐幫的不傳之祕，老夫可不敢掠人之美！」

李道明一愕道：「不是坎離指？」

蒙面人冷笑道：「尊駕又怎能斷定是坎離指？」

李道明自然不願說出傷及手臂的感受，因爲敵人出手一指，自己即告受傷，終是失面子的事，所以他並未往下接話，冷聲道：「看閣下功力不弱，應非無名之輩，爲何不敢以眞面目示人，而幹這種鷄鳴狗盜的盜竊勾當？」

蒙面人冷聲道：「老夫不是不敢，而是羞於眞面目示人，因爲年頭變了，魑魅魍魎橫行無忌，老夫既無能像鍾馗般捉鬼而啖之，由此對鄉閭心生愧意——至於，你罵老夫爲鷄鳴狗盜，老夫也絕不否認，不過咱們偷的盜的，都是無義之財……」

李道明方才吃過一次虧，心存報復，不待對方話完，驀地閃身而上，左臂突長逕尺，一拳向蒙面人心窩搗去，同時沉聲喝道：「毛賊，你也嚐嚐這個的滋味。」

兩下相距，原本已不過七八尺之遠，李道明突起發難，加以右臂暴長逕尺，照理雖不能將蒙面人斃於拳下，至少也得負傷，然而結果卻大出李道明意料之外，蒙面人的一個身子，竟像柳絮般輕飄，迎着李道明的拳風飄飛而起。輕盈悅目。

李道明駭然叫道：「柳絮身法！」

蒙面人身形一飄而落冷笑道：「不錯。」

李道明深吸了口氣，鎭定了一下心神，才厲聲道：「柳絮身法也是丐幫三種技藝之一，原來尊駕是丐幫中人！」

蒙面人的聲音冷得像冰，說道：「你既瞧出老花子的來歷，老花子就索性告訴你吧……」話未說完……

李道明截口道：「你不說本舵主也知你是誰了。」

蒙面人嘿聲道：「是誰？快說。」

李道明道：「丐幫幫主舒老花子。」

蒙面人冷笑一聲，道：「有眼無珠，胡扯一通。」

李道明詫異地說道：「你不是『俠丐』舒適？」

蒙面人道：「老花子王嵩。」

李道明駭然道：「你……你是『風塵怪乞』王嵩？你沒有死？」

王嵩冷聲道：「老花子如果死了，今天誰來收拾你們！一併告訴你吧，喏，那是『鐵笛子』公孫棠，都是『醉裏乾坤』但無痕，『鐵掃帚』上官清，嘿嘿，咱們的行藏已經洩露給你了，大舵主，你就拿命來吧！」

他這次是先亮出門戶，然後駢指如戟，疾向李道明的喉結部份點去。

李道明知道對方幾人的身份後，便知今天絕難討好，能全身而退，便是萬幸，於是心裏有了「見機」的打算，這時見王嵩指出如風，喝聲：「來得好！」左手五指箕張如鉤，疾扣對方腕脈，右手卻握拳隱在左臂下，呼的擊出一拳。

王嵩冷笑聲中，身形一幌，兩人登時電閃雲飄般，展開了一場惡鬥。

那邊湯興的對手是「鐵笛子」公孫棠，這時戰鬥已近尾聲，湯興的七禽身法雖然頗具火候，但和二俠莊大莊主公孫棠相較，顯然仍遜一籌，湯興的身法和掌法，都是以輕靈奇譎見長，而公孫棠的每一招每一式，都是平平實實，沒有太多的變化，但勁風激盪，威力驚人。

湯興竭盡所能，仍無法扳回劣勢，已是心浮氣躁，情急之下，彈身而起，兩臂凝聚十成功力，一招「猛鷹搏兎」，身子凌空下撲，同時雙掌一揚，兩股凌厲掌風，直向公孫棠當頭壓下。

公孫棠喝聲：「找死！」雙掌掌心突往上翻。

四股勁力相交，只聽「拍拍」連聲，公孫棠被震的往後退了一大步，再看湯興時，卻如斷了綫的紙蔦，竟被反震之力，震飛到兩三丈以外，而且一連撞折數株杯口般粗的樹木，才「叭噠」一聲，摔在地上，登時了帳。

湯興一死，李道明更無心戀戰，王嵩何等人物，早看透了他的心意，招式倏地一緊，將李道明裹了個風雨不透，咀裏還不停地大聲嚷道：「大舵主想開溜，那太不够意思了吧，瞧你的三個屬下，一個已經躺下了，兩個還在拚命呢，你總不能撇下他們不管，而只顧自己逃命呀！」

李道明心裏是又駭，又急，又氣，經對方一嚷，更是怒發如狂，激起了驃悍之性，大喝一聲，左臂驟長半尺，一拳向王嵩當胸擂去。

這一拳是李道明全身功力所凝，王嵩技藝雖高一二籌，卻也不敢輕攖其鋒，迫得往側一閃。

李道明見有機可乘，再不怠慢，驀地又是一拳擊去，身形卻倒縱而起，向相反的方向射去。

王嵩並未追趕，仍然站在原地嘻嘻笑道：「大舵主，你想逃恐怕沒那麼容易，這林的四週，老花子都下了禁制呢。」

話聲方落，驀聽一聲清叱起處，李道明果然逃得快，回來得更快，而且咀角已沁出縷縷血漬。

李道明回到場中，用衣袖拭去咀角血漬，獰視着王嵩道：「賊花子，李老子與你們何怨何仇，竟這般趕盡殺絕！」

王嵩笑道：「薰蕕不同器，冰炭不同爐，毒龍幫不滅，武林永無寧日！大舵主，你們濫殺白道人士時，可能想到爲他們留一條生路？嗯？」

李道明一聲暴喝道：「賊花子，李老子和你拚了！」

但見他鬚髮蝟立，雙目暴張，顯然已將畢生修爲的功力，完全凝聚在一條臂上，目光耿耿，企圖作孤注一擲。

論功力，王嵩確較對方爲高，但在這種一搏分生死的節骨眼上，卻也不敢大意，忙暗自凝聚功力，準備接受對方石破天驚的一擊。

「無影刀」諶昌和「鐵掃帚」上官清這一對拆了將近百招，仍然銖錙必較，誰也沒有佔着上風。

戰場上勝負之分，武功高低固爲決定因素之一，但心理上的沉着與否，卻也能左右戰機，尤其是勢均力敵的對手，更爲重要。

諸昌和上官清的功力，本在伯仲之間，但諸昌卻受了李道明的影响，失去戰鬥意志而逐漸落於下風。

「八手仙猿」俞建勳功力平平，早被「醉裏乾坤」但無痕追得手忙脚亂，他雖有「八手」之名，滿身都是暗器，卻苦於抽不出使用暗器的空隙，以但無痕的功力，應可早將俞建勳斃於掌下，但他卻靈貓戲鼠般遲遲不下殺手。

「砰」的一聲暴响，接着一聲悶哼。

李道明和王嵩終於拚了決定生死的一掌。

王嵩伸手摘去蒙面紗巾，但見他面色蒼白，顯然這石破天驚的一掌，也使他的內腑受到傷害。

李道明卻七竅流血，面色獰厲如鬼，指着王嵩道：「你……」頹然倒了下去。

李道明死後，諸昌冷冷一笑，突然一招「野戰八方」，將上官清逼退數步，然後橫刀喝道：「且住！」

上官清冷聲道：「咱們兩人還未分出勝負來呢。」

諸昌沉着臉冷聲道：「上官清，你用不着說風涼話，諸某既已認敗服輸，要殺要剮，悉聽尊便，諸某決不會皺皺眉頭！」

話完，「噹」的一聲，將緬刀扔在地上。

上官清性情耿直，他倒由衷欣賞諸昌的這種作風，聞言笑道：「咱們未分勝負是實，上官清並沒有說風涼話的意思，諸兄請不要介意啊。」

諸昌冷聲道：「敗軍之將，介意又當如何呢！」

上官清本不擅於說話，這時被諸昌咄咄一逼，一時楞在當場，不知如何回答。

公孫棠這時走過來，揭去蒙面黑巾，向諸昌抱拳道：「兄弟公孫棠……」

諸昌卻漫不為禮的冷聲道：「二俠莊的大莊主，諸某久仰得很。」

公孫棠不以為意的淡淡一笑道：「不敢。兄弟和諸兄雖然過去緣慳一面，但對諸兄的為人，卻知之甚稔。」

諸昌冷笑道：「一個幫匪，當然不是好人。是嗎？」

公孫棠語氣肯定地道：「不！諸兄雖是身在毒龍幫，卻是出汚泥而不染，更使兄弟萬分敬佩！」

諸昌嘿然無語，緩緩低下了頭。

俞建勳眼見己方來的四人已二死一降，已完全失去了鬥志，只是戰、降之間，一時有點委決難下。

但無痕目光何等銳利，業已窺破了對方心意，這時俞建勳正一招「天外來鴻」，駢指疾點但無痕「太陽穴」，但無痕左掌如刀般截削對方「腕脈穴」，脚下一旋，一式「枯藤繞樹」，欺入對方幢幢掌影之中，低聲道：「俞兄，識時務者為俊傑，毒龍幫主尹豪，豺狼之性，多行不義，覆滅之期不遠，俞兄明珠投暗，現在正是棄暗投明的時候了，尚請三思！」

這番話大義凛然，落地有金聲，俞建勳深為感動，一聲嘆息，驟然收式道：「俞某並非頑石，只是，只是……」

但無痕含笑道：「俞兄可是有什麼困難？可否相告？」

俞建勳欲言又止者再，最後終於說道：「不瞞尊兄說，俞某和那位諸兄已早萌脫幫遠引之心，只因家小聚居在太白山的仙源谷中，那裏是毒龍幫總壇所在地，恐因此累及家小，才迫為所用，唉！」

這時公孫棠等人都走了過來，他們也聽到了俞建勳所說的一切，諸昌緊鎖着雙眉，低嘆一聲道：「事難兩全，咱們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顧不得那麼多了！」

公孫棠沉吟道：「這件事關係重大，咱們還是從長計議的好。」

王嵩道：「火都燒到眉毛了，還有時間從長計議？」

上官清大聲道：「乾脆咱們就去飛龍堡大鬧一番，分散他們的注意力，諸、俞二兄就趁亂溜進仙源谷去，悄悄將家小接出來。」

黃巍笑着搖頭道：「飛龍堡人多勢衆，戒備森嚴，假如這樣好對付，咱們也用不着詐死了。」

上官清微慍道：「你說我這辦法不好，你有什麼好的主意？嗯？」

黃巍道：「在下一時也沒有好的主意。」

諸昌嘆口氣道：「諸位也不必爭執了，諸某相信只要暫時不露面，尹豪還不至對咱們的家小不利。」

「好辦法！」一條人影自樹梢頭撲下，是個文士裝束的年輕人，身法美妙已極。

「啊！褚老弟，是你！」上官清眼睛一亮，興奮的道：「咱們在為計窮發愁呢，你來的正好！」

接着給諸昌和俞建勳引見道：「這位老弟姓褚名明，綽號『珠璣秀士』，別看他咀上無毛，鬼心眼兒可多得很呢，是咱們的臥龍先生哩！」

諸昌，俞建勳和褚明互相抱拳道了「久仰」，褚明微笑道：「失禮得很，晚輩偷聽了諸位的談話。」

但無痕哈哈笑道：「好小子，別臭美了。別人罵我醉鬼，其實人醉我獨醒！你以為你來的無聲無息，瞞過了所有的人，哈哈，你來時是貼地飛掠，然後猱升上那棵大樹，隱在一片稠密的樹葉之中……」

褚明笑道：「前輩神目如電，晚輩的這點道行，自然瞞不過你了。」

王嵩笑道：「大凡喜歡罵別人『臭美』的人，自己更臭美得使人作三日嘔。」

但無痕瞪眼道：「老花子，你敢揭但某的瘡疤？」

王嵩笑道：「有什麼不敢，大不了你再把老花子灌醉。」

但無痕笑道：「你想！但某可再不會上你的當了。」

褚明笑道：「兩位前輩別鬧笑了，現在時已不早，方才諸前輩說『暫不露面』，晚輩倒覺得這是個很好的辦法，不過……」

上官清道：「不過怎麼樣？」

褚明道：「辦法雖好，不過須要略加補充，就完美了。」

於是他便低聲說出補充意見，當他們依計將現場處理完畢，遠處霸陵城中傳來第一聲報曉的鷄啼。

× × ×

尹豪滿面怒容，在引風軒中不停地來回踱着。

呂無極匆匆來到引風軒，向尹豪躬身道：「幫主召見屬下，不知有何指示？」

尹豪道：「你可知長安分舵發生之事？」

呂無極愕然道：「屬下不知，長安分舵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尹豪恨恨地道：「被挑了！」

呂無極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昨晚。」尹豪將一張紙條交給呂無極道：「這是信鴿方才捎回來的消息。」

呂無極畧一過目，道：「幫主，屬下覺得這件事情大有可疑。」

尹豪踱到書案前落座，揮手道：「無極，坐下來說。嗯，老夫也有點覺得奇怪，諸昌和俞建勳的家小都留在谷中，如萌異心，可以想像到是什麼後果。」

呂極無就座後，即垂首沉思不語。

尹豪對這位心腹智囊，瞭解極深，知道他此時正在運用智慧，便也住口不言。

約莫過了盞茶光景，呂無極才緩緩抬起頭來，目注尹豪沉聲道：「幫主，依屬下的分析，這完全是一着『移花接木』之計。」

尹豪道：「眞是『移花接木』之計嗎？」

呂無極道：「不錯！正如幫主方才說的，諸昌和俞建勳的家小都留在仙源谷中，屬下不相信他們能忍心不顧家小的死活，至於霸陵附近那片林子裏的兩具屍體，俱已被砸得面目全非，雖從衣着及遺物上辨認出是李舵主和湯香主，焉知不是故弄玄虛，其實却是諸，俞二位香主的屍體。再說，諸、俞二位香主都是幫主一手提拔的，當初派往長安分舵時，自願將家小留在谷中，幫主還曾對他們着實嘉勉了一番呢。」

「嗯，」尹豪沉吟着不住點頭道：「這就對了，李道明和湯興雖也是老夫提拔的，但當初派往長安時，却是高壇主和白壇主極力保薦，哼！這就脈絡分明了！」

呂無極眸子裏掠過一抹譎色，低聲道：「幫主最好暫時不要揭穿他們這條詭計，先聽聽高、白、邵三位壇主的意見……」

「不行！」尹豪道：「如果眞是諸昌和俞建勳叛幫，他們的家小就得全部處死，老夫怎能這樣做！」

呂無極微微一笑道：「幫主可以推說諸、俞二位香主失踪，很可能是被敵人擄去呀。」

尹豪點點頭道：「也只好如此了。」

話題一轉，又道：「老夫上次命你調查之事，是否有了眉目？」

呂無極道：「屬下尚只作了初步調查，可能有六七位香主不穩，不過屬下還不敢十分肯定。」

尹豪道：「嗯，這件事關係太大，調查時千萬要慎重！」

呂無極道：「幫主萬安，這等大事，屬下怎敢輕率！」

「很好！」尹豪欠欠身道：「你傳命下去，今晚酉刻，副幫主之下，香主以上，在第一密室集合。」

呂無極起身躬應道：「遵命！屬下先行告退。」

× × ×

第一密室，鑿山而建，其實是一座極大的洞府。

酉刻，第一密室中央的圓型會議桌，疏疏落落的坐了二十餘人。

這間密室極為寬敞，足可容納千人，二十餘人在這間密室中，自然顯得極為空洞。

雖從三丈餘高的室頂懸下數十盞巨型琉璃燈，但均未使用，僅在會議桌週圍燃了十餘支兒臂般粗的牛油巨燭，燭火熒熒，吐着黃色光暈，愈襯托得這座空曠密室陰森森的，如同鬼域！

幫主尹豪端坐在一張虎皮交椅上，左側是副幫主「三絕神君」東門梟，右側是護法「九頭獅子」倪通。

由副幫主左側延伸，是內二壇和外三壇的六位壇主；倪護法右邊是十八位香主。

唯一使副幫主以下所有在場之人感到納悶的，是這個會議竟沒有幫主智囊「毒手書生」呂無極參加。

呂無極為幫主尹豪的親信智囊，雖因失誤戎機被摘掉了護法頭銜，但信任未衰，仍然是幫中炙手可熱的人物，這次假第一密室召集幫中香主以上的幹部開會，顯然是個極重要的會議，而呂無極竟然無故缺席，自難免使人懷疑驚異，他們雖未敢在會議席上竊竊私議，但從他們臉上表情，眼中神色，業已流露無遺。

尹豪看在眼裏，暗暗點點頭，欣然以為得計，當然還得說明呂無極不能參加這次會議的理由。

「本幫主這次召集香主以上人員假第一密室開會，是因這次會議有極度機密性，依據本幫規定，凡屬機密性會議，非香主以上職司人員，均不准列席參加，呂無極雖為本幫迭建勳勞，但因前次失誤戎機，已被摘去護法之職，現仍投閑置散，並無職司，自不能參加本次會議……」

這是一篇很美麗的謊言，在場之人雖覺得理由很牽強，却又找不出反駁的漏洞。

當然，即使能找出反駁的漏洞，但在一幫之主的積威下，誰又願惹這種與己無關的無謂麻煩。

當然每個人也有自己的忖測，各懷鬼胎，而這種結果，也正是尹豪和呂無極所預期的。

說得明白點，呂無極尤較尹豪更殷切獲得這種預期的效果。

尹豪終於依照飛鴿傳書所載簡畧地宣佈了長安分舵被挑的情形，提到舵主李道明和香主湯興的被殺，語詞閃爍而曖昧，使人油然有其中另有文章的感覺。

尤其是紅旗壇壇主「黑豹子」高嵐，和黑旗壇壇主「赤練蛇」白彪二人，更如芒刺在背，觳觫不安。

會議中討論到殺害李道明和湯興的蒙面兇手，都懷疑係俠義道中人喬裝，但尹豪却含笑斜睨着東門梟不置可否。

至於諸昌和俞建勳的失踪，更是諸多忖測，自然也都言之成理，而無法使成定論。

最後終於決定了兩件事；一件事是派高嵐、白彪和邵雲亭三位壇主赴長安調查眞相，另一件事是派人打入俠義道組織，刺探俠義道的動靜。

第一件事是解決了，但另一件事卻煞費周章，原則雖然決定了，但派什麼樣的人去合適？如何接近對方而能順利打入對方組織？而對方什麼人比較容易接近？

這問題經過一個多時辰的討論，最後終於採納了外三壇紫旗壇主「桃花娘子」季嫣嫣的提議——色誘，目標人物就是「日月雙環」葉帆。

× × ×

葉帆，年約四旬上下，生得風流倜儻，一表人材，擅使日、月雙環，在武林中也是個耳熟能詳的人物。

洛川縣東城，有一座宏偉巨第，門額上題着「瀟廬」兩個金字，體仿瘦金，筆法蒼勁已極，顯係出自名手。

這座瀟廬，即係「日月雙環」葉帆於數年前落籍洛川時所置產業。

瀟廬佔地極廣，自葉帆購置後，即鳩工大事增建，不僅極盡堂皇富麗，且亭台掩映，花木扶疏！頗具林園之勝。

葉帆雖未娶親，但艷姬美婢環繞，享盡人間艷福。

這天正午，他正在沁春閣和艷姬飲酒取樂，一個垂髫小鬟匆匆進來彎腰道：「啓稟老爺，外面有位季夫人求見。」

葉帆一楞道：「季夫人？」

垂髫小鬟應聲道：「是的，是王福這樣說的。」

「王福人呢？」

「在閣子外面。」

「喚他進來。」

「是。」

王福進入閣中，躬身禀道：「王福見過老爺。」

（下期續完）



吸血蛾

古龍・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崔北海爲吸血蛾所困擾，一夕數驚魂，不知是巧合還是眞有這種不可思議的妖異，在崔北海以爲已把一隻巨大吸血蛾刺傷，同時也曾發現地上遺有一點蛾血的翌日，竟發現他妻子易竹君左手曾受劍創，更增加他對易竹君的懷疑，而在此時，易竹君的表兄郭璞突然到訪，據說是易竹君要他來替崔北海診脈，這又令崔北海加多一重憂慮，使崔北海陷於四面楚歌，草木皆兵的恐懼。三月十四，崔北海專差邀請的杜笑天，終於到來，興奮相迎的崔北海發現杜笑天滿身塵土，詫聲問他怎會像條泥裏鑽出來的臭虫般——

驚心消壯志　血雲攏半空

杜笑天道：「我不是從泥土裏鑽出來，只不過風沙中趕了整整一天路。」

崔北海轉問道：「這十天到處都不見人，你到底那裏去了？」

杜笑天道：「走了一趟鳳陽。」

崔北海道：「是因爲公事。」

杜笑天點頭。

崔北海道：「事情還沒有辦妥？」

杜笑天道：「已經辦妥了。」

崔北海奇怪道：「怎麼你還趕得這麼急。」

杜笑天道：「我是趕回來見你。」

崔北海道：「哦？」

杜笑天笑道：「吸血蛾那件事你難道以爲我完全忘記了。」

崔北海點頭道：「我幾乎這樣以爲的了。」

杜笑天道：「你當我是那種不顧朋友生死的人？」

崔北海趕緊道：「不是這個意思，只是這種事實在太難令人置信，你就算完全不放在心上，我也怪不得你。」

杜笑天道：「如果那天在湖畔不是遇見那兩隻吸血蛾，又給其中的一隻刺了一下，我只怕眞的不會放在心上。」

崔北海道：「你現在莫非已有了應付的辦法。」

杜笑天搖頭道：「沒有。」

崔北海道：「那麼你趕回來見我究竟是爲了什麼？」

杜笑天道：「看看你變成怎樣。」

他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崔北海兩眼道：「你現在看來並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

崔北海苦笑。

杜笑天接道：「那件事假使並非傳說，蛾王也要在十五月圓之夜，才會出現，今天不過是十四，我回來仍是時候，還可以趕及幫助你對付那些吸血蛾。」

崔北海微喟道：「你雖然及時回來，只怕對我也沒有什麼幫助。」

杜笑天一怔道：「聽你的口氣，這十天之內，似乎發生了很多事。」

崔北海頷首道：「已够多的了。」

杜笑天道：「是不是那些吸血蛾又出現？」

崔北海道：「每一天都出現，一天比一天多，昨夜出現的時候，我看已不下千隻。」

杜笑天聳然動容，脫口道：「難道那眞的並非只是傳說。」

崔北海道：「我看就是了。」

杜笑天忽然又問道：「牠們從那裏飛來？」

崔北海道：「不知道。」

杜笑天又接着問道：「牠們沒有襲擊你？」

崔北海道：「沒有，只是極盡恐嚇，這也許是牠們的習慣，是蛾王的命令，在十五月圓之夜，蛾王出現之時，牠們才正式採取行動。」

杜笑天轉問道：「你又有沒有對牠們採取行動？」

崔北海道：「有。」

杜笑天道：「能不能制止牠們？」

崔北海道：「根本就沒有作用。」

杜笑天說道：「難道，刀劍牠們都不怕？」

崔北海點頭道：「一如第一次。」

杜笑天道：「是不是在你採取行動之時，牠們便魔鬼般突然消失？」

崔北海一聲歎息，道：「牠們簡直就是魔鬼的化身。」

杜笑天沉吟着道：「你可曾想過怎會惹上這些東西？」

崔北海似乎意料不到杜笑天這樣問，怔住在那裏。

杜笑天又道：「這麼多人不選擇，偏偏選擇你，必然有牠們的原因，知道了這個原因，事情也許就比較簡單。」

崔北海苦笑，欲言又止。

杜笑天低頭沉吟，並沒有留意崔北海的神態變易，接問道：「牠們多數在什麼地方出現？」

崔北海道：「幾乎每一次都不同。」

杜笑天轉問道：「昨夜出現在什麼地方？」

崔北海道：「書齋之外。」

杜笑天道：「前幾次又如何？」

崔北海閉上嘴巴。

杜笑天盯着他，道：「忘記了？」

崔北海道：「你看我可像是如此健忘之人。」

杜笑天緩緩道：「我看你倒像是心中有難言之隱。」

崔北海又將嘴巴閉上。

杜笑天道：「你說了出來，也許我能够從中找出那些吸血蛾的弱點，替你設辦法應付，但如果你不說，怕我就眞的對你毫無帮助的了。」

崔北海又是苦笑，道：「有些事即使我說出來，你也未必會相信。」

杜笑天道：「只是未必會，不是一定不會。」

崔北海沉默了下去。

杜笑天靜候一旁，也不催促。

崔北海沉默了一會後，長歎一聲，搖頭。

杜笑天看在眼內，道：「果眞是難於啓齒，也不勉强你。」

崔北海苦笑一下，道：「有件事我倒

想跟你說一說。」

杜笑天道：「我在聽着。」

崔北海道：「那些吸血蛾出現的時候，並不是每一次都祇有我一個人，可是除了我之外，在場的其他人竟全都沒有看見牠們，你說奇怪不奇怪？」

杜笑天道：「有這種事情？」

崔北海道：「杜兄難道不相信我的說話？」

杜笑天搖頭道：「不是，但這如果是事實，那些吸血蛾只怕就眞的是魔鬼的化身。」

他忽亦苦笑，道：「世間難道竟眞的有所謂妖魔鬼怪？我絕不相信！」

崔北海道：「我也不相信妖魔鬼怪的存在，但千百隻吸血蛾一齊出現，又是何等聲勢，竟無人看見，只是我例外，這件事如何解釋？」

杜笑天不能解釋。

崔北海接道：「在場的人不用說，只要是住在這個莊院的人，我都已問過，異口同聲，都是說不知道，這如果不是事實，惟一的解釋，就是——他們全都對我說謊！」

杜笑天道：「前些時你不是曾經說過這個莊院的所有人對你都是一片忠心。」

崔北海道：「我是這樣說過，當時，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爲我一直忘記了一件事。」

杜笑天道：「什麼事？」

「人心難測！」崔北海歎了一口氣。

杜笑天道：「這句話，你似乎有感而發。」

崔北海歎息道：「如果他們眞的是全都對我忠心一片，沒有說謊，這件事反而簡單。」

杜笑天道：「哦？」

崔北海道：「因爲也就只有三種可能，一是那些吸血蛾的確是妖魔鬼怪的化身，所以只有我這個被害者才可以看見？」

杜笑天道：「否則如何？」

崔北海道：「那就是我說謊，無中生有，虛構故事，再不是，便該是我的腦袋有問題，一切都是出於我的幻想的了。」

杜笑天失笑道：「這豈非我的腦袋也有問題？」

崔北海只是歎息。

杜笑天的目光落在曾被吸血蛾刺了一下的那隻手指之上，笑容忽一斂，道：「妖魔鬼怪的化身倒未必，那些吸血蛾的存在却是可以肯定。」

他絕對相信自己的眼睛，何況當時他還將一隻吸血蛾抓在手中？還被那隻吸血蛾刺了一下？

這絕非幻覺？

他的腦袋既然沒有問題，崔北海應該也沒有。

——這十天之內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崔北海到底又爲什麼不肯說出來？

杜笑天的目光不由又回到崔北海的面上。

他立時發覺崔北海一雙眼發直，並不是在望着他。

——他在看什麼？

杜笑天下意識地順着崔北海的目光看去。

他看到了一雙蛾！

赤紅如鮮血的眼睛，青綠如碧玉的雙翅。

吸血蛾！

杜笑天一連打了兩個冷顫。

金黃色的夕陽晚照下，那一雙吸血蛾更顯得美麗，美麗而妖異！

牠們雙雙飛舞在那邊的一叢杏花中。

杏花已零落，顫抖在凄冷的晚風裏。

是不是杏花也有感覺，知道這一雙吸血蛾會帶來災禍，恐懼的顫抖起來？

災禍果然馬上就來了。

颼一聲，崔北海的身子突然如箭離弦也似射向這一叢杏花！

人到劍到！

七星絕命劍星雨般飛洒而下。

一叢杏花立時被劍雨擊碎！

那一雙吸血蛾是不是也被擊碎？

崔北海劍勢一盡，人亦落下，劍雨擊碎的杏花亦落下！

錚的劍入鞘，崔北海所有的動作完全停頓，木立在碎落的杏花中，一雙眼銅鈴般睜大，目光閃爍。

杜笑天幾乎同時凌空落下，落在崔北海身旁，道：「崔兄，如何？」

崔北海目光霍地一轉，盯着杜笑天，道：「方才你有沒有看見那一雙吸血蛾？」

杜笑天點頭。

崔北海沉聲道：「你有沒有騙我？」

杜笑天正色道：「我沒有理由騙你，現在也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崔北海忽然笑了起來。

杜笑天給笑的一怔，忍不住問道：「你在笑什麼。」

崔北海道：「因爲我實在開心。」

杜笑天又是一怔，道：「哦？」

崔北海笑道：「如果又是我一個人看見，只怕我的腦袋眞的有問題，但你也看見，而且這已是第二次的看見，證明事實是有吸血蛾這種東西存在，我也絕不相信這麼巧，你我的腦袋都有毛病，又會這麼巧，兩次在一起，都一齊看見那種應該沒有可能存在的東西。」

杜笑天點頭，道：「你我的腦袋應該都沒有毛病……」

崔北海突然截口問道：「我一劍擊出之時，你可曾看見那一雙吸血蛾從劍網中逃出？」

杜笑天搖頭道：「不曾。」

崔北海痛恨的道：「當時牠們已是被劍網籠罩，可是劍網一開始收縮，牠們便全身通透，魔鬼般消失！」

杜笑天苦笑，目光落在地上。

他只希望能够看見一雙蛾屍，因爲那就可以證明那雙吸血蛾不過被那一劍擊斃，崔北海不過一時眼花。

一地的碎葉，一地的碎花。

碎葉碎花之中並沒有蛾屍，連一小片蛾翅都沒有。

杜笑天一拂雙袖，一地的花葉齊飛。

蛾屍也沒有蓋在花葉之下。

——那雙吸血蛾何處去了，莫非牠們眞的是魔鬼般消失？眞的是魔鬼的化身？

世間莫非眞的有妖魔鬼怪？

杜笑天不禁一聲歎息。

崔北海亦自歎息。

杜笑天忽問道：「你準備怎樣？」

崔北海道：「等死。」

杜笑天一怔，道：「明天才是十五，你還有一天的時間。」

崔北海道：「這一天之內你以爲就能够想出應付的辦法？」

杜笑天道：「最低限度你也可以盡這一天遠離此地，或者找一個秘密的地方暫時躲藏起來，一切等過了十五再說。」

崔北海道：「如果我要離開早就離開的了。」

杜笑天奇怪的問道：「爲什麼你不離開？」

崔北海道：「那些吸血蛾若眞的是魔鬼的化身，無論我走到什麼地方，牠們一樣可以將我找到。」

杜笑天又是一怔。

崔北海的說話並不是全無道理。

故老相傳，妖魔鬼怪豈非大都無所不知，無所不至。

不過故老相傳，人世間却也有妖魔鬼怪雖然知，但是不敢至的地方。

杜笑天心念一動，道：「你大可走進佛門暫避一宵。」

崔北海淡然一笑，道：「你以爲我沒有動過這念頭？」

杜笑天道：「據我所知所有妖魔鬼怪對於佛門清靜地，都不無避忌。」

崔北海道：「我也知道這附近的佛門並不少。」

杜笑天道：「難道你已試過這辦法，已知道這辦法完全無效？」

崔北海道：「我只知道一件事。」

杜笑天道：「什麼事？」

崔北海道：「這附近的佛門雖然多，還沒有一處眞正清靜的佛門，也沒有一個眞正得道的高僧。」

杜笑天並不反對崔北海這樣說，他是這地方的捕頭，這附近的佛門如何，沒有人比他更清楚的了。

崔北海所說的正是事實。

他一聲輕歎，道：「天下間其實又有幾處眞正清靜的佛門，又有幾個眞正得道的高僧？」

崔北海接道：「更何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使我眞的置身清靜佛門，又有得道高僧一旁守護，蛾王也未必就沒有我辦法。」

杜笑天道：「是以你索性就靜候蛾王的出現？」

崔北海點頭道：「我也實在想見牠一面。」

杜笑天道：「哦？」

崔北海接道：「最好到時牠能够化爲人形，人一樣說話，又容許我還有說話的餘地。」

杜笑天道：「你要問清楚牠爲什麼選擇你？」

崔北海悽然一笑，道：「只要牠給我一個明白，我便將血奉獻羣蛾也甘心。」

杜笑天沉默了下去。

崔北海緩緩接着道：「我只求一個明白。」

杜笑天不覺說話出口，道：「我也希望能够有一個明白。」

崔北海道：「這可就難了，我明白之際，也亦是我絕命之時，死人並不能够傳話。」

杜笑天笑道：「明天夜裏我要寸步不離你左右，你明白我又怎會不明白？」

崔北海斷然地拒絕說道：「這萬萬不能！」

杜笑天道：「爲什麼？」

崔北海道：「因爲你是我的朋友，我萬萬不能讓朋友冒這個險。」

杜笑天道：「這樣說這個險我更就非冒不可。」

崔北海瞪着他。

杜笑天接道：「你將我當做朋友，我又豈能不將你當做朋友，眼看朋友有難竟袖手旁觀，又豈是朋友之道。」

崔北海突然問道：「你可知明天夜裏與我一起不難亦成爲羣蛾攻擊的對象？」

杜笑天點頭。

崔北海又問：「你可知果眞一如傳說，羣蛾亦可能將你的血吸乾。」

杜笑天又點頭。

崔北海道：「你既然都知，還是要冒險？」

杜笑天一再點頭。

崔北海突然一拍杜笑天的肩膀，大笑道：「好朋友，够朋友！」

杜笑天道：「你這是答應我明天夜裏追隨你左右？」

崔北海笑聲陡止，道：「我還是不答應。」

他盯着杜笑天，接道：「如果我答應你，就是我不够朋友的了。」

杜笑天搖頭輕歎，道：「你這個人也未免太固執。」

崔北海點頭道：「我生來就是這個脾氣。」

杜笑天忽一笑，道：「不過我一定要來，你好像也沒有我辦法。」

崔北海道：「因爲你是捕頭？」

杜笑天點頭道：「我有責任阻止兇殺的發生。」

崔北海道：「憑我的地位，在我睡覺時候，大概總可以將你請出房門之外。」

杜笑天笑道：「那明天晚上，我就守在你房門之外好了。」

崔北海道：「有什麼可以改變你的主意？」

杜笑天道：「沒有。」

崔北海無可奈何的歎了一口氣，道：「只要羣蛾出現的時候，你不衝入來，房門之外應該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杜笑天笑笑。

崔北海接道：「我却知道你沒有這種耐性，就不用羣蛾出現，只要房內稍有異動，你便會衝進去。」

杜笑天笑道：「你什麼時候清楚我的脾氣？」

崔北海沒有回答，只問道：「明天你什麼時候到來？」

杜笑天道：「盡早。」

崔北海道：「明天整天我都會留在書齋。」

杜笑天說道：「書齋外的景色，也不錯。」

崔北海道：「月夜的景色更不錯，只怕風露太冷。」

杜笑天說道：「風露太冷，大可以加衣。」

崔北海搖搖頭道：「你這個人原來比我還固執。」

杜笑天一笑，轉過話題道：「我僕僕風塵，怎麼你全無表示？」

崔北海道：「我本該設宴替你洗塵，只可惜我的心情實在太壞。」

杜笑天道：「這麼說，我現在豈非最好告辭？」

崔北海也不挽留，面露歉意道：「活得過明天，我定必與你狂醉三日。」

杜笑天笑道：「到時可要搬出你家藏的陳年美酒。」

崔北海悽然一笑，道：「還有這樣的機會，你以為我還會吝惜那些東西。」

杜笑天看見崔北海那種表情，那裏還笑得出來，輕歎道：「其實你也不必太担憂。」

崔北海淡淡的道：「我何嘗担憂。」

杜笑天道：「如此最好。」

他連隨一聲告辭。

崔北海只是回以一聲不送。

他眞的不送，甚至就站在那裏，一動也不一動。

夕陽已然在小樓外，短牆外。

夜色雖未臨，天色已逐漸昏暗。

晚風淒冷。

一陣風吹起了崔北海外罩長衫的下擺，也翻起了他脚旁的一片碎葉。

葉上有血，濃血。

血幾乎只是一點，却閃閃生光。

妖異的血光一閃即逝。

葉一翻又落回原處。

崔北海迎風轉過半身，目送杜笑天走出了月洞門。

他的脚步一移動，血光又閃現。

這一次的血並不是在葉上，也不是只得一點。

血赫然在他的脚下！一灘血！

小小的一灘血。

這些血到底是什麼血？

血出現在崔北海脚下，是不是就是崔北海他的血？

如果是，又因何流血？

血濃漿一樣，彷彿透着一種難言的腥臭，血光妖異，周圍的氣氛也似乎變得妖異。

崔北海的面容亦彷彿因此變得妖異起來。

× × ×

三月十五。

黃昏前烟雨迷濛，一到了黃昏，烟雨却就被晚風吹散。

空月黃昏，晚日葱蘢。

這邊太陽還未下沉，那邊月亮便已升起。

十五月圓。

月圓如鏡，殘陽的光彩中，只見淡淡的一個輪廓。

杜笑天是突然發現這一輪淡月。

「怎麼這樣早月亮就升起來了？」

他猛打了好幾個寒噤。

這一輪淡月竟彷彿裏在森冷的寒冰之中，給人的是寒冷的感覺，妖異的感覺。

他現在正在聚寶齋之內。

崔北海早已吩咐下來，所以杜笑天一來，僕人就將他帶到書齋之前，却只是帶到書齋之前。

這也是崔北海的吩咐。

那個僕人連隨離開，因為崔北海還吩咐，杜笑天一到，任何人都不得再走近書齋。

他顯然並不想牽連任何人。

杜笑天明白崔北海的苦心。

他却不止一個人到來，還帶來了傅標姚坤兩個捕快，他們都是他的得力手下，都有一身本領。

× × ×

書齋的門緊緊的閉着，裏頭已燃起燈火，並不見人影。

杜笑天目光落在門上，方在盤算好不好將門拍開，先跟崔北海打個招呼，順便看看他現在怎麼樣，門突然就從裏面打了開來。

崔北海雙手左右抓着門框，並沒有出來。

杜笑天那落在門上的目光自然變了落在崔北海的面上。

他立時又打了一個寒噤。

只不過一日不見，崔北海的面上竟全無血色，青青白白的，就像天邊那一輪淡月，清冷而妖異。

他似乎在開門之前已知道杜笑天的到來，又似乎現在才知道。

他的語聲也很冷。

杜笑天忙問：「發生了什麼事情？」

崔北海一愕，道：「沒有什麼事情發生，怎麼你這樣問？」

杜笑天道：「你難道不知道自己現在的面色多麼難看？」

崔北海淡笑道：「一夜不睡，復又整整一天不曾好好的休息，面色不免難看一點。」

杜笑天道：「你在忙什麼？」

崔北海道：「將這十多天所發生的事情完全寫下來……」

杜笑天忙道：「可否給我一看？」

崔北海道：「可以是可以，但不是現在。」

杜笑天追問道：「不是現在又是什麼時候才可以？」

崔北海道：「在我死後。」

杜笑天怔住在那裏。

崔北海微喟道：「我若是不死，這件事也就罷了，再不然，日後我亦會自己解決。」

杜笑天脫口說道：「你若是死了又如何？」

崔北海道：「那麼你遲早總會找到我留下來的那份記錄，只要那份記錄在手，你便會明白事情的始末，亦不難找出我死亡的眞相。」

杜笑天搖搖頭，道：「你何不現在讓我一看，那也許我們還能够來得及找出應變的辦法，來得及挽救你的性命。」

崔北海亦自搖頭，道：「只有我死亡才有人相信我那份記錄。」

杜笑天瞪目道：「怎麼你竟是要以自己的生命來證明事情的眞實。」

崔北海道：「這是惟一的辦法。」

杜笑天怒道：「你是不是活膩了。」

崔北海道：「這種恐怖的生活，無論誰都會活膩。」

杜笑天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崔北海一眼，道：「我看你簡直就像一個瘋子。」

崔北海道：「我倒希望自己眞的變成了一個瘋子。」

他悽然一笑，接下去道：「如果我是一個瘋子，根本就不必再担心什麼，也都不會再有任何的感覺，無論恐懼抑或是痛苦。」

杜笑天又怔住。

崔北海隨即探手從懷中緩緩的抽出了一封信，道：「我還寫了這封信。」

杜笑天問道：「這封信，又是如何處置？」

崔北海道：「準備交給你。」

杜笑天詫聲道：「給我的？」

崔北海搖頭，道：「不是給你的。」

杜笑天道：「然則為什麼交給我？」

崔北海道：「因為我無暇外出，左右又沒有一個可以信任的人，所以只有乘此機會交給你，由你替我送出去。」

杜笑天道：「送去那裏。」

崔北海道：「衙門。」

杜笑天道：「給誰？」

崔北海說道：「此地的太守——高天祿！」

杜笑天大感詫異，忙問道：「這到底是什麼信？」

崔北海道：「其實也不是一封信，是一份遺囑。」

杜笑天道：「遺囑？」

崔北海道：「我要請高太守替我處理一切身後事。」

杜笑天道：「哦？」

崔北海勉强笑道：「當然，我若能活得到明天，這封信也就不必送出，你要交還我。」

杜笑天道：「這是說，現在一定要由我保管的了。」

崔北海道：「當然。」

杜笑天忽笑道：「只怕羣蛾去後，我也變成一具乾屍，不能替你送出這封信，轉而給人拿走了。」

崔北海道：「就算你變成一具乾屍，還有你兩個手下。」

杜笑天回顧一眼，道：「也許他們亦與我同一命運。」

崔北海失笑道：「你的心地原來也並不怎樣好。」

杜笑天一聲歎息，道：「連你的『七星奪魄，一劍絕命』也全無保命的把握，他們的兩支短槍，一條鐵索不成比得上你那支七星絕命劍？」

崔北海道：「那些吸血蛾未必會找上他們，即使找上了，你們三個人無一悻免，那封信也被毀去，亦不成問題。」

杜笑天不明白。

崔北海解釋道：「因為我還寫了一封與這封完全相同的信，與我那份記錄放在一起，我們若全都死去，三日之後，它們也一樣會交到高太守手中。」

杜笑天更不明白了。

崔北海接又解釋道：「三日之後我那個朋友無論如何都應該趕到，以他的智慧，應該可以將它們找出來，信封之上已留字送與何人，他應能替我辦妥。」

杜笑天道：「你倒也小心。」

崔北海道：「如此地步，我怎能不小心？」

杜笑天忽又問道：「你那個朋友，是誰？」

崔北海道：「常護花！」

「常護花？」

一聽到這個名字，杜笑天傅標姚坤三人的面色都一變。

崔北海一瞟三人，道：「你們是不是都曾聽說過我這個朋友？」

杜笑天道：「不曾聽說過你這個朋友的人大概還不多。」

崔北海頷首道：「他在江湖上的確名氣很大，目下江湖用劍的高手若論名次，第一位我看亦是非他莫屬的了。」

杜笑天若有同感，道：「我雖然沒有見過他這個人，也沒有看過他的劍法，但目下江湖，論名氣之大，的確還沒有人比得上他。」

崔北海道：「你們相信怎也想不到我竟有這樣的一個朋友。」

杜笑天道：「我與你認識已好幾年，這還是第一次聽你說。」

崔北海沉默了下去。

杜笑天未覺崔北海神色有異，道：「據我所知你這個朋友是住在萬花山莊。」

崔北海點頭。

杜笑天又道：「萬花山莊離開這裏並不太遠。」

崔北海道：「快馬六天可到。」

杜笑天問道：「你不是一開始就找他麼。」

崔北海道：「初七頭上我才着崔義飛馬將信息送去萬花山莊。」

杜笑天道：「崔義？」

崔北海道：「對於他，你應該不會陌生。」

杜笑天道：「我記得這個人。」

崔北海道：「他一家世代都是侍候我崔家，我絕對相信他這個人，所以我才着他去找常護花。」

杜笑天道：「你應該早些着他去，如此他現在應已在這裏。」

崔北海道：「沒有必要我實在不想找他……」

他歎了一口氣才接下去：「因為我們其實已不是朋友。」

杜笑天道：「哦？」

崔北海並沒有進一步說明，目光又落在那封信上，道：「這封信我經已用火漆封口，而我亦不是一次兩次給高太守送禮，每一次我都付有字條，他即使認不出我的字，兩下一對照亦不難分辨得出來。」

杜笑天道：「你担心有人掉換或者竄改你的遺囑。」

崔北海道：「的確如此担心，所以在信上我還蓋上兩個私印。」

他勉强一笑，又道：「好像這樣的一份遺囑，應該不會出亂子的了。」

杜笑天微喟道：「你若是一個瘋子又豈會設想得這麼周到？」

崔北海一聲輕歎，並不說什麼，一揮手，那封信脫手飛出。

也不等杜笑天將信接下，他便反手將

門關上。

杜笑天接信在手，亦再無說話。

他的目光自然落在那封信之上，前前後後的仔細看了一遍。

信的確密封。

杜笑天小心將信放入懷中，左右瞟一眼兩個手下，道：「那邊有一個亭子，我們就守在亭裏。」

這時候，殘陽的光影已幾乎完全消失，天邊那一輪月亮却仍然淡如清水。

×　×　×

亭子在花木叢中，稀疏的花木並沒有將亭子掩蔽，書齋那邊並不難望見這邊亭子，亭子這邊亦不難望見那邊書齋。

亭子與書齋之間不過三四丈距離，監視那書齋，這亭子無疑是最適當的地方。

亭中還有一張石枱，幾張石櫈。

杜笑天揀了一張石櫈，面向書齋坐下，心情不由便緊張起來。

傅標姚坤亦一旁坐下。

姚坤隨即道：「頭兒，聽姓崔的口氣，似乎眞的有吸血蛾那種東西。」

杜笑天道：「事實就是有。」

姚坤道：「頭兒莫非也見過那種東西了？」

杜笑天點頭，道：「巳見過兩次。」

姚坤追問道：「那種東西是不是眞的得吸血？」

杜笑天點頭。

姚坤變色道：「頭兒如此肯定，莫非也曾被那些東西吸過血？」

杜笑天再三點頭，道：「不過那次只是一隻吸血蛾，牠剛開始吸血便被我甩開了。」

姚坤這才眞的變了面色。

傅標一旁忍不住插口問道：「姓崔的怎會惹上那些東西？」

杜笑天道：「我不知道。」

傅標道：「他自己又知道不知道？」

杜笑天道：「聽他的說話，他顯然知道，就是不肯說，似乎有難言之隱。」

他一頓，道：「不過即使他不說，在今天夜裏，我們可能就有一個解答。」

姚坤即時說道：「夜，看來巳經開始了。」

杜笑天應聲望天。

迷濛的夜色果然經巳開始降臨人間。

天邊那一輪淡月相應逐漸明亮起來。

書齋窗戶透出來的燈光亦自相應逐漸明亮。

院子却逐漸暗黑下去。

花樹之間並無火點綴，亭裏雖然有櫈桌，亦並無燈火。

杜笑天三人逐漸陷入黑暗之中。

三人巳再無說話。

×　×　×

夜漸深。

月漸高漸明。

書齋窗戶透出來的燈光亦漸見明亮，窗紙被燈光照的發白。

窗紙上不時出現崔北海的人影。

他有時木立，有時頻頻的搓手，有時就像是熱鍋上的螞蟻團團亂轉。

雖然聽不到任何聲響，只看見崔北海的影子，杜笑天三人却巳感覺到崔北海那份焦躁不安。

他們不覺亦焦躁起來。

吸血蛾何時方至？

×　×　×

夜更深。

月更高更明，也似更圓了。

月色冰冷，洒下一地冷光。

院子中淡霧迷離。

霧也不知來自何處，來自何時，月照下，就像是寒冰上散發出來的冷氣。

杜笑天三人彷彿巳被凍僵，動也不一動，目光亦凝結，始終不離書齋的窗戶。

窗戶透出來的燈光更明亮，窗紙雪也似發白。

崔北海的半截影子在窗紙之上。

不動的影子。

從這個影子看來，崔北海是坐在燈旁。

焦躁也有寧靜下來的時候。

×　×　×

二更、三更。

三更的更鼓巳然敲響。

月正在中天。

鏡一樣的明月，完整無缺的明月。

更鼓聲再響。

月突然碎裂！

×　×　×

一片奇形怪狀的雲，突然飄來，間斷明月，就像是一隻魔手，突然將明月撕裂了。

雲是殷紅色，殷紅得一如濃血。

明月就像是浴在血中。

血淋淋的明月！

×　×　×

杜笑天抬眼望天，本是想一看天色，却看到了一輪血淋淋的明月。

他由心寒了出來。

——今夜的月雲怎麼都這樣怪？

×　×　×

明月旋即完全消失在血雲之中。

也就在這時，崔北海那印在窗紙之上的人影突然暴起！

一聲恐怖的驚呼同時暴響！

「吸血蛾！」

是崔北海的聲音！

吸血蛾到底來了！

×　×　×

杜笑天的目光應聲急轉回書齋。

錚一聲拔劍聲響即時傳來！

聲音在書齋之內響起，杜笑天三人遠在亭那邊也竟聽的很清楚。

夜也實在太靜了。

、　×　×

劍影與人影齊飛，書齋的燈光突然熄滅！

整個書齋，剎那就像是完全被黑暗吞噬！

杜笑天不再猶疑，一聲暴喝：「快！」刀出鞘，人幾乎同時飛出亭外，急撲書齋！

傅標姚坤也夠快，姚坤雙臂一翻，撤下背插雙槍，嗆啷的一聲傅標腰纏的鐵索亦在手，兩人幾乎不分先後越亭而出，緊跟在杜笑天身後！

杜笑天一個起落，落在書齋的門前，連隨高呼一聲：「崔兄！」

沒有回答，書齋內一片死寂，可怕的

死寂！

傅標姚坤雙雙落在杜笑天左右，姚坤隨問：「頭兒，如何？」

杜笑天喝道：「闖！」

一個闖字出口，他的右脚就飛起，一脚踢在書齋的門上！

砰一聲門被踢開！

杜笑天手中刀幾乎同時挽了一個刀花，護住了全身上下。

即使門一開，一羣吸血蛾就從內裏撲出，這一個刀花，亦巳可以暫時將牠們截下。

出乎他意料之外，並沒有吸血蛾從內裏撲出，一隻都沒有。

門內是一片黑暗。

杜笑天目光一閃，人噗的撲倒，伏地滾身，刀光隨身滾動，連人帶刀滾入黑暗之中！

姚坤傅標不用杜笑天吩咐，左右撞開了一扇窗戶，一個雙槍護身，一個鐵索飛舞，連隨左右越窗竄入房內！

黑暗剎時將三人吞沒。

也不過剎那，「嚓」一聲，黑暗中閃起了一團光芒。

火熠子發出來的光芒。

杜笑天整個人都在這團光芒的籠罩之下，火熠子也正就捏在他手裏。

他巳站起來，左手高舉火熠子，右手握刀橫護在胸前，一雙眼星光般不住的閃動。

傅標姚坤亦左右剔亮了兩個火熠子。

三個火熠子的光芒巳足以照亮整個書齋。

杜笑天看的分明，書齋內除了他，傅標姚坤外，並沒有第四個人。

崔北海那裏去了？

×　×　×

燈仍在桌上，燈罩巳分開兩片，燈蕊也變成兩截。

崔北海先刺劍雙飛，那一劍顯然就是劈在燈罩之上。

那一劍劈在燈罩之上，當然有他的理由。

他並非一個瘋子。

——吸血蛾！

當時他驚呼吸血蛾，莫非吸血蛾就出現在燈罩附近或者燈罩之上，是以他那一劍才會將燈罩砍開兩片，連燈蕊都砍斷？

燈蕊仍可以點燃。

杜笑天再將燈蕊燃點。

燈光很快又遍照整個書齋，多了這盞燈，整個書齋頓時光如白晝。

杜笑天看的更清楚，崔北海的確不在書齋之內。

不見人，却見血。

燈座旁一灘鮮血，燈光下閃閃生光。

血色鮮明，血光妖異。

是人血還是蛾血？

蛾血無色，吸血蛾是否就例外？

非蛾血那便是崔北海的血了。

他的血留在桌上，他的人又在何處？

杜笑天以指蘸血，以鼻輕嗅，喃喃自語道：「這該是人血。」

他爲捕十年，也不知多少盜賊落在他手中，那些盜賊當然絕不會全都束手就擒，這十年下來，正所謂出生入死，連他要信都難以記得曾經多少次惡鬥，那張刀早巳遍染血腥，對於人血的氣味他亦巳熟悉得很。

現在他仍不敢太肯定。

他雖然見過吸血蛾，並沒有見過吸血蛾的血。

那些與一般迥異的吸血蛾在吸過人的血之後，也許就將人的血儲在體內。

也許在吸過人的血之後，那些吸血蛾的血亦因而轉變成人血一樣。

也許那些吸血蛾體內的血液原來就是與人相同。

杜笑天沒有再想下去，他怕自己的頭腦太亂，目前還有更重要的問題需要他解決。

無論是活人抑或死屍，他都得先將崔北海找出來。

他將火熠子放下，却將那盞燈拿在手裏，整個人浴在明亮的燈光之中。

人移動，燈光亦隨着移動。

他走遍整個書齋，搜遍整個書齋。

傅標姚坤當然絕不會袖手旁觀，杜笑天搜過的地方他們都加以搜索。

三個人這樣搜索，崔北海縱然變了只得寸許高下，相信亦會被他們找出來。

七尺高下的人又豈會變得只有寸許長短，這除非崔北海方才遇上了妖怪，否則他本身只怕就是一個妖怪了。

他驚呼吸血蛾，若眞的遇上了妖怪，應該就是一個吸血蛾妖！

這難道並非傳說，這世間難道眞的有妖魔鬼怪的存在？

杜笑天再三搜索，門窗他都一一仔細的加以檢查。

書齋的門窗赫然都是在裏面關上，他將門踢開，門閂就被他踢斷，傅標姚坤的穿窗而入，亦是窗戶連窗撞碎。

整個書齋簡直就完全密封。

崔北海即使背插雙翼，也不能就此離開書齋，何況整個書齋都在杜笑天三人監視之下？

他絕不會無故驚呼吸血蛾，顯然就是眞的看見吸血蛾才那麼驚呼。

那一聲驚呼的凄厲，的恐怖，眞使人魄動心離。

雖然看不見他的神情，只聽那一聲，亦不難想像得到那剎那之間他的恐懼。

他不是第一次遇上吸血蛾。

如果那只是幾隻吸血蛾，他絕對沒有理由如此驚慌。

那剎那之間，莫非在書齋之內，突然出現了成千上萬的吸血蛾，一齊襲擊他？

這若是事實，這麼多吸血蛾如何能夠逃過杜笑天三人的監視，如何能夠進入書齋之內？

密封的書齋看來就只有風才能從門窗的縫隙進入，那些吸血蛾縱然其薄如紙，那短短片刻，如何能夠一入就是千萬隻？

崔北海看見的吸血蛾到底又是什麼吸血蛾？莫非那剎那之間，出現的就是羣蛾之首，之王？

莫非蛾王的樣子，的出現，比他前所看見的吸血蛾恐怖千倍，萬倍？

由他的驚呼，到他的拔劍，到人劍齊飛，到燈光熄滅，到杜笑天的破門闖入，前後不過短短的片刻！　（未完）

新派武俠連載／東方英・文　盧令・圖

九重天

痛改前非　遽遭不白寃

這個人是誰？

他在那裏做什麼？

整整三天了，他像天上的亮光一樣，天上有了亮光，地上就有了他，天上的亮光一收，地上便也失去了他的影子。

他每一出現，便筆直的站在那裏，不但不吃不喝，而且動也不動，如果他沒有鼻子眼睛，眞叫人不敢相信他會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活生生的人，怎能僵直的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呢？

這裏是通衢大道上的一處十字路口，他就對着那十字路口站在那裏。

第三天的晚霞，又照在他臉上了，這時，迎面來路上出現了一位青衫人，步履如風的到了他面前，上下打量了他一陣，笑了一笑，道：「朋友，聽說你已經在這裏站了三天了。」

他道：「是！」

「你準備站多少天？」

「七天！」

「尊姓大名？」

「沈志一。」

來人微微皺起眉頭道：「果然是你！」

沈志一道：「那你是齊劍虹了。」

齊劍虹點了一點頭，接着一笑，道：「不錯，在下就是齊劍虹。」

沈志一這才移動身形，目光流轉的向四週望了一陣，道：「現在路上沒有行人了。」

齊劍虹道：「離這裏最近的村落也在三十里開外，過路的人早該過去了。」

沈志一道：「好，那我們就在這裏動手好了。」

齊劍虹猶豫了一下，叫了一聲，道：「沈兄，……」

沈志一一探衣襟之下，取出一對金光閃閃的兩刄日月輪，輕輕一錯，發出一道清越的金鐵交鳴之聲，打斷了齊劍虹的話聲，道：「不必多言，請吧！」

齊劍虹苦笑了一聲，伸手拔出隨身佩劍，迎風一抖，霞光萬道裏發出一陣龍吟之聲。

沈志一道了一聲：「好劍！」

齊劍虹道：「過獎。」

長劍舞起一道劍花，劍花斂處，一抱拳道：「請！」

沈志一道：「在下恭敬不如從命，有僭了！」話落身起，兩刄日月輪已幻成一輪光圈，向齊劍虹捲去。

齊劍虹也不再多說什麼，劍起風雲，就和沈志一打在一起。

他們一上手，便打得捨死忘生，慘烈非常，連照人的晚霞都被嚇得偷偷的溜去了。

百招過後，沈志一身手慢得一慢，現出一絲破綻，齊劍虹長劍一遞，乘隙而入，沒入沈志一胸口之內。

沈志一臉上露出了笑意，道：「好劍法……」一聲未了，人已仰身倒了下去。

齊劍虹望着倒向地上的沈志一怔了一怔，忽然收劍還鞘，雙拳一抱道：「沈兄，從此以後，我們恩仇了了，你安心的去吧。」身形一轉，飄然離開了那十字路口。

就在齊劍虹離開片刻之後，突然飛也似的出現了一位滿頭白髮的老人，落在沈志一身前，重重的跺了一下脚，長嘆一聲，道：「遲了

！遲了……」

嘆聲中一伏腰，伸手向沈志一脈息探去，他三指一落，忽然縮手而回，取出一粒丸藥，納入沈志一口中，雙手托起沈志一的身子，平穩的隱去了身形。

× × ×

一處人跡罕到的深山裏，有着一棟小小的茅屋，沈志一這時正躺在這茅屋裏，睜大着一雙明亮清澈的眼睛，望着屋頂在怔怔的出神。

他人雖然怔在那裏，耳目却是一點不失常，忽然一轉頭，便見那救他的那老人，正向他房中走來。

沈志一望着那老人，微一思索，便道：「老前輩想必是晚輩的救命恩人了？」

那老人含笑點頭道：「少俠命大，一劍穿胸，竟然沒有傷到心肺，否則老夫也救不了少俠。」

沈志一道：「請教老前輩俠號名諱？」

那老人道：「你叫老夫于老頭好了。」

沈志一稱了一聲：「于老前輩。」

于老頭微微笑了一笑，問道：「少俠，你貴姓？」

沈志一道：「晚輩沈志一。」

于老頭搖着頭，道：「不，你不是沈志一……但老夫不明白的是，你爲什麼要自認是沈志一，甘願替沈志一喪命？」

沈志一眉峯暗中皺了起來，吃了一驚，忖道：「糟了，我這片用心又白費了。」

他想到一番心事皆付流水之際，目光一凝，隱隱的現出了一道凌厲的殺機，……

可是，他心中殺機一動之後，立時又暗暗嘆息一聲，轉念之下，消除了殺念。

微微一笑，沈志一道：「老前輩眞知灼見，晚輩不敢相欺，不錯，晚輩不是沈志一。」

于老頭道：「那你是誰呢？」

「老前輩，晚輩是誰，請你不必多問了。你就當晚輩已經死在齊劍虹的劍下了吧！」

于老頭搖頭笑道：「你明明沒有死，怎能當你死了呢？」

沈志一道：「可是晚輩不便相告，亦不敢隨便說一個名字相欺你老前輩。」

于老頭想必自己就沒有說眞名字，聞言之下，臉色紅了一紅，哈哈一笑道：「好一個誠實的年青人，你既然身有難言之隱，那就不說也罷。」

沈志一微微一笑，道：「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今後晚輩可能還少不了使用姓名的時候，我想從今以後更名胡新生，胡新生多謝老前輩賦予我新生之恩，就此告辭了。」

他支身下了床，抱拳行了一禮，就待走出房去。

他傷勢甚重，走了兩步，臉上便現出了痛苦之色，但他鋼牙一咬，一挺胸膛，走出了房門。

于老頭本待出言勸留他，因見他滿臉堅毅之色，於是話到口中又忍了回去，目送他拖着沉重的步子，離開了他的小茅屋。

于老頭搖了一搖頭，發出一聲苦笑道：「眞是一個奇怪的人，令人不可思議。」

他並沒有放過胡新生，接着身形一閃，暗中跟了下去，可是當他追出去之後，却失去了胡新生的踪跡。

前後不過片刻時光，一個身受重傷的人，竟然去得無影無踪，在于老頭心中，又留下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

時光過得飛快，一霎眼又是半年過去了。

一天，黃山的山道上，出現了一個勁裝少年，在九龍瀑下停了一停，便繞過九龍瀑，來到一座不太大的磚牆瓦屋之前。

屋前有一片相當寬廣的花圃，只是這時的花圃裏已經長滿了雜草，顯得這片花圃已經很久沒有照料了。

胡新生目光轉動間，輕輕的嘆息了一聲，接着呼喚一聲道：「請問屋內有人麼？」

「是那位？」一陣微弱的回聲，從屋內發出，接着是一連串的咳嗽之聲。

胡新生臉上泛起一片悲憫之色，道：「晚輩胡新生，與令郎沈志一是至交好友……」

話聲未了，那咳嗽之聲，倏然而止，轉爲一陣欣歡之聲，說道：「啊！請進來，快請進來！」

胡新生跨步進入屋內，只見一個病容滿面的蒼髮老太太正從裏面臥室之內扶着牆壁走了出來。

胡新生搶身上前，扶住那位老太太道：「您老就是黃老前輩吧。晚輩不知你老人家欠安……。」沈老太太娘家姓黃，所以胡新生稱她黃老前輩。

沈老太太在胡新生摻扶之下，落了座，胡新生重新向沈老太太以大禮拜見道：「晚輩胡新生叩見老前輩萬福。」

沈老太太病容之中綻開一抹笑容道：「胡少俠不要客氣，快請一旁坐下，老身急於想知道志一的消息啦！」

胡新生道了謝，坐在沈老太太下手，欠身道：「志一兄現在很好，他因爲奇緣遇合得了一部武功秘笈，正在修習一種神功，暫時不能同來侍奉老前輩，因此相托晚輩前來送信，請老前輩勿念……」

話聲微微一頓，探手腰中取出那對兩刄日月輪，放在桌上，接着道：「志一兄囑晚輩把他的隨身兵刄帶來爲信，請老前輩過目。」

沈老太太目光一凝，沉思了一下道：「小兒把兩刄日月輪交給胡少俠，想必也把招術教給少俠了？」

兩刄日月輪是沈志一的成名兵刄，豈能隨便交付給人，這一點，老太太不能無疑。

胡新生當然明白沈老太太的心意，而且也早想到了這一點，要不，他很可以不將兩刄日月輪帶來，豈不是更省事省心。

他笑了一笑，道：「晚輩承志一兄不棄，視同骨肉手足，已經學會他的雙輪絕藝了。」

沈老太太點了一點頭道：「請少俠有恕老身無禮，老身想看看少俠的雙輪功夫。」

胡新生欠身而起，道：「理當如此，晚輩現醜了！」拿起桌上兩刄日月輪，便在廳堂之中練起來。

他起手一式，便練得中規中矩，確是經過盡心指點，看得沈老太太點頭一笑，道：「孩子，不要練了。」同時稱呼也改了。

胡新生收式放下兩刄日月輪，道：「志一兄近來在兩刄日月輪上又創了三招新奇的招術，他要晚輩轉授給繼盛，所以命晚輩將兩刄日月輪一併帶回來，交給繼盛使用。……」

目光轉動間，接着問道：「繼盛呢？」三言兩語，不但解釋得清清楚楚，而且把兩刄日月輪也作了最合理妥善的安排。

沈老太太這時心中已是疑念盡消，坦然的道：「繼盛和靈谷寺老方丈慈雲大師有一份師徒之情，他到靈谷寺去了。」

話聲一頓，接着又道：「孩子，老身也不客氣了，你也不要再稱老身老前輩了，就叫老身一聲伯母吧！」

胡新生改口稱了「伯母」，就在沈家留下來了。

沈繼盛是沈志一的唯一獨子，現年十一歲了，年紀不大，由於環境關係，他懂事的程度，顯然超過了他的年齡，他與胡新生相處得非常好，胡新生對他更是愛護得無微不至，勝過自己的親生子女。

胡新生到沈家之後，不過半個月時間，沈家前前外外完全變了一個樣子，前面的花圃恢復了從前的茂盛，屋內到處窗明几凈，纖塵不染。

最奇怪的是沈老太太的病體也日漸康復，不藥而癒了。

胡新生一住就住了二個多月，沈繼盛的兩刄日月輪絕學也練得有板有眼，很見功力。

沈老太太不但心裏高興，而且更是感激胡新生，這些日子來，在日常閑談之中，她已打聽出胡新生家中父母早亡，只剩自己獨自一人，在江湖上到處流浪，於是暗中計較，想替他成一個家，把他留在黃山住下來。

沈老太太暗中打好主意，便向胡新生道：「新生，老身很久沒有離開黃山一步了，等會你把繼盛送到靈谷寺去，請慈雲大師照顧他幾天，明天你陪老身下山去走一走，順便去訪訪故人，敘敘舊。」

胡新生在沈老太太面前是百依百順，唯命是從，當下便領着沈繼盛去靈谷寺去托付慈雲大師。

胡新生雖然在沈家住了二個多月，可是這還是第一遭到靈谷寺去，不過慈雲大師早從沈繼盛口中知道胡新生的爲人，接見他的時候，非常禮貌。

胡新生本是少年才俊之士，與慈雲大師談得非常投緣，因此慈雲大師留着用過齋飯才告辭出寺。

胡新生剛被慈雲大師送到前殿，尚未步下殿前石級，突然，山門外走進來二人，一陣朗笑之聲，便和慈雲大師招呼起來。

胡新生見了來人，臉色不由微微一變，一側頭避開來人目光，忽忽抱拳而別。

胡新生雖然避面得快，但並沒有完全避開來人的目光，其中一人心中一動，他的目光便隨着胡新生的身形轉了過去，直把胡新生送出山門之外，才回過頭來，道：「大師，這位客人可是姓胡？」

慈雲大師微一點頭，道：「雷檀樾敢情認識他。」

這兩位來客，與慈雲大師可以說得上是方外之交，他們兩人併稱南北雙俠，南俠霹靂火雷炎，北俠常笑翁柳風，他們兩人都是江湖上響噹噹的人物。

霹靂火雷炎道：「他既然是姓胡，那就錯不了，準是黑心秀士胡才那小子，柳兄，咱們追下去，不打擾大和尚了。」

慈雲大師一怔道：「什麼？檀樾說他就是黑心秀士胡才？」

霹靂火雷炎道：「這小子雖然換了一身打扮，老夫還認得出，他就是黑心秀士胡才。」

慈雲大師搖了一搖頭道：「不可能，他雖然姓胡，但絕不是黑心秀士胡才。」

霹靂火雷炎道：「他是不是胡才，我們追上去一問就明白了。」轉身就待追了出去。

慈雲大師伸手攔住他道：「雷檀樾，魯莽不得，你這樣追下去，要是認錯了人，可就不好轉圜了。」

霹靂火雷炎雙目一瞪，道：「他不過是一個後生小子，我們就認錯了人，又有什麼了不起……。」

慈雲大師道：「黃山大俠沈志一母子可不是好惹的人物。」

霹靂火雷炎一怔，道：「那小子與沈家有什麼關係？」

慈雲大師道：「他是沈大俠的盟弟，飛袖流霞黃施主的義子，雷檀樾請三思。」

霹靂火雷炎聞言一楞，北俠常笑翁笑笑地道：「不知這黑心秀士，又在打沈家的什麼主意？」

北俠常笑翁與霹靂火可是兩種絕對不相同的性格，霹靂火雷炎是一位一根腸子直通到底的人，心裏想到就說，說到就做，北俠常笑翁柳風的心思就活動得多了。

慈雲大師心中一動，暗忖道：「柳風的話，值得顧慮，黑心秀士胡才心黑手辣，不可不防。」

慈雲大師沉思了一陣，覺得這件事不可粗心大意，怕的就是「萬一」，於是，當下點頭說道：「兩位這樣說來，倒叫人不可不防，不過我們這樣氣勢洶洶的追上門去，似乎有點不妥……。」

常笑翁柳風接口道：「大師說得是，萬一看錯了人也是不好。」

霹靂火雷炎冷笑一聲，道：「老夫要看錯了人，老夫自願把這雙老眼挖出來給狗吃。」

慈雲大師雙掌合十，接口唸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道：「檀樾言重了。」

霹靂火雷炎大聲說道：「老夫可有這份自信。」

慈雲大師應了一聲「是」，道：「兩位遠道而來，想必尚未用膳，何不食用素齋後，再去依禮拜訪……。」

霹靂火雷炎點頭一笑，說道：「對，咱們用過素齋去不遲，那小子賊滑得很，說不定有得纏。」

慈雲大師欠身合十，肅容入寺。

胡新生離開靈谷寺後，並未立即趕回沈家，折身而回在暗處把他們的談話聽了一個一清二楚，當霹靂火雷炎他們被慈雲大師請入寺內後，他傷神地嘆了一口氣，搖了一搖頭，沒精打采的回轉沈家而去。

胡新生不安的心情，一眼就被沈老太太看出來了，她眉頭一皺，道：「新生，你有什麼心事？」

胡新生嘆息一聲，道：「娘，孩兒只怕不能陪侍你老人家去訪友了。」

沈老太太一怔道：「爲什麼？」

胡新生坦然地道：「孩兒的仇家找上門來了。」

沈老太太冷笑一聲，道：「怕什麼，有娘替你担待就是。」

沈老太太與胡新生相處以來，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所以後來又把他認爲義子，這時一聽有人來找胡新生的麻煩，母愛的力量就發出來了。

胡新生苦笑一聲，道：「娘，說來過去都是孩兒不對，孩兒怎能拖累你老人家。」

沈老太太道：「浪子回頭金不換，你過去的不對，如今都改過自新了，娘有什麼不能替你担待的。」

胡新生嘆一聲，道：「娘，孩兒過去也實在太不成話了，孩兒早當向你老人家禀明一切，可是，孩兒該死，總是說不出口……。」

沈老太太慈和的道：「過去的是是非非還提他做什麼，你現在立志新生，就是一個新生的好孩子，你大哥慧眼識人，娘也不會看錯你，你要挺起胸膛來面對現實，逃避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胡新生道：「娘說得是，只是這次找來的人很不好說話，平時在他面前就有理說不清，何況孩兒本來就沒有理。」

沈老太太道：「殺人不過頭點地，你錯了，向他認錯賠禮，不就結了。」

胡新生搖頭道：「很難，很難……。」

沈老太太皺起雙眉，說道：「你那仇人是誰？」

胡新生道：「霹靂火雷老前輩。」

沈老太太心中一震，道：「你爲什麼去招惹他？」

胡新生道：「孩兒在未認識大哥之前，脾氣很是不好，有一次遇見雷大俠的侄子雷震，他也是一個火爆脾氣，兩人一言不合，就打了起來，孩兒失手把他殺了，雷老前輩怎能放得過孩兒。」

殺親之痛，這仇恨不易化解，沈老太太嘆息一聲，作難了。

胡新生道：「如要與雷老前輩化嫌修好，除非孩兒自刎謝罪，可是，目前孩兒實有不得自棄的苦衷。」

沈老太太道：「你就是自願以死謝罪，爲娘也不能同意……不過雷老兒倒眞是一個不好說話的人……。」

胡新生道：「所以孩兒想暫別你老人家，避他一避。等到時日稍久，雷老前輩心氣平和之後，再請你老人家出面說情，那時才有化解的希望。」

沈老太太思忖了一陣道：「我們不是本來就要走麼，現在早走一步，避他一避就是了，你我分頭收拾一下，馬上就走。」

胡新生不便再說什麼，不久之後，兩人都收拾好了，沈老太太雖然也是江湖人物，畢竟年紀已經大了，又很久沒有下山走動了，臨走的時候自不免又依依留戀了片刻，才帶着胡新生連夜下山而去。

就在他們離開不久之後，門外暴起一聲震笑，道：「老大嫂，小弟霹靂火雷炎和常笑翁柳風來向你問候了。」

話聲在夜空中飄盪着，宿鳥驚林，山谷都爲之一動。可是，屋內却靜悄悄的沒有半點聲息。

常笑翁柳風蒼眉一軒道：「雷兄，看來我們是來遲了一步，胡才那小子已見機挾持沈大嫂逃走了。」

霹靂火雷炎氣得雙目一瞪，大喝一聲，道：「老和尚，你給老夫出來。」

慈雲大師從他們身後樹林中現身出來，錯愕地道：「他們眞走了麼？這樣看來，那胡施主果然是黑心秀士胡才了。」

霹靂火雷炎哼的一聲，道：「老夫這雙眼睛豈會看錯人，嘿！你老和尚請我們吃的那頓齋飯，只怕其中大有問題，老和尚你說，他們到那裏去了？」

慈雲大師眉軒目動的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道：「老檀樾可是認爲老僧一面留住你們用飯，一面暗中通知那胡才了？」

霹靂火雷炎瞪目道：「你如果不留下我們，我們當時趕來，不就把那胡才拿下來了。」

慈雲大師嘆息一聲，道：「老檀樾錯怪老僧了。」

霹靂火雷炎冷笑一聲道：「你不說，老夫照樣能夠把那小子找到，柳兄，請助小弟一臂之力，我們搜！」身形一射而起，抖臂折身，投入深林中而沒。

常笑翁柳風向慈雲大師抱拳一笑，道：「老雷的脾氣，大師是知道的，請不要放在心上，老夫暫且別過。」說着，揮袖而起，追趕霹靂火雷炎去了。

慈雲大師站在當場發了一陣楞，苦笑一聲，自言自語道：「從何說起，從何說起……」呢呢喃喃的搖着頭慢慢轉身消失在山徑盡頭。

沈老太太與胡新生，離開黃山已是三天了，一路上平安無事，胡新生的心情開始輕鬆起來。

路旁有一家非常乾凈的小酒店，胡新生心情開朗，笑問沈老太太道：「娘，這幾天你老人家只急着趕路，也沒好好的吃一頓飯，孩兒看這家小店很不錯，孩兒陪你老人家喝二杯如何？」

沈老太太不忍拂胡新生的孝心，微微一笑，道：「好，我們就進去坐一坐。」

這小酒店的菜都很好，菜香酒醇，母子兩人淺飲漫談，一坐就是半個多時辰。

忽然，小酒娘來到沈老太太身前，先打量了沈老太太一陣，然後欠身一禮，問道：「請問您老太太可是姓沈？」

沈老太太訝然道：「姑娘認得老身？」

小酒娘微微一笑道：「有一位你老人家的故友，有請你老人家移玉一談。」

「是誰？他在那裏？……」沈老太太目光閃動，四向打量起來。

這小酒店只擺着六張桌子，六張桌子上只有三張桌子上坐有客人，一眼就看得出沒有相識的故友舊識。

小酒娘笑口接道：「你老人家請隨小女子來。」不待沈老太太答話，她已轉身向裏面走去。

沈老太太還待猶豫之際，胡新生笑了一笑，道：「你老人家就去看看吧。」

沈老太太不放心地囑咐道：「你自己要特別小心。」

胡新生道：「娘放心去吧，孩兒自己理會得。」

沈老太太被好奇之念引進去了，胡新生暗暗嘆了一口氣，心潮波湧的力持正靜。

他不是初生的犢兒，他已默察到將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

他一點沒看錯，要發生的事情，很快的就發生了，只是胡新生沒有料到，要找他的人，就坐在另外那二張桌子上。

那二張桌子上一共坐了四個人，這時同時站起身來立在胡新生四週。

胡新生望了他們一眼，臉上沒有任何表情，接着又繼續用自己的酒菜。

那四個人顯然因他這種無動於中的態度激起了怒氣，其中之一，冷笑一聲，道：「你看見了我們沒有，好大的架子。」

胡新生「啊！」了一聲，道：「原來四位是找在下的，在下失禮了，請坐！請坐！」

「哼！」那漢子又冷笑一聲，道：「別在我們四人面前裝聾賣傻的了，起來！跟我們去吧。」

胡新生欲言又止的點了一點頭，留下一塊碎銀子在桌上，便被他們四人二前二後的挾持着出了小酒店，橫過官道，向斜刺裏走去。

這時，五個人都沒有說話，只是默默的走着，約莫走出十多里地前面現出一座山莊，他們進了山莊，走進大廳，大廳裏面赫然坐着霹靂火雷炎和常笑翁柳風。

胡新生長揖一禮，道：「果然是雷老前輩與柳老前輩，晚輩胡新生有禮。」

霹靂火雷炎忽然發現胡新生面容不對，跳了起來，吼聲道：「你們找錯人了。」

常笑翁柳風一笑道：「雷兄，先別急，也許他就是你要請的那位胡少俠呢？」

胡新生點頭道：「不錯，晚輩就是老前輩要找的人，不過晚輩現在叫胡新生。以前種種早已在一年之前死了，從今以後，晚輩是胡新生了。」

常笑翁柳風呵呵一笑道：「聽你胡少俠的言中之意，是從今以後決心重新做人了。」

胡新生道：「晚輩立誓新生，有請老前輩明鑒。」

常笑翁柳風笑了一笑，沒有再說什麼了。

霹靂火雷炎哼的一聲，道：「你落到了老夫手中，就要洗心革面的重新做人，你在未到老夫手中之前，爲什麼沒聽說你要改惡向善？想得好天眞。」

胡新生道：「晚輩絕無相欺之意。」

霹靂火雷炎道：「你是眞的改惡向善也罷

，假的改惡向善也罷，我那侄兒那條命，你怎樣說。」

胡新生道：「欠債還錢，殺人償命，令侄之命，晚輩甘願償命，只是，有請老前輩給晚輩一個限期，讓晚輩在償命之前多償還幾件舊債。」

霹靂火雷炎哈哈大笑道：「胡才……」

胡新生截口道：「胡才已死，晚輩叫胡新生。」

霹靂火雷炎重重的「哼！」了一聲，道：「胡才，你在老夫面前少來這套花言巧語，老夫不理你這一套。」

常笑翁柳風笑了一笑，道：「胡少俠，你標上沈老太太的目的，可是看上了她家的傳家之寶『變色神珠』？」

胡新生臉色變了一變，劍眉雙軒，星目之中泛上一道怒惱之色，可是，他很快的就把心中那股怒氣壓制下去，緩緩的吁了一口氣，道：「請老輩不要加罪於人。」

常笑翁柳風含着微笑道：「沈老太太過去確實被你用甜言蜜語哄得不知東西南北，從今以後，只怕你就再騙不了她了。」

胡新生道：「晚輩的底細，她老人家遲早都會知道的，能有老前輩告訴她，那是晚輩求之不得的事。」

常笑翁柳風笑道：「只怕你的話心口不一，不過老夫顧不得你了。」

霹靂火雷炎大叫一聲，道：「柳兄，不要和他囉嗦了……胡才，這些年來，你做的壞事也够多了，不過你放心，我們不會以多爲勝，圍攻於你，就只老夫一人出手收拾你，走！咱們到廳外去。」虎的站起了身子。

胡新生抱拳一揖道：「晚輩不敢與老前輩動手，但請老前輩惻懷上天好生之德，給晚輩一個贖罪的機會和期限。」

霹靂火雷炎大喝一聲，說道：「你出不出去。」

胡新生道：「請老前輩開恩。」

霹靂火雷炎雙目一瞪道：「胡才，老夫今天任你使盡諸般手段，也饒不得你，你就是束手待斃，老夫也不怕別人笑話，照樣要取你的狗命，你還是識像的死得像個人物吧。」

這種說話出來之後，已是毫無轉圜餘地，胡新生嘆息一聲，道：「晚輩目前實在不能死，老前輩既然不顧寬恕晚輩，晚輩只有尊敬不如從命了。」

霹靂火雷炎道：「只要你有本事把老夫也殺了，他們不會阻止你離開。」

胡新生道：「此話當眞？」

霹靂火雷炎道：「老夫的話，一語千斤，老夫的朋友就是要替老夫報仇，也不會破壞老夫的承諾。」

胡新生凝目望着霹靂火雷炎，感慨地暗忖道：「此老雖然心切親仇，用了一點手段，但仍不失行爲光明，我……。」

霹靂火雷炎的話，很使胡新生感動，一時之間，甚爲作難……。

霹靂火雷炎冷笑一聲，道：「你可是不相信老夫的話？哼！小人心理。」

胡新生苦笑一聲，道：「晚輩信得過老前輩，更信得過老前輩的朋友。」

霹靂火雷炎道：「你能相信就好，不過老夫有一句話要先行警告你，你要是不憑眞實本領求生，而妄動心機，暗使奸巧的話，那就莫怪我們要一齊出手對付你了。」

胡新生嘆息一聲，道：「晚輩知道了。」

霹靂火雷炎不再多言，跨步出到外面空地上。

胡新生跟身走了出去，霹靂火雷炎一揮手，道：「取出你的兵器吧。」

胡新生搖頭道：「晚輩不會携帶兵刃在身上。」

霹靂火雷炎道：「你要用什麼兵器？老夫這裏有刀、劍、拐、鞭……。」

胡新生道：「晚輩在拳、脚、指、掌上求生吧！」

霹靂火雷炎雙目一瞪道：「你小子好狂妄，先接老夫一拳。」舉手一拳「黑虎偸心」，當胸擊出。

胡新生一提丹田眞氣，閃身向右一讓，沒有立卽還手。

霹靂火雷炎道：「你爲什麼不還手？」

胡新生正容道：「晚輩理屈，禮該避讓三招。」

霹靂火雷炎冷笑一聲，道：「虛情僞意的這一套少來，老夫絕不會手下留情，看掌！」右掌接着一掄而出。

他內功深厚，出手力道驚人，這一掌揮出，劃起一道强烈掌風，捲向胡新生。

胡新生硬着頭皮，躱過霹靂火雷炎威猛過人的三招，這才展開掌勢，與霹靂火雷炎打在一起。

霹靂火雷炎和胡新生一動手就是二十多招，別看胡新生外貌不甚威猛，功力上的修爲竟是非常深厚，與霹靂火雷炎打得有攻有守，絲毫不落下風。

霹靂火雷炎心中駭然，暗自忖道：「怪不得這小子出道以來無往不利，敢情他眞還有兩手，看來老夫不使出平生絕技，是奈何不了他了。」

霹靂火雷炎大喝一聲，拳法掌勢一變，配合一套詭異絕倫的身法，威力陡然增强了一倍不止。

胡新生登時被他迫的手忙脚亂，大有應接不暇之概。

胡新生在險象環生中又支持了三十餘招，露出一個破綻，被霹靂火雷炎抓住時機，大喝一聲，全力攻出兩招，打得胡新生一連退了五六步，退到了那空地邊緣，霹靂火雷炎厲笑一聲，道：「小子，納命來。」

第三招「五丁開山」，全力一擊而出。

這一招，霹靂火雷炎使出了全身功力，決心一擊成功，了却這場拚鬥。

詎料，節節敗退的胡新生，忽然雙掌一翻迎住霹靂火雷炎的拳力一推一收，吐氣開聲，喝了一聲，道：「多謝老前輩拳力相送。」身子一翻而起，借力發力，彈出去十好幾丈，一陣翻騰，越去越遠了。

霹靂火雷炎氣得兩眼發赤，大吼一聲：「奸巧小子，那裏逃！」縱身疾撲而下。

胡新生借力發力，起首一步就遠出十六七丈開外，霹靂火雷炎盡其全力也只撲出去七八丈，當他落身地上點脚再起時，眼前早已不見了胡新生的影子，追之不及了。

霹靂火雷炎還待盲目的追了下去，身後傳來常笑翁柳風的呼聲，道：「雷兄，不要白費氣力了，我們還是另想別法吧。」

霹靂火雷炎跺脚道：「老夫一時大意，被他取了巧去。」

常笑翁柳風道：「此子功力不在你我之下，追之無益，好在我們已經知道了他的深淺，以後他就逃不出我們的手心了，現在，我們去見見沈老婆子去吧。」

霹靂火雷炎恨恨的一頓脚，當先跑了出去，他們跑過山坡來到另一座山莊之內。

這時，沈老太太正和慈雲大師及另一位和她年紀差不多的老太太在談話，沈老太太的臉色非常不好看，顯見他們的談話進行得並不十分順利。

當霹靂火雷炎與常笑翁柳風兩人現身時，

沈老太太便悻悻的冷笑一聲，說道：「好呀，兩位名頭高大的大俠客，現在又可在人前顯耀了。」

常笑翁柳風呵呵一笑道：「老嫂子，別損了，小弟們並沒有對他怎樣。」

沈老太太冷哼一聲，一臉不信任的神色。

霹靂火雷炎大叫一聲，道：「那小子好賊滑，居然被他輕輕易易的逃去了。」

「什麼？他逃去了！你們也是……。」另外那位老太太在驚叫聲中，現出了一片隱憂。

黑心秀士胡才記仇之心奇重，睚眦必報，這次計算他不成，以後的日子，可就難以安枕了。

沈老太太聽說胡新生安然脫身離去，這才臉色微舒，輕嘆一聲，道：「玉笙姊，有很多事情，傳言不一定可信，就算他眞是黑心秀士胡才，他也是一個人，只要他是人，他就有他善良的本性，……。」

話聲頓了一頓，轉目望了霹靂火雷炎一眼，又道：「至於，他與雷大俠之間的私人恩怨，小妹不便說什麼。各位如果以衞道除惡爲本，則小妹請各位給小妹一份薄面，讓小妹觀察他半年，那時候，他如果惡性不改，小妹不但不再阻止各位向他下手，而且，小妹也饒不了他，各位以爲如何？」

霹靂火雷炎聽得雙眉一皺，常笑翁柳風先用目光止住了霹靂火雷炎，接着，滿口答應道：「嫂夫人說得是，上天原有好生之德，我們也應予人改過向善之便，有嫂夫人承担，我們半年不找他就是！……不過，人心隔肚皮，嫂夫人可要小心他暗藏於深處的禍心啊！」

沈老太太笑了一笑，道：「多謝警示，小妹理會得。」接着站起身來，微一欠身道：「小妹告辭！」

沈老太太這時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與胡新生相會，只有沿着官道一直走了下去，她心裏有數，不管胡新生心中打的是什麼主意，他遲早總要出面與她相會。

第二天傍晚時分，胡新生另外換了裝扮，挨身到沈老太太身前，叫了一聲：「娘！」

沈老太太微微一笑，道：「你沒有叫爲娘失望，爲娘心中很是高興。」

胡新生長嘆一聲，道：「孩兒罪該萬死，現在娘知道了孩兒過去的一切罪行，不知你老人家還認不認孩兒爲子？」

沈老太太道：「娘有娘的看法，娘更明白你的苦心，只要你能堅持到底，不因些許挫折而灰心上進，繼續力爭上游，你就是失敗了，也永遠是娘的兒子。」

胡新生激動地道：「有你老人家的這句話，孩兒就是粉身碎骨，也決不中途氣餒。」

沈老太太拍了一拍胡新生的肩頭道：「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强，你要好自爲之。」

胡新生道：「多謝娘的信任與鼓勵。」

母子兩人，心裏都如釋重擔似的輕快了起來，言談晏晏的走了一陣，胡新生忽然叫了一聲，道：「娘，孩兒有一句話，說出來只怕你老人家不快樂。」

沈老太太一笑，道：「娘有什麼地方不對，你儘管說，娘雖是婦道人家，心裏還不致容不下自己兒子的話。」

胡新生道：「娘，你老人家對人太好了，孩兒實在不願離開你老人家……。」

沈老太太一怔，道：「什麼！你要離開老身？」

胡新生道：「孩兒隨在娘身邊，娘只怕再也得不到安寧之日，孩兒想了一夜，還是暫時離開娘一段時間的好，同時，孩兒也想另外做幾件有意義的事……。」

沈老太太微一搖首，道：「你說的後者，爲娘不反對，你說的前者，那就大可不必，娘在床上躺了四五年，悶都悶壞了，正想熱鬧熱鬧啦。」

沈老太太轉頭望着胡新生，又是神秘的一笑，說道：「何況，娘在你身上，還有別的打算哩！」

胡新生笑了一笑，道：「娘，您老人家太操心了啦！」

沈老太太一怔道：「你說什麼？」

胡新生道：「孩兒的終身大事，不敢有勞你老人家過份操心啦！」

沈老太太呵呵一笑，說道：「你怎樣知道的？」

胡新生笑道：「娘不是一個深沉不露的人，你老人家的心意孩兒早就聽出來了。」

沈老太太面色一正道：「你既然知道娘的心意，那就更不能走了。」

胡新生苦笑一聲，道：「娘，孩兒不能再害一個好人家的姑娘。」

沈老太太道：「娘心裏有數，你不要只往壞處想。」

胡新生不敢再說什麼，笑了一笑……

一抬眼，前面已經到了一座小鎭集，母子兩人落了店，胡新生陪着沈老太太談笑了一陣，便回房休息去了。

第二天一早，沈老太太醒來一張開眼睛，便見枕頭上有人留了一封函柬，她心中一動，伸手取過那函柬，只見「母親大人慈鑒」六個字向她迎面轟來。

沈老太太虎的翻身坐了起來，兩道辛酸的眼淚，沿着雙頰滾滾而下。

「啊……唉……。」

母親大人膝下：

別了，孩兒暫別了你老人家。孩兒不孝，罪該萬死，但請你老人家放心，孩兒不會忘記你老人家的敎誨，更不會放棄自己重新做人的決心，此去但請你老人家靜候佳音。

枕下有孩兒淸白得來的「一元經」壹册，「大還丹」一粒，留贈繼盛侄兒。

兒新生百拜叩上

沈老太太看完胡新生的信，眼淚已是流滿了一面，再一檢視枕下，可不是有一本「一元經」和一粒「大還丹」。

「一元經」和「大還丹」都是武林人物夢寐以求的瑰寶，前者「一元經」練成之後，可以無敵於天下，後者「大還丹」有易筋洗髓，培元固本生死人活白骨的奇效。

其中任何一件，都比沈老太太傳家之寶「變色神珠」珍貴得多，如今，他竟然都送給了繼盛，人家說他謀圖自己「變色神珠」的謠言，豈不不攻自破。

沈老太太不由得心中湧起一片羞愧之感，儘管她在人前人後，一力支持胡新生的眞誠，她總不免還有着那麼一份憂疑之心，如履薄冰般，不敢稍懈心神。

沈老太太感慨叢生地搖了一搖頭，自言自語道：「孩子，娘好不慚愧，但願你把定方向，一帆風順，爲武林之中一新耳目……。」

「大妹子快起來，那小子開溜了！啊！你在看什麼？」沈老太太口中那位玉笙姊急口急舌的從外面衝了進來，沈老太太來不及收起手中「一元經」和「大還丹」，被她看個正着。

沈老太太不便當着郭玉笙的面藏起「一元經」，只好隨手把「一元經」翻了一個面，把正面朝下，讓她看不見書名，接着微微一笑，道：「沒有什麼。」

她的這句「沒有什麼」，當然不是眞的「沒有什麼」，這是委婉的迴避，識相的人就不會再追問下去。

郭玉笙訕訕的笑了一笑，道：「那小子跑了，大妹子，你現在可沒話說了吧！」

沈老太太一面起身下床，一面搖頭道：「不，我對他更相信了。」

沈老太太一起身，現出了胡新生的信，郭玉笙眼快手快，伸手把那信取在手中，笑道：「難怪你這樣沉着，敢情那小子給你留了一封信。」

她展信一看，接着大叫一聲，道：「我們莫非眞的看錯了他……這就是他留下的『一元經』麼？讓我見識見識……。」

放下信箋，「一元經」又到了她手中，她連說帶做，其快如風，沈老太太口中根本說不出半個「不」字。

郭玉笙「一元經」到手，翻動了幾頁，淡淡的一笑，道：「見面不如聞名，我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滿不在乎的神色，把「一元經」遞還給沈老太太。

沈老太太暗暗吁了一口氣，伸手去接「一元經」，詎料「一元經」沒有接到手，郭玉笙右手一收，左手一遞而出，一柄藍晶晶的短劍在沈老太太防不及防的情況之下，齊柄沒入她腰眼之內。

沈老太太雙手一推腰際，驚愕的瞪着郭玉笙，口中一連「啊！啊！啊！……」了好幾聲，但却沒有說出一句完整的話，人便向後翻倒，兩眼一翻，一命嗚呼了。

郭玉笙伸手拔回短劍，一面喃喃地禱念道：「大妹子，請你不要怪我見財起意，實在是我太需要這『一元經』和『大還丹』了，而且，又有現成的罪魁禍首抵罪，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怕你也像我一樣捨不得放棄這千載難逢的良機了，你說是不是？得罪！得罪！……。」

找到「大還丹」，收好「一元經」，一轉身她又大叫一聲，道：「你們快來呀，沈大妹子被害了……。」

她一聲大叫，首先衝進房來的是霹靂火雷炎，接着是慈雲大師和常笑翁柳風。

敢情，他們一直在暗中跟躡着沈老太太他們，所以聞聲就出現了。

霹靂火雷炎恨恨的一頓脚道：「我好恨，我要不是看輕了他，大家一起出手，也不致害了沈大嫂了。」

慈雲大師一臉穆肅，垂簾合十，口中不停地念着：「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常笑翁柳風一語不發，眼睛像老鼠一樣，在房中掃來射去。

郭玉笙伸手扯下床上被子蓋在沈老太太身上，叫道：「沈大妹子的後事，由我來辦，你快追那小子去。」

霹靂火雷炎大吼一聲，道：「是！我們追那小子去。」轉身射了出去。

慈雲大師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慈眉微軒，緊跟着霹靂火雷炎身後而去。

只有常笑翁柳風，留在房內，沒有立時離去。

郭玉笙雙目一瞪，喝道：「你爲什麼不快去？」

常笑翁柳風望着她一笑，道：「辣手觀音果然名不虛傳，嘻嘻！嘻！嘻！……。」

笑得好怪！辣手觀音郭玉笙心中一緊，怔了一怔，道：「你……你在說些什麼？」

常笑翁笑了一笑，道：「我沒說什麼，我想請你看一樣東西。」伸手揚了一揚。

那是一張信箋，正是辣手觀音剛才隨手一放的那張信箋，辣手觀音郭玉笙臉色一變，兇光貫目的大喝一聲，道：「拿來！」接着，人也撲了上去。

常笑翁柳風縮手將那信箋揷入衣襟之內，冷笑一聲，道：「郭玉笙，老夫只要一步走出房門，你就後悔莫及。」

辣手觀音郭玉笙猛的刹住身形，嘆息一聲，道：「算我老婆子倒霉，你要那一樣，你說吧。」

如果常笑翁柳風要揭發她的罪行，當然不會等到現在，他既然等到現在，司馬昭之心自是昭然若揭了。

常笑翁柳風哈哈一笑，道：「老夫什麼也不要，只是賣你這份人情而已。」

話聲一落，人已飄然走出房外去了。

辣手觀音郭玉笙雙眉一鎖，憂心忡忡的忖道：「他……他……在打什麼主意？……。」

× × ×

荒山苦嶺，滿眼荒凉，放眼盡是寸草不生的猙獰怪石！

這裏什麼都沒有，只有大大小小的石洞。

所有的石洞都是空的，只有一座石洞之內有着一個人，這個人躺在那石洞之內，已經三天三夜沒有吃過一口飯喝過一口水了。

甚至他動都沒有動一下，但他絕不是死人，因爲他口中還有氣，眼睛也還在轉動。

一陣酒菜的香味，忽然飄進了他鼻中，他頭也不轉的冷喝一聲道：「拿出去！」

不知什麼時候，洞裏多了一籃香噴噴的酒菜，他這一呼喝，叫進來了一個乾枯瘦小的半大孩子。

那孩子，苦着一張皮多肉少的黃臉，皺着眉頭，說道：「大哥，你已三天沒有吃一點東西了……。」

「給我拿出去！」

那孩子僵在那裏站了一陣，忽然一頓脚道：「好，我就拿出去，怪不得人家叫你黑心秀士，敢情，你對自己都心狠手辣。」

他提起菜籃身形一幌，就到了洞門口。

胡新生大喝一聲，叫道：「回來，你說什麼？」

那孩子頭也不回的冷笑一聲，道：「餓死了是你自己，關我屁事，我小猴子，不伺候你了。」

胡新生翻身坐了起來，笑道：「好，我吃就是。」

小猴子回來得像閃電一樣，笑道：「大哥，你的脾氣小猴子最清楚，剛才我用的是激將方法，你可不要生氣，……你一回來，一言不發就躺了三天，叫小猴子心裏好不着急。你到底有什麼毛病？」

說着，把菜籃裏的酒菜一樣一樣擺滿了一地。

胡新生搖頭一笑，道：「倒酒來！」

胡新生確實有點餓了，片刻之間，秋風掃落葉般把所有的酒菜都吃喝得光光的，甚至也沒讓小猴子沾一點點，只饞得小猴子口水流了三尺多長。

胡新生吃喝光了，揮揮手道：「你可以走了。」

小猴子雙肩一聳，無可奈何的道：「你眞心黑手辣，我小猴子空忙了半天，結果只聞了一聞香味。」搖着頭，嘆着氣，一副可憐像。

胡新生笑道：「你要我怎樣辦？吃你的不吃你的都不對。」

小猴子訕訕的說道：「你總得留一點給我吃。」

胡新生一笑道：「你還沒有吃麼？」

小猴子道：「吃是吃過了，可是看着你吃，總不是味道。」

胡新生「啊！」了一聲，歉然道：「小猴子，對不起，因爲我心裏有事，所以……。」

小猴子一笑道：「好了，有你這句話，我小猴子不再難過了……。」

一抬袖子，抹去了口邊的饞涎，吞吞吐吐的道：「大哥，你到底有什麼煩心的事，可不可以說來聽一聽？」

胡新生嘆息一聲，道：「你不懂。」

小猴子道：「大哥，你就是這樣的看不起人。」

胡新生一笑道：「不是我說你不懂，我自己都不懂呢？」

小猴子皺起眉頭道：「你這不叫自找麻煩麼！」

胡新生苦笑一聲道：「我們不談這個，近來你們都好麼？」

小猴子道：「好個屁，你這一走就是年多不回來，牛姥姥帶着金寶銀杏出去不久，就出了事，牛姥姥重傷身亡，金寶銀杏落到寧國府鷹爪孫手裏，現在還關在寧國府大牢裏；黑蜘蛛像你一樣，走得音訊全無，現在只剩下我小猴子一個人死守着這塊地方等你回來，現在你回來了，可要看你的了。」

胡新生劍眉一軒道：「你們也是，又不是沒有吃沒有用，就這樣等不及，非出去惹事生非不可。」

小猴子道：「不聽話的是他們，可沒有我小猴子的事。」

胡新生目光一凝，訝然道：「是了，你這次怎會這樣安份守己？」

小猴子嘻嘻地笑道：「我向來就最安份守己。」

胡新生冷笑一聲，道：「你這句話就不老實，說！你一定有問題。」

小猴子學着胡新生剛才的語氣，嬉皮笑臉地道：「做人眞難，我出去鬧事不是，不出去鬧事也不是。」

胡新生面色一板道：「好，你不說，我走了。」

胡新生人還沒有站起來，小猴子一咬牙關道：「好，我說就是。」

胡新生嘆了一口氣，等着小猴子的下文。

小猴子提心吊膽地道：「其實牛姥姥她們的出去，都是因爲我小猴子的事。」

「你在外面闖了禍？」

小猴子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我不過招惹了寧國府四海鏢局一位姓華的鏢頭，被他狠下辣手，傷了筋脈，所以牛姥姥才去找寧國府四海鏢局算賬。」

江湖生涯本是刀頭舐血的事，小猴子雖然在外面惹事生非，換了另一種看法，那也是平常得很的事。

胡新生長嘆一聲，道：「你的傷勢現在怎樣了？」

小猴子暗暗吁了口氣，說道：「快完全好了。」

胡新生道：「今晚我帮你把傷勢醫好，明天我們到寧國府去走一趟。」

小猴子歡呼一聲，跳了起來，歡呼道：「我就知道，大哥你一回來，就什麼事都迎刃而解了。」

「哼！」胡新生的眉峯皺得老高，絲毫沒有欣慰的神情，反過來，倒是滿臉無可奈何之色。

× × ×

寧國府五福樓的酒菜最好，價錢最便宜，因此生意也最興旺，每天自開市至打烊，總是座無虛席，一撥接一撥，眼睛不亮手脚稍慢的人，要想佔一個座位都非常困難。

不過，困難之中，還是有例外，你看，那邊靠窗一排三張桌子，就空的時候多，有人的時候少。

奇怪的是，大家寧願等別的位子，而沒有人想打那三張桌子的主意。

因爲那三張桌子上揷了一個標識，凡是眼睛沒有毛病的人，莫不知道那標識代表的是寧國府總捕頭火眼金睛單屛山。

總捕頭當然大不過府台大人，可是地面上的威風，總捕頭却比府台大人大得多。憑他一件信物，就沒人敢正眼望一望那三張桌子。

樓梯口走上來一位錦衣公子，身後跟着一個小書童，那錦衣公子一打量全樓，目光就盯上那三張空桌子，舉步走了過來。

當他走近桌子邊，店小二已是搶了過來，欠着腰道：「公子爺……。」

奇怪，那店小二明明是過來擋駕的，可是叫出「公子爺」三字之後，立時又變了另一副態度，恭敬而自然地一欠身，說道：「請！請坐。」

那錦衣公子微微一笑，選了靠窗的位子坐了下去。

店小二又說了一聲：「公子爺，請稍候。」轉身囘去，送來一壺香茗，二隻茶杯。

店小二把茶壺茶杯向桌上一放，可沒替他們把茶倒好，便告退而去。

那錦衣公子自己動手，舉起茶壺倒了一滿杯茶，然後將茶壺嘴對正茶杯，放在桌子中央，剩下一隻空茶杯，移在茶壺後面。

看他那茶壺茶杯的擺式，似乎自己並不準備喝茶。

果然，一位身穿長衫的中年人，現身出來，向那錦衣公子點頭一笑，伸手取起那茶杯，一口飲盡，接着一言不發，轉過身形向樓下走去。

那錦衣公子一揮手示意那隨身書童留在座位上，自己却跟在那中年人身後一路行去。

他們兩人一前一後下了五福樓，三轉二不轉，錦衣公子已被帶進了一家民屋。

這時，那中年人雙拳一抱，發話道：「請問公子金名玉諱。」

那錦衣公子還揖一禮，說道：「小生胡滿堂。」

「有何見教？」

胡滿堂道：「求見單五爺。」

那中年人微微一笑，說道：「在下就是單五奎。」

胡滿堂長揖到地道：「請恕小生有眼不識泰山，請受小生一禮。」

單五奎伸手拉住胡滿堂，笑道：「不敢當，請坐。」

兩人分賓主坐下，自有侍童奉上香茗。

單五奎微微一欠身，道：「公子有什麼事，但請吩咐。」

胡滿堂微微笑，先不說自己來意，却伸手懷中取出一隻方寸大小的錦盒，雙手送給單五奎，道：「小意思，有請五爺笑納。」

單五奎口中說着：「不敢當，不敢當。」東西却被他伸手接了過去，而且老實不客氣的兩指一掀，打開了盒蓋。

那盒一開，但見一道紅光冲天而起，照得附近紅霞繽紛繚凌，滾動起伏不已。

單五奎可是識貨的人，當下驚「啊！」了一聲，瞪着雙目道：「好一顆火靈珠……。」

話聲在口裏轉了一轉，把下半句「怕不價值連城」六個字忍住沒有說出聲來。

胡滿堂微微一笑，道：「五爺好高明的眼力。」

單五奎蓋囘盒蓋，面色一正，道：「胡公子，你這份禮太重了，在下不敢領受。」

胡滿堂一笑，道：「五爺，小生敬的是您的俠肝義膽，身外之物，不値一笑，五爺請不要客氣。」

單五奎轉動眼珠，猶豫了一下，說道：「在下無功不受祿，公子有什麼事，仍請直言見教。」①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逸·文
盧令·圖

鐵骨冰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寇英傑在金漆大船，倖脫重圍，返回客棧，驚見他所崇仰的郭老人傷臥他床上，郭老人見他回來，說出身負極重內傷，命在旦夕，願將郭家不傳之秘，傾囊相授，詎郭老人正把絕功秘訣說出，鷹千里巳率衆追到，郭老人拚盡最後一口眞力，把鷹千里傷以刀下，鷹千里逃去後，郭老人立命寇英傑速即遷離客棧，寇英傑忙把郭老人繫背身上，逕往馬廐，甫出房門，便遇鷹千里手下丁七攔截，寇英傑閃身而過，丁七揮筆向郭老人背後點去，郭老人咬破舌尖，配合本身眞元，噴出一口血箭向丁七迎面噴去——

餽贈百鯉圖　強購黑水仙

兩者相隔既近，「辣手金剛」丁七郎使再想躲避，巳是不及，頓時被這一口血箭，噴了個滿臉都是，只聽他慘叫一聲，身子仰後就倒，當場被這一口血箭貫穿腦骨，死於非命！

這番景象，直把另外的二人王大立與江平嚇得呆在了當場，寇英傑乃得從容脫身！

他背着郭白雲來到了馬棚，方自找到了那匹「黑水仙」，二黃衣漢子王大立與江平，巳雙雙自身後追到！

就在他拉馬出槽的一剎那，王大立陡然騰身而進，猛力揮刀向着這匹黑水仙馬身上砍下來！

黑水仙唏哩哩嘶叫一聲，人立前蹄，閃開了他的刀身，整個馬槽引起了一陣子騷動，衆馬齊鳴聲中，寇英傑巳經拉馬闖出了馬棚！

王大立一刀失手之下，身子一翻，左手突出，只聽得「喳！」的一聲，發出了一支袖箭「花蛇弩」！

寇英傑因甚久沒有聽見背後的郭白雲出聲說話，心念着他必巳傷重不支，自是越快脫離眼前為佳，偏偏身後這兩個黃衣衞士緊追不捨，甚是惹厭！

這支暗器「花蛇弩」飛臨眼前的一剎，寇英傑巳騰身上馬，借着馬棚內懸掛着的一盞破紙燈籠，他反臂遞刀，「嚓喳！」一聲，將這支暗器劈落刀下！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他刀劈暗器的一剎，另一名黃衣衞士江平，霍然由斜刺裏躍身而出！

他的身勢不謂不快！可是寇英傑的出手更快！

早在寇英傑奔向馬槽的途中，却巳悄悄將一口薄刃的柳葉七首，藏於袖內，此時正好用上！

江平身子方自縱起一半，寇英傑巳待機揮出左手，這口柳葉刀「哧！」的發出了一股子尖風！

空中的江平起得快落得更快，一綫刀光閃得一閃，這口柳葉飛刀巳深深扎入江平前胸之內！

江平嘴裏「啊！」了一聲，騰起空中的身子，陡然向下一個疾滾，落墜於馬槽之內！

衆馬嘶鳴聲中，寇英傑巳打馬狂奔而出！

× × ×

這一陣子忘命般的疾奔，也不知跑出了幾百幾十哩路，眼前巳不見房舍人烟！

空氣是出奇的清新，但冷冽砭骨！

東方天地交接處的那道分界綫，泛出了一片濛濛的魚肚白色，天交子午，已有了一些明意！

眼前是一片參差不齊佔地廣濶的石林，風吹過時，迂迴出陣陣輕嘯！

附近有一道溪水，溪水岸邊衍生着一望無際的青草，是一塊理想的放牧草地！

寇英傑扣住了馬韁，打量着眼前這片地勢，耳朵裏才聽見背後的一聲長長嘆息！

像是方自由夢中甦醒過來一般，郭老人微弱的道：「這地方很好……下來吧！」

寇英傑應了一聲，翻身下馬，解下了衣扣，把郭白雲鬆下地來，後者膝下一軟，差一點坐倒在地，却為寇英傑一把托住！

一綫曙光映照着郭老人臉上，在那張滿佈皺紋的瘦削面頰上此刻看來泛射出一種灰白的顏色，那是一種近似於死人的顏色！

寇英傑嘆了一聲：「老前輩——」只覺得眸子一陣發痠，差一點淌下淚來！

郭白雲注視着他，忽然微微一笑道：「不要難受！我能够支持到現在，實在巳是僥天之倖，你不覺得這是奇跡麼？」

說時，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臉上的皺紋一剎時為之展開了不少。

輕輕的在寇英傑肩上拍了一下，他抖擻着精神道：「我還有足够的時間，把那十一字眞訣傳授給你……來！你扶着我，找一個背風的地方，我們坐下來！」

寇英傑淚眼模糊的道：「你老人家莫非一點都不為你的生死打算？」

郭白雲仰起頭來，下頷上的那綹子山羊鬍鬚，被風吹得揚起來——

「寇賢侄，你好像還不能體會出我對你的苦心……？」

說着他又發出了一陣子咳聲。

寇英傑巳摻着他，在一處背風的石塊後面坐了下來，郭白雲咳了一陣之後，微微閉着眸子，頻頻喘息着，道：「生死、境遇、緣份……太奇妙了，太奇妙了！」

忽然，他雙眸大開，前胸劇烈的起伏了一下。

他的臉在這一剎時，漲得通紅，兩隻手不由自主的把身子撐了起來，像是作了一場內裏的生死之戰，雖不過是短短的瞬息之間，在他前額上巳現出了一層汗珠！

之後，他更為萎弱的把身子依向石面，含蓄的目神裏，閃爍着一種對於人生通達的哲理，似乎他一直在盼望着面前的這個年輕人，能够多瞭解些什麼，能由他這裏多獲得一些什麼似的……

「寇賢侄，你好好記住了——兩手握固，閉目曰『冥』，這個『冥』字，為十一字眞訣之首！」

寇英傑哽咽着點了一下頭。

郭白雲接着又道：「舌抵上腭……一意謂『調』！」

頓了一下，他繼續又說道：「神遊水府，環臂為『擦』，心注尾閭，搖肩為『聳』……揮運兩目，頻頻稱『嘛』！澄神摩腹，曲脊是『攀』……」

以下，他陸續的道出了這罕為人知的十一字眞訣，最後至「無我無人，心如止水之『止』」為止，合計為「冥」、「調」、「擦」、「聳」、「嘛」、「攀」、「擬」、「托」、「攬」、「充」、「止」共為十一字。

道出這十一個字後，郭白雲像是完成了一件極大的心願，他頻頻喘息着，要寇英傑由頭至尾背誦了一遍，改正了二三字後，才滿意的含笑點頭！

這時東方泛出了微曦，成羣的水鳥在附近水草地裏鼓翅為戲，又將是一天的開始——

郭白雲祥和的伸出一隻手，搭在他肩上，道：「你得知了我郭氏門中不傳之秘十一字眞訣以後，巳是我郭白雲嫡傳的弟子——」

寇英傑哽咽着喚了一聲：「師父——」將要跪地行禮，郭白雲抓住了他，制止他下跪的身子！

這一瞬間，他的臉色極為嚴肅——

「有幾句話，我必須要囑咐你——你要切記！」

寇英傑痛心的點頭道：「師父關照！」

郭白雲道：「我所傳授你的這十一字口訣，你切記不可對任何人走口洩露！」

寇英傑點頭答應！

郭白雲道：「包括我那兩個弟子，甚至於我女兒……彩雲你也萬萬不可透露……你可記得？」

寇英傑楞了一下，心中不勝詫異，只是老人既如此關照，必有其原因，當時肯定的點頭答應！

郭白雲緩緩的抬起一條腿來——

他的行動一如他心情一般的沉重，這條腿似有一萬斤那般的重。

寇英傑忙伸雙手托住。

郭白雲徐徐的道：「英傑——你道為師這身武功，如何？」

寇英傑頓了一下道：「天下無雙！」

郭白雲淒慘的笑了一下，慨然道：「昔日，我一直也是這麼認為……可是這一次遇見了鐵海棠……」

咳了兩聲，他頻頻苦笑道：「才知道他的武功並不在我之下……雖然這一次他勝我，有取巧的成份在裏面，可是……他之能勝我，使我傷重至死，這畢竟不是偶然的……他年歲遠較我為輕，如假以時日，必將舉世無匹！我死之後，他必然更將趾高氣揚，普天之下，只怕甚難再找到他的敵手了！」

寇英傑一呆道：「師父是說，再也沒有一人能是這鐵海棠的對手麼？」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郭白雲冷笑了一下，道：「除了一個人。」

「是誰？」

「你——」

郭白雲的目光，直直的逼視着他，寇英傑在他目光裏禁不住起了一陣莫名的恐慌！

他張大了眼睛，惶然道：「我——？」

郭白雲微微點了一下頭：「只要你熟記並且貫通我所傳授你的十一字口訣，然後再進而研習這卷東西……」

說到這裏時，他用力的繃了一下他那隻右腿——

「打開……來——」他手指着小腿：「把褲腿撕開……」

寇英傑呆了一呆，依言把那隻緊紮着的褲脚解開來。

郭白雲踢足道：「撕開。」

寇英傑雙手一分，「嘶！」的一聲，撕開了褲脚，頓時他發覺到老人那隻右腿上，緊緊的纏着一卷東西！

——那是一卷白色的綾子，經過特意裱製之後的綾絹！緊緊的裹纏在他的小腿上！

看到了這卷東西，郭白雲臉上頓時罩起了一片笑容。

他彎過身子來，用抖顫的一雙手，把纏裹在小腿上的那卷綾子解開，足足有五尺長短，等到全數解到手裏，他巳喘成了一片。

他把身子靠回到石頭上。

「你打開來看看吧……」

寇英傑對於這個垂死老人每一個加惠於他

的動作，都由衷的感覺出極度的不忍，爲了不忍拂他的心意，他小心的由老人手裏，接過了這卷綾子，並且徐徐的打開來。

綾卷舒展開來！

出乎寇英傑意外的；呈現在他眼前的竟是一卷精工繪製的圖畫，圖中所繪，並非是想像中的運功圖譜，更不是刀劍技擊的對手招式，而是一卷魚行大川；維妙維肖的圖畫——

金鯉行波圖！

一百條金色鯉魚，游行于驚濤駭浪之間；畫中所顯示——陽光自側面投射過來，水面泛出點點鱗光，衆鯉騰波各盡曲折活潑爲能事！

的確是一卷罕見的工筆之作。

郭白雲在目睹着這卷圖畫時，眸子裏盪漾出一種激動，一種欣慰，鼓舞……却又似有無比的遺憾！

「英傑——我要聽聽，你對這卷圖畫的意見？」

「我——」

「你說說看，你覺出這卷畫裏，所顯示的是些什麼？」

「是——」寇英傑嘴裏答應着，目光始終不曾離開這卷絹畫！

「我國河川鐘秀，唯黃河以產鯉著稱，以眼前這卷圖畫來說，水質是金，莫非畫的是黃河麼？」

「然——」郭老人微微閉了一下眸子！

寇英傑道：「陽光斜度看來，已盡黃昏時分，當在『申』、『酉』之後！」

郭老人忽然眼睛大睜，無限驚訝的凝看着他——

「說下去！」

寇英傑道：「時當申酉，以太野眞經時刻論中提示，這個時刻當屬陰泰交接，定者思動，動者思靜之時……」

郭老人長嘆一聲，頻頻點頭！

「是其人，當有斯論也！」

老人的眼神裏，顯現出無比的祥和與欣慰，那雙含蓄着無窮渴望的眼睛裏，一刹時滾動着淚珠，那是一種「相見恨晚」的惆悵與「遺憾」！

「你……」他喘息着道：「你果然是我……要找尋的那個人……你再說下去。」

寇英傑眸子再轉向畫面，打量甚久！

一刹間，他感覺到那百條金鯉，固然是各盡騰歡潑刺爲能事，而最特殊的一點，就是百條鯉魚的姿態，竟然沒有雷同之處。

這一突然的發現，使得他大生趣味，由不住移近了目光，細細的觀察下去。

寇英傑全心全意的在觀察着這卷金鯉行波圖。

郭老人却全心全意的觀察着寇英傑——

他不勝渴望的道：「你發現到了什麼？」

寇英傑道：「一百條鯉魚各有姿態！」

郭老人喘息着笑道：「水呢？」

「水——？」寇英傑點頭道：「啊——水是逆流。」

「對了。」郭白雲眼巴巴的看着他道：「除了這些，你還能看出些什麼？」

寇英傑又注視了一會兒，苦笑着搖了一下頭。

郭老人點頭道：「這已經很難得了，把畫絹收起來！」

寇英傑依言把畫卷捲好，交到老人手上！

老人接過來，微微一笑，却又轉手把這卷圖畫交給了寇英傑——

「師……父？」

「這個你好好收着——」老人無限淒涼的道：「你我誼在師徒，這是我在臨終之前，所僅僅能贈送你的兩樣東西之一。」

寇英傑怔了一下，內心有說不出的沉痛，却未曾意識到老人所謂的「兩樣東西」，除了這卷「金鯉行波圖以外」，另外所指是什麼？

提到這「兩樣東西」；郭老人臉上盪漾出一種異樣的神采！

「孩子——」他抖顫着把身子坐正了，「我把我生平最善愛的兩樣東西給了你，你——你不要……」

說着發出了一陣子濁咳！

寇英傑攙扶着他依向石面，老人忽然握了他一隻手，寇英傑也體會出他這隻手掌火熱滾燙，下意識裏覺出了不妙！

郭白雲淒涼的笑道：「華枝春滿——天心月圓——也許我的時候差不多了——」

「不——」寇英傑只覺得喉頭一陣哽咽，熱淚奪眶而出，郭老人大口的向裏面吸着氣，道：「我還有一些話要交待你，你要仔細的聽……着……」

「是——師父！」

「這卷金鯉行波圖……乃是武林中一件至寶……絕非是一件尋常之物……知道它的人不多……但是凡是知道它的人，無不傾其心力冀圖佔爲已有……鐵海棠之所以在重傷我之後……還要找到我……目的就是在此！」

寇英傑正想說話，郭老人以手勢阻止，他接下去道：「這不是一套普通的武功……也不是任何人所都能參透的功夫；圖中所示的一百條金鯉，暗含着一套罕世的武功。孩子，你知道這套武功的名字麼？」

寇英傑搖了一下頭，表示不知！

郭老人臉上帶出了一種異樣的激動——

「『魚龍百變』——英傑——那是五百年前，金龍老人所獨創的百招神功，妙絕今古天下的百招神功……」

「魚……龍百變？」

寇英傑不勝駭異，這套武功的名稱實在太奇異了！

「不錯……魚龍百變……你應該聽過『鯉魚跳龍門』這個說話吧！」

「我聽過！」

「那麼，這張魚龍百變圖，正是脫胎於金鯉化龍時的各種姿態，曠絕今古天下的奇異姿態……」

說到這裏，他微閉目光，發出了一聲嘆息，徐徐的道：「當初金龍老人作此圖時，以奇異的智慧，注入筆鋒，畫中百鯉，固是維妙維肖，各有姿態，然而，如非具有慧心智力之人，却是萬萬難以猜透其中暗含的招術，可惜，可惜……」

他一連說了兩聲可惜，臉上佈滿了遺憾！

「英傑——也許你不相信，這卷『金鯉行波圖』在我手裏已有廿年之久，然而，被我參透出其中奧妙，還不足一月的時間……」

郭老人說到這裏，眞是不勝遺憾，那張臉現出了無比的淒苦與「時不我予」……

「如果早悟出半年就好了……」他斷斷續續的說：「如果我早半年……能悟解這卷圖畫中的奧秘，最少，也能習會一些圖中身法，那麼，也就不至於吃鐵海棠的虧，落得萬刦不復的今日下場……」

寇英傑聽到這裏，心情幾乎也同老人一般的沉痛，他深深的垂着頭，一言不發了。

郭老人發出了冗長的一聲嘆息之後，忽然展開眉頭！

「這件事不再去談了，你只須記住，這卷圖畫，你千萬不可示於任何人，卽使是靜中自我參習，也須格外留意，否則在你功力未曾參透之前，必將廣樹強敵而罹致了殺身之禍！」

寇英傑點了點頭。

郭白雲喘息着道：「你把它纏在腿上……

這樣較安全！」

寇英傑依言照做，按說他得到了如此曠世奇珍，理當萬分喜悅才是，可是他心裏却因爲緬懷老人的將去而感傷，竟然沒有一些可喜的神采！

郭白雲又把身子撐了起來！

每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必然是有重要的話說！

寇英傑忙扶着他坐正了身子！

郭老人面泛喜色的道：「我剛才說有兩樣東西送給你……英傑，你可知道，這第二樣東西是什麼……」

寇英傑苦笑着搖了搖頭，對於郭老人這種視死如歸的精神，他由衷的欽佩，但是對於他這種不盡人事而坐以待斃的行爲，却又不敢苟同。

郭白雲似乎對於這「第二件」東西，遠比第一件東西更爲重視——

他的臉上一刹時顯露出一種光輝與慈祥！

他顯得很緊張，很愼重的樣子！

「第二樣東西，其實不是一個東西，是……一個人！」

寇英傑突然一驚！

「是我最心愛的一個人——」郭白雲道：「她是我女兒彩綾！我把她也送給你！」

「這——？」

寇英傑頓時爲之一愕，這個贈品太突然，太離奇，一時還來不及在腦子裏轉過來！

郭白雲苦笑着道：「只可惜，我把她的一個水晶雕像遺失了……否則你就可以看見她的樣子，你一定會喜歡她的！」

寇英傑實在也難以保持沉默，他原來早就想到要在一見郭老人面時，就把上次在沙地裏所拾的晶瓶美人璧還給對方，只是想不到見面之後所發生的一切，竟然使得他無暇念及。

這時郭白雲一提，他才忽然想起來！

「師父——你老人家所說的，莫非就是這個？」

寇英傑探手入頸內，把那隻一直懸掛在身上水晶瓶取了下來，雙手送還！

郭白雲接過一怔道：「你……你是那裏來的？」

寇英傑據實以告。

郭白雲臉上現出了一種狂喜之色，他把這隻晶瓶仔細的湊在眼前觀賞了一下，緊緊的握在手心裏……

「不錯……就是它……這是我當年親手雕製塗色設計的。」

一刹時，他眼睛裏聚滿了淚水——那雙抖顫的手似乎連把持着這隻小小晶瓶的力道也沒有，晶光四射的瓶身，拖曳着銀色的鏈身透過他白瘦的十指，交熾成一片淒慘的意味！

「英傑……你來看，她就是我女兒彩綾……小綾子……」

「師父……我看過了。」

寇英傑語音哽咽着垂下頭來！

郭白雲道：「你……不喜歡？」

「不——」寇英傑忙抬起頭來！

「那麼你喜歡？」

「我……」寇英傑一時爲之瞠然！

郭白雲嘶啞的笑了一聲，道：「這也許眞是所謂的緣份……這隻晶瓶想不到竟然會被你所拾到，太巧了……太巧了！」

——他直直的注視着寇英傑，又接着道：「英傑，你可知道這隻晶瓶包含着一些什麼隱秘？——你知不知道？」

「我——我不知道。」

「那我告訴你吧。」

郭老人喘息着說道：「這隻晶瓶，其實也就是我女兒彩綾的一件聘物，當初，我曾經對她說過：『……這隻晶瓶子在誰的手裏，那個人，也就是我所選中的女婿……』」

「這——」寇英傑無限恐惶的道：「師父！我只怕配不上。」

——他的臉一下子紅了。

「你不要推辭了……這是我的決定……也算是對你唯一的要求……來，收下來……」

「師父……」

寇英傑由老人手裏，接過了這隻小小的水晶瓶，心情却一下子沉重了許多！

郭老人頻頻點着頭：「她是一匹鬆了韁的野馬……任性，驕傲……但是却純眞善良…」

說到這裏，他一連又嗆咳了幾聲，嗆出了一口血痰！

寇英傑大吃一驚道：「血——？」

郭白雲却像是沒有聽見他的話，繼續道：「你對她要有耐性，就像……就像你對那匹黑水仙的愛馬一樣……但是你要記住萬事都可將就忍耐，却是千萬不能失去一個大丈夫應有的人格與尊嚴……否則你是駕馭不了她的……」

忽然，他像是氣力不濟，那張蒼白的面頰上，起了一陣痙攣，眼睛也像是忽然間睜大了許多，整個的眼球却向上面翻轉了過來。

「我……死之後……死之後……我……」

像是咽喉裏突然塞着了一樣什麼東西似的，他雖是用出了全身之力，却是無論如何也難以吐出。

他的兩隻手不知何時，已經緊抓了寇英傑的胳膊——

「記住……我……死了之後，千萬……千萬——」

驀地，寇英傑感覺出他的兩隻手上，忽然失去了力道，就在他乍然一驚的當兒，郭白雲的身子已向斜面倒了下去。

寇英傑急喚了一聲師父，把他的身子翻過來，却發覺到老人鼻下垂出了兩根小指粗細的玉筋，人已經變得僵硬了。

「老天——」

寇英傑抖顫的叫了一聲，彷彿當頭上响了一聲霹靂，頓時呆了當場——

郭老人的屍體是側睡彎曲的姿態，費了很大的勁，才把他扳直了。

心裏像壓了塊鉛一般的沉重，像冰封了般的寒光。

很長的一般時間，他面對着面前恩師的這具屍體發着呆！

腦子裏變得一片空白，想得太多了却又像是一無所思！

在一片混沌痲木的感覺裏，慢慢的找到了他原有的理智，恢復了冷靜。

他想到了老人臨死之前所說的那他句話——「我死之後，千萬……千萬——」

到底是「千萬」爲何？——的確是很令人費解難以想像的一件事——

「千萬把我運回去？」還是「千萬不要把我運回去」？還是另外有別的意思？

現在他所確定知道的一些是老人家居鼻蘭與隆山郊的白馬山莊，身後僅有一女——郭彩綾，還有兩個弟子！

老人對他這個女兒，特別的疼愛，也許是過份疼愛的緣故，所以養成了他女兒的任性，是以才深深的希望着有一個人能夠代替他來對這個嬌寵任性的女兒加以管教，拘束，而這個人最好是他的女婿——

這個任務，無異的已經落在了寇英傑的身上。

至於郭白雲門下的兩個弟子，雖然老人並沒有說得很清楚，可是顯著的却已流露出深爲不滿的意思！是以他才沒有把本門的武功菁髓傳授與他們！

這一切使寇英傑感覺出即將面臨在他眼前的那個新的環境極不簡單，然而「師恩如山」，卻又萬無退縮之理！

他決定把老人的屍體運回臯蘭的白馬山莊去！

下定了決心之後，抱起了老人的屍身，遂即向石林步出。

他的心情沉痛極了。

對於懷抱中的老人屍身，更似有無限的愧疚，其實老人是可以再多活些時候的——如果他不急於傳授寇英傑的武功口訣的話！

生前該是何等神龍見首不見尾，龍虎生風的一個人物，死後卻是如此的淒慘，蕭條！

在整理他的屍身時，寇英傑發現到在老人裏衣內，有一個黃色的貼身綢子包袱，裏面有一卷手稿，記載着「越女劍術之深奧探討研習新篇」，一旁蠅頭小字寫着「彩綾二十一歲生日的禮物」等字樣！

只看這幾個字，也就可以想知父女之間的一片眞情！

寇英傑只覺得眼睛有些濕潤了，幾乎有點不忍卒視——

那是厚厚的一疊手寫抄本，大概有百頁左右，老人生前未談及此事，他也不便翻看。

另外有一串黑色的玉珠，每一棵粗大如桂元，似已少了數粒。

珠面上精工鏤着許多花紋，和一個扁扁的檀木匣子。

匣子裏竟是一具碧光閃爍的翡翠駱駝，匣蓋方啓，那蓬綠濛濛的寶光，直映得寇英傑滿面泛綠，透體生寒。

他雖然對於珠寶玉器外行，可是這等彩光寶氣的翡翠，焉有不識之理？卻也可以猜想而知必是價值連城的一件寶物。

當時他匆匆蓋好匣子，依然包好在綢包之內，自己學樣的隨身帶好！

這些東西顯然是因爲老人的疏忽，而沒有關照他如何處理，或者還來不及關照就先已斷氣！

無論如何，寇英傑絕不存絲毫非份之想，他決心要把這些東西，親手交給老人的愛女「郭彩綾」的手裏！

天空中高掛着那輪老日頭，陽光已趕走了早先籠罩在平原間的那襲寒意——

在清可澈底蜿蜒如龍蛇般的溪水岸邊，他的那匹愛馬「黑水仙」正在低頭嚼食着地上的野草。

寇英傑疲乏的抱着老人屍身，翻身上馬，辨了一下方向，即行策馬而去……

× × ×

「秦州」城爲「隴」省著名大鎭，商業鼎盛，人文薈萃。

西行臯蘭或走甘涼的朋友，在歷經千山萬水，長途跋踄之後，來到這裏，少不得都要歇歇腿兒！

這裏最著名的酒——老二白！

著名的曲子——秦曲，秦腔！

著名的綢緞——秦綢！

人家都說秦州的姑娘最中看——柳眉杏眼楊柳腰！

這裏文風也盛，寺廟多，居民好客成風。

是以，走南闖北的朋友，來到這裏再也不想動彈了。

「要發財，在甘涼，要享受，走秦州」，可見這裏是最好花錢的去處，城北「胭脂七條巷」多的是北地胭脂，好此道的朋友，趨之若鶩，大可徵美選色一番，一擲千金爲求一笑的哥兒多的是！

城南有最著名的賽馬場，每逢廟會之期，即由當地馬場場主親自主持賽馬盛會，四面八方凡是精於騎術的朋友，再擁有一匹饒勇的好馬，都會樂意來此一顯身手！秦州之所以遠近馳名，每年一度的馬會，該是最爲傑出的一項特色了。

「賽馬」是這個時令最爲熱門的話題，人人見面都樂於道及！

時值大賽馬之前二日，各方馬上豪傑，風雲際會，一夕之間，秦州城大小客棧無不爆滿，就連市郊老回回開設的棚子窩，也都叫四面八方聞風擁集的外客住滿了。

這當口，也是幹馬市商人的好機會，各方馬販子雲集於此，一匹名馬的身價，往往大得驚人，轉手間即得大利！一些馬行掮客樂此不疲！

這一刻還有所謂的「馬眼子」，意即專門四下探訪名馬的人，憑着一雙飽具經驗的眼，再加上一張油滑見風轉舵的嘴，無往而不利！

大賽馬前夕，這一行最爲活躍的角色了！

「火眼」周江，該是「馬眼子」當中最具聲望的一個角色了。

這傢伙天生一對見風流淚的火眼，風乾橘子皮似的一張馬臉，貌相簡直是不中看，然而誰都知道他，憑着他那一對火眼，在近五年的賽馬會上，已爲他掙下了上萬的家當！

有一句傳說的閑言——

凡是「火眼」周江所看上的馬，一定錯不了，五次賽馬會上奪得大魁的名駒，其中就有三四匹是他閣下事先所看中的，而且是他中間轉手賣出去的。

是以又有一句閑言傳開來——

如果「你想在賽馬會上奪魁的話，必須先找到周江，請他相相你的馬！」

於是，一經周江所品相認可的馬，必然身價百倍，即使你不參加賽馬，也會有人出重金搜購！

「火眼」周江這傢伙活該走運，風頭可是健極了。

× × ×

周江又看上了一匹馬。

一匹全身漆黑，僅僅頸部有一道細細白毛項圈的駿馬。

所謂駿馬這個「駿」字，也許現在用得並不十分恰當，因爲那匹馬想係久踄長途，間關千里的關係，看上去已是十分的勞累了，而且全身上下沾滿了灰沙，乍一看上去不像是「黑」馬，而倒像一匹「灰」馬了。

「火眼」周江特別由井裏打了一盆水，找到了馬刷子，親自爲這匹馬洗刷了一下——

「馬」恢復了本來的模樣，端的是一匹有異尋常，身價不凡的異種神駒！

足足有一盞茶的時間，「火眼」周江目不轉瞬的盯着牠瞧——

柱子上，只栓着這一匹馬，卻有兩個人在看。

除了周江以外，另外的那個人是「長興客棧」的小夥計蓋三，這件事多虧了蓋三的幫忙，偷偷的把馬由廐裏牽出來，這件事顯然還瞞着馬主，是以小夥計蓋三像作賊似的，顯得那麼緊張——

蓋三道：「怎麼樣？周爺，你老倒是說句話呀！」

周江還是不吭聲，他那雙火眼看上去更紅了，兩撇子緊緊擰着的眉毛時而展開時而又皺在了一塊，拿不準他心裏在盤算着什麼！

蓋三可是急了。

「我的爺——」他左右看了一眼，壓低了嗓子道：「你倒是快說呀，這位爺可是頂難說話，他要是知道我把他的馬偷牽出來，不要我的命才怪！」

「好馬！」

周江半天才說出一句話來，頭上那叢短髮像馬鬃也似的豎了起來！

憑着他在馬市場上混了三十年的經驗，憑着他那雙慣識名駒的火眼，這一次算是看上眞正好的貨色了。

蓋三怔了一下，緊張的追問：「這麼說，你眞的看上了？！——」他打量了一下，點着頭道：「我看來也是不離兒——周爺，你老打算出多少銀子？」

「是要看賣方開價了——」

「能值多少？一千兩——？」

「火眼」周江一笑，道：「馬主人是幹什麼的？」

「是——我也不大清楚。」

「他姓什麼？」

「姓……姓寇！這個姓還不常見！」

「多大年歲？」

「噢！」蓋三盤算着道：「年歲不大，二十來歲的一個小夥子！」

周江一怔道：「這麼年輕？」

接着他就笑了，在他想像裏年輕人總比上了數歲的人好說話！他盤算着這個生意八成兒是作成了。

小夥計蓋三兒道：「是個喪客！」

「怎麼說？」

「是個送喪的——帶着棺材來的，聽說是要到臯蘭，卻因爲怕屍體壞了，正在找『佛塔寺』的和尚，想法子處理——」

這倒是件新鮮的事兒！

「這麼說還是個孝子囉？」

「八成兒是吧！」蓋三擰着眉毛道：「人可是眞難說話，脾氣壞透了，由廟裏回來，就關在房子裏，像個大姑娘一樣，吃飯都得端到他房子裏去！」

「走！」周江說：「帶我瞧瞧他去！」

蓋三怔了一下道：「房子裏還擱着口棺材，多喪氣呀！」

周江一笑道：「有棺材才能發財——我都不忌諱你又怕個鳥？走，帶路！」

蓋三嘻嘻一笑，道：「周爺，這件事要是說成了……」

「媽的，財迷都轉了相了，事成了，還少得了你的一份嗎？——」

說着抬腿在蓋三屁股上踹了一腳，蓋三咧着嘴直笑，可就帶着周江，一逕的來到了後院的一個偏間。

講究的客人是不會住在這種房子的，小門窄面兒的，也難怪，帶着一口棺材到處都不受歡迎的，能有人收留住下，已經是很難得了。

門是關着的！

上面貼着一張白紙，寫着「喪不見客」四個字，墨跡未乾，像是剛剛貼上去的！

蓋三兒回頭向周江攤了一下手，道：「你看怎麼樣？」

「火眼」周江大咳嗽了一聲，上前「叭！叭！」在門上拍了兩下，大聲叫道：「寇爺在嗎？」

房裏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

「火眼」周江皺了一下眉，剛想舉手再拍，只聽得「唰！」一聲，房門忽然打開。

一個身着素袿，膀戴孝布的憔悴青年當門而立。

周江拱了一下手道：「這位是寇爺嗎？」

「是我——」孝服青年一雙眸子在周江身上轉着，很機警的道：「這位是——？」

「小姓周——周江！」

周江一面說一面打着躬，滿臉笑容的說道：「有件事要跟您寇爺討個商量——屋裏方便嗎？」

「只要周兄不忌諱，有何不可？」

說着姓寇的孝服青年遂即閃身讓開。

周江欠了一下身子，關照一旁的小夥計蓋三道：「你先去吧，好好照顧着寇爺的馬！」

蓋三答應了一聲，退身自去。

周江乃同着孝服青年進得房內！他剛一進門，可就着見了對面置在木架上的那個老大的黑漆棺材，供桌上陳着靈牌——

「先師，郭公之靈位」。

兩支白蠟燭咕突突吐冒着白光，照得這間房子裏一片淒慘，陰森森的怪怕人的！

孝服青年道了聲：「請坐！」遂即坐了下來！

「火眼」周江擠了一下他那雙火眼，正面打量着對方這個寇姓的青年——

奇人奇技

郭雄虎赤手揑玻璃

希華

新加坡的拳師有老有嫩，七十三歲的郭雄虎，他所玩的一套虎爪功，特別古怪，普通人看了必然大吃一驚，就算武林中人看見他做出這種表演，也覺得驚奇，自問無法辦得到，他從四十歲到七十多歲，在新加坡教授太祖拳，沒有人向他挑戰，就靠這種特別出色的虎爪功。

向來表演虎爪功的人，俱是用右手或左手的五隻指頭屈曲起來，使它變成虎爪之形然後向一塊硬板敲擊，如果那個人一爪打在木板上面，能夠使木塊裂開，甚至一寸寸的木頭飛開，已經是非常硬朗的了，更加厲害的虎爪功，可以一爪打下一張靠椅的椅坐上面，能夠把堅實的椅擊折，至於七十三高齡的郭雄虎，他所表演的虎爪功是另具一格的，先行叫助手把兩個啤酒瓶放在一起，用鐵鎚敲破，使它變成一塊塊的玻璃碎片，有些地方是非常銳利的，形如刀片，他赤手空拳，以虎手姿勢插入玻璃的碎片之下，把它攪了幾攪，又再手握住碎玻璃去揑斷它，使它更碎，又攪又扼，五分鐘之後，把盆中的玻璃碎片倒出來看看，已經沒有了尖口，好像一塊塊碎瓦，而且愈來愈細。

那時郭雄虎把雙手攤開，叫別人看看，只有很多紅痕，大概是他揑玻璃的時候過份使勁，給玻璃片壓着透出來的，手掌和手背都沒有嚴重的損傷，也沒有流血，那是眞功夫，再看他的手掌，不但堅實，而且掌心和掌背的皮特別厚，看來他是經常用手掌練武的了，不管他用掌打木，打瓦，抑或插沙包，總之，他手掌幾乎就像是眞的虎爪。

郭雄虎在新加坡教授太祖拳的時候，有過三次登門挑戰，他都是用這一招嚇到對方的，他一定要挑戰的人能夠像他那麼用手去攪爛兩隻敲破的啤酒瓶，然後落場交手。

結果，沒有一個人敢接受這種「反挑戰」，知難而退，故此他很平穩的活到七十多歲，仍然是個敎頭，近年因爲他的年事已高，更加沒有人挑戰了。

顯然的是過於疲累的一副模樣，亂髮不修，鬍碴子總有十來天沒有刮過了，那雙灼灼神采的眸子，大概是因爲過份傷心，睡不好的緣故，顯現出一脈紅絲。

然而這些卻也是不能掩飾住他原有的朗朗神采，可以看得出，是一個相當帥的小夥子。

「寇爺大名是——？」

「寇英傑！」

說了這句話，寇英傑一雙目光直直的向着「火眼」周江逼視了過來！

憑着他這些日子的歷練，他相信面前這個人不是「宇內十二令」的人，而且來人即便是身上有功夫，也有限得很，所以他大可以不必担心！

「老兄的來意請直說吧！在下孝服在身，不便多談！」

「是是——」周江乾咳了一聲道：「後天大賽馬的事，寇爺您大概是聽說了吧！」

寇英傑搖搖頭道：「沒有聽說！」

周江一怔，這麼天大的事，對方竟然會不知道！

「是這麼回事！」周江笑着說：「後天的賽馬會，可是秦州多少年來沒有過的盛舉了，各處來的馬上英雄，男男女女總有一百多人！怎麼寇爺，您老有興趣參加一份麼？」

寇英傑搖搖頭苦笑道：「想也沒想過——怎麼周老兄，你就是爲這件事來的麼？」

「不不……」

「火眼」周江搖着兩隻手道：「寇爺您會錯意了，是這麼回事，兄弟我是幹馬市的——寇爺大概也知道，幹我們這一行的可就憑着一雙看馬的眼，和一張要錢的嘴，一句話——馬杓上的蒼蠅，混飯吃！」

寇英傑不耐的道：「你有話直說吧！」

「好好！不敢，不敢！」周江抬着屁股道：「是這麼回事，兄弟現在正受人所託，要在馬會以前，收買一匹好馬！寇爺——您是知道，這年頭好馬難找啊！」

寇英傑冷笑了一聲道：「一句話，你是看上了我那匹黑水仙是吧？」

「黑……水仙？」周江睜大了眼道：「寇爺說的是張家口馬市上，懸一萬兩銀子身價收買的那匹上都馬王黑水仙？」

「不錯，就是這匹馬！」

「啊——老天！」

周江一副驚喜不置的樣子，兩隻火眼簡直都直了——

「是——是——就是這匹馬，寇爺——您老開個價吧，我給您一萬二……您大爺如果願意讓——」

「叭！」在胸脯上重重拍了一巴掌，周江站起來道：「這個價碼兒，包在了兄弟我的身上！」

寇英傑搖了搖頭，冷冷的道：「我沒說要賣！」

「寇爺您是嫌價碼還低——？沒關係！」周江還是不息的追問。

「老兄錯會意了——」寇英傑冷着臉站起來道：「要是爲這件事，我已表明了態度，我就不再多留你了！老兄你請吧！」

「火眼」周江一楞，趕忙上前道：「寇爺，您老可知道買主是誰嗎？是——」

寇英傑搖搖手道：「誰買都無所謂，我反正是不賣，周老哥，勞你白跑一趟，我不送你了！」

周江又是一怔，一個勁兒的，擠着那雙紅眼！

「寇爺——放着這麼好的一匹馬！不賣，不糟塌了嗎？」

「我倒認爲賣了才糟塌了！」

周江擠了一下眼睛道：「對方買家是西北第一富戶金……」

「我已經說過了，不賣！」寇英傑拱了一下手，苦笑了一聲，又接着說道：「對不起，你請回吧！」

就是再厚的臉皮也賴不住了！

「好吧——」

周江滿面遺憾的由位子上站了起來，還想再說什麼，寇英傑已代他把門拉開了！

「對不起老哥，不送你了！」

周江嘆了口氣，拱了一下手，這才步出房外！

他可是一臉的不自在，在馬市上混了這麼些年，還是第一次遇見這麼難說話的主子！

賣主不好說話，買主更不好說話！

這地方提起「金大王」郭白雲郭老先生來，也許還不盡人皆知，可是如果提起他老人家那位掌上明珠：千金小姐郭彩綾來，卻是盡人皆知，無人不曉！

其實郭彩綾的名聲更不如她的那個綽號「玉觀音」來得响亮！整個西北道上，提起「玉觀音」三個字來，大概不知道的人很少很少！

人們對於這位「玉觀音」郭小姐的感受不盡一致！有人愛她，有人怕她，也有人罵她，卻又有人敬重她！

愛她的美，怕她的狠，罵她的蠻不講理，敬她的行俠仗義！

這位有「皋蘭第一香」的郭大小姐，就是這麼一副樣兒！

她身兼「美」「狠」，卻又驕寵任性，講文嗎，她能詩詞歌賦，講武吧，整個西北道上，再也挑不出一個能是她對手的強人！講錢嗎，她老子是金大王，家裏面黃金如山！

請問，這樣的一個人，你把她如何得了？

話可又得說回來，所幸這位大小姐在任性之餘，還有那麼一顆慈善的好心，不時的幹些行俠仗義的事情，所以自從這位大小姐出道問世以來，這隴省半壁早已相安無事！盜賊不殲而自隱！

不論你是黑白兩道的人物，只要你敢在這位大小姐面前稱強鬥狠，那你可是找釘子碰！找倒楣！

你強她比你更強，你狠她比你更狠——

她就是這麼一個人！

女孩兒家大了，尤其是像她這種身懷武功的「俠女」，「家」是困不住她的！

「金大王」郭白雲在家的時候，她也許老實幾天，老人家前脚一走，她可就跟着鬧翻了天！

雖然上面她還有兩個師兄，可是這兩個人，性情却和她大不相合，自從二人各自分掌了東西兩處銀號買賣之後，師門裏的事可就不大過問了，也只有金大王在家的時候，常來問個好，討教一些武功，對於這個師妹，他們是一點法子也沒有！

不知道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大小姐忽然對騎馬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一連參加了兩次賽馬，接連奪了兩次大魁，她的馬癮可就越發的大了！

她是專程由「皋蘭」趕到「秦州」來參加賽馬的！

在「秦州」她的小厮「毛七」早就先行爲她備好了行館，香閨設在十面香光，松花遍野的城北郊外！——

那裏有「金大王」一個多年的故舊所購置的梅園，郭小姐就住在那裏面！

她來了總有七八天了！

像她這樣身份的人，永遠是人們注意的目標！

就在大小姐住在「梅園」的當天開始，消息已經不脛而走，原本就多彩多姿的賽馬大會，一下子變得更具瑰麗十色，光芒萬丈！

接連着馬市上又傳來了許多聳人視聽的消息——

郭大小姐的三度蒞臨，意圖奪魁的消息是其中之一！

別具趣味的傳說之一是盛京的養馬世家子——「卓小太歲」卓君明也來了！

人們對於「卓小太歲」的大名，是不會陌生的。

因爲這地方的十三處馬場，有十二處是他們卓家的分號，儼然也是富可敵國响叮噹的一個人物！

傳說中他騎術高，胯下的一匹「紫毛青」，是青海名種，有「八荒第一神駒」之稱！

卓小太歲這一次親自帶着他的這匹名駒到秦州來參加賽馬大會，不用說是存心想要跟「玉觀音」郭彩綾的那匹「火雷紅」別別瞄頭！

傳說似乎還多的是！

譬如說蒙古西郡王哈赤的愛女「丹魯絲」也來了，她的那匹愛馬「一朶雲」，也是久負盛名的名駒！

另外傳說陝北的「虬九」也來了！

「虬九」只是一個渾號，其本人姓「苗」，年紀輕輕的，留了一口繞腮的虬髯，又以他在義結金蘭「大九義」中排行第九，是以人稱「虬九」！

虬九也有一匹好馬——「快哉風」。

這麼多的人物，平素在江湖裏，只要出現一個，也够那般好奇的人談個不完，何況同時出現，那就更不得了！

這些日子，人們目迷五色，耳聽八方，要看的太多了，要聽的也太多了！

人人在談，人人在看！

關於這些人的小小一點風驚草動，就足以使萬目所注，萬口交談！

話再說回來，「火眼」周江所侍候的那位主子，正是那位美艷若仙，嬌嗔任性的；這裏面最不好說話的那位「玉觀音」郭大小姐！

× × ×

在「梅園」外觀望了半天，周江才翻身下馬！

郭小姐跟前當差的那個雜役小厮毛七，正由門裏面出來，一眼看見了他，直着眼說道：「那不是周爺嗎！你才來呀！來來……快進來吧！」

說着上前就拉！

周江陪着笑道：「別拉，別拉！大小姐起來沒有呀？」

「這都什麼時候了！」毛七說：「太陽都照着屁股了，還會沒起來，你快來吧，我正要找你去呢！」

周江陪着笑，一面用袖子拍打着身上的塵灰，心裏盤算着見面後的說詞！毛七却已迫不及待的拉着他進了香光四溢的梅園！

大小姐早起來了！

這時候她穿着藕色的對襟小夾襖，下身是一襲八幅風裙，一頭秀髮，隨便的向後面攏着，手裏拿着剪花的大剪子，正在剪着花枝！

她喜歡藤蘿花，紫紫的，一串一串的像葡萄也似的垂着，很久沒人整理過了，現在經過她的手，一番「去蕪存菁」之後，看上去越發的清新悅目！

秀秀的兩道蛾眉把着，眼睛是「靈魂之窗」，她的那雙眼睛看上去似乎特別有靈性，黑白分明！

高高的身材，細細的腰肢，「明眸」「皓齒」「玉膚」「酥項」交熾着一片美艷香光！

由於花的襯托，使人想到了「人面花光」四字成語，其實像她這般的美人兒，是無須任何物件來陪襯的！

人都有煩惱的時候，她也不例外！

尤其是像她這般的大姑娘，私下裏，那能會沒有一些背人的心事！

都說是女孩兒家大了，要爲着自己的終身大事盤算盤算了，她却很少想到這一方面。

在皋蘭的時候，多少個世家子弟上門提親，都叫她爹給回絕了，也從沒有一個能叫她看上眼的！

老人家是怎麼一個打算，旁人是無從測知，都說他老人家的眼界太高了，準是得那家的王孫公子，才能配得上他那個如花似玉的女兒，還有人猜測着這位姑娘可能是從小就定過婚了！

只有她知道這些都不是！

她知道爹的眼光高，那是不錯的，但絕不是看對方的錢財和身世——

她太瞭解她父親這個人了，自己的終身大事有他老人家去負責安排，自己實在是用不着操心！

早先，她曾經爲自己立下過一個心願，將來就算是爹給自己挑中的人，也得要自己先看着順眼才行，要不然寧可一輩子不嫁人，也絕不能委屈了自己！

這個念頭，到今天想起來，也還沒什麼改變！

只是，這麼多年下來，看遍了甘凉道上，居然就沒有一個年輕的人，能够合了自己心意的，爹也從來沒爲自己挑選過一個人！

今年都廿一歲了——

再過一個月，就該過廿一歲生日了！

老人家臨出門的時候，偸偸的把她叫過去，告訴她說他這一次出遠門，固然是照例的去金礦上收錢，但是却有兩件大事要去料理！

兩件大事之一，就是要爲自己找到一個襯心合意的人，還有一件事，他老人家却是沒有說！當時他老人家的表情很嚴肅，告訴她歸期在生日之前，交待完了馬上就走了！

在她記憶裏，從來還沒有一次這麼急切的盼望着爹回來……從來還沒有一次爹離開家這麼長的時間！

一面用剪子在剪着那些雜亂的花枝，腦子裏情不由己的可就在盤算着這些事——

這當口「火眼」周江同着毛七已經踏進了院子！

毛七老遠的呼了一聲大小姐——

大小姐停下了花剪，回過身子來，毛七同着周江一逕的來到了面前。

周江趕上來深深打了一躬道：「大小姐早啊！」

郭彩綾點點頭說道：「怎麼樣，到手了沒有？」

「火眼」周江苦笑着搖搖頭。

「怎麼回事？」郭小姐道：「沒見着馬主人？」

「怎麼沒見着？」周江冷笑道：「人家不賣！」

郭彩綾秀眉微顰着道：「是怎麼回事，你說清楚一點！」

周江怪遺憾的道：「馬主人姓寇，是個外鄉客，我是好說歹說，怎麼說他也是不賣！」

彩綾道：「那匹馬你看清楚了沒有？眞像你說的那麼好？」

周江嘆息着道：「不瞞大小姐妳說，我活了這麼大，像這麼好的馬，還是第一次見過，也許小姐妳聽說過，這匹馬，也就是張家口馬市上懸銀萬兩的那匹寶馬——黑水仙！」

郭彩綾頓時一怔，「黑水仙」這個名字她可是聽說過，往昔「金大王」郭白雲每一次收取礦金回來的時候，總會提起這匹馬，她當然

不會陌生！

郭白雲曾經不止一次的答應過女兒，一定要把這匹馬想法子買到手裏送給她——

現在她猝然聽見了這匹馬的消息，內心眞有說不出的興奮，情不自禁的露出了笑靨！

「眞的是這匹馬？你沒認錯？」

「那還錯得了？是馬主人親口說的！」

郭彩綾點了一下頭道：「要眞是這匹馬，我要定了！」

周江手背拍着手心道：「我的小姐，人家不賣呀！總不能硬搶呀！」

彩綾冷笑道：「那就多給他錢——你去跟馬主人說，人家出一萬，我出一萬二，再不賣就出他兩萬，反正這匹馬我是要定了！」

周江重重的嘆口氣，搖着頭道：「這不是錢的問題，那小子就是一句話——不賣！」

「他是幹什麼的？」

周江苦笑道：「是個送喪的孝子，還帶着一口棺材，看樣子像沒什麼錢，他是幹什麼的，我也不知道。」

彩綾「哼」了一聲道：「你跟他說了是我要買沒有？」

周江嘆道：「他那得容我說呀，我說什麼，他根本聽都不聽。」

彩綾挑了一下細長的眉毛，道：「這人姓什麼來着？」

「姓寇，」周江道：「他就住在長興客棧裏。」

彩綾扭過臉看着毛七道：「把我的馬牽出來，跟我出去一趟。」

毛七答應了一聲，匆匆到馬廐裏去套馬！

周江一怔道：「怎麼，小姐，妳……？」

彩綾一笑道：「你也一塊去，這匹馬，我是要定了！」

說着把剪子往地上一丟，就回房去了！

× × ×

送走了「白塔寺」的老和尚，寇英傑的一顆心才算安定了下來！

老和尚不知道在屍身上搽了一種什麼藥汁，說是防腐的，然後用浸過藥汁的白布條，上上下下的把屍體包裹起來，又在靈棺前念了一陣子經，燒了些紙，告訴寇英傑說這樣一來，屍體可保三月不壞！

寇英傑布施了十兩紋銀，千恩萬謝的送走了他，他才算了却了一樁心事！

他打算休息半日，明天一早起程，算計着頂多再有五天的行程，就可到達臯蘭！

到了臯蘭，見着了郭白雲的女兒和徒弟，把屍體送到，他的心才算能眞正的安定下來，往後的事情與及自己的去留，現在也不能預料，只得走一步說一步了！

呆呆的看着面前的那口黑漆棺材，他的心如同冰也似的寒冷，靈前白燭的火焰子搖曳着，照着他那張清癯憔悴的臉，一路的雨露風霜，他看上去的確瘦多了！

每當他看見這口棺木，總會令他想到棺中那個慈祥的老人——他永不能忘懷的恩師。他就會有一種說不出的內心痛疚！

然後他總會回憶着老人對他所說過的每一句話，每一句都似一根尖銳的鋼針刺着他，使他片刻也不得鬆懈，當眞是「痛定思痛」；然而「痛何爲哉」？

房外有人在搥着門——

蓋三兒的聲音讓道：「寇先生開門——開門……」

他沒精打彩的站起來開了門，只看了一眼，就想把門關上，却被那個人——「周江」用力的攀着——

「寇爺——你先慢着關門，有人來看你來了！」

周江嬉皮笑臉的邁進一條腿來，一面抱拳施禮！

寇英傑怒聲道：「我早上已經跟你說過了，不賣；你怎麼……」

周江擺着手笑道：「賣不賣是寇爺你的事，不過買主兒可是親自來了，在前院候着你，要見見你！」

寇英傑道：「我不想見客，你去跟他說！恁他出多少錢，這匹馬我也是不賣——」

說完他就又要關門！

周江用身子抵着，嘿嘿一笑道：「寇爺，你用這兩句話打發我可以，可是我要用這兩句話打發買主兒，可準保挨揍——對不起，還是勞你駕去見她本人說去吧。」

寇英傑眞想給他一掌，獨自個咬着牙發了一陣子恨，却又無可奈何的嘆息一聲道：「好吧，我就跟你見他去！」

小夥計蓋三兒忙代他鎖上了門！

周江比着手式道：「請！請！」

寇英傑同着他穿過了後院，過了二道門的四合院，直往前堂步入！

比較起來，前堂房舍寬廣整潔，不同于後面院子的矮小雜亂，這裏住的客人都是些講究排場的體面人。

寇英傑一踏入這層院子，頓時發覺到院子裏擠滿了人，大夥就像是趕廟會似的聚在一塊兒談論着什麼，人人臉上充滿了激動，滿臉飛金！由各人那種傾慕，欣喜的表情上判來，儼然是來了什麼大人物似的！

大家夥裏三層，外三層，把這片院子圍得滿滿的！

「火眼」周江分着衆人道：「勞駕，勞駕，馬主人來了！」

這一聲「馬主人」果然有效，圍站的人羣，頓時空出了一條道路，所有的目光，俱都改向寇英傑臉上集中過來！

寇英傑目睹這般，這種舉止，大非尋常，大是驚訝！

可是，這團疑念，在他方一步入人叢，立刻就得到了答案！敢情人們所爭看的竟是一匹馬！

黑水仙！

這匹馬想係經過一番特別的洗潔修飾，遍體油光水亮，墨光如緞的黑色壯軀間，襯着牠頸項間那圈細細的銀毛，當眞是別具神威，駿極了！

似乎有人特別的痛愛牠，在牠身上加覆着一件紅緞夾披——這是養馬家對於寵騎眷愛的作風。

「黑水仙」似乎不習慣這種場面，不停的就地打着圈圈，忽然發覺寇英傑，長嘶一聲，更加的不安寧起來！

目睹着這般情景，寇英傑不禁陡地無名火起，倏地轉過身來，當胸一把抓住了「火眼」周江的胸衣！

「姓周的，這是怎麼回事！」

「嗳唷……」周江怪聲叫着，連連搖手，顫聲叫道：「這……不關我的事……寇爺，你放手……快放手。」

原來寇英傑怒火攻心之下，手上力道大增，幾乎把周江當胸的一片皮肉抓落下來，是以周江才會這般殺豬樣的怪叫起來！

寇英傑冷笑道：「我已再三告訴你不賣，爲什麼一再尋事欺人？莫非欺我寇某人是個外鄉客不成？」

言罷，更加火起，陡地把周江舉起當空，一下子摔了出去！

四週衆人俱都發出了一聲驚呼！

這一下眞要是摔落下來，周江即使不死，也够他在牀上躺幾個月的！

大概是命不該死！

就在衆人齊聲驚叫的一剎間，正面的這扇空花隔門陡地敞了開來，一條倩影，捷如電閃星馳般的由堂屋內閃身而出！

包括寇英傑在內，幾乎都沒有看清楚來人是誰？

總之，來人那種身法，端的是太也離奇巧快，稱得上「翩若驚鴻」，飛身，落地，接人，雖是三個不同的動作，在她施展起來，却幾乎像是一個動作！

就在「火眼」周江整個身子眼看着已摔落地面，距離不過數吋的當兒，倏地爲這個人探手接住！

「火眼」周江早已嚇出了一聲冷汗，再看面前人，才算是鬆了口氣兒！

四下裏各人，看到這裏，俱都由不住爆雷般的叫了一聲好兒！

來人——好標緻的一個大姑娘！

玉般的肌膚，花樣的年華！

四下裏各人，包括場子裏正在忿怒頭上的寇英傑在內，俱都爲眼前的人的奇色絕姿所傾倒，只覺得眼睛爲之一亮！

面前佳人，玉手叉腰，杏目斜睨，滿臉嬌嗔的打量着寇英傑，看上去大是不欲干休的模樣！

長長的一頭秀髮，披散着，墨般的黑，雲般的柔，在頂頭上多加了一道串有明珠的髮箍，更增奇麗，是以那露出的半面香腮，襯在粉酥如玉的頸項裏，就顯出一種嫵媚，涵蓄着萬縷柔情！

「明眸」「皓齒」「粉頰」「香肩」「細腰」「豐臀」……簡直無處不美，無處不俏，端的是上天刻意加工，造就出來的美人胚子！

她只是那樣斜睨着——

眉梢兒吊起的眼角，更似有風情萬種，却又流露着冷澈肌骨的冷焰寒光，果眞你要把她當成了一個取媚於人的淫娃蕩女，那可就大錯特錯了！

美是美到了極點，冷也冷到了家！

緊隨着適才衆人的一聲爆喝叫好之後，全場倏地變爲鴉雀無聲。

人人睜大了眼睛，張圓了嘴——

所有的注意力，由於這個少女的忽然出現，全部都集中在她一個人身上，彷彿全身的血脈，一下子都爲之凝結了。

這塞外邊城，竟然孕育有如此玉樹奇葩，却是大大出乎寇英傑意料之外。

然而，他絕非好色之人，在甫一驚震之後，立刻也就趨於正常，忙自把眼睛轉向一旁。

人羣裏忽然有人叫出了「玉觀音」三個字，一時衆聲雷鳴，紛紛歡呼了起來。

來人——那個綺年玉貌的少女，臉上微微顯出了幾分不自在，却把那雙澄波眸子轉向驚立一隅的客棧主人，微微點了點頭！

棧主人劉掌櫃的趕忙哈着腰跑過去，一副受寵若驚的趨前請示。

「玉觀音」小聲的說了幾句！

劉掌櫃的立刻四下抱拳道：「各位客官請轉回自己客房，玉小姐有點小事要和這位寇先生取個商量，各位請回，請回，對不起，對不起！」

「火眼」周江與毛七也冲着四下作揖，四週的人才不大情願的散開了。

大家既然知道面前這個絕色佳人是「玉觀音」，自然也就聯想到這位小姐的種種不近人情的作風，一個惹火了她可是不得了，雖說一雙眼睛硬是捨不得，那雙脚却又禁不住不得不移動。

三三兩兩的相繼離開，轉瞬間走個一空！

院子裏只剩下幾個人！

寇英傑、周江、毛七、劉掌櫃的，以及玉觀音本人！

寇英傑不大自然的又把眼睛移向面前的玉觀音——這一眼不僅僅是爲了好奇，却是有一種莫明奇妙的感觸！

他忽然發覺到對方那張臉好熟——好像在那裏見過似的，可是一經注目之後，却又似完全陌生！

也就因爲這一眼的緣故，使得面前這位驕寵任性的玉觀音粉頰上罩起了一片薄怒！

她那張幾乎已經平消下怒火的臉上，忽然再次的昇起了一片紅潮，陡地揚起右手，一掌劈了過來！

寇英傑自從此女甫一現身的當兒，早已意識到對方的蠻不講理，也就防着了她會有此一手。

是以就在她方欲抬腕的一剎那，即迅速的向一邊閃身避開，耳邊上只聽得一股疾風掠過，似乎銳猛之極！

玉觀音一擊不中，那隻遞出一半的纖纖玉手倏地向後一收，發出的掌力硬生生的又收了回來。

一收，一發，顯然高明之至。

寇英傑暗吃一驚，這才知道發出的掌力，竟然也是可以收回來的，却又是他見聞不及！

姑娘一擊不中，怒氣反倒消了不少。

她打量着寇英傑，說道：「你就是那個姓寇的？」

寇英傑冷笑道：「我是姓寇——不勞姑娘動問！」

玉觀音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我知道你大概練過幾天功夫——不過，哼……」

寇英傑道：「是姑娘要見我？」

玉觀音那雙剪水瞳子，略略的在他身上逗留了一下，掃向一邊，道：「周江，把我來的意思告訴他！」

「火眼」周江應了一聲，嘻嘻一笑，抖着兩隻袖子上前道：「寇爺，你又何必明知故問呢！」

寇英傑目睹着對方少女這般的傲氣，不禁心裏有氣，再見周江那副嘴臉，更不禁怒火中燒，然而轉念一想，自己一個行走在外的人，身上還戴着孝，還是不宜多惹事的好，想到這裏強自把一口怒氣吞在肚子裏。

周江見狀一笑道：「寇爺，玉小姐看上了你的這匹馬，可是你的造化，當着玉小姐的面，你就開個價碼吧！」

寇英傑冷冷一笑，道：「這匹馬是我千辛萬苦，親手所擒捉馴服的，我並沒有出賣的意思，請轉告這位小姐一下，就說我寇某人不識抬擧！」

周江怔了一下，轉臉看向一旁的玉觀音。

寇英傑遂即轉身，待向他那匹愛馬黑水仙面前走去——

驀地那位玉小姐叱了聲：「慢着。」

寇英傑站住脚步，並沒有回過身子來！

「你到底要多錢？」玉小姐冷笑着說：「不要緊，你報個價兒吧！」

「也許姑娘妳還沒聽清楚，」寇英傑冷冷的道：「這匹馬我不賣！」

「我給你兩萬兩銀子！怎麼樣？」

「對不起——玉小姐——」

「你不要再說了。」大小姐轉向一旁的跟班小廝毛七道：「我要你帶的東西呢？」

毛七答應着道：「在。」雙手送上一個四角包着白銅的黑漆木匣子！

「打開！」

「是……」毛七答應着，遂即把匣子打開，在場各人，除了寇英傑以外，各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個匣子裏。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怒馬香車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司介侯以杜少恆、江濤、多梅已失利用價値，決釋放他們，在他們離去前，却仍帶領他們前往北邙，一睹他與石瑤姑的約鬥，期屆，石瑤姑隻身赴約，司介侯首命雪山四老出戰，企圖消耗石瑤姑眞力，雪山四老失敗後，司介侯正欲親自落場，軍師百里軒突献議由巫山三邪出戰，司介侯領首退立一旁，巫山三邪單得功揮長達丈許的鐵錢蛇正欲一逞威風，老二刁振及老三哈雷，爭欲領先一鬥石瑤姑，單得功邪笑阻止，說是他們手中兵刄太霸道，若傷着美人兒豈非大煞風景，刁振反駁鐵錢蛇也並不斯文——

雙肩膺重任　携手鬥龍潭

單得功道：「但我的小鐵兒如果傷了她，最多只造成針頭大的傷口，一服解藥，就可以完整無損……」

沉思了少頃的石瑤姑，冷笑一聲道：「鼠輩們，你們三個一齊上吧！」

單得功笑道：「我們不是『雪山四老』，沒這個規矩，而且，請恕我不客氣的說，妳石車主也還沒這一份榮幸。」

「那麼，你認爲，要誰才有這一份要你們三人聯手的榮幸呢？」

「這個麼，妳知我知，咱們心照不宣。」

一頓話鋒，又立卽沉聲接道：「石車主，在下可要得罪妳啦！」

話出招隨，隨手一揮，那條鐵錢蛇，筆直地向石瑤姑前胸射來。

石瑤姑沉穩如泰山地，紋風不動，只是手中長劍朝着鐵錢蛇的七寸處橫劍一撩。

打蛇打在七寸上，這是最正確的打法。

鐵錢蛇雖然是皮質堅韌，卽使是一般寶刄，也傷害不了牠，但七寸也還是牠的最脆弱之處。

以石瑤姑的功力之深，這凝足眞力的一劍橫撩，是何等威勢，如經擊中，卽使是一條鋼鍊，也難免受損傷。

但單得功手中的鐵錢蛇，是通靈異種，深明利害，兼以平常受過牠主人的特別調教，幾乎已能與單得功的心意相通。

因此，不等單得功有甚麼指示，牠的身子猛然一個折轉，不但避過了石瑤姑的一擊之勢，反而就着折轉之勢，向石瑤姑持劍的手腕上咬來。

像這情形，如非是石瑤姑身法靈敏，閃避及時，幾乎在第一招上，就着了對方的道兒。

饒是如此，那條鐵錢蛇兒，仍然是如影隨形地，「呼」地一聲「跟踪」進擊。

石瑤姑連回頭的機會都沒有，憑着聽風辨位的功夫，反手一撩，身形也向右閃避。

這一閃避，可眞是絕透了！

因爲，那身形一折的鐵錢蛇的頭部，正好迎着她的前胸疾射過來。

石瑤姑沒有思攷的餘地，左手凌空一點，以險煞人的距離，將鐵錢蛇點得「吱」地一聲，盪了開去……

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奇特惡鬥。

由於鐵錢蛇是通靈異種，具有靈性，在單得功那特殊身法和手法配合之下，牠不但能自

已趨吉避凶，也能自己找機會攻擊敵人。

因此，石瑤姑面對此等對手，一切的奇招異式，都失了效用，而不得不憑着超人的機智，和靈活的身手去應付。

尤其是那鐵錢蛇長達丈二以上，加上單得功手臂的長度，幾乎比她的長劍長過三倍以上，因而迫得她，只好在外圍圈圈地打轉，而失去了主動。

當然，石瑤姑是落了下風。

單得功得意地邪笑道：「瑤姑，沉住氣，慢慢就會進入佳境了……」

石瑤姑顯然是在籌思破敵良策，對對方那語意雙關的下流話，根本不予理會。

單得功又得寸進尺地，邪笑道：「瑤姑，在下這玩藝兒，開始時有點格格不入，但却有如倒啖甘蔗，越吃越甜，妳且慢慢享用吧！」

單得功的話是越來越不像話了，但石瑤姑仍然是充耳未聞似地，只是在騰挪閃避着。

單得功得意忘形之下，禁不住邪笑道：「腰肢兒扭得眞靈活，這一套功夫，要是換到床上去，那才是够人消受哩！」

司介侯旁觀者清，他已看出石瑤姑必然會有殺手施出，因而揚聲喝道：「單供奉不可輕敵！」

單得功哈哈大笑道：「太上請放寬心，煮熟了的鴨子，絕對飛不走……」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單得功的話沒說完，雙方都已不約而同地，同時施出殺手。

那鐵錢蛇向石瑤姑迎面噴出一股淡綠色的毒氣，石瑤姑却向那鐵錢蛇噴出一股橘紅色的火焰。

毒氣是那鐵錢蛇集數百年修爲的劇毒。

那火焰却是石瑤姑性命交修的本身三昧眞火。

在單得功的本意，是想利用鐵錢蛇的劇毒，先將對方噴倒，就大功告成了。

在石瑤姑的想法，那鐵錢蛇刀槍不入，拳掌難傷，但却敵不過她本身性命交修成的三昧眞火，只要毀去這條鐵錢蛇，單得功的威力，至少可減去一半，她就可以從容收拾了。

雙方打的都是如意算盤。

雙方的殺手，也是同時發動。

當然！雙方也都深深地明白對方的厲害。

因此，雙方的殺手一經施展，却又不約而同地，同時暴退五丈之外。

單得功檢查了一下他的寶貝蛇兒並未受傷之後，才目注石瑤姑淡然一笑道：「石瑤姑，我低估了妳的功力。」

石瑤姑徐抬左腕一掠鬢邊散亂的青絲，嬌笑一聲道：「現在重新評估，還不算遲。」

單得功邪笑道：「不遲，不遲，咱們可以重整旗鼓，再拚上五百回合。」

一頓話鋒，緊接着沉聲喝道：「老二，老三，別閑着，咱們一齊活動活動。」

「遵命……」

狂笑聲中，刁振、哈雷二人，已採犄角之勢，向石瑤姑徐徐逼近。

這所謂「苗嶺三邪」，本來還算不上當代武林中的頂尖兒人物，但由於他們身任天一門客卿地位的供奉之職，所使兵刄又頗爲邪門。

同時，由於他們自告奮勇，强行出頭時，司介侯還說過他們還不到出場的時候的話。

面對俠義道方面，目前的領袖人物石瑤姑，居然還說不到出場的時候，則這三邪的任務不難想見，那必然是用以對付可能仍然健在的，白雲山莊中的老一輩人物的主要助手之一。

也不難想見，這並不算頂尖兒人物的「苗嶺三邪」，必然有過甚麼不爲外人所知的奇遇，各自練成了甚麼驚人的絕藝。

而事實上也已經證明，方才那一場惡鬥中，單得功所表現的功力，絕不在石瑤姑之下。

三邪中的一個，已經和石瑤姑打成平手，如今三邪要聯手對付石瑤姑，則其後果之嚴重，已不難想見。

因此，這一情況的變化，使得遠在十丈之外觀戰的杜少恆與多梅二人，也爲之心頭一震地，蹙緊了眉頭。

這眞是應了一句俗話——皇帝不急急了太監。

因爲，當事人的石瑤姑，却表現得一派安詳地，淡然一笑道：「早點兒三個聯手，那不是省事得多嗎！」

一聲「嘩啦」和「嗆」地一聲震響，哈雷、刁振二人已擊打着他們自己的邪門兵刄在示威。

同時，單得功也在以一粒甚麼藥丸餵向他那鐵錢蛇的口中，一面笑道：「小鐵兒，多賣點氣力，待會還有更好的獎賞。」

三個人以鼎足之勢，取八尺距離，將石瑤姑圍在核心，單得功並含笑說道：「石車主，準備好了吧？」

石瑤姑冷哼一聲道：「有甚麼伎倆，儘管施展！」

單得功邪笑道：「好！咱們兄弟，一定伺候得妳舒舒服服的……」

幾乎是在單得功說話的同時，一縷清越簫音，也隨之遙遙地傳來。

不！其實，現場中的每一個人，都覺得那簫音，就在自己的耳畔發出。但却誰也不知其所自來。

簫音於清越中，有着無限的淒涼意味，像是巫峽猿啼，也像是孀婦夜泣，令人忍不住地，鼻酸心碎，想要爲之一掬同情之淚。

因此，這奇異的簫音一起，首先臉色大變的是司介侯和「苗嶺三邪」等四人。

而最先受到影響的，却是單得功手中的通靈異種鐵錢蛇兒，像喝醉了酒一樣，懶洋洋地，纏回牠主人的手臂上，一動也不動了。

司介侯臉色一變之下，目注石瑤姑沉聲問道：「石車主，那是誰？」

「不知道，」石瑤姑仰首遙注那灰暗的夜空，對環伺在她週圍的三個强敵，視若無覩。

「其實，妳不說，老夫也知道是誰。」司介侯冷笑着。

「那又何必明知故問！」

單得功扭頭問道：「太上，您以爲那人是誰？」

「自然是白雲山莊中的老不死。」

「白雲山莊漏網的老不死，一共是四個，太上以爲目前這一個是——？」

「總在古紹裘夫婦與李哲元夫婦這四個人的範圍之內。」

石瑤姑插口冷笑道：「你眞够聰明！」

這時，那奇異的簫音，戛然而止。

現場中，那劍拔弩張的局勢，早已無形中鬆弛下來！

目前，那本來佔有絕對優勢的天一門羣魔，已經是鬥志盡消地，顯得沒精打彩。

同時，杜少恆，多梅二人也忽然神秘失踪了。

由於那神秘簫音的吸引力太大，杜少恆，多梅二人的失踪，使那跟他們站在一起，近在咫尺的百里軒，居然也不曾察覺到。

等到百里軒發覺時，禁不住駭然驚呼道：「太上，不好啦……」

司介侯怒聲叱問：「何事大驚小怪的！」

百里軒訥訥地道：「啓稟太上，杜少恆，多梅二人，忽然不見了！」

司介侯一怔道：「忽然不見，難道他們會使五行遁法不成！」

百里軒苦笑道：「太上，事實是這樣，屬下但覺眼前一花，兩個人就不見了。」

百里軒爲了避免受到申斥，不得不信口胡言。

但司介侯並不糊塗，沉叱一聲，道：「少廢話！」

「是是……」

「好在那兩位，都已是自由之身，走了也就算了。」

「多謝太上……」

「方才，你的建議，安排好了嗎？」

「啓稟太上，巳經安排好了。」

司介侯却忽然揮手說道：「現在不用了，叫他們先行撤退！」

百里軒殊感失望地，訝問道：「太上，那是爲甚麼？」

「我怎麼說，你就怎麼做！」

「是！」

百里軒碰了一個軟釘子，躬身退走後，一直在冷眼旁觀的石瑤姑才嬌笑一聲道：「太上，好戲才開始，怎麼首先打起退堂鼓來？」

司介侯冷笑道：「妳少得意……」

石瑤姑截口接道：「到目前爲止，我還不曾有過一件得意的事，這些，且不去說他，咱們言歸正傳。」

「說吧！」

「第一，你手下那些女娃兒，一個時辰之後，會自行甦醒，可千萬別自作聰明，去撥弄她們。」

「老夫知道！」

「第二，半個月之後，本車主必然赴貴門總舵，作一了斷，謹此先行奉聞！」

「老夫屆時在總舵恭候。」

「本車主言盡於此，告辭。」

忽然，一個洪烈語聲沉聲喝道：「慢着，老夫有話說……」

語聲起自百丈之外，但最後那個「說」字，却顯然是在十丈之外說出。

石瑤姑心中一凜，但外表上却是泰然自若地問道：「你是誰？」

「妳不配問！」仍然是聞聲不見人。

「本車主恕不奉陪……」話聲中，人巳長身而起，向山下飛身疾射——

「那妳可莫怪老夫以大欺小……」一道人影，有如長虹經天似地，向石瑤姑截擊。

但當兩道人影將要接近之際，只見一點寒星，有如電掣星飛似地，向那道橫裏截擊的人影，疾射而來。

「打！」

這一聲「打」，是那一點寒星出手之後才發出。

而且話聲嬌稚，想必是出自一位最多只有十來歲的女孩之口。

可是，可別瞧是一個小女孩所發出的暗器，那個向石瑤姑橫裏截擊的人，却顯得很忌憚地，不敢輕攖銳鋒，而被迫得凌空一個觔斗，倒飛丈外。

也就是這剎那間的緩衝，石瑤姑的身形，巳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

那個橫裏截擊的人，也巳經飄落司介侯身旁。

只見司介侯一面向那人施禮，一面訝問道：「老爺子怎麼啓關了？」

那是一個紅光滿面，鬚髮如銀，眉長盈寸的葛衫老人。

他，神情冷肅，輕輕一嘆道：「我們這些老不死不啓關，你撐得住嗎！」

這時，「苗嶺三邪」、「雪山四老」等人，也圍了上來，一齊躬身施禮道：「參見老爺子。」

「罷了！」葛衫老人揮手喝道：「這是甚麼時候，還來這一套俗禮！」

司介侯接問道：「那麼，家父也巳經啓關了？」

「唔……」

「他老人家怎麼沒來？」

「他還有些事情，要準備一下。」葛衫老人顯得有點心神不定地漫應着。

覃得功注目問道：「老爺子，方才，那個女娃使的是——」

葛衫老人道：「那是武林中失傳巳久的『冰魄神珠』……」

只聽「咭」地一聲嬌笑道：「不……現在，它暫時叫作打狗石。」

對這種足够氣炸肚皮的話，葛衫老人居然毫不以爲忤地，反而笑問道：「小娃兒，妳是不是姓李？」

「咦！你很聰明啊……」

「妳是李哲元的重孫女？」

「我太公說，叫我不要告訴你……」

這可眞是孩子話！

因此，那些老魔頭們，一個個禁不住「噗哧」出聲。

那嬌稚語聲怒聲叱道：「你們有甚麼好笑的！」

葛衫老人揚聲說道：「李哲元，別叫一個女娃兒出來充場面，站出來，咱們面對面地談談。」

那嬌稚語聲道：「詹恨天，我太公說，他老人家巳不過問江湖是非，更不想見你……」

由語聲中可以聽出，這爺兒倆巳於說話當中，飛身疾射而去。

原來這位葛衫老人，就是鼎鼎大名的詹老怪詹恨天。

而那位以一曲簫音替石瑤姑解危的，却是早巳高蹈遠引，樂享林泉的白雲山莊中四老之一的李哲元。

李哲元除了牛刀小試地，吹過一曲瓦解對方鬥志的簫音之外，不但不曾露面，甚至連話也不曾說過一句，僅僅示意他的重孫女，說過幾句使得詹恨天爲之啼笑皆非的話。

如果受到這種漠視的，不是詹恨天而換上另一個任何人，都是沒法忍受的。

但詹恨天的情形則不同，他本來就是白雲山莊的侍僮，彼此地位懸殊了，何況，他與司家父子那種逆倫犯上的行動，也是爲一般人所不恥的。

所以，他並未因李哲元的過於漠視他而氣憤，只是精目溜轉地，在沉思着。

倒是司介侯禁不住冷哼一聲：「這老賊，果然還沒死！」

站在他身旁的劍兒嬌笑道：「太上，你罵他爲老賊，未免太過份了吧！」

「怎麼會過份。」司介侯憤然接道：「俗語說得好，老而不死是爲賊，那老賊巳經是百歲以上的人了，不但是老賊，而且可算是老妖怪哩！」

他的話是順口溜出，却忽略了面前的詹恨天也是「老賊」階級的人了。

詹恨天當然不便因此而發作，只是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道：「少說點廢話，行不行？」

司介侯這才訕然一笑道：「是是……老爺子。」

話鋒略爲一頓，又輕嘆着接道：「老爺子，我現在明白了，我那些女劍士，也必然是李哲元在暗中弄的手脚。」

受了一次「教訓」，司介侯巳將他口中的「老賊」二字收將起來了。

「但願如此。」詹恨天冷然接道：「如果石瑤姑巳具有此等功力，那我們的武林霸業！

還得大費週章哩！」

擧手一揮，沉聲喝道：「咱們走！」

司介侯連忙接道：「老爺子，請等一等，我還有事情請敎。」

「有話就快點說。」

「是！老爺子，方才，李家那個小丫頭使的『冰魄神珠』，究竟是甚麼玩藝？」

詹恨天苦笑了一下，說道：「問得好，借這機會，順便告訴你們也好，免得以後遇上時上當。」

略爲一頓話鋒，才輕嘆着接道：「這『冰魄神珠』，是與量天尺同時期的武林異寶之一，如經使用者以本身眞力激發，其森寒之氣，足能使一個活生生的人，於頃刻間成爲一具凍屍。」

司介侯接問道：「還有別的作用嗎？」

「當然有，如果當作暗器使用時，珠發無聲，無堅不摧，如被擊中，一身眞力，立告消失。」

「不能用兵刃格拒嗎？」

「不可以，一般兵刃，當之立毀。」

「這可眞有點邪門。」

「這是天山絕頂萬載寒冰中的冰蚌所孕育而成，一共是兩顆……」

「如果兩顆『冰魄神珠』都到了李家，那才不好辦哩！」

「僅僅是這一顆，也够我們頭痛的啦！」

「難道沒有甚麼可以破解？」

「到目前爲止，我所知道的辦法，只有閃避。」詹恨天長嘆一聲道：「看來，上蒼好像有意跟我們過不去，巳經有好幾個甲子未曾出現江湖的『冰魄神珠』，偏偏在這個時候重現江湖。」

司介侯笑道：「老爺子，請別過慮，那不一定就是傳說中的『冰魄神珠』。」

「絕對錯不了，我雖然沒見過那『冰魄神珠』，僅憑我方才所感覺到的那股森寒至極的寒意，我就斷定不會錯。何況，事實上，方才那小丫頭，也等於是巳經承認了。」

百里軒插口道：「對了，方才我看得很清楚，那『冰魄神珠』一擊不中之後，又立即自動退了回去，難道說，它巳成了通靈的精怪不成？」

詹恨天道：「那倒不至於。」

「那麼，它怎會自己退回去的？」

「那可能巳繫上具有伸縮性的甚麼千年冰蠶絲一類的繩子。」

「只要它不是精怪，我們可以設法將它刼奪過來。」

「眞是談何容易。」詹恨天再度擧手一揮，道：「走吧……」

× × ×

當天一門的羣魔們在檢討研商的同時，北邙山南麓的另一隱蔽處，却有兩個有如泥塑木雕似的人，挺立在夜風中，默然互視着。

那是本書中的男女主角——杜少恆與石瑤姑。

是的，以他們兩人的際遇而言，刼後重逢之下，的確是千言萬語，不知應由何處說起才好。

半晌，杜少恆才訥訥地說道：「瑤姑，我……我實在對不起妳……」

石瑤姑幽幽地一嘆道：「過去的，不必再提了。」

「瑤姑……」

「不！叫我車主。」

杜少恆滿臉痛苦神色地：「瑤姑，妳這麼忍心……」

石瑤姑俏臉一沉道：「叫我車主，這是命令！」

「是！」他苦笑着。

「如果不是李太公的命令，我還沒打算見你。」

「那妳準備要等到甚麼時候，才肯正式見我？」

「原先，我準備等這一次大刼平定後。」

「……」他仍然只有苦笑的份兒。

「方才，李太公所說的話，你都巳經記住了？」

「是的。」

「上蒼對你杜少恆，似乎是特別優惠，年輕時，享盡了風流艷福，中年以後，更是連武功也是在溫柔鄉中，逍遙自在地獲得的。」

「這……我得特別感謝妳的安排。」

「不用謝我，這些都是李太公的安排。」

「啊！」

「你的福緣，的確是特別深厚，方才，李太公也居然親自傳你三式絕招。」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你明白我的話意嗎？」

「我還沒弄明白！」

「那我可以告訴你，李太公和古太公等四位老人家，巳經是神仙中人，一般人連見他們一面，也不可能，而你却能親聆李太公的敎益，這不是異數嗎！」

「有道理……」杜少恆點首接問道：「這次重履紅塵的，只有李太公一位？」

「還有他老人家的重孫女惠姑，但他們都不會直接參與這一場殺刼。」

「瑤……車主，我可以請敎幾項疑問嗎？」疏神之下，他的「瑤姑」二字，幾乎又脫口而出。

「你問吧！」

「車主的武功是，獲自文眞眞所携的秘笈嗎？」

石瑤姑點首道：「不錯，但却經過李太公的特別指點。」

「啊！那麼，車主與文眞眞又是怎麼會合的？」

「也是李太公在暗中指點，連眞眞與于大娘的逃出虎口，也是李太公在暗中協助的，要不然，她們怎會那麼容易逃出來。」

「李太公他們對無雙大俠等人不予營救，果然只是爲了刼數的原因？」

「不錯，在刼難逃，人不能逆天，如果要逆天行事，則所受必然更慘。」

「……」杜少恆長長地嘆了一聲。

石瑤姑神色一整道：「杜大俠，請記着，眞眞生母文素文的生命，如果不能設法保全，你也就毋須再見我了！」

一聲「杜大俠」，使得杜少恆的心中，有如被鋼刀扎了一下。

但由於責任的艱鉅，使他沒法計較這些，只是苦笑着點點頭道：「我知道！」

「知道就好——小雲，過來。」

「是！」十多丈外，一道人影，應聲飛射當場。

那是湯紫雲的徒弟白小雲，也是石瑤姑那「香車四小」中露面最少的一個。

目前的白小雲，完全是女兒的本來面目，身裁修長，眉目姣好，雖然趕不上文眞眞的天姿國色，却也算是一位難得一見的美人兒。

她，向着石瑤姑恭敬一禮，道：「參見車主。」

石瑤姑沉聲說道：「小雲，記着妳自己所說的話，排除任何困難，混入魔巢，不惜一切犧牲，維護妳文阿姨的生命。」

「是，雲兒記下了。」

石瑤姑揮揮手道：「該說的，都巳說過了，你們走吧！」

杜少恆連忙接道：「且慢，車主，我還有一個疑問。」

「你的疑問，有沒有完？」

「就只有這一個了。」

「好，說吧！」

「車主，文眞眞怎麼會長得跟妳那麼酷肖的？」

「那是巧合，也是我特別寵愛她的原因，很多人都說她是我的女兒，你是否也有這種想法？」

「不錯，當我最初見到她時，也曾經這麼想過。」

「現在，你應該完全明白了？」

「是的，謝謝妳！車主。」他苦笑着。

「好了。」石瑤姑神色一整道：「二位必須走了，並且必須立卽分手。」

「是！」白小雲恭應着向石瑤姑恭敬一禮之後，才向杜少恆嬌笑道：「杜伯伯，我先走啦！」

杜少恆點點頭，石瑤姑搶先說道：「杜大俠，快點走吧！多梅姑娘，可能已等得不耐煩了。」

杜少恆苦笑着，咀唇牽動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地，突然一挫鋼牙，長身飛射而去。

目注杜少恆身形消失的方向，石瑤姑沉思良久，才揚聲喚道：「司馬大俠請過來。」

「是！」一道人影，如經天長虹似地，由箭遠外的斜坡上疾射當場，向着石瑤姑躬身施禮道：「司馬元參見車主。」

石瑤姑却是抬頭目注那黑黝黝的夜空，幽幽地說道：「方才的一切經過，司馬大俠都看到了？」

「是的。」

「魔焰方張，而我方的四位老神仙，又不願重履江湖，目前，這除魔衞道的重責大任，完全落在我的頭上，司馬大俠你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所以，我特別要求你，能不避艱險，替我多分擔一點責任。」

司馬元正容說道：「車主言重了，司馬元所受車主知遇之恩，與成全之德，雖肝腦塗地，無以爲報……」

石瑤姑截口笑道：「司馬大俠別那麼酸，所謂『知遇之恩』，『成全之德』，我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你感謝的對象，應該是李太公才對。」

司馬元苦笑道：「這叫作飲水思源，如果沒有車主妳，我司馬元仍然還是一個三四流角色。」

原來司馬元與周桐，是石瑤姑的兩位得力助手。

這兩位，雖然同樣地獲得石瑤姑的特別指點與成全，但由於天賦資稟的原因，司馬元的成就，却是遠比周桐還要高。

所以，如果說司馬元是功力僅次於石瑤姑的高手，也是不算誇張的，但由於他一直是以利民當舖的老闆身份在暗中活動，所以，雖然具有一身驚世駭俗的武功，却不爲一般武林同道所知。

石瑤姑苦笑道：「實在說來，連我自己也得感謝李太公的成全，但我輩武林中人，大可不必存什麼感恩戴德的庸俗之見，只要有此心念，並以行動配合，就行了。」

司馬元連連點首道：「車主說得是。」

石瑤姑道：「目前當務之急，是如何在這半個月的決戰之期以前，將文素文救出虎口，誰都能想到，由虎口中救人，本就是一件非常艱難的工作，而我們所要救的人，更是情況特殊。」

司馬元正容說道：「是的，這情形，我了解……」

白雲山莊被天一門所扣留的人質，是無雙大俠江自強，戈敏芝夫婦，與他們的兒媳江濤，文素文夫婦。

四人中，江濤的功力被廢除，人也已被釋放。

至於江自強，戈敏芝夫婦，羣俠方面認爲不會有甚危險，只要攻破天一門的總舵，他們兩人自然便會脫險，問題最嚴重的，却是文素文。

因爲，文素文不但同她的夫婿一樣，武功被廢掉，人也被司介侯所玷污。

目前，她之所以還能忍辱偷生，無非是希望能和她的愛女文眞眞見上一面，至於他們母女重逢以後的後果，是不難想見的。

因爲，人一旦存有死志，任何手段都難以防止的。

所以，目前被扣的三個人質之中，也算文素文是最難處理的一個。

而這，也正是石瑤姑要杜少恆重返天一門，並要白小雲不計一切犧牲，設法營救文素文的原因。

石瑤姑的意思是，希望在半個月的正邪決戰期之前，在杜少恆、白小雲，或者是多梅等三人之中，至少還有人能見到文素文，以轉達李哲元和石瑤姑的意見，使其能堅强地活下去……這些，也就是目前司馬元所說的「我了解」的情形。

石瑤姑沉思着說道：「對於目前我所派出的三人中，最不放心的，是小雲那孩子。」

「車主之意是──？」

「我希望你能先行趕去，作爲我們的前站人員，如果小雲出了紕漏，也可以就近加以支援。」

「那就必須也混到天一門去才行。」

「如何做法，我不加限制，你可以便宜處理。」

「好的，我一定全力以赴。」

石瑤姑道：「謝謝你！這千斤重擔，就交給你了。……」

× × ×

天亮之前，杜少恆、多梅二人，又回到那小村落中，百里軒正顯得很安詳地，秉燭以待哩！

一見面，百里軒就笑道：「杜大俠，我就算準二位，一定會回來。」

「軍師大人眞是算無遺策。」杜少恆含笑接道：「但我仍然希望敬聞原因。」

百里軒道：「原因很簡單，因爲，令堂與令正二人尚未帶去，而且……」

他忽然住口不言，代之以神秘笑意。

杜少恆笑問道：「而且怎樣？」

百里軒道：「我已知道，二位方才之所以神秘失踪的原因。」

「啊！且說說看？」

「我想，一定是那位不曾露面的女娃兒的太公，以無上神功，將二位攝走了？」

「不錯，軍師大人既然能想到這一點，當也能想到，李老太公將我攝去的原因。」

「那自然是給二位特別指點呀！」

「這一猜，可只猜對了一半。」

「此話怎講？」

「因爲，誠如你百里兄所說，李老太公要給我好處，但那是有條件的。」

「甚麼條件？」

「他要我重回天一門，作他們的內應。」

「你沒接受？」

「如果我接受了，現在還會將實情告訴你嗎！」

「這眞有點可惜。」百里軒神秘地笑了笑，他的話也同樣令人莫測高深。

杜少恆蹙眉問道：「百里兄，可惜些甚麼呀？」

百里軒不答反問道：「杜兄，據在下所知，石車主對你，好像已絕情斷義，不希望你回到她身邊去了？」

「是的，但這也談不上絕情斷義，因爲，平心而論，是寒家對不起她，尤其是在下我，更使她傷心透了頂。」

「唔……這倒是實情。」

「……」杜少恆輕輕嘆了一聲。

「那麼，杜兄今後作何打算呢？」

「打算？甚麼打算啊？」

「我是說，杜兄將何去何從？」

「天地這麼遼闊，總不至於沒有我的容身之地吧！」

「杜兄是打算退隱林泉，以終天年？」

杜少恆苦笑道：「百里兄該也聽說過，公冶十二娘早就對我下過評語了，目前，我頂多只能算一個三四流角色，以一個大廟不收，小廟不留的三四流角色，還談甚麼退隱林泉！所以，我只是希望有一個棲身之所，侍奉老母的天年之後，就出家當和尙去啦！」

百里軒笑道：「杜兄是天生偎紅倚翠的風流命，可不是當和尙的材料哩！」

不等杜少恆接腔，又立卽接道：「玩笑歸玩笑，杜兄，有一個很不好的消息，我必須告訴你了，希望你在心理上先有個準備。」

杜少恆臉色一變道：「甚麼事？」

百里軒徐徐地說道：「令堂她老人家，已經仙逝了。」

「眞的？」杜少恆臉色大變地，幾乎要跳了起來。

「生死大事，豈能戲言。」

「爲甚麼不早點告訴我……」

「現在告訴你並不算遲，因爲，令堂的仙逝，不過是十天以前的事。」

杜少恆沉臉接道：「卽使是誠如閣下所言，也算是欺騙了我，閣下還記得你自己所說的話嗎？」

百里軒道：「在下所說過的每一句話，都記得清清楚楚，就以令堂與令正的事情來說吧！在下只說過，在明天天黑之前，將令堂令正送到，可不曾說過全是活的。」

杜少恆苦笑道：「雖然是强辭奪理！我倒也不便批駁你。──現在，請告訴我，家慈是怎麼死的？」

百里軒道：「令堂是神志失常的人，有時候瘋瘋癲癲，有時候却很清醒，據在下所知，令堂她老人家是在神志清醒的時候自戕的。」

杜少恆對於百里軒的此一說法，是信得過的。

因爲，他的母親對湯紫雲與石瑤姑兩人負疚太深，也就是說，她的發瘋，是由於心理上失去平衡，內疚神明過深所致。

嚴格說來，他們杜家，以一個聲威赫赫的武林世家，弄成目前這家破人亡的慘境，杜母應該負最大的責任，所以，當她清醒的時候，痛定思痛而自戕，也是情理中事。

杜少恆臉上肌肉抽搐着，却是默默無語。

百里軒正容說道：「杜大俠，人死不能復生，你必須節哀順變。」

杜少恆長長地嘆了一聲，沒接腔。

百里軒道：「杜大俠，二位都折騰了一夜，還是歇息一下吧！天亮後，令堂的靈柩和令正都快到了，那會得忙上好一陣子的。」

「謝謝你！我毋須歇息。」

「有關令堂後事，在下會全力協助，現在是非常時期，依在下拙見，最好是暫時就近寄厝，等局勢平定之後，再好好超度亡魂。」

「唔！我也是這麼想。」

「還有，關於杜大俠今後的去處，如果能信得過在下，在下也可以借箸代籌。」

杜少恆苦笑了一下道：「在下恭聆？」

百里軒神色一整道：「杜大俠，請恕我說句交淺言深的話，俗語說得好，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强，這兩句話，在武林中，也同樣的通用，你同意嗎？」

「唔……」杜少恆點了點頭。

「何況，杜大俠原本武林世家之子，武功也有很好的基礎，目前又正當盛年，可千萬別爲了公冶十二娘的一句戲言，而消沉自己的雄心壯志。」

「依閣下之見呢？」

「依區區拙見，卽使是石車主歡迎你重回她身邊，你也不必回去，因爲，在牝鷄司晨的情況之下，那滋味是不好受的。」

「這情形，我明白。」

「那麼，爲甚麼不憑自己的力量，開拓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哩！所謂英雄造時勢，現在可正是時候啊！」

杜少恆苦笑道：「百里兄，談何容易。」

一句「百里兄」，似乎使雙方的距離，無形之中縮短了不少。

百里軒拈鬚笑道：「老弟台，既承不棄，我也就索性托大，稱你一聲老弟了。」

「這是我的光榮。」

「老弟，別說這些生份話，如果你同意我的說法，也信得過我，我可以從旁助你一臂之力，啊！不！其實，應該說是共同開拓我們的事業才對。」

杜少恆注目問道：「百里兄，能否一道其詳？」

百里軒特別壓低語聲道：「我們先行分析一下目前正邪雙方的實力，老弟台認爲，是天一門的力量大呢？還是石車主的力量大？」

「當然是天一門的實力雄厚。」

「不錯，如果能將無雙大俠夫婦救出來，或者將白雲山莊的古老莊主夫婦請出來時，情況又當別論。」

「可惜這兩件事情都不容易辦到。」

「是的，這情形，我也明白，方才，石車主已訂下了半月決戰日期，老弟台請想想看，石車主自詡對天一門實力了如指掌，目前，雙方優劣之勢，她也必然深深明白，那麼，她究竟何所恃而作此匆促決戰的決定？」

「可能是她認爲，有李哲元前輩在爲她撐腰吧？」

「這眞是英雄所見略同。」百里軒含笑接道：「但我却認爲，如果石車主別無所恃，則卽使是李哲元前輩全家出動，也沒法扭轉他們的劣勢。」

「啊！難道說，天一門中，還有甚麼更爲厲害的人物？」

「是的，這是一個最大的秘密，這一秘密，不但自詡對天一門實力了如指掌的石車主不知道，卽使是我，也是於兩天之前，才略知梗概。」

杜少恆聽得暗暗心驚，但他外表上却是表現得一片安詳地漫應道：「難道那人有三頭六臂不成？」

百里軒神秘地笑道：「三頭六臂的人當然不會有，但這個人却非常難纏。」

「那究竟是誰？」

「賈素芬。」

「賈素芬？我可沒聽說過。」

「賈素芬這個人，不但你老弟沒聽說過，當代武林中，也很少有人聽說過，但我要提及七十年前的那一段往事時，你心中也就有一個概念了。」

「啊……」

「如所週知，平定七十年前的那一場武林大殺刦，以江自強，戈敏芝夫婦出的力最多，也因爲如此，江自強才獲得無雙大俠的尊號，據稱，當時的江大俠的武功成就，已不在白雲山莊古老莊主之下。」

「這一點，我也聽說過。」

「但當時還有一位實力與江大俠在伯仲之間的對手，也就是由當時的第一號魔頭莫三娘精心調教出來的一個徒弟……」

杜少恆截口徵笑道：「且慢，我已想起來了。」

「是誰？」

「賈素芬。」

「對了，當七十年前，那場浩刦平定時，由於莫三娘的關係特殊，羣俠方面不忍加誅，於是，莫三娘乃帶着賈素芬遠走高飛，一直到現在，還沒人聽到過她們的消息。」

「但我現在却聽到了。」杜少恆苦笑着。

「是的，對石車主那邊來說，這是一個很不好的消息。老弟請想想看，賈素芬在當時的成就，就已和無雙大俠在伯仲之間，其目前的成就，更不難想見，據我的估計，即使是李哲元老前輩，也勢將對她莫可奈何。」

杜少恆點點頭道：「如果百里兄這一消息正確，這倒的確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百里軒道：「我的消息，絕對正確。」

杜少恆苦笑道：「其實，我算是杞人憂天，我自己都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

百里軒連忙接道：「不！老弟千萬不可如此妄自菲薄……」

杜少恆也截口苦笑一聲，說道：「不是我妄自菲薄，百里兄當明白，武林中，講究的是力量。」

百里軒道：「但老弟當同意，鬥力不如鬥智這句話？」

「啊！百里兄有何良策？」

「這就回到我方才所說的，咱們倆合作開拓一番事業的問題了。」

「咱們合作帮誰？」

「自然是帮石車主。」

「爲甚麼？」杜少恆笑道：「百里兄，我要提醒你，你是天一門的軍師啊！」

百里軒長嘆一聲道：「我這個軍師，也和本門門主曹適存一樣，已經名存實亡了。」

略頓話鋒，又苦笑着接口說道：「軍師這個名稱，聽起來好像蠻不錯的，但是，實際上，依人作嫁，俯仰由人，想起來，可實在不是滋味。」

「那你當初怎會跟曹適存合作的？」

「當初，我夢想着，掃平羣雄之後，我自己可以獨立門戶，與曹適存平分天下，而且，這計劃也是經過曹適存承諾過的，可是，沒有想到，天一門的太上皇一個個地出現，他那個門主都已名存實亡，我這個軍師，又能算老幾哩！」

杜少恆道：「百里兄，你這麼肆無忌憚地說着，不怕有人暗中竊聽？」

「這個，老弟可以放心，我這個軍師的職權，雖已一落千丈，但太上不會懷疑我已暗懷異心。」

「你那麼自信？」

百里軒道：「這就是你老弟方才所說的實力的問題，太上自己充滿了必勝的信念，所以，以己度人，他也自信所有天一門中的人，決不會明珠暗投，反而去帮助一個實力單薄的石車主的。」

杜少恆笑問道：「百里兄認爲我也同樣地會相信你嗎？」

百里軒正容說道：「老弟，目前，你除了相信我之外，已別無生路……」

杜少恆心中冷笑着，但外表上還是若無其事地，淡然一笑，截口問道：「你以爲我會接受威脅？」

百里軒目光一掠杜少恆，多梅二人，拈鬚微笑道：「老弟台，二位當明白，這是合則兩利的事，否則，二位也當明白，我會對二位採取甚麼手段。」

杜少恆正容說道：「我再重複一遍，我不接受威脅，除非是——？」

「除非怎樣？」

「除非你能提出具體而又能使我絕對相信的辦法出來，」

「這問題可就難了。」百里軒苦笑了一下道：「老弟台，站在你的立場，這要求不算過份，雖然我已經有了具體的計劃，但能不能獲得你的絕對信任，這就很難說了。」

「百里兄，何妨先將你的計劃說出來試試看。」

「好的……」

以下的話，是用眞氣傳音說的，杜少恆聽完之後，點點頭道：「這辦法不錯，我也願意冒這個險，只是，事成之後，百里兄會有何要求？」

「我的要求很簡單，將來由我接管天一門，由我負責，將天一門整頓成爲一個維護武林正義的組織。」

這時，杜少恆已察覺到室外有人竊聽，而且，那竊聽的人，輕功很高，也非常大膽，居然已欺近到他們窗外不足一丈距離之內。

由於杜少恆功力的精進，到目前爲止，還是一大秘密，也由於他對百里軒還不敢相信，因此，他自然不便有甚麼表示。

但事實上，百里軒已同時覺察到，只見他精目中神光一閃，目注窗外沉聲說道：「朋友，大方一點，到裏面來坐坐吧！」

窗外傳出一個蒼勁語聲道：「能察覺老夫的行踪，果然是有點門道，怪不得你膽敢吃裏扒外。」

百里軒臉色一變，目注杜少恆問道：「杜老弟，那是你的朋友嗎？」

杜少恆搖搖頭道：「不是。」

那蒼勁語聲道：「百里軒，以往，老夫也算是你的朋友，但現在却成了對頭寃家。」

百里軒已由對方的口音中聽出了端倪，「哦」了一聲道：「原來是你這老怪物。」

「你以爲老夫是誰？」

「難道你不是『雪山四老』中的老大公冶日？」

「軍師大人居然能聽出老夫的口音，老夫非常榮幸，哈哈……」

百里軒截口冷笑道：「別鬼叫！公冶老兒！不是我過於輕視你們，我百里軒還沒把你們當成甚麼玩意……」

「匹夫找死！」

隨着話聲，一柄飛刀穿窗而入。

但百里軒顯得很從容地，大袖一揮，那把入目生寒，勢疾勁猛的飛刀，竟然像泥牛入海似地，消失於他的衣袖中，也沒有發出任何聲息。

冷眼旁觀的杜少恆，是大行家，對目前進行的一切，看得非常清楚。

那一句「匹夫找死」的話，和那柄飛刀，雖然都不是公冶日所發，但其勁力之勁疾，是非常驚人的，足證那發出飛刀的人，決非泛泛之輩。

但百里軒那接取飛刀的方式，却更令人震驚。

因爲，以衣袖接取飛刀，除了要有特別的技巧之外，還得以內家眞力貫注於衣袖之上才行，否則，飛刀透袖而出，那就够丟人的了。

而更難的是，於刹那之間，將精湛的內家眞力，貫注於衣袖之上。

杜少恆設身處地地想想，即使換上他自己，也未必能接得比百里軒更爲漂亮。

因此，那柄飛刀一入袖，杜少恆首先脫口讚道：「百里兄好高明的身手！」

「多承誇獎！」百里軒謙笑了一下之後，目注窗外沉聲問道：「發飛刀的是誰？」

公冶日的語聲，搶先接口道：「是劣徒牟平。」

百里軒向杜少恆、多梅二人打了一個手勢，當先穿窗而出，杜少恆、多梅二人也相繼飄落窗外。

窗外是一片菜圃，此時天色已經黎明，晨光曦微中，只見公冶日傲立丈遠之外，旁邊站着一個年約二十三四的勁裝青年。

百里軒首先注目問道：「公冶老兒，就只有你們師徒兩個？」

「唔……」

「你老兒是專門爲了監視我而來？」

「不是，」公冶日含笑接道：「老夫是奉命追蹤江濤的行踪的，怪只怪你小子賊運欠佳，首先抓住你這個家賊……」

百里軒揚手一揮，打斷對方的話道：「你老兒到我這兒來，還有第三個人知道嗎？」

「沒有。」公冶日冷笑着接道：「怎麼？你還想殺人滅口？」

「你老兒完全猜對了！」

「憑你也配！哈哈……」

一柄飛刀由百里軒的衣袖中飛射而出，打斷了公冶日的狂笑。

而且，公冶日也是大袖一揮，將飛刀捲入衣袖之中，但聽「嘶」地一聲，飛刀破袖而出，逕向乃徒牟平的右腰間疾射而去。

這情形，自然使得公冶日臉色爲之大變，他的徒弟牟平更是慌不迭地閃身避讓，總算牟平是名師高徒，身手不弱，應變功夫也高人一等，才險煞人地，以毫髮之差，躲過這致命的一擊。

以「雪山四老」中老大的身份，居然沒接住百里軒所發的飛刀，儘管是事出意外，倉猝應變，功力可能未曾提足，但這情形，畢竟不是光彩的。

因此，難怪使得公冶日老臉鐵青，精目中寒芒連閃，却是半晌說不出話來。

當然，由這一點上，使得杜少恆對百里軒也有了更深的認識。

百里軒却是淡淡地一笑道：「原璧奉還，小意思，小意思……」

公冶日截口冷笑道：「想不到天一門中，還隱藏着如此高明的內奸！」

百里軒笑道：「區區還算不上高明人物，是你老兒太差勁？」

「廢話免了，亮兵刄！」公冶日扭頭向乃徒喝道：「平兒，先將杜少恆和多梅擒下！」

「是！」牟平恭應聲中，百里軒却連忙接道：「杜老弟，沒你的事——徒兒何在？」

「在這兒……」

人影一閃，一個十四五歲，作書僮裝束的大孩子，應聲飄落百里軒身前，含笑問道：「師傅有何吩咐？」

多梅搶先訝問道：「百里大俠，小精靈會是你的徒弟？」

「如假包換，但他在別人面前，却仍然是我的書僮，也仍然是一般人叫慣了的小精靈。」百里軒向小精靈笑道：「那個姓牟的交給你，以最快的動作解決掉。」

「得令！」

小精靈得令聲中，牟平已冷笑一聲，仗劍撲向杜少恆，身法輕靈美妙，而又非常快速。

有着百里軒的招呼在先，杜少恆自然是樂得清閑，拉着多梅，很安詳地閃退丈外。

也就在杜少恆閃退的同時，牟平已被小精靈截住，但聽「噹」地一聲巨震中，小精靈被震得一連三個空心觔斗，倒飛三丈之外。

牟平一面飛身追擊，一面冷笑道：「乳臭未乾，也敢前來送死……」

公冶日沉聲喝道：「平兒不可輕敵！」

他的話聲未落，小精靈已與牟平正式交上了手。

牟平使的是喪門劍，一如乃師「雪山四老」中人，劍招奇詭辛辣，且發出刺耳怪嘯。

小精靈却使短劍，那短劍最多只有七八寸長，但劍柄上顯然繫有甚麼不畏刀兵的繩索，因而時而握在手中，運劍如飛，時而脫手飛出，當作暗器使用，刁鑽捉狹，完全不成章法，配合上他那飄忽如風的靈活身法，居然一上手就使得牟平防不勝防地，落了下風。

小精靈手下不留情，口中更不留情，只聽他脆聲大笑，道：「姓牟的，你這個『雪山四老』的徒弟，大概是冒牌貨吧！怎會如此差勁的……」

百里軒沉聲喝道：「小精靈，別廢話！加點勁。」

「是！師傅……」

寒芒閃處，牟平的右肩已挨了一劍，雖然強忍着沒有痛呼出聲，但長劍的運轉已受影響，而他的處境也更爲危殆了。

公冶日已看出了乃徒的危機，一面飛身搶救，一面喝道：「徒兒退下……」

但他的身形，却被百里軒半途截住了。

百里軒使的是雙劍，左手使普通長劍，右手却也是一枝可以脫手飛出的短劍。

對於百里軒的武功，以往，杜少恆是親自領教過的，那時候，並不比杜少恆高明，但目前的百里軒，却等於是完全換了一個人，不但眞力的強勁，够得上稱爲一個頂尖高手，而劍法之精、之妙，更令人刮目相看，尤其他使的是左手劍，攻防之間，與一般劍法完全相反，再配合上右手中那神出鬼沒的短劍，也一如乃徒小精靈對牟平一樣，一上手，就使得公冶日這個老魔頭，顯得手忙脚亂。

因此，惡鬥一開始，不但使得杜少恆精目中異彩連閃，公冶日更是駭然驚問道：「你……你這一身怪武功是那兒來的？」

「是區區自創的，名爲『亂披風』，是貨眞價實的『亂披風』劍法，」百里軒揚聲笑道：「杜老弟，我宰了這個老匹夫，該可以增加你對我的信心吧？」

杜少恆點點頭道：「不錯。」

公冶日却同時厲叱一聲：「作夢！」

百里軒笑道：「老兒，如果你們四兄弟聯手我可不敢吹，現在你落了單，我却有把握在百招之內解決你……」

就這說話之間，已將公冶日逼退了丈五以上。

只聽一聲慘號，牟平已被小精靈的短劍貫穿胸部，慘死當場。

小精靈顯得有點老氣橫秋地，一抖手腕，收回短劍，一面搖搖頭道：「眞差勁……」

牟平的慘死，使得公冶日急憤交迸之下，厲叱一聲：「小輩，老夫跟你拚了！」

公冶日這急怒交迸之下的拚命一擊，自然是非同小可。

但聽一陣震耳金鐵交鳴聲中，公冶日却借雙劍相交的反震之力，騰昇三丈有奇，向圍牆外疾射而去。

百里軒沉喝一聲：「留下命來！」

這回百里軒右手中的短劍，眞的是連繩索也放棄了。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　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虎刀段春帶同巧姐趕回蜈蚣鎮途中，遭柳如風及金三郎伏擊，激鬥間，金三郎突反戈相向，把柳如風一叉殺死，事後說明是奉天狼令主之命，清除暴虐叛徒，金三郎走後，段春逕自驅車返回鎮上客棧，召來鎮上地痞熊麻子，把巧姐送了給他爲妻，段春忙完了這事後，方始有空進食，命店伙送來一碗大鹵麵，食後，覺察麵中有毒，段春並不知所中何毒，也不知應以何種藥物化解，但他預感這是種慢性毒藥，同時也是很難化解的毒藥，他深信店伙楊二絕對不會陷害他，但，他還是把楊二召了來——

施毒脅殺手　陰謀弒令主

段春問楊二道：「這碗麵誰煮的？」

楊二道：「吳媽。」

段春道：「吳媽煮這碗麵時，你在不在廚房裏？」

楊二道：「在。」

段春道：「當時廚房裏除了你和吳媽，還有一些什麼人？」

楊二想了想道：「還有老朱，以及富字院的一位胖姑娘。」

答案出來了！

老朱跟楊二一樣，也是一名伙計，楊二沒有嫌疑，老朱的嫌疑當然也不大。

有嫌疑的人，只有一個：富字院的那位胖姑娘！

肥婢秀秀！

段春朝壁上那口北斗斷魂刀溜了一眼，淡淡地接着道：「富字院的那個女人，此刻在不在？」

楊二道：「走了。」

段春一呆道：「你說什麼？」

楊二道：「我說那女人剛剛結帳離去。」

段春道：「帳是誰結的？」

楊二道：「老朱。」

段春忙道：「快去喊老朱來！」

楊二尚未及回答，只聽門口一人接口道：「段少俠可是要找小人？小人在這裏。」

應聲入屋的，正是伙計老朱。

老朱手上拿着一封信，他朝段春一躬身，送上那封信道：「巧極了，少俠要找小人，小人正好也要來見少俠，這是富字院那位胡姑奶奶叫小人送來的。」

段春接下信，向兩人點點頭道：「好，沒事了，你們去吧！」

兩名伙計走開後，段春拆開信：

「丁家巷末端右首大宅裏，有一謝姓文士，請於落日之前，提此人首級至金光寺交換解藥。胡八姑啓。」

× × ×

如意坊門口冷清清的，段春連喊了好幾聲，才見蔡猴子從門縫裏探出半片臉孔。

蔡猴子當然認得這位虎刀，當下連忙開門走出來，抱拳道：「段少俠好。不知少俠光臨，有何見教？」

段春道：「公冶長在不在？」

蔡猴子道：「在。」

段春道：「去請他出來一下。」

蔡猴子道：「是！」

不一會，公冶長跟袁飛等人匆匆迎出，見面之後，公冶長搶在前面說道：「小弟也正想去拜訪段兄，段兄可知道七雄兄弟如今只剩下一個胡三爺？」

段春道：「我都知道了，我現在就是送高敬如遺物來的。」

公冶長一怔道：「遺物？」

段春道：「是的。是在杏花鎮被他七姨太太跟一個姓張的屬下毒害死的，那一男一女，我均已予以處治。」

他放下一個青布大包裹，接着道：「這是高敬如帶走的財物，總値恐怕不下十萬兩之鉅，請公冶兄用以安置高府上下。」

衆人聽了，無不深受感動。

這就是虎刀段春！

世上有幾個人能不爲十萬兩銀子動心？而這位虎刀却視十萬兩銀子如糞土，除了一個虎刀段春，你還能找出第二個人來嗎？

公冶長怔了一下，才道：「高府上下均已經小弟遣散完畢，這筆財物已用不上了，我看段兄還是把它另派用途吧！」

段春道：「你是高府總管，如何支配這些財物，那是你的事。」

公冶長還待再說什麼時，段春已經轉身走了。

× × ×

已牌時分，丁家巷中悄然無人。

段春在巷末右首宅前停下。

這座宅第很古老，緊閉的大門上，油漆已斑斑剝落，門環也生滿了銅銹，如果不是事先得到了指點，段春一定不會相信這裏面有人居住。

他拉動門環，沒有回應。

隔壁一名老婦探頭道：「這位相公找誰？這幢房子已空了好幾年啦。」

沒想到那老婦話才說完，兩扇大門忽然吱的一聲打了開來。

那老婦微微一楞，像是無法相信似的喃喃道：「奇怪，薛老頭搬走了好幾年，這幢房子一直賣不出去，這是什麼時候……」

她嘰咕着縮回身子，底下的話也被關起的大門一下切斷。

這邊開門的是個老蒼頭，他上下打量着段春，一雙水泡子眼不停的眨動，好像在辨認這位年輕的訪客他以前是否見過。

段春道：「謝大爺在不在？」

老蒼頭道：「相公貴姓？什麼地方來的？什麼事要找我們謝大爺？」

段春長長的鬆了口氣。因爲他至少沒有找錯地方，這裏果然住着一個姓謝的！

段春道：「我姓段，名叫段春。你去通報一聲，說有個叫段春的青年人求見，你們謝大爺他會知道的。」

老蒼頭道：「段相公請明天再來吧！我們大爺身子不舒服，今天不見客。」

那老蒼頭口中說着，往後退出一步，大有閉門逐客之意。

就在這時候，天井裏忽然傳來一個和悅的聲音道：「老鄭，請段少俠進來。段少俠是位貴客，請都請不到，豈能閉門不納？」

段春循聲抬頭望去，天井裏不知什麼時候已然含笑出現一位藍衣中年文士。

段春因爲不知道眼前這位藍衣文士就是天狼會主，心底下尚在暗暗納罕，不明白血觀音胡八姑何以會跟這樣一位隱士型的俊秀人物結下怨仇？其實，他剛才只要依金三郎的吩咐，向公冶長打聽一下，就不難明白血觀音要他殺的這個人是誰，以及這女人這條借刀殺人之計，是如何的陰險狠毒了！

藍衣文士等段春走進庭院，含笑接着道：「段少俠高軒蒞止，有何見教？」

他們之間，過去素不相識，段春何以會突然找上門來？又何以會知道他姓謝？照理，這都是疑問。

但是，這位天狼會主一概略過不提。他似乎已從段春的神色上，隱約地瞧透了這可能是怎麼一回事。

段春一聲不響，取出胡八姑的那張字條，遞了過去。

天狼會主接下看了一遍，又將字條還給段春，臉上毫無驚訝之色，他含笑望着段春道：「段少俠知不知道這位胡八姑爲什麼要殺謝某人？」

段春道：「不知道。」

天狼會主微微一笑道：「那麼，段少俠想不想聽謝某人說出這段恩怨？」

段春道：「不想。」

天狼會主似乎頗感意外地說道：「段少俠對謝某人跟那女人之間的恩怨，一點也不感興趣？」

段春道：「是的，毫無興趣。」

天狼會主道：「段少俠如果不將雙方是非曲直弄清楚，難道不怕冤枉殺了好人？」

段春道：「我並不是殺人來的，所以你們之間誰是誰非，都跟我沒有關係。」

天狼會主不覺又是一怔道：「段少俠不想割取謝某人這顆首級？」

段春道：「虎刀段春從不在別人驅使之下殺人！」

天狼會主道：「若是沒有謝某人這顆首級，段少俠拿什麼去跟那女人換取解藥？」

段春道：「我還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天狼會主露出迷惑之色道：「否則——」

段春道：「我此刻找來這裏，只爲了想向謝朋友打聽一件事。」

天狼會主忙道：「少俠不必客氣，什麼事，請說。」

段春道：「那女人已離開太平客棧，我想她既能查出謝朋友的隱身之所，謝朋友對這女人的行踪，可能也很清楚。我現在只想馬上找到這女人！」

天狼會主轉向那老蒼頭道：「三郎什麼時候回來？」

老蒼頭回答道：「大概也快了。」

段春聽得一呆！

三郎？

就是昨夜以燕尾叉刺殺百變人魔柳如風的那位三號金狼？

天狼會主瞧見段春此刻的神情，知道這位虎刀，一定還沒有弄清楚他的身份，於是笑了笑說道：「不瞞段少俠說，謝某人其實就是天狼會主。段少俠也許還沒有去過如意坊吧？公冶少俠和薛少俠，他們都已經知道謝某人是誰了。」

段春當然也已猜想到這位藍衣文士可能是天狼會主，但由於他對天狼會內部的傾軋一無所知，這只有使他更感驚訝。

血觀音胡八姑以一名天狼長老的身份，居然致冒大不諱，想謀害天狼會主？

天狼會主又笑了一下，接着道：「少俠要想知道那女人目前的下落，一定得等我們三郎回來，才有辦法。」

段春道：「三郎——就是使燕尾叉的那一位？」

天狼會主道：「是的，我已防到那女人也許會來這一手，所以吩咐三號金狼暗中加以監視。如果三郎查明了確實地點，他會隨時回來報告的。」

段春皺皺眉頭，似乎想說什麼，但又忍住

沒說出來。

天狼會主忽然嘆了口氣道：「有一件事，謝某人感覺非常抱歉，同時也感覺非常慚愧，那就是少俠服下去的毒藥，顯然不是天狼八老人人懂得使用的定時丹，而我這裏目前却僅有定時丹的解藥……」

段春道：「那女人的毒藥，都是什麼地方弄來的？」

天狼會主又嘆了口氣，說道：「提起毒藥的來源，它可說是本會內部目前最嚴重的一個問題。」

段春沒有岔口，他等待這位天狼會主繼續說下去。

天狼會主接着道：「段少俠知不知道本會天狼八老的全部名號？」

段春道：「知道一半。」

這位虎刀知道的一半，也正是公冶長和薛長空等人所知道的一半。他們知道的四位天狼長老是：血觀音胡八姑，鐵頭雷公楊偉，以及一死一傷的酒肉和尚了空和多指先生苗箭。

天狼會主當然明白段春說的一半是那一半，於是又接着道：「另外的四位天狼長老，雖然尚未公開露面，但如說出他們的名號，相信段少俠一定不致於全部陌生。這四位天狼長老是：天機道人悟修、回天郎中狄兆官、黑煞手馬文雄，以及舊日燕京鏢局的總鏢頭金槍無敵尚可為！」

這四人的名號，除了一個天機道人，段春可說聽人提到過，其中，以金槍無敵尚可為的名頭，更較其他三人為響亮。

燕京鏢局是南北三大鏢局之一，在金槍無敵掌符的十五年中，從來沒有失過一趟鏢，靠的就是尚無敵這塊金字招牌。

令人詫異的就是，像金槍無敵這等人物，何以會加入天狼會這種組織？

段春以一個外人的身份，當然不便去追根究底，他將天狼會主提到的四個名字，默默重覆了一遍，心頭微微一動，抬頭道：「會主的意思，可是說胡八姑那女人的毒藥，都是八老之一的回天郎中狄兆官所煉製？」

天狼會主點頭道：「是的。」

段春注目接着道：「會主覺得問題嚴重，是不是因為會主懷疑這位回天郎中，可能已跟胡八姑那女人站去一邊？」

天狼會主沉吟道：「關於這一點目前尚難證實，但願這只是我的一種過慮。」

段春道：「這位回天郎中在天狼八老中，有舉足輕重之影响？」

天狼會主點頭道：「是的，這位回天郎中，論武功雖不如何出色，但用毒的手段，却極可怕，如已跟那女人聯成一氣，實在很不容易對付。」

段春眞想搶白對方一句：「這種人物，你既然無把握加以控制，當初，又為什麼予以收容？」

這位虎刀一個念頭尚未轉完，忽聽那老蒼頭欣然低呼道：「噢，三郎回來了！」

三號金狼是跳牆進來的，段春轉過頭去，那位金三郎雙足剛好落地。

金三郎看到段春，似乎並不感覺意外，只淡淡地笑了笑道：「眞巧，我們又碰上了。」

天狼會主道：「這位段少俠是打聽八姑下落來的，你曉不曉得那女人離開太平客棧之後，去了什麼地方？」

金三郎搖頭道：「不清楚。」

這位三號金狼一邊搖頭，一邊朝天狼會主和段春分別使了個眼色。

這正表示他口裏雖說不清楚，其實清楚之至。

春欣慰之餘，又止不住暗暗奇怪。如今段

天井裏並無外人在場，這位金三郎為什麼要使眼色？

難道那個老蒼頭也是個問題人物？

天狼會主會意，於是轉向段春道：「段少俠請到花廳裏喝杯茶，歇一歇脚，我另外再派人去替少俠打就聽是了。」

段春只好跟在天狼會主身後，走進花廳。

進入花廳之後，金三郎向段春低低一笑道：「少俠知不知道，剛才我們會主問我時，我推稱不清楚的原因？」

段春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怕外面那個老蒼頭聽去！

但是，他不想自作聰明。

他搖搖頭，表示不知道。他一向不愛逞口舌之能，目前更沒有這一份心情。

他現在只希望這位金三郎快些說出胡八姑那女人的下落。向那女人逼取解藥，是絕對辦不到的事。他不殺天狼會主，固然得不到解藥，就是殺了天狼會主，也同樣得不到。

所以，他要找那女人，並不是為了解藥。

他是為了撈本。

落日之前，他腹內毒性會發作，他必須在發毒之前，先砍掉那女人的腦袋！

金三郎又笑了一下道：「少俠不知道，是嗎？好，我來告訴你：因為那女人如今就住在我們隔壁！」

段春一呆道：「這兒隔壁？」

金三郎笑道：「是的，她剛才還跟你說過話！」

段春不覺又是一呆道：「就是剛才的那個老婆子？」

金三郎笑道：「不錯！」

段春切齒道：「好一個囂張的騷婆娘，我倒要看看她的脖子是不是鐵鑄的！」

他輕輕一哼，也沒向天狼會主告辭，轉身便往廳外走去。

金三郎追上一步道：「少俠別忙走！」

段春扭頭道：「兄台還有什麼交代？」

金三郎又走上一步道：「少俠現在過去，主要的是為了要找那女人算賬對不對？」

段春道：「怎麼樣？你担心我段春不是那女人的對手？」

金三郎忙道：「小弟不是這個意思。」

段春道：「否則……」

金三郎道：「小弟的意思是說，少俠如果一定要跟那女人單獨交手，就必須從長計議，否則一定無法如願。」

段春道：「為什麼？」

金三郎道：「那女人此刻身邊有人。」

段春道：「有誰？」

金三郎道：「金槍無敵！」

段春聽了，不禁當場一楞。

這太出人意外了！

不僅段春感覺意外，就連天狼會主也止不住呆了一呆。

金三郎懇切地接着道：「少俠若能除去那女人，無異為本會割去一個毒瘤，小弟當然沒有攔擋少俠的理由，小弟希望少俠稍緩片刻，可說全是為了少俠着想。」

段春個性雖然倔強，但並不是一個不通情理的人。

他知道金三郎這番話的確出於一片至誠。

道理非常簡淺：他如今趕去隔壁，不論接戰的人是誰，都對天狼會有莫大助益，對方若不是為他這位虎刀着想，慫恿還來不及，為什麼要勸阻？

段春點點頭，轉過身去站定，等候金三郎說出他的計劃。

金三郎到這時候，才獲得了向天狼會主報告的機會。

他轉向天狼會主，輕輕嘆了口氣道：「尚長老跟那女人走上了一條路，實在出人意料之外。」

天狼會主點點頭，沒有開口，神情顯得甚為凝重。

金三郎緊接着又說道：「卑屬遵會主指示，回到太平客棧，托稱昨夜因會主臨時徵召，未能跟金一號會合行事，那女人果然信而不疑，並且告訴卑屬，說段少俠已返客棧，她將另外設法，同時要卑屬立即去找金一號，有要事待商。」

天狼會主道：「你知不知道，她對你也已起了疑心？」

金三郎點頭道：「知道。因為卑屬出棧不久，他們主婢三人便跟着換了地方，而這一點她事先根本就未跟卑屬提及一字。」

天狼會主道：「二郎呢？」

金三郎道：「二郎始終未離開她的身邊，如今也在隔壁。」

天狼會主輕輕哼了一聲。

金三郎繼續道：「他們一連轉了三個地方，才悄悄住來隔壁，卑屬暗中跟踪，怎麼也沒想到，最後發現迎接那女人的人，赫然竟是我們那位尚長老！」

天狼會主道：「只尚可為一個，沒有別的人？」

金三郎道：「沒有。」

天狼會主道：「楊長老呢？」

金三郎道：「好像被借故支開了。」

天狼會主又哼了一聲道：「這一點他們倒是做得很聰明。」

金三郎一怔道：「聰明？」

天狼會主道：「天狼八老中，就數這個楊雷公最沒骨氣，這種人只能供驅使鞭策，永遠不能共商心腹大計；他們如果讓楊雷公知道了全部秘密，這楊雷公說不定就會到我這裏來告發。」

由此可見，一個賣友求榮的人，即使在收買的一方，也是會遭到輕視的。

天狼會主頓了一下，又問道：「苗長老的傷勢有沒有希望復原？」

金三郎搖搖頭。

天狼會主道：「如今人在那裏？」

金三郎道：「被那女人派銀狼廿六號和四十二號送走了。」

天狼會主皺皺眉頭，沒有繼續追問下去，稍稍沉吟了片刻道：「天機道人悟修長老，黑煞手馬文雄馬長老，我想應該沒有問題。我的意思，本來是打算等七郎回來，澄清了回天郎中狄長老的態度，再定行動步驟，如今這位段少俠中了暗算，已是刻不容緩，只好提前付諸行動了。」

金三郎道：「目前鎮上的金狼弟兄，約在廿四五名左右，已經變節的，只是極少數，要不要卑屬先以會主的狼符召集一下？」

天狼會主搖頭道：「不必了，那樣做除了打草驚蛇，沒有多大好處。」

金三郎指指廳外院子道：「要不要叫四郎也跟過去？」

天狼會主道：「當然。」

原來那老蒼頭竟是四號金狼的化身。

段春慶幸自己剛才幸虧沒有孟浪。把別人家的心腹當問題人物，豈非天大的笑話？

天狼會主轉過臉來道：「本人公開與部屬相處時，多半戴着面具。這一點少俠不會在意吧？」

段春道：「這是會主的習慣，在下怎敢干涉？」

天狼會主又轉向金三郎說道：「好，你去照會四郎一下，同時吩咐他替我將七號面具取來！」

× × ×

高大爺如果泉下有知，他一定會發現自己實在死得很冤枉。

因為他如果咬緊牙關硬撐下去，天狼會逼宮的這道難關，很明顯的必然可以安穩渡過。

就算天狼會或公冶長不容許他再在關洛道上當土皇帝，他只要識相一點，保住一條老命，總是沒有問題的。

瞧吧！今天的蜈蚣鎮上，該多太平。

血觀音胡八姑離開了太平客棧，去向無人知道。以陌生的面孔，出現於大街小巷的各級天狼弟子，也在一夕之間，突然失去踪跡。

鎮上的居民，多半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難道天狼人馬傾巢而出，只是為了一個高大爺？高大爺一走，天下就太平了？

只有公冶長和薛長空知道原因何在。

他們知道，這一定是由於天狼會內部叛變，已到了爆發邊緣所致！

不過，他們雖然知道一場可怕的暴風雨正在醞釀，但同樣的也不知道目前詳細的情況。

在這一場暴風雨中，他們是局外人，照理他們可以不必關心。事實上，他們清楚，他們絕不能也絕無法置身事外。

未來的這一戰，看來雖是天狼會內部的爭鬥，但對整個武林的禍福，却有着極其深遠的影响。

因為胡八姑一派若是獲勝，以這女人之陰險毒辣，一旦接掌天狼會，來日江湖將是一副什麼面目，實令人不敢想像。

所以，他們絕不希望胡八姑叛變成功。

但是，令人担心的是：天狼會主目前勢孤力單，是否收拾得了這女人？同時，那位天狼會主到底又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他究竟是不是個言行如一的君子？

如果這位天狼會主確是一個正派人物，他當初為什麼要創立天狼會？又為什麼要收容胡八姑這種女人？為什麼要練邪道的化血練髓玄功？

萬一此人是個大僞善家，他動人的言詞，只不過是正值天狼會內部多事，想藉此獲得他們這批年輕殺手的同情和助力，一旦叛亂平定，露出本來面目，屆時又如何予以制裁？

所以，如今鎮上雖然一片平靜，公冶長却為之坐立不安。

他最後悔的，是不該輕易的放走虎刀段春。段春來去匆匆，氣色不正，這位虎刀身上，顯然發生了什麼事。發生在段春身上的事，當然跟天狼會脫不了關係，剛才他實在應該問個清楚。

現在要到那裏去找這位虎刀呢？

公冶長決定叫侏儒快腿張弓扮成一個頑童模樣，去鎮上各處走動，不一定專找段春，只要發現異常的情況或人物，就立即返報。

他跟袁飛和薛長空等人，則於如意坊內坐候消息。

× × ×

段春離開太平客棧不久，棧內就來了三個很特別的客人。

三人之中，一個是道裝老者，一個是黑臉大漢，另外一人，則是個提着小木箱的高瘦漢子。

這三人如果不是走在一起，也許根本就沒有人會去留意他們的身份。

而現在，這三人若是給段春看到了，相信段春第一眼就會認出他們是誰。

因為這三人正是天狼會主剛向段春提到的另外三名天狼長老：天機道人悟修、黑煞手馬文雄，以及回天郎中狄兆官！

這三位天狼長老進入客棧後，一點也不避

諱，大剌剌的往店堂裏一坐，由黑煞手馬文雄將棧伙楊二喊去面前問道：「後院宫字四號上房的客人此刻在不在？」

楊二一聽到宫字四號上房幾個字，全身皮肉不禁一緊，趕快換上一副加料的笑臉，哈腰道：「眞是不巧得很——」

黑煞手馬文雄一楞道：「不巧？」

楊二連忙接下去道：「是的，那位姓胡的姑奶奶剛剛結帳退了房間。」

馬文雄道：「走了多久？」

楊二道：「還不到半個時辰。」

馬文雄道：「她沒說要去什麼地方？」

楊二道：「沒有。」

馬文雄道：「也沒有留下什麼話來？」

楊二道：「沒有。」

馬文雄楞然轉向天機道人和回天郎中道：「你們瞧！八姑這是怎麼回事？」

天機道人沉吟不語。

回天郎中道：「可能臨時出了什麼事故，她來不及照會我們也不一定。」

馬文雄道：「連留幾句話的時間也沒有？她難道不曉得我們今天一定會趕到？」

回天郎中道：「沒有關係，我們再找別人問問就是了。」

馬文雄於是又向楊二問道：「他不是還有一批隨從麼？那些人又到那裏去了？」

楊二道：「那些大爺們走得更早，賬是一位啞喉門褚大爺算的。」

啞喉門的褚大爺就是金二郎，這三位天狼長老當然知道。

馬文雄於是又問道：「這位褚大爺也沒有留話？」

楊二搖搖頭道：「沒有。」

他想了想，又接着道：「褚大爺雖然沒有交代什麼，不過，小人看得出來，他似乎受了那位姑奶奶的吩咐，正趕着要去辦件什麼大事情。」

馬文雄又轉向回天郎中道：「你可想得出二郎要辦的是件什麼大事情？」

回天郎中搖頭道：「想不出。七雄死的死了，溜的溜了，燕雲七殺手活下來的幾個，已無主子可以賣命，我不知道除此而外，還有什麼大事情。」

馬文雄哼了一聲道：「你說這多笑話，堂堂三名天狼長老，如今竟成了連自己牌位都找不到的孤魂野鬼！」

一直沒有開口的天機道人，忽然緩緩抬頭道：「依本座看來，這兩天鎭上一定出了蹊蹺事。」

馬文雄道：「什麼蹊蹺事？」

天機道人道：「八姑突然離開客棧，固然是件怪事，但還有幾件更怪的事，你們大概都沒有留意。」

馬文雄道：「哦？那幾件？」

天機道人道：「第一件事是，我們抵鎭之後，本會的弟子，一個都沒有看到。這次派來的金、銀兩級弟子，幾近百人之衆，蜈蚣鎭只有這麼大，如非已盡爲敵人殲滅，這些弟子如今都去了哪裏？」

馬文雄皺起眉頭，沒有開口。

這事果然蹊蹺。

天機道人道：「了空長老、楊長老、苗長老以及金一號，均比八姑早來蜈蚣鎭，這幾位如果未出事故，對付七雄方面的人手，應該綽綽有餘，同時八姑也不應該再把我們找來。如果這幾位都不幸喪於敵手，八姑傳書中又爲何一字未提？」

馬文雄動容點頭。

這一點更爲蹊蹺。

他雖然沒說什麼，但對天機道人的剖析，則顯得由衷表示欽佩。

天機道人道：「還有，我們會主兩個月前離開總宮，迄今下落不明，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事。關洛道上的七雄兄弟，根本算不了什麼人物，這項使命既已由八姑承担，他老人家應不至於親身參預。那麼，我們會主目前又在什麼地方？爲何這麼久未跟我們八老聯絡？」

馬文雄遲疑地道：「悟修長老言下之意，是不是認爲我們會主可能也來了蜈蚣鎭？」

天機道人點點頭，又陷入思索之中。

這位天狼長老比別人想到的事情更多，也比別人想得深遠正確。他這樣繼續推演下去，最後會不會想到胡八姑已跟金槍無敵圖謀叛變的節骨眼兒上去呢？

抑或他如今只是一種做作？

事實上他根本就是胡八姑的死黨之一？

沒有人能揣摸得透這位天機道人的心意。

其實，這也不足爲奇。什麼叫天機？

天機莫測！

如果這位天機道人也像普通人一樣，喜怒哀樂會從言談中流露出來，他就不會被人喊爲天機道人了。

回天郎中點點頭道：「這一點本座完全相信，同時這也可以解釋鎭上見不到一名天狼弟子的原因；我猜這定是爲了什麼重大事故，被會主以緊急命令召集到某一秘密處所去了。」

這位回天郎中眞的也不知道內情？

如果他不知道，他那種特製的毒藥，又怎會落去胡八姑手上？

難道是胡八姑偷去的？

馬文雄想了一下，忽然搖頭道：「還是不對頭。」

回天郎中道：「什麼地方不對？」

馬文雄道：「會主不知道我們三人今天要來，這是說得通的。八姑因爲不知道會主最後集合的地點，所以離去時無法留話，這也是說得通的。但是，已經過去半個多時辰，八姑該已見到會主了，她爲什麼還不差個人來，以便守在這裏傳話？」

回天郎中沉吟道：「這——」

三名天狼長老中，就以黑煞手馬文雄是個粗人，但這位黑煞手顯然粗中有細，他這幾句話，句句在情在理，連回天郎中一時也不知道該拿什麼回答。

就在這時候，天機道人忽然微微一笑道：「問題已經解決，我們不必瞎猜疑了。」

馬文雄一怔道：「道兄——」

天機道人下巴一抬道：「你說八姑該派個人來，這個人不是派來了麼？」

× × ×

走進店堂的這個人，就是鐵頭雷公楊偉。

黑煞手馬文雄第一個搶着招呼道：「楊長老，你好。我們在這裏！」

鐵頭雷公頭一抬，似乎頗感意外道：「咦！你們三位怎麼也來了？」

黑煞手馬文雄等人一下全呆住了！

這雷公不是八姑派來的？

回天郎中瞪大眼睛，正想問個明白時，楊雷公已走過來接着說道：「三位幹嘛坐在這裏，不去後面先見見胡長老？」

這一問，使得回天郎中等人幾乎同時懷疑他們自己的耳朶，是不是出了什麼毛病？

怎麼？連這雷公也不知道胡八姑去了那裏？甚至連胡八姑已經離開這家客棧都不知道？

天機道人帶着照會意味的咳了一聲，接口道：「唔，是的，還沒有……咳咳……楊長老剛從什麼地方來？」

馬文雄和回天郎中二立即領會天機道人的用意，於是都忍住沒有開口，看楊雷公的回答，能不能爲他們消釋心頭疑雲。（下期續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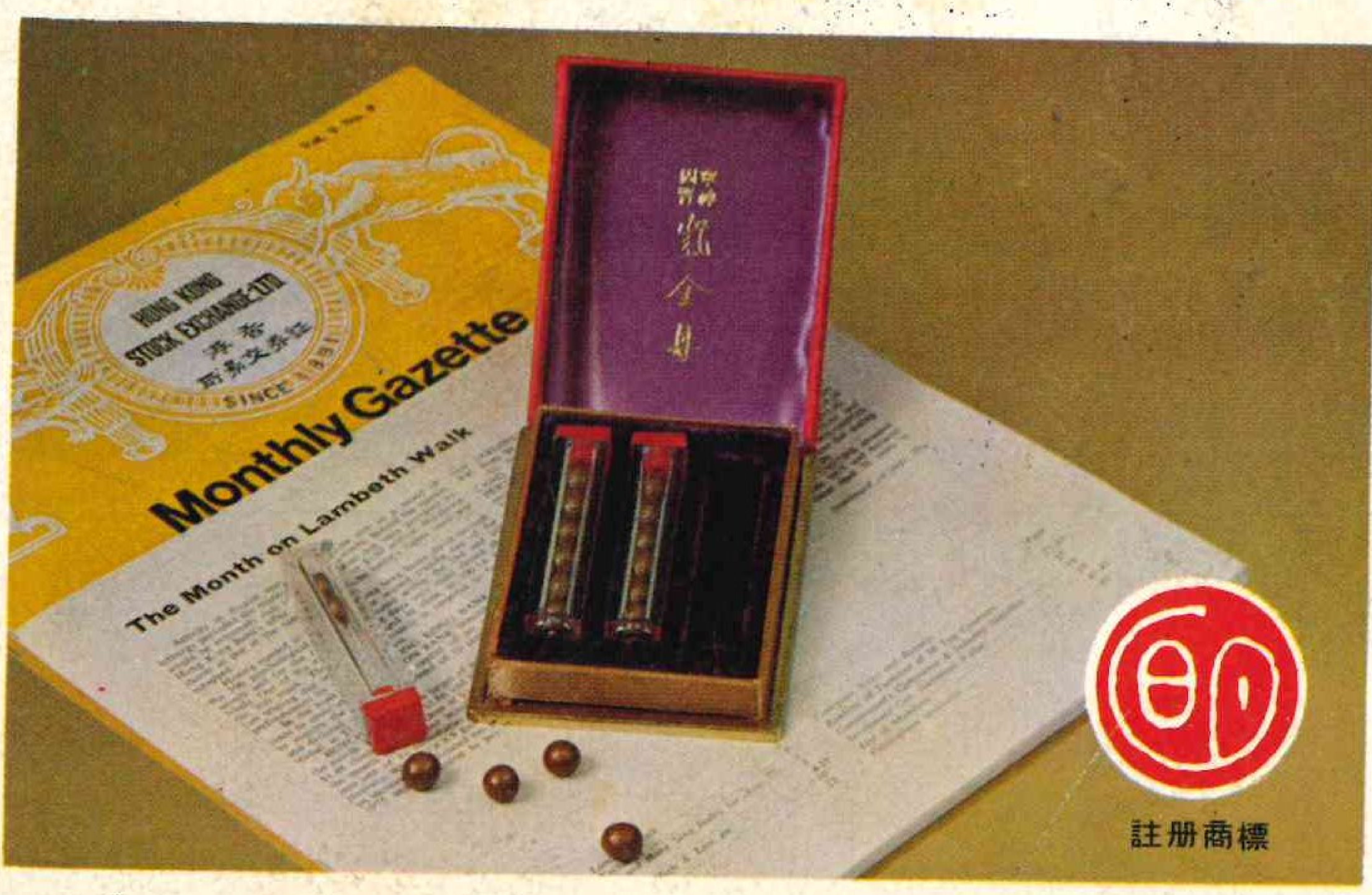


一日之計在於神

人生添姿采 前程似錦繡

紫金丹

爲你帶來一切！



一年之計在於春，男人志在四方，祗有充沛的精力始能在分秒必爭的商場上獲得勝利。紫金丹爲男性專用補藥，一年四季皆宜。

夏季驕陽似火，忙碌工作的男仕往往精神不振，疲倦萬分，紫金丹內有人參、熟地黃、黃耆、五味子等藥，功能生津斂汗，健脾祛濕，提神醒腦，補充體力，服後精神倍增，促進工作效能。

一日之計在於神，創業興家萬事成！



永安公司 總批發電話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盒巴南京街5路

香港 峨嵋葯廠出品